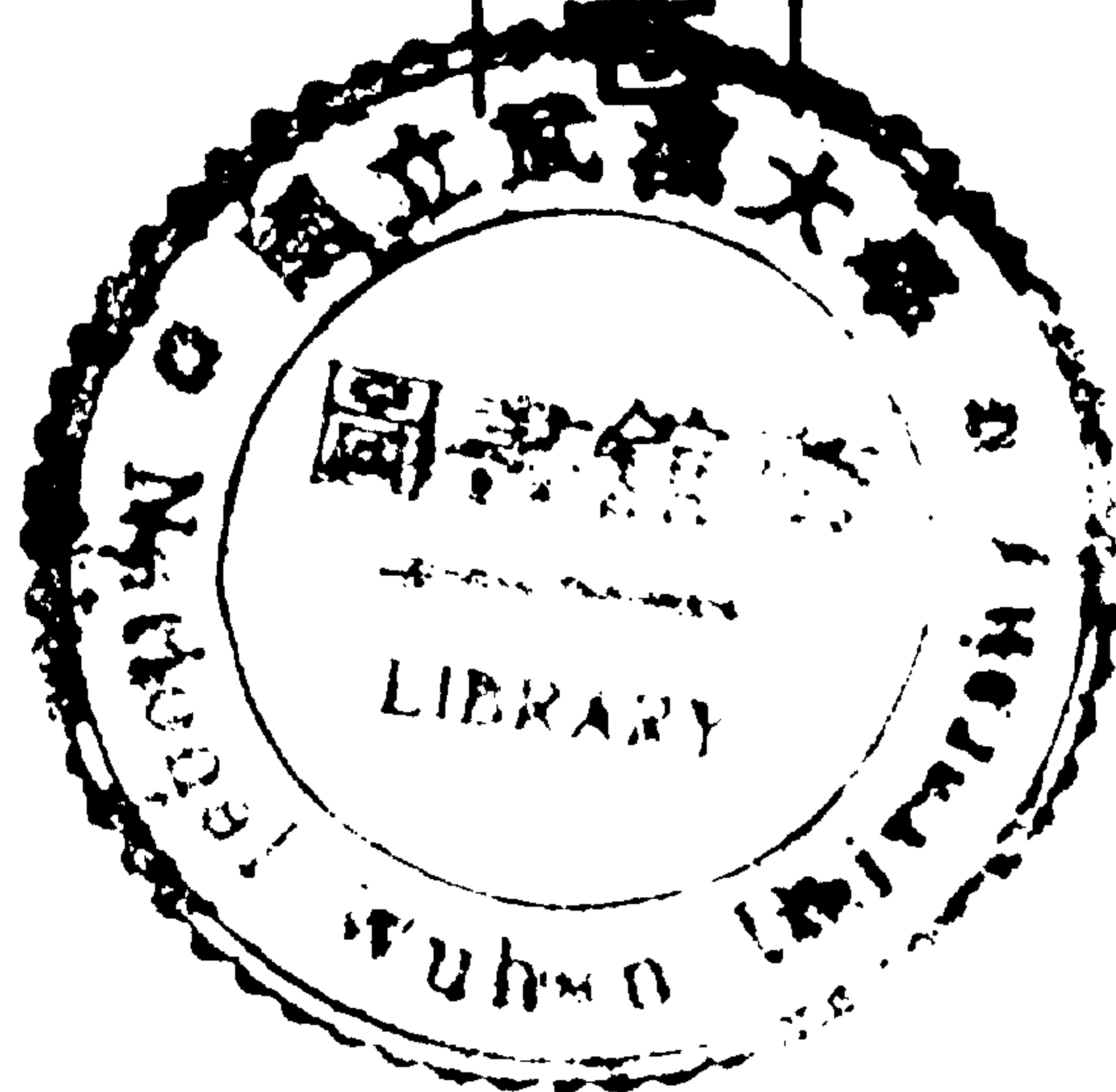


魯迅全集

第十二卷

魯迅全集

第十二卷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1948

第十二卷

一個青年的夢

愛羅先珂童話集

桃色的雲

魯迅全集 第十二卷 目次

一個青年的夢

與支那未知的友人……………七

一個青年的夢……………一五

後記……………二八五

愛羅先珂童話集

序……………二八九

狹的籠……………二九一

魚的悲哀	三二七
池邊	三三〇
鵬的心	三三八
春夜的夢	三五二
古怪的貓	三七六
兩個小小的死	三八八
爲人類	三九八
世界的火災	四二一
愛字的瘡	四三二
小鷄的悲劇	四五三
紅的花	四五九
時光老人	四九五
附：憶愛羅先珂華希理君	五〇六

桃 色 的 雲

序	五九
讀了童話劇『桃色的雲』	五二
桃色的雲	五三
記劇中人物的譯名	七六

一個青年的夢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作

與支那未知的友人

我的一個青年的夢被譯成貴國語，實在是我的光榮，我們很喜歡。我做這書的時候，還在貴國與美國不曾加入戰爭以前。現在戰爭幾乎完了，許多事情也與當時不同了。但我相信，在世上有戰爭的期限內，總當有人想起一個青年的夢。

在這本書裏，放着我的真心。這個真心倘能與貴國青年的真心相接觸，那便是我的幸福了。使我來做這本書的見了，也必然說好罷。

我老實的說：我想現今世界上最難解的國，要算是支那了。別的獨立國都覺醒了，正在做『人類的』事業；國民性的謎，也有一部分解決了。但是支那的這個謎，還一點沒有解決。日本也還沒有完全覺醒，比支那卻已幾分覺醒過來了；謎也將要解決了。支那的事

情，或者因為我不知道，也說不定；但我覺得這謎總還沒有解決。在國土廣大這一點上，俄國也不下于支那；可是俄國已經多少覺醒了，對於人類應該做的事業，差不多可以說大部分已經做了。但支那是同日本一樣，還在自此以後；或比日本更在自此以後。我想這正是很有趣味的地方，也有點可怕，但也有點可喜。我想青年的人所最應該喜歡的時候，正是現在的時候。諸君的責任愈重，也便愈值得做事，這正是現在了。

在現今的獨立國的中間，支那要算是最古的國了。雖然受了外國的作踐，像埃及、希臘、印度那樣的事，不至于有罷。我覺得支那的少壯時期，正在漸漸的回復過來了。我想，如諸君蓬勃的精神發揚起來，這時候，便是支那的精神和文明『世界的』再生的時期了。人類對於這個時期，懷着極大的期待。想諸君決不會反背這期待罷。

『落後的往前，在前的落後了。』第一落後的俄國，現在將第一的在前的了。更落後的支那，到了覺醒的時候，怕更要在前了罷。但我絕對的希望這往前的方法，要用那人類見了說好的方法纔是。

倘是再生了，變成將喜代了恐怖，將愛代了憎惡，將真理代了私慾，拏到世間方來的

最進步的國，我們將怎樣的感謝呵。我們也爲了這事想盡點力，想做點事。

我希望，因了我做的書譯成支那語的機會，就是少數的人也好，能够將我的真心和他的真心相觸。我希望，我的恐怖便是他的恐怖，我的喜悅便是他的喜悅，我的希望便是他的希望，將來能爲同一目的而盡力的朋友。

我的敲門的聲音，或者很微弱；但在等着什麼人的來訪的寂寞的心裏，特別覺得響亮，也未可知的。

我正訪求着正直的人；有真心的人；忍耐力很強，意志很強，同情很深，肯爲人類做事的人。在支那必要有這樣的人存在。這人必然會覺醒過來。

這人就是人類等着的人，或是能爲他做事的人罷。恐怕這人不但是一個人，或者還是幾萬個人合成一個的人罷。不將手去染血，卻流額上的汗；不借金錢的力，卻委身于真理的人！

我從心裏愛這樣的人，尊敬這樣的人。

在支那必然有這樣的人存在，正同有很好的的人存在一樣。我敲門的微小的聲音呵，

要幫助這人的覺醒，望你有點效用。

我希望這事。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武者小路實篤。

自序

我要用這著作說些什麼，大約看了就明白。我是同情于爭戰的犧牲者，愛平和的少數中的一個人——不是多數中的一個人。我極願意這著作能多有一個愛讀者，就因為藉此可以知道人類裏面有愛和平的心的緣故。提起好戰的國民，世間的人大抵總立刻想到日本人。但便是日本人，也決不偏好戰爭；這固然不能說沒有例外，然而總愛平和，至少也不能說比別國人更好戰，我的著作，也決非不像日本人的著作；這著作的思想，是日本的誰也不會反對，而且並不以為危險的：這事在外國人，覺得似乎有些無從想像。

日本對於這回的戰爭，大概並非神經質；我又正被一般人不理會，輕蔑着；所以這著作沒有得到反對的反響，也許是當然的事。但便是在日本，對於這著作中表出的問題，雖

有些程度之差，——大約也有近于零的人，——卻是誰都憂慮着的問題。我想將這憂慮，教他們更加感得。

國與國的關係，倘照這樣下去，實在可怕。這大約是誰也覺得的。單是覺得，沒有法子，不能怎麼辦，所以默着罷了。我也知道說了也無用，但不說尤爲遺憾。我若不作爲藝術家而將他說出，實在免不了肚脹。我算是出出氣，寫了這著作。這著作開演不開演，並非我的第一問題。我要竭力的說真話，並不想誇張戰爭的恐怖，只要竭力的統觀那全體，想用了誰都不能反對的方法，誰也能夠同感的方法，寫出這恐怖來。我自己明知道深的不足，力的不足，但不能怕了這些事便默着。我不願如此膽怯，竟至于怕說自己要說的真話。只要做了能做的事，便滿足了。

我自己不很知道這著作的價值；但別人的非難是能夠答復，或守沈默的：我想不久總會明白。我的精神，我的真誠，是從裏面出來，決不是塗上去的。並且這真誠，大約在人心，能夠意外的得到知己。

我以爲法人愛法國，英人愛英國，俄人愛俄國，德人愛德國，是自然的事：對於這一件，

決不願有所責難。不過也如愛自己也須同時原諒別人的心情，是個人的任務一般，生怕國家的太強的利己家罷了。

但這事讓本文裏說。

這個劇本，從全體看來，還不能十分統一。倘使略加整頓，很可以從這劇本分出四五篇的一幕劇來；也可以分出了一幕劇，在劇場開演。全體的統一，不是發展的，自己也覺得不滿足，而且抱愧。但大約短中也有一些長處，也未必全無統一；從全體看來，各部分也還有生氣；但這些事都聽憑有心人去罷。總之倘能將國與國的關係照現在這樣下去不是正當的事，因這劇本，使人更加感得，我便歡喜了。

我做這劇本，決不是想做問題劇。只因倘使不做觸着這事實的東西，總覺得有些過意不去，所以便做了這樣的東西。

我想我的精神能夠達到讀者纔好。

我不是專做這類著作；但這類著作，一面也想漸漸做去。對於人類的運命的憂慮，並非僭越的憂慮，實在是人應該抱着的憂慮。我希望從這憂慮上，生出新的這世界的秩

序來。太不理會這憂慮，便反要收到可怕的結果。我希望：平和的理性的自然的生出這新秩序。血腥的事，我想能够避去多少，總是避去多少的好。這也不是單因爲我膽怯，實在因爲願做平和的人民。

現在的社會的事情，似乎總不像走着能够得到平和的解決的路。我自己比別人加倍的恐怖着。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武者小路實篤。

一個青年的夢 四幕

序幕

（夜間的寺院模樣的一間房屋，青年向着大桌子，在洋燈下讀書。不知從什麼地方進來了一個不認識的男子。）

青年 你是誰？

不識者 就是你願意會見卻又不願意會見的。

青年 來做什麼？

不識者 來看你的實力的。因為你叫了我。

青年 我還沒有會見你的力量。

不識者 孱頭！能怎樣正視我，便正視着試試罷。

青年 我還沒有動你的覆面的力量。

不識者 你看着我就是了。我的覆面，連我自己也取不下，——是不許取下的。單是誰有力量，便感着我的正體。

青年 在我還沒有力。

不識者 向各處說，說一到緊要關頭的時候，決不會腰軟的是誰呢？

青年 緊要關頭的時候還沒有到。

不識者 真沒有到麼？站在這個我的面前，還說緊要關頭的時候沒有到麼？

青年 我的確站在你的面前。但在這時候，我全不知道了。不知道怎麼纔好了。

不識者 你真是扶不起的人呵！我當初很有點希望你，莫非我竟錯了麼？我除了再等候

能够解我的謎的真天才出來之外，沒有法子；除了再等候對於人類的運命，有真能感到的力量的人之外，沒有法子。

青年 請你寬恕，我將你叫了出來，還是說這樣不長進的話。我見了你，纔分明知道自己

無力。但不見你時，卻又想會見你。總覺得無論如何，想要解你的謎。人類的運命，任他像現在這般走去，是可怕的。我不知道怎麼辦纔好。

不識者 不知道也好罷。你不愁沒有飯喫；除了做夢，也沒有遇着過死。無論什麼時候，總是同合式的朋友看些愛看的東西，講些愛講的話。一碰到什麼爲難的事，說些沒有力量未到時候的話就完了。你好福氣。已經到了二十多歲，真還會悠然的活着呵。也沒有見你用功；你所想的事，也沒有出過或一範圍以外。除了能够辯正你現在的生活的東西之外，總沒有見你跨出一步。

青年 你說的話，都是真的。

不識者 可怕的事，立刻停止了纔好呵。

青年 是呀。

不識者 你所怕的事，現在定要起來。沒有知道已經起來了麼？你該已經知道了塞爾維亞的事罷。單覺得對岸的火災不過是對岸火災的人，便解不了我的謎。你不知道這世界上可怕的事正多麼？能使可怕的事起來的可能性有多少，你也不知道麼？你是將那可

怕的事裝作沒有看見的人麼？倘若這樣，你便是撒謊的專說大話的人。被人這般說，你居然還不開口呵。

青年 請你略等一等罷。

不識者 你有明年，還有後年。你是定會活到四十歲，至少也能到三十六的人麼？你嘴裏說些人類的愛這等事，也曾感到真的愛麼？

青年 彷彿感到的。（被不識者瞪視着，便改了語調。）還有人類的運命的事，也彷彿感到。怎麼辦纔好的事，也彷彿感到。

不識者 昏人！你拏了彷彿感到這件事，在那里自慢着麼？要緊的不是從此以後麼！你是一個不要臉的。

青年 無論被你怎麼說，我總沒有改變說話的力量。我很怕。生成是膽怯的。想到大事便畏葸。我的翅膀，被禁着的時候，總沒有力。

不識者 你不想你的翅膀強大起來麼？

青年 想的。可是怕。

不識者 乏人，一個不協我的心的東西。你是。

青年 ……

不識者 但你卻還沒有裝作沒有見我的模樣。我到這國裏來，誰都不想用了自己的眼睛看我，所以很無聊。你大約也是不中用的。但縱使你的國是昏國，小聰明國，拿俏皮話當作真理說的人們集成的一個團塊，也該有一兩個勝于你的，真心的，爲了人類的運命不怕十字架的人罷。然而現在姑且將你鍛鍊一番試試看。跟了來。

青年 那里去呢？

不識者 單是跟了來。看那些我給你看的東西。

青年 ……

不識者 孱頭。還不跟了來麼？

青年 我去我去。

（不識者先行，青年惴惴的跟去。）

第一幕

(野外。)

青年 這里有什麼事？

不識者 有平和大會呢。

青年 開了平和大會做甚麼。

不識者 看着就走。

青年 莫非開些什麼平和大會，真有用處麼？

不識者 你想怎樣？

青年 因為從心底裏愛這平和的還不很多，所以這些事大抵總不過是從政治上的意

味做的。因爲心裏以爲厭惡戰爭便不得了，嘴裏卻唱道着平和主義。因爲若不是一面擴張軍備，一面說些平和論，現在不能算時道。因爲這倒也並不是全無道理。因爲稍不小心，便被敵人攻擊了；還要被人虐殺，做了屬國，破壞了本國的文明，很束縛了思想的自由，硬造成懵懂人民：這都是些難受的事呵。

不識者 這樣說，你喜歡戰爭麼？

青年 不是不是，不是這麼一回事。我是最厭惡戰爭的；是想到戰爭，便有些傷心的人。但做了屬國，也可是難堪的呵。

不識者 這世界上爲什麼有戰爭呢？

青年 想來就因爲有許多國家的緣故。

不識者 這樣說，沒有國，便沒有戰爭了。

青年 差不多，就是如此。

不識者 這樣說來，你不想去掉戰爭麼？

青年 雖然有點想，但人類還沒有進步到這地方。

不識者 不想努力，教他進到這地方麼？

青年 因為還沒有力量。

不識者 而且時候也沒有到麼？

青年 是的。

不識者 你的照例的兵器又來了。簡直是將手腳都縮到介殼裏面的龜子之流哩。

青年 被你這樣說，也實在回答不得。

不識者 不覺得羞麼？

青年 覺得的。

不識者 既然這樣，怎麼不再進一步想呢？

青年 就因為怕。

不識者 再進一步罷。

青年 叫我主張『人類的國家』麼？

不識者 拋了國家。

青年 我還沒有這樣力量。

不識者 看罷。

青年 都來了，就要開會麼？（喫驚，）這是怎的？竟全是怪物呵。

不識者 是一件事的殉難者。

青年 都是死了的人麼？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這是那里？

不識者 管他是那里，只要有能看真事情的力量便好。

青年 我看不下去。唉，血腥的很。都沒有作聲。都在那里想。女人也來了。還有孩子，還有

嬰兒，還有老人。這是怎的？

不識者 都是被殺了的。

青年 連這樣可愛的孩子麼？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連那麼美的女人麼？在旁邊哭着的，就是那女人的母親麼？傷痕可是看不見呵。

不識者 衣服破着罷。那便是中了手鎗的彈子的地方。

青年 各國的人都聚在這裡呢。

不識者 並沒有沒有戰爭的國度了。

青年 他們先前都是敵國的人麼？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可是現在都很要好。

不識者 個人大家是要好的。

青年 在死了以後麼？

不識者 不然，活着的時候也如此。便是正在戰爭的時候也如此。

青年 正在戰爭的時候都如此麼？

不識者 是的，倘在惡魔還沒有將這人的心，運到異常的狀態去的時候。

青年 照你這樣說，我卻也聽到休戰時候，談判時候，兩軍掩埋死屍時候的話，說是互送

煙捲的火，很要好的說笑。那時候，還該感到特別的愛罷。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這有點用處麼？

不識者 你自己想。

青年 ……

不識者 怎麼不開口了。苦麼？

青年 似乎有點頭眩了。看了這情形，大約誰也會變非戰論者罷。很想拖兩三個主戰論者到這里，叫他們演說一回。他們不知道這事實。異樣的沈默，浸進臟腑去了，似乎要發狂。要叫些什麼了。看這模樣實在受不得。想到那樣青年有望的人，那樣天使似的孩子，那樣善良的老人，那樣年青的女人，都嘗了死的恐怖，並且就從人們的手用了無可挽救的方法殺了的事，實在受不得。怎麼辦纔好呢？這許多人們，都是被人殺了的麼？

不識者 是的。

青年 詛咒這戰爭！

不識者 你不想除掉戰爭麼？

青年 一看這樣子，無論怎麼樣人，總該要反對戰爭罷。至少也總該覺得戰爭這事，是怎樣可怕的事罷。（少停。）唉，胸口不舒服了。似乎要發腦貧血了。

不識者 孱頭！靜靜的耐心看着。使這真事情一生不會忘卻的好好看。

青年 誰還會忘記呢。

不識者 儘你的力量看着。老老實實的，不含胡的看着。

青年 ……

不識者 頭痛麼？

青年 痛起來了。遇着了可怕的事實的人們，漸漸到了。沒有窮盡。我覺得單是自己悠悠然的生活着，實在有些對不起人了。

不識者 好好的看。活着的人都不想這事實。還是你儘量的看着罷。連看的力量都沒有了麼？平和大會，可就開了。

（鬼魂一走上演壇。）

鬼魂一 承諸君光降。我們今天，得了招待一位活人到這里的光榮。我們想從這位活着的人，將我們的心的幾分，傳布開去，爲我們的子孫，早早成就平和的世界；所以今天開了臨時會，特請反對戰爭的諸君光降的。凡是活着的人，總是單知道活人的話。便是對于戰爭這事，活着的人也只知道沒有戰死的人的話。沒有戰死的諸位，因爲沒有戰死的幸福，忘卻了真的戰爭的悲慘這一面，使常有照此說去的傾向。這是我們常常引爲遺憾的。我們本來，並沒有想要活着的人喫些苦的意思；而且這是我們的主人，就是人類，所不許我們的。我們單想要將我們所受的苦，不但是苦，苦以上的死之恐怖，死之恐怖以上的生之詛咒的萬分之一，傳給活着的諸君，因此教人類的運命得着幸福，我們所愛的子孫得着幸福，——單因爲這一點意志，開了這會。我們的主，就是人類，很以爲然。諸位也都領會這主意，誰有想傳給活着的人的事，便請說罷。有要說的人，請起立。

（鬼魂五、六人起立。）

鬼魂一 （指定一人）就從你起。

（鬼魂二，走上演壇。）

青年 彷彿很面善。呵，是了。在法國的插畫雜誌上見過的。那人是在荒野裏，縛在柱子上死的。一定是這人。

（鬼魂二站在壇上，臉上有四個彈痕，衣服也很破爛。）

鬼魂二 諸君裏面，也許有知道的。我就是德國的軍事偵探，受了潛入法國的命令的人。我在那時，很以為名譽；而且想到自己的本領，竟得了信用，也很喜歡。很有好好的完了任務給人看的自信。我於是改變裝束，混進了法蘭西。

（鬼魂一有所通知，鬼魂二點頭。）

鬼魂二 要演說的人還很多，而且時間又有限制，所以我的經歷，只好省略一點了。總之我是德探，進了法國，而且苦心慘淡，為德國出力。我並不憎惡法國人。因為自己懷着鬼胎，對於法國人的那種好待遇，反覺得感激澈到骨髓。我愛德國人，但也尊敬法國人。到現在，我自然是無論那一國的國民都愛，那一國的文明都尊敬了。但活着的時候，實在是很愛和自己交際最密的法國人。因為法國人相信我，有時也發生嘲笑的意思，然而愛是愛的。見了法國的美的女人，也感到愛。請不要見氣。但我並沒有忘了自己的任務。

因爲愛祖國麼？也不，就因爲是自己的事情。至于自己的事情是怎樣的事情這一節，卻沒有想。單覺得確鑿是一件不可不做的事情罷了。我想，我是德國人，應該愛德國。我所做的事，是德國最要緊的事。也常常想，倘若我的事情做壞了，德國怕會滅亡，同胞也不知要受怎樣的苦。這些思想在我已經很够了，不必再想別的了。我因此不失名譽不入歧塗的生活着的。我想想自己是一個體面的德國人，是一件高興的事。自覺到爲祖國出力，是一件高興的事。因爲做了別人做不到的事，得了稱贊，也從心底裏喜歡。其時戰爭開手了，我越加爲德國活動。但到底被人看破，將我捉去了。我爲德國，忍受着法人的憎惡和虐待。這時候，我倒還沒有空活一世的心思。自己以爲勇士。衆人憎惡我，同時也稱贊我。我被人領到荒野，縛在一根柱子上。各人的鎗口都正對着我，專等士官的一聲『放』的命令。這時候，我纔從心底裏感到『自己的一生是毫無意思，做了無可挽救的事了。』這實在是說不出的寒心和可怕。『爲什麼做人做到這地步？戰爭該詛咒。』我這感想，嘴裏是不能說，無從傳給活着的諸公。但心底裏，卻以爲『做了無可挽救的事了。』這時已經下了『放』的命令。我在外觀上，可是勇士似的死了。這自然是誰也

不見得記念我；倘有人爲我下淚，那可未必是德國人，怕還是我的情婦的法國人罷。諸君，不，活着的先生。我從真心說，假使我現在還活着，大約還以爲給德國做事是自己的職務。假使戰爭完結以後，我還沒有戰死，大約便未必想到戰爭的可怕，正忙着講我自己的功勞呢。而且隨便到那里，都受優待，只是得意，也未必能想到別的事了。然而從死掉的看來，戰爭是確乎應該詛咒的。不願我們的子孫再嘗這滋味這一件事，實在是我們全體的心。死在人們的手裏，無論如何，總是不合理的。我活着的時候，並非平和論者，而且是從心底裏輕蔑平和論者的人；然而現在，對於無論如何沒有力量沒有結果的平和論者，我可都贊成了。這樣下去，是可怕的。沒有戰死的人還可以，死的人可難受了。就是我們的子孫裏的一個人，我們也不願教他再這樣想，我極想會見一位活人，並且請他盡些力，不教戰爭再來支配這世界。今天竟達了希望，我很喜歡。我所說的，從活人聽來，也許是很無聊的話。因爲要說話的還很多，雖然可惜，就此終結了。願身體康健。聽說你是日本人，我是沒有輕蔑日本人的：就請你將我的意志傳到日本去。

（青年很興奮的想着。）

鬼魂一 這回是你。

（鬼魂三起立，沒有兩手，登壇。）

鬼魂三 我簡單說罷。我的身受的苦痛，實在說之不盡。我是一個平和的人民。我不是勇敢的人，但也不是膽怯的人。我不是主戰論者，也不是非戰論者；不是國家主義者，也不是非國家主義者。我是畫家。雖然不是世界知名的畫家，朋友卻都以為有望的。我是比利時人。戰爭的開初，我全不理會。因為我的意思，以為我是畫家，畫着畫就是了；平和的人民，是未必會被殺戮的。我住在街裏，德國兵入街的時候，也不很介意。看那德國兵入街的情形，雖然稍稍覺得奇怪，但倒是不很介意的看着的。然而有一天的晚上，四五個德國兵到我家裏，硬要拉我的妻子去了。我很憤怒，叱責他們。他們都笑着。並且說要是不聽話，沒有好處。於是仍然要拖我的妻子去。我憤不過，直撲向一個兵。這時手裏拿着一把小刀，定神看時，一個兵叫了一聲倒了。一個說道，『殺麼？』這一瞬間；我早被砍掉了右手，其次便是左手。從苦痛和恐怖間，發出一聲『討厭，砍了罷』的喊，我便被殺死了。我的妻子此後怎樣，卻是不知道。大約還是含垢忍辱的活着罷。我究竟是何為而生了。

的人呢。難道我遇到這宗事，是應該的麼？我想，還有戰爭的時候，便總有遇到這宗事的人，是一定的事。我實在不能不詛咒人生。不能不以爲人的生命只是無意味的東西，不安定的東西。活着的先生，你怎麼想？要是你也遇到了這宗事，便怎麼樣？你的意思或者正以爲因此戰爭萬不可打敗仗，也未可知呵。從古到今，像我的人不知有幾千萬了，我爲這些人哭。又想到此後遇着這類事情的人沒有窮盡，又替活人可憐。什麼人道呵，平和呵，愛呵，四海同胞呵，這些事全比空想家的空想，尤其空想。人是稟了被殺的可能性活着的，也有被弄殺的可能性的。倘沒有弄殺也不妨事的覺悟，人生是總不能安心的。你有這等決心麼？你也同我一樣，單以爲別人或者遇着，卻未必輪到自己身上，便滿足麼？遇着這些事的人實在不幸，可憐，悲慘，很表同情，很苦了罷，你只是這麼想就完了？沒有遇着這些事以前，大約誰也這樣想。可是遇着了試試罷。——異樣的笑，——很是難堪的事呢。不知道怎麼辦纔好了。遇着這些事的人，除了聽其自然，便沒有法子麼？怎麼辦纔好呢？戰爭爲些什麼？犧牲者爲些什麼？被伴侶殺掉的，該怎麼辦纔好呢？一國的戰爭是什麼意思？戰勝了又有什麼好處？又是誰的好處呢？不全是空而又空的事麼？爲了這事，

便幾百萬人非死不可麼？先生，你見了聚在這里的人們，究竟怎麼想？還能悠然自得麼？這許多人的苦痛、苦悶、恐怖，單是毫無意思的消去麼？我們的死，和子孫的幸福絕不相干，卻來做增加恐怖的腳色麼？單爲了擴張軍備，增加各國的不和，各國的恐怖，各國的租稅，所以流掉我們的血的麼？怎麼辦纔好呢？活着的人，到現在還是悠然的活的麼？這樣下去，會到怎樣，誰也沒有想麼？便是想了也沒法麼？想了也沒法，所以不想的麼？不想法子，是不行的。趕快的造起沒有戰爭的國罷。趕快造起人模樣的國罷。快造不要國家競爭的國。快造不教別國人恐怖，也不受別人的恐怖的國罷。倘不然，可怕的的事要來了。倘使我還了魂，看現在這樣生活法，一定要害怕。將來也許有點方法，但照現在這樣下去，可是要走進無可挽救的地步的呵。遇着了我這樣的事，可是不得了呵。我說的話，也許覺得毫無意思；但到了那時候，『爲國家』這事，也會更無意思，要感到更上一層的事實的可。人類呵，人類呵，再爲個人的運命想想罷。照現在這樣，個人的運命太不安了。『拔劍而起者死於劍』這句話，其實是真的。不趁現在想點方法，要無可挽救了。怕罷，怕罷。日本的運命，以後有點可怕呢。我對於活人是有同情的，總願意活

人幸福。請在活着的諸君面前問候，願他們幸福。不要像我們這樣，將恐怖和苦痛和血都空費了。在活着的諸位面前請代問候罷。（從演壇下。）

鬼魂一 這回是你。

（鬼魂四登壇，畫了十字。）

鬼魂四 我並非死在這次戰爭裏的；是十多年前，被某國的人殺了的。我是一個大學的學生，當了俄羅斯的軍人的。幸福的神明正微笑給我家的時候，我的愛人正將好意給我看的時候，戰爭便將我運到離開本國幾千里的地方去了。離別的時候，我們都哭了。但看不起對手的我們，卻只做着凱旋時的夢，並且單空想着再見時的喜歡。誰知道敵人是意外的利害。有一天的事，我正在一個村莊的人家裏面。我軍已經退卻，是絲毫沒有知道的。我們正在說笑。我因為從愛人送到了一張照相，被人笑了。但我卻高高興興的聽着。這時忽聽到腳步聲。我們心裏想，這是誰呀？便向那邊看去。誰料進來的人，並非俄國的士官，卻是某國的。這時候，我們都明白了。來人雖然只一個，但我們的地位，已經瞭然了。我們有十多個，來人也喫了一驚，站在門口。我們便昏昏沉沉的跪在這人的

面前。何以跪了呢？自己也不知道。總之是意外的事，是沒有覺悟的時候，所以我們身不由己的跪下了。死之恐怖和生之執着，教我們身不由己了。敵人的士官的臉上，這時顯出了喜和愛了。這人本以為要死在我們手裏的，剛喫驚的立着時，我們都已跪下，所以這人的高興，也實在是應該的事了。某國人，恕我老實說。我們那時從心底裏，覺到某國人也人。這人也親親熱熱的用手摩我們的頭。我們以為這人很可靠，有了命了，從胸口裏湧出喜歡。我們便伏伏帖帖的做了俘虜，這樣便活了命，實在安心了。但我們又從這人交到別的士官的手裏。那時這人很高興似的對別的士官說些話。到臨了，我們竟鎗斃了。那里會有這等事呢！心裏要發狂似的想，可是我們竟被鎗斃了。這怨恨至今絲毫沒有消。我想這士官竟是欺騙我們罷了。

（這時候一個鬼魂起立。）

一個鬼魂 這是你錯想的。

鬼魂四 何以呢？

一個鬼魂 那時候摩你們的頭的士官就是我。

鬼魂四 唉唉，是你麼？怎的也在這里？

一個鬼魂 那一回的戰爭，我並沒有死。在這回的戰爭裏，可是死了。我常常記起你們的事，自從有了這事以後，在我活着的時候。而且覺得做了無可挽救的事，記起來便心底裏都難受。我當初實在以為你們已經有了命的。但在戰爭，暫時竟把你們的事都忘了。有一回，忽然記起，心裏想，怎樣了呢？更去會那寄頓着你們的士官，——這人現在也在這里，而且還在後悔着，——向他問你們的事。我正等候他的好消息。誰料那回答，卻說是『護送這一點人，很麻煩，便都結果了。』我聽了這話，忍不住生氣。我心裏想，這真是做了無可挽救的事，口裏也說道，『你真替我做了糟透的事了。』他說，『那幾回不是因為沒有法麼？要是人數多，許可以想點法。』我以為朋友的話，固然也有理的。但自以為爲救了你們的我，可是很覺得對不起人，覺得傷了男子的體面。便悄然的合了口。朋友說，『這樣的願意救他們麼？早知道這樣，該想點法就好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說纔是。過了許久，想到這事，總覺得做了無可挽救的事，請原諒我罷。

鬼魂四 好好，原諒你了。這也是並非無理的事。

鬼魂一 兩人握手就是。

（一個鬼魂走近演壇，握手。能拍手的都拍手。另外一個鬼魂見這情形，即起立。）

另一鬼魂 我實在做了太對不起人的事了。我憑一點簡單的理由，便絕了你們的生命，如今實在後悔。倘若我能够略略推想你們的愛人和你們的父母的心，想來便未必會行若無事的殺掉你們了。倘若你們那時的死之恐怖和生之執着，我能略略感到一點，也許會專從救活你們這一邊做了。但那時候，這話雖然很像辯解，其實是我本來也很想救助你們，卻因為有誰反對，說活了這幾個人也不中用，所以你們竟至于死的。然而我，並不竭力救助你們，反以善人模樣為羞，卻進了『很麻煩結果了罷』這一黨，這實在是從心裏羞恥不盡的。我在那時候，還沒有真知道死是怎麼一回事。我竟是一個不管別人運命的人。我真做了對不起人的事了。今天會見了你，覺得像這樣一位人，何以竟行若無事的將他殺了呢，連自己都要問。那時候，見了你那樣怕死的情形，卻暗暗地以為拋臉的。我實在連請你原諒的資格都沒有。只是我現在真心後悔，願你明白就好。我實在做了無可挽救的事了。

鬼魂四 你講的話，我都很明白。你做的事，我也並不見怪了。假使我在你這一面，也許變成你一樣的態度。我們若在平和時候見面，怕早成了朋友了罷。我倒並不以你為特別殘酷的人，覺得還是善良一面的人。我已經不恨你了。至于那時候，卻很以為野蠻無理的人。心裏想，活了我不好麼？那時我的心，實在是發狂了。心裏想，難道竟非殺不可麼？這過分的事的怨恨是要報的。現在可是不這麼想了，倒反以為也是無怪的。只要你肯，我卻很願意同你握一握手。

另一鬼魂 阿阿，肯寬恕麼？肯同我握手麼？

鬼魂四 是的，很願意做兄弟呢。

（另一鬼魂進前握手，能拍手的都拍手。）

鬼魂四 我們實在是這樣的能從心底裏做朋友的人。倘使活的時候，能嘗到這樣的感，不曉得多少喜歡呢。我如果對着愛人和父母說了，他們一定滿眼含着淚，從心裏感謝你們呢。我很想不使他們傷心，卻使他們喜歡呵。

另一鬼魂 我實在慚愧。

鬼魂四 那里的話。我說這話，並非想責難你。我是喜歡着。但現在是一位活着的人在這裡。我就想將人們應該『儘能活的活着』這事通知他，並且想他將這意思傳給活着的人們。我們是朋友。倘在貴國的風習上沒有礙，我願意抱了接吻；但因為尊敬貴國的風習，所以不敢隨便做。但我的心是抱着你們的心的。我們活的時候，不識不知的悠然的過去了。人間最高的喜悅，竟全無所知的過去了。（對一個鬼魂說，）你來摩頭的時候，纔觸着了片鱗，真是連愛人也沒有通知過我的一種喜悅。——這並非取笑的話。因為已經得了活命，這喜悅固然便就去了。但時時想到這喜悅的片鱗，卻總有一種感的。活着的時候，都應該真知道真的人們的喜悅是在那里的，請儘力的傳給人們罷。許多人們，連最要緊的東西都沒有知道的活着。正嘗着最深的喜悅的時候，卻做那無可挽救的傻事。正可以留下最深的感謝之念的時候，卻演出了留下最深的憎惡的行動。這實在是只差一張紙的，可是許多人們，沒有拿那好的一邊的資格，都拿了壞的一邊了。現在我從心底裏，感到這件事，可惜說話達不出這心思。但請你記着我的話。想到的時候，一世裏總該有一兩回罷。而且請將這事傳給活着的人。我們的主，就是人類，對於這

事很痛心的。還有許多要講的人等候着，雖然遺憾，我只好就此完結了。請儘能活的活着罷。我還祝活的諸位的幸福。（鬼魂四行禮下壇。）

（鬼魂四的演說剛要完結，青年的朋友的鬼魂，走近青年。青年見了，兩眼都含淚，走近了，握着手暫時無言。）

青年 你在這里麼？全沒有知道。很苦了罷？

友的魂 唉唉，到死爲止是很苦了。一死可就完了。他們都好麼？

青年 都好的。

友的魂 你代表了活人到這里來，卻是想不到的。

青年 並不是來做活人的代表的。是跟了這位，全不知道的跑來的。

友的魂 聽了我死的消息，我的母親很傷心罷。

青年 真可憐。驟然老了。

友的魂 那人怎樣了？

青年 那人也很傷心，總是哭。現在還是很傷心的說夢見你呢。

友的魂 原來，我的事早都忘了罷？

青年 那里，常常提起你的。大家都說，要是你活着，要是你平安回來，我們多少高興呵。你

一定告訴我們許多事情的。怎的就死了。

友的魂 我何嘗自己情願死呢？

（鬼魂五，這時被鬼魂一指出，走上演壇。）

友的魂 再談罷。

青年 好好。

鬼魂五（開始演說，）我從前想，只是以為自己死在戰爭裏是不會有的事，自己的生命以上的東西，並沒有切實抓住的，我對於自己死在戰爭裏的事，是萬想不到的。戰死這類事，別人也許遇着，但決不以為要輪到我。活着的人，大約便是現在，也一定自以為決不是要死在戰爭的人罷。就是我們裏面，誰也未必想到過自己是要戰死的人。可是在我們，死是很可怕的東西。我也想不到自己竟會同這麼可怕的東西遇着；一切事情，全是有生以後的話。自己一死，何以要戰爭，便不懂了。我從出戰以來，時時想，為什麼戰

爭。我以為無論我出戰與否，我這下國的運命是一樣的。我不知道深道理，單想着並不戰死以後的事。幸而我的死是突然的，我死在戰場上了。然而覺得『打着了』的刹那的味道，實在不願意嘗到兩回。詛咒生來的力量，是儘有的。我並非要在這裏訴苦。但戰爭究竟爲什麼起了戰爭，究竟誰有利益呢？沒有戰死的人，還有不很負傷而活着的人，大約總將戰場上經驗過的情形當作一場醒後的惡夢，而且還作爲一樁話柄的。沒有戰死的人，大約總不肯說自己恥辱的事，卻單說自己得意的事的。但戰爭究竟爲什麼，試問他們看罷。他們能有使我們戰死者滿足的答話麼？諸君以爲能有麼？有能答的，請出來罷。假使我對活人這樣說，他們會說我是發瘋；並且一定問，你連祖國亡了也不管麼？你的子孫做亡國民也不妨麼？我們與其做亡國民，不如戰爭，不如死。其實我們如果要做亡國民，自然不如死。我的祖國如果要變G國的屬國，我自然也願意拚了命戰爭的；但雖然這樣說，也未必便沒有無須戰爭，也不做屬國的方法。我不願拿別國做自己的屬國，拿別國做了屬國高興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至少也須尊重別國的文明，像尊重本國的文明一樣。所以我們以爲加入滅亡別國的戰爭，便不免是反背人類的

行爲。這精神，凡是有心的人，全都有的。拿別國做屬國，做亡國民，或者破壞別國的文明，希望這些事是何等恥辱，我們都知道的。我們該是不靠戰爭也不會做亡國民的人們。不戰便亡國，這在從前，也許是可怕的真理；不在現在還是幾分的事實，也未可知的。然而奴隸制度已經廢止的現在，這可怕的侮辱人類的，侮辱人們的事實，也該廢止了。和別國交情好，尊重別國的文明，比那拿別國做成亡國起來，不知道于我們多少利益。我們怕國家的貪慾應該在怕個人的貪慾以上。爲本國物質的利益計，滅亡了別國，是不合理的；我們要反對的。人類也反對着這事的。取了別國的領土，拿了別國的人民，這也不合理的，無論如何總是不行的。我們戰爭的犧牲者，便是這不合理的犧牲者。沒有比這事更無聊的。我們是因爲本國或敵國的貪慾，被殺掉的；要不然，就是無意義不合理的恐怖或憎惡或無知的犧牲了。我們不將用在戰爭上的金錢勞力性命做些有意義的事，應該羞恥。單說敗了要糟便戰爭，實在是傻的。我現在在這里拿一個滑稽的例，請看看何等傻氣罷。

（鬼魂一向鬼魂五耳語。）

鬼魂五 這回兩個人演一點劇，請大家看罷。

（兩人之中其一先下壇。都拿了劍，從兩邊上壇。）

鬼魂五 （獨白，）對面可怕的東西來了，拿着大刀。遇着討厭的東西了。不來砍我纔好。
有了，還是趁他沒有砍我，我先砍了他罷。

鬼魂一 （獨白，）對面來了一個拿着大刀的討厭的東西。這大意不得。他要殺我，也難說的。是呀，還是先殺了他罷。

（兩人遇着，交鋒。）

鬼魂五 砍人麼？

鬼魂一 只是你要砍我。

鬼魂五 拋下刀便饒你。

鬼魂一 你先拋了。

鬼魂五 我不上這個當。

鬼魂一 我就肯上當麼。

(兩人同時受傷，滑稽的倒地。)

鬼魂五 呵唷好痛。

鬼魂一 呵唷好痛。

鬼魂五 你爲甚麼要殺我？

鬼魂一 倒是你爲甚麼要殺我？

鬼魂五 你先下手的。

鬼魂一 倒是你先下手的。

鬼魂五 我單是怕被你殺掉罷了。

鬼魂一 我也這樣。要不然，殺你幹什麼？

鬼魂五 我也這樣。何嘗要殺人，只是怕你來殺我，纔要殺你的。

鬼魂一 我也這樣。不願死在你手裏，纔要殺你的。

鬼魂五 只要你不願殺我，我何必要殺你呢。但你終于拿了你的刀了。

鬼魂一 你拿了刀，我纔也拿了刀的。

鬼魂五 這樣看來，只要我不想殺你，你便也不想殺我麼？

鬼魂一 自然的事。只要你決不殺我，誰願意殺你呢。

鬼魂五 早明白這些事，我們兩人不死也行了。

鬼魂一 真做了傻事了。

鬼魂五 唉，唉，好苦。做了挽救不得的事了。我們兩人，便這樣的死在這裡麼？

鬼魂一 真傷心呀。

（衆人都笑。）

鬼魂五 勞駕勞駕。這樣够了。（站起。）

鬼魂一 够了麼。（下壇，衆人都笑。）

鬼魂五 諸君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們所能承認的戰爭的原因，除了國家的利己家的戰爭是另一事以外，其實只有怕做屬國這一點。這樣戰爭，纔是個人或國民可以承認的戰爭。別的戰爭，國民都該自己起來反對的。南阿的戰爭，是英國之恥。青島的戰爭，是J國之恥。W國對印度人的辦法，應該反對。J國對朝鮮的辦法，也是僭越的。即使印度、朝

鮮沒有獨立的力量，然而竟用了怕教這國興盛似的辦法，是可恥的。俄國、德國、奧國對波蘭的態度，也該羞恥的。不自然的妨害那地方的人的自由，也是壞事。我們只爲怕這一事，纔起來戰爭。當作亡國屬國這樣看待，實在是難受的。我們不但對於使別國變成亡國屬國的事，沒有興味，而且覺得有從心底裏出來的反感。使別國變了亡國屬國，覺得高興的人，是一種階級的人。這一類人，一到社會的道德進步了，也要羞恥那些事。我們，雖說是死人，現在都當作活着的說，因爲這麼辦，可以使活的諸君更容易懂得，所以照了活着一般的說的。我們應該結一個不肯爲圖別國做屬國而戰的世界的同盟。倘要別國做屬國或亡國，換一句話，就是要別國人做亡國之民，是應該羞恥的事。我們倘若爲此而戰，便反背了人類的意志，我們單爲要免做亡國民這一事，纔該戰爭。但倘若全世界的人只爲要免做亡國民纔戰爭，這結果便怎樣呢？假使沒有那樣傻事，像我們剛纔所演的傻戲，這戰爭便大概可以消滅了。許多人也許說，這是理論罷了。但不到這樣子卻是謊。現在的戰爭，究竟怎樣一回事呢？許多國民，勉勉強強的戰着；並不明白將要怎樣，單是戰着。兩面都以爲不戰便要做亡國之民，因此戰着。在一種階級的人，我不

能知道；至于國民，卻只是互怕亡國而戰，並非要敵國滅亡而戰的，是因為怕做亡國民的恐怖而戰的，是同那兩個滑稽式武士一樣的理由而戰的：于是我們死了。這不是太沒意思麼？[？]然而事實，是極確的事實。我很望各國民都有一個決心，要是單為想別國做亡國做屬國，決不戰爭。並且也不給別國以這類無聊的恐怖。殺下幾萬人想奪別國領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也不能不過去了。我知道戰爭的太可怕，又想到何以戰爭的問題，知道除了兩面無謂的恐怖之外，並沒有別的原因。我們不可受利慾的騙。我們人民，應該同敵國的人民聯合，竭力使戰爭變成無謂的事。我們愛敵國的人民。一到大家相愛，大家知道戰爭是傻事，戰爭就可以立刻消滅了。我很希望這樣的時候早早出現。活的人也許以為這時候不會到，我卻以為一定要到，以為不會不到的。倘若不到，那就是活着的諸君的恥辱了。但願竭力的設些法，教大家看戰爭當傻事的時候，早早到來罷。我還有五歲以下的三個孩子，留在地上，委實不願教他們再嘗自己嘗過的味道了。

（又另一鬼魂起立。）

又另一鬼魂 你的話太理想了。這麼辦，戰爭是總不會消滅的。

鬼魂五 你可有立刻消滅戰爭的方法麼？我可不知道別的了。大約人類也未必知道。又另一鬼魂 你的話過于調和的，沒有權威；爲什麼不再進一步，提倡絕對的非戰論呢，像那真的耶穌教和佛教所說似的。

鬼魂五 你以爲這樣的無抵抗主義，在這世界上能够通行的麼？不能相信來世的人們，能甘心聽人殺害，做人奴隸的麼？可以成真宗教的素質的人，地上能有多少呢。我說的事，並不是對宗教家說。我單想將戰爭如何可怕，戰爭因爲傻氣纔會存在的事，說給人知道就是了。我決不是希望無理的事，也並非說不要管自己的利害。要得到值得生活之道，是在別的路上的。我單要說明那不合理的事是如何不合理；澈底的說明那滑稽的事是如何滑稽，說明那沒意思的事是如何沒意思；教那些自以爲不會死在戰爭上的人，知道戰爭的可怕，而且知道死在戰爭上，是沒意思的事；並且希望從心底裏，至少在心裏想，各人都願意去掉戰爭罷了；希望起闕，滿口戰爭戰爭的人，能少一點便少一點了罷。還不能做到無抵抗主義的我，但深知戰爭的可怕和無意味的我，要不提倡連自己都能做到的或一程度的平和論，實在覺得不能。你不能滿足這些話，也是當然

的事。便是我自己，每感到不能用我的法子立刻消滅戰爭這一節，也很覺得寂寞的。然而我除了說我的非戰論之外，沒有辦法，也很以為慚愧的。但便是這一點，或者也可以供活着的諸君的參考。不要拿戰爭得意，卻拿不戰爭得意罷。將拿別國人做亡國民的事，自己羞罷。與其憎敵人，倒不如愛罷。他們也並非因為憎你們而戰的；倘能做到，還想和你們要好呢。也同你們一樣，並不願意死，卻願意活的。也是人類之一呢。以好戰國出名的日本的天皇明治天皇御製裏，彷彿有四海都是同胞，何以會有戰爭這般意思的歌，我也正這樣想。我的意見，以為那樣滑稽武士的死法，是傻到萬分。國民都該開誠相示，大家不要戰爭。萬不可上惡政治家的政略的當。如果有顯出要戰模樣的人，也只因恐怖而起的罷了。自己沒有死，總覺戰爭有趣的人，自然也還多。我就怕這一類人，煽起戰爭的氣勢。其實是不論那一國，除了軍人之外，誰也不知道軍備要擴張到怎麼一個地步，正因此都窘着。正都窘着，卻又不能不向這窘裏走，這便是人類的苦悶的所在。這是怎麼一回傻事呢？但這傻事，現在卻成了無法可辦的事。一想到如此下去會到怎樣的時候，我們頗覺得傷心。至少須比列國有優勢的軍備，是日下的情形，日下的大勢。我

們的主，就是人類，生怕這大勢，是當然的。惟其傻氣，所以更可怕。文明愈加進步，知道是傻事，便將這傻事消滅的時候，倘若沒有到，也可怕的。我們很願意盡力做去，教這時候能够早到。我的解決策，也許太簡單了，並且有孩子氣。但據我現在的頭腦，除了這樣理想的方法以外，實在沒有別的更有效的合理的簡單方法：這也是自己很抱愧的。（鄭重作禮之後，下壇。衆拍手。）

鬼魂一 休息一會罷。

友的魂 剛纔的話，你以爲怎樣。

青年 都不錯的。可是拿這話對活人說，就要被人笑話呢。因爲活着的人，實在都不以爲自己會戰死；因爲都以爲戰死的全是別人。況且真怕戰爭的，也還沒有；因爲卻以爲勇氣。因爲他們以爲反對戰爭的只是一班新式的淺學的少年。因爲他們真以爲不戰便要亡國。真相信不壓服外國，自己便要亡了。任你問誰，誰都說戰爭是悲慘的。但真知道悲慘這事的人，卻一個都沒有。就有知道的，也不過以爲和世上的天災一樣的事罷了。況且許多人，還以爲擴張領土是名譽，是非常的利益。這種根性，單是別人死了，是不會

消滅的。還有人想，以為如有嫌惡戰爭的小子們，便儘可不必去，也可以戰的。至于別的羣衆，那更毫不明白了。因為他們連人是會死的事都忘卻了，至多也單知道死了便是不活罷了。隨便那一國，都有這一種胡塗人，所以很糟的。被大勢捲了，便胡胡塗塗的憑他捲去；一到關頭，只叫一聲『完了』便歸西了。因為從心裏感到戰爭的恐怖這刹那，就是歸西的一刹那，已經遲了呢。並且這一種人，倘使幸而沒有戰死，也就咽下喉嚨便忘了燙了。即使沒有忘了燙，也做不出什麼的。這真不知道怎麼辦纔好呢。

友的魂 活着的人，該很窮罷。

青年 那里，誰也不窮呢。直接窮着的，自然是另外。

友的魂 總該有人擔心罷。現在的樣子，是不了的。

青年 可是也沒有人擔心呢。經營慘淡的研究着怎樣纔會戰勝的專門家，或者還有；至于慘淡經營的想着怎樣纔會沒有戰爭的人，在日本彷彿沒有罷。就令也有，也不知道他真意思在那一程度，真感着恐怖到那一程度。就令這樣的竟有一兩人，卻又沒有力。不過空想家罷了。因為對於實際問題，還沒有出手呢。

友的魂 會到怎樣呢？

青年 會到怎樣？大約能够擴張軍備的國，便只是擴張軍備，擴張不完罷了。

友的魂 以後又怎樣呢？

青年 大約碰了頭再想法罷。

友的魂 這麼說，你以為戰爭竟無法可想麼？

青年 倒也不。我想總得有一個好法子纔是。

友的魂 假使沒有又怎樣呢？

青年 那可沒法了。

友的魂 不想勉強搜尋他麼？

青年 可是麻煩呵。

（男女的鬼魂，都聽着青年的朋友之魂的對話；其中一個美的女人的魂，這時

發了怒。）

美的女人的魂 說是麻煩？

（青年看見鬼魂都發怒，大喫一驚。）

青年 就因為我自己沒有力量。

美的女人的魂 因為沒有力，不更該想勉強搜尋麼？

青年 這固然是的。

美的女人的魂 你說固然是的，還有什麼不服麼？你並不希望戰爭消滅麼？以為我們的孩子們，不妨死在戰爭裏的麼？

青年 那是決不這樣想的。

美的女人的魂 照這樣說，你是嫌惡戰爭的麼？

青年 嫌惡之至。

美的女人的魂 照這樣說，該希望戰爭消滅罷。

青年 自然。

美的女人的魂 既然如此，還不想出些力，教戰爭消滅麼？

青年 出力是很想出力的。

美的女人的魂 很想了，以後怎樣呢？

青年 我沒有力量。

美的女人的魂 這也未必。你單想悠悠然的對着書桌，寫些隨意的話罷了。你是小說家。並且不願意做費力的事。這事煩厭是委實煩厭的。你不愁沒有喫，眼力又壞，不上戰場也可以。要是敵人到了，可以和家眷搬到安全的地方去的。你何必真要沒有戰爭呢？只要空想着戰爭的悲慘，寫了出來，便得到良心的滿足，也得了名譽和金錢了。好一個可羨的身分呵。但是到這裡來幹什麼？來聽我們的話做什麼呢？單因為仍然以為沒有法，以為麻煩，不要再想什麼戰爭的事，纔到這裡來的麼？（少停）怎麼不開口了呢？

友的魂 你答覆幾句罷。

青年 這並不然的。去掉戰爭這件事，我的確想着。不過我還有許多事；不能將我的一身，都用在去掉戰爭這一件裏。

美的女人的魂 這樣的麼？你年紀還青，所以還想做各樣的事罷。但是，戰爭的犧牲者的心，你可知道？如果不知道，說給你聽罷。

青年 請寬恕我。戰爭的可怕，我知道的。

美的女人的魂 真知道麼？活着的人真能知道？

青年 這卻未必知道。還是不知道的好罷。

美的女人的魂 對於人類的運命，沒有擔心的資格的人，固然還是不知道的好。但是你，已經被命到這裏的你，卻不許進這種悠然黨的。別人都全不知道的活着，也可以的。但是你，竟也能到這裏的你，就令不能夠免去戰爭，也該知道做了戰爭的犧牲的苦到怎樣罷。

青年 你講的話，都很對的。

美的女人的魂 你臉色變了。有什麼不安麼？

青年 在你們中間，我覺得自己悠然的活着，有些對不起了。

美的女人的魂 這倒也不必。能夠悠然的活着的時候，是誰也悠然的活着的。但我卻不願你悠然的活着，因為想將我們對於戰爭的詛咒，滲進你的心裏呢。誰也不可憐我們。我們真是毫無意味的死了。是受了所有侮辱，嘗了死之恐怖而死的。我們為什麼死的

呢！我很想問一問活着的人們。從古以來，在像我一樣的運命之下，死掉的人，固然不知道有幾萬幾十萬幾百萬了；所以也許說，這是不得已的事。但能够冷冷的講這種話的，其實只有活人。倘使像我們的身受了的，便誰也不能這樣說了。以爲謊麼？也請你嘗一回死之恐怖試試罷。

青年 請恕請恕。真表同情的。正想着怎麼辦纔好呢。

美的女人的魂 這里爲止，是誰也能想的。要緊的是從此以後呢。

青年 很是。

美的女人的魂 你是知道到此爲止的事的，然而還沒有想以後的事罷。爲什麼有戰爭這東西？

青年 因爲國家和國家的利害衝突罷。國家和國家之間，不許有太強的。

美的女人的魂 也許如此。但從用去的金錢、勞力、人命這邊一想，那些什麼利害，不是全不足道麼？

青年 我也這樣想，但也有種種別的事情的。戰爭開初的原因，固然是利害的關係；然而

一到中途，利害早不管了，變成拚死戰爭的發狂時代了，爲難的就在此。這變化也只有很少的一點；但這一變，無可開交了，爲難也就在此。以後便只是氣勢。後悔也無用了。戰爭到一兩年，便誰都希望平和，可是氣勢卻不准他了。沒有法想，一路打去的。

美的女人的魂 這不是太傻麼？我們卻因此死了，並不願死，並不願給人殺掉的呵。

青年 我表同情。

美的女人的魂 你以爲有了口頭的同情，我們就滿足了麼？你以爲只要說，這是大勢，沒有法，真是奈何不得，你只能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殺，忍耐着自己的被辱，打熬着自己的被殺，我便滿足麼？唉，連想也不願了。我是詛咒生來的。我爲什麼生來的呢？如果生來是無意味的，又爲什麼有戰爭這些事呢？我活着的時候，全沒有想到別的事。只是自己的事，丈夫的事，孩子的事，菜的事，衣服的事，所想很是有限的。這樣過去了許多日月。有高興事便笑，有傷心事便哭的。孩子生點病，受點傷，便非常着急的；傷了一點指甲，也要大嚷的。現在想起來，很覺得異樣。何以不能生活在平和裏，何以該打熬這可怕的事呢？你也是生活在平和裏的罷。昨天晚上到那里去了？

青年 看戲去了。

美的女人的魂 有趣麼？

青年 老實說，實在是看懵了戲，什麼也不覺了。傷心時便都哭，但自然是舒服的便宜的
眼淚；發笑時便一齊笑了，從肚底裏來的。我現在羞愧着這件事。

一個少年的魂 不差也罷。喜悅的時候，還是喜悅的好。我們身受的死之恐怖和悲哀以
上的悲哀，倘給活人嘗了，要發狂的。人類不願這樣。

美的女人的魂 你的話真對。我並不想給活人沒意味的淒涼。可是想活着的人，誰也不
遇到無可挽救的事呢。

少年的魂 我能知道你的居心。但活着的人們，是不懂你真的居心的。就是我，也何嘗喜
歡戰爭呢？但我竟出去戰爭了，而且也殺了人，看見伙伴給人殺了，所以想殺人的。活的
時候，說到敵人這東西，是最容易發生敵愾心的。現在想起來倒不懂了，那時可總想想
些法子呢。只要一些事，立刻發恨，覺得只要能多殺人，便自己死了也可以。聽到自己的
同胞給人殺了，被人辱了，聽到自己的祖國危險了，真覺得自己是不算什麼的。這雖然

可怕，但實在覺得如此。而且遇着敵人，單是殺了還不够，還想將他慘殺哩。

美的女人的魂 戰爭會到這樣，所以可怕。兩面都因為同伴被人殺了，便越發增加了憎惡的心思。總該趁這勢子沒有到這地步的時候，想點法纔好。即使已經到了這地步，也得怎麼的使這勢子變化了愛之喜悅纔好呢。這真可怕。因為一點發狂，後來卻會不知道到怎樣的。同她這樣，就為着這飛災，受了說不出的辱，還被殺掉的。還有她的丈夫，她的丈夫那里去了？

其夫的魂 （近前，）在這里呢。

美的女人的魂 這種事真怕再遇到了。

其夫的魂 不再遇到也儘够難受了。人是天生的止能受到或一程度的苦的東西，苦到以上便發狂，所以還好；但便是想想也就難堪呵。我們遇着這事了，許多人們，大約還正在重演這罪惡，教人正受着死以上的苦罷。

少年的魂 但人裏面壞東西還多呢。別人苦了，他卻高興的東西還多。因為污辱慘殺了本國人，也毫不介意的東西也還有哩。這類東西，許多混進了戰場，所以更難堪了。好的

自然也有。但被惡人殺了的人，就是善人到了，也活不過來了。這實在是沒法的事。

美的女人的魂 的確是的。殺了的人，就令居心怎樣好，也不能遇了善人的清淨的愛，便洗乾淨的。最難堪的，竟還有不得不出敵人的孩子的女人，而且還不止一兩個。總之教人遇到無可挽救的事，是不行的。教人遇着要詛咒生來的事，更其不行的。我是這樣想，（對青年說，）你不這樣想麼？

青年 這樣想的。從心底裏這樣想。

美的女人的魂 請看在這里的人們罷。全是託了戰爭的福，弄得不能不詛咒生來的這些人們呢。你竟還不想去掉戰爭麼？詛咒生來的剎那時，你知道？

青年 在夢裏知道的。

美的女人的魂 就在夢裏也很難受罷？

青年 說不出的難受。這味道再多一分鐘，大約便要發狂的。

美的女人的魂 醒後就好了罷。

青年 哦哦，在這一瞬間，我就醒了；心裏想，幸虧是做夢。

美的女人的魂 我們可是醒着身受的，而且受到十分二十分鐘以上呢。實際上便是嘗了一秒的百分之一，便已很難受；我們可是嘗到半日以上呢。以後的結果，就是弄殺呵。我這里，（指着胸口，）還有三個傷呢。

青年 我明白，我明白。

美的女人的魂 你看在那邊的孩子。看那個年富力強的青年和樣子很高尙的那老人。看那些思慮很深的男人們，看那個純潔的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你想，這都是在地上，因為人們的暴力失掉的。你也該有愛人在地上罷？這人若像我這般死了怎樣呢。你若正在這年青時候，非死不可，又怎樣呢？你只要想現在沒有法，做犧牲者也沒有法，便能滿足麼？能漠不相干似的，說別人的苦別人的死在現在這世界上是沒有法麼？倘想到這些可愛的人死了，便是你也總該略略有點心痛罷。總而言之，我想，戰爭是應該竭力免去的。

青年 我也這樣想。但麻煩便在這以後，試將你的話，對着活人說一回看罷，都要笑呢。倘使他們遇着了像你的事，大約要發狂。可是還都說，正因為不願遇着像你的事，所以定

要戰爭呢。況且別國的女人遇着像你的事，他們只要笑笑就好了。所以戰爭這問題，實在爲難。

美的女人的魂 因爲難問題，所以更是活着的人應該想法的問題。假使是容易解決的問題，那該早已解決了。

青年 解決也有過的。耶穌、釋迦以來，許多人都下過解決。只是人們還沒有實行這解決的力量就是了。

美的女人的魂 說沒有力就算了麼？

青年 算是不能就算了的。我想這問題，總該有些怎樣的辦法；可是全沒有怎麼辦法；所以很淒涼。另外應該解決的問題沒有解決的也還有。

美的女人的魂 這樣情形，你還悠然的過去麼？

青年 無從措手，所以正茫然呢。

美的女人的魂 也未必無從措手罷。許多人都措過手了。

青年 我還沒有確信的道。而且我生成不是實行家。無論什麼運動，我都不願意加進去。

我單想在書桌上做點事。向誰也不低頭，和誰也沒交涉，寫些要寫的東西。

美的女人的魂 好一個可羨的身分呵。這樣的人，何以到這裡來呢。

青年 跟了那一位來的，因為不得不跟了。至于我自己有沒有到這裡的力量，可是不知道。倘說沒有，便對不起有的人，也對不起你們諸位；如果說有，又彷彿有點太驕傲了。我到這裡來，也並非代表活人的。

美的女人的魂 但是到了這裡，還客氣着，是卑怯的事呵。我們請你到這裡來，並非想從你聽些曖昧的回話；是想從你聽一個有責任的答覆，要聽你對於戰爭的意見，纔請你到這裡來的。將對於戰爭的真意見，說給我們聽。並且將怎麼辦纔好的意見，說給我們聽罷。

青年 倒是我正想聽你們的意見呢。

美的女人的魂 不行，你該毫不客氣的說出你的意見來。

青年 我沒有這資格。

美的女人的魂 到了這裡，卻又默着回去，是卑怯呵。是日本人的羞恥呵。

青年 既這樣也許另有適當的人罷。

美的女人的魂 誰？

青年 那可不知道。

美的女人的魂 日本沒有平和協會麼？

青年 有的。

美的女人的魂 誰是會長？

青年 ……

美的女人的魂 不知道麼？

青年 知道的。但說出來，實在是日本的羞恥。

美的女人的魂 何以呢？

青年 因爲這人是撒謊有名的人。因爲就是說「爲要平和所以戰爭是必要」的人。因爲他做了平和會長，使一面對世界宣言說，沒有軍備，就得不到平和，一面卻拚命的擴張軍備的。不但如此，他很喜歡戰爭。現在這裏的我的好朋友，就是因此死掉的。

美的女人的魂 阿呀，你的國裏，這等人是平和會長麼？

青年 是的，實在是羞人的話。真知道愛平和的人，怕一個也沒有罷。說起來也慚愧，就是我自己，也沒有真知道的，只是茫然的慕着平和罷了。

友的魂 不至于如此罷。

（鈴響）

鬼魂 諸君！諸君裏面，想對活着的人說些話的，想必很多。可是時候不多了。我們的主，就是人類，對於這特地光降的日本的活人，命他講些話。我們也很願意知道活在日本的人，懷着什麼意見。這回便是活着的人要演說了，請靜靜的聽。這位活的人是日本人，是想爲人類的運命做事的人。年紀也還青，想來以後爲人類的運命做事，正多着呢。這樣的人出來，人類很喜歡，我們也很喜歡。並且能聽這樣人說話，更是無上的喜歡，而且以爲光榮的。

（手上沒有傷的都拍手。青年茫然的聚集了衆人的注意。）

美的女人的魂 還躊躇什麼呢。

友之魂 想什麼說什麼就是了。你沒有想過的事，誰也沒有想聽呢。
不識者 你不能不上演壇去。

（青年沒奈何，上了演壇。）

青年 我是因為受了站上來的教命，站在這裏的。我自己覺得並沒有站在這裏的資格，但既然受了教命，便不能不上來。照自己所做的事一面說，如果還要躊躇也要算卑怯，所以站在這裏了。我到這裏，並非代表那活着的人。對於戰爭，我也毫無知識，無論那一方面，生怕都不能有使諸君滿足的議論，這實在是很抱歉的。我只能將我的所感，老實說出來。這也不是解辯的話，也要請體諒的。我是想到戰爭，便覺得寒心的人。這並非因為怕自己要死在戰爭裏。只要想到死在戰爭裏這事，本來就很淒涼的。然而可怕的，是一切生人，都以爲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以爲不愛戰爭似乎是一樁拋臉的事。國家看那害怕戰爭的事，比什麼都害怕。說弱于戰爭，便是國家滅亡的意思。大家都這樣想；不但想，卻不能不信以爲是一件要發現的事實的。這在古代是事實，現在也還是存在的事實。有些話，雖然前回這一位，已經說了，但我想亡國的恐怖，是誰的腦裏，也都滲進着

的。照現在這樣下去，其實也不是無端的恐怖。倘不去掉了戰爭原因的原因，卻要消滅戰爭的枝葉，實是無理的話。從國家主義生出戰爭，是必然的結果。在僅計本國的利益，而且以僅計本國利益爲是的現代，戰爭不能消滅，是當然之至的。如果國家主義無錯，是真理，戰爭也就不可免，而且是美的了。所以國家主義的人，贊美戰爭；戰勝的事，算最勇，算最美。取了別國的領土，不是恥辱，是名譽；使別國人做了亡國之民，也不是恥辱，是光榮。英國拿了印度，在英國不但有了利益，同時也得了名譽的。忍辱這件事，在個人是美德，在國家是無比的恥辱了。殺人是不行的事，搶別人的東西是壞事，擾亂他人的平和與自由是討厭的行爲；但一爲國家，這些惡德便不但都得了許可，而且變了美德了。這類事情，從死了的諸位看來，大約是不合理；但從活着的我們看來，卻是當然的。孔子和梭格拉第，在或一界限上，也以這事爲當然的事。他們並沒有說，別國人的侮辱是應該忍受。他們也沒有明白說，戰爭是一件罪惡；因爲他們是承認國家的。至于耶穌、釋迦便不認國家了，所以也以戰爭爲罪惡。倘若孔子、梭格拉第的教支配了人類，戰爭當然不能消滅；但耶穌、釋迦的教，若當真支配了人類，戰爭卻該消滅的。然而倘使發問，這

時候會到麼？說不會到，是不錯的。我們也想像着一個沒有戰爭的時候，但不以為能從耶教、佛教這樣無我愛，或無抵抗主義的傾向，可以到來。只有驕人了尤其主我的，利己的立腳地以後，要消滅戰爭，戰爭也就消滅，我想只有我們更加聰明一點，涸竭了共同的不幸的源泉，戰爭纔會消滅的。再回到上文說，無論是聖人是君子是哲人，只要承認國家的存在，便承認戰爭的必要，而且也不能不承認的。這世界上不能塞滿了聖人和君子。承認國家，便須承認別國了，也不得不承認其間的利害關係，也不得不承認因此衝突的事了。於是軍備成爲必要，怎樣防禦敵國侵人的事成爲問題，徵兵也必要，重稅也必要，殺人的器具，愈加精巧了。內行似的講些盡人皆知的話，要請諸君原諒。這結果，便造出了諸君這樣犧牲者了。在以戰爭爲不得已，以戰爭爲爲皇帝爲國家爲同胞是必要，因此死了爲光榮的時代的人，便做了戰爭的犧牲，也許便能滿足罷。但使看那不可不戰的理由爲無意味的人們，也做戰爭的犧牲，可是太悲慘了。我在這裏，傷心的是不能說諸君的死是光榮的，所以諸君可以瞑目的話。傷心的是只能說諸君的死是不得已，現在沒有法，忍耐罷，體諒罷，表同情的這些話。我知道就是現在，每日每時間，勒令

嘗那死之恐怖如諸君的人，正是很多，此後也不知將有多少，想來總很難受的。然而傷心的是現在的時候，除卻說些遇到這事是無法可想，只能算了之外，別無方法了。

旁聽的一個鬼魂 這些事都知道的。要問的是怎樣纔會沒有戰爭。你如果在戰地裏，給人捉去槍斃的時候，只要說現在的世界無法可想，算了罷，你便狗子似的死掉就算麼？想想纔好。

青年 這話是不錯的。我不見得就算了，但我不能不死的。

旁聽的一個鬼魂 如果對着這樣死去的人，真心表同情，便早一天好一天，趕快去掉戰爭罷。少一個好一個，趕快減少那詛咒生來的人們罷。

青年 倘能做到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樣喜歡呢。因為世上有戰爭，在我是很淒涼的。戰爭之外，世上也還有種種不幸的事。但不能說世上有種種不幸的事，戰爭的不幸便可得了辯正了。

（鬼魂一對青年耳語，青年點頭。）

青年 說些盡人皆知的事，空費了諸君貴重的時間，于心委實不安。竭力的簡單說罷。我

相信戰爭是會消滅的，而且也不能不消滅的。請不要疑心罷，我想倘若人間還未生長到「人類的」戰爭是不會停止；照現在這般國家依然存在，戰爭是不會沒有的，或者戰爭反要利害，至少是對於戰爭的恐怖，也一定反要加增。我想現在還不覺醒，可怕的時候便來了。第一，軍備便是不了，這事不必說，是諸君都很知道的。我們怎麼免掉呢？這只有一條路。就是我們不用國家的立腳地看事物，卻用人類的立腳地看事物。真知道別國人不害我，給我利益，因為民族的互助，纔能增進幸福的事。我們不能拿別國人當作惡魔一樣看。我們實際上，從別國人互得了利益的。我們不願失掉了德國人，就從俄國人、英國人、法國人，實在也教了我們許多事。他們的文明，都可以互助的，其實也確鑿互助着的。我們也不可不尊敬支那和印度的文明，要他發達。喜歡鄰國的爭鬪，喜歡支那文明的破壞，是不行的。就是我們日本，現在也一定可以證明是人類裏不可缺少的人種。我們其實是應該承認別國人的長處，發揮這長處，從這裏取出可取的東西，因此得到利益的。破壞了別國的文明，就在這上面建設自己的文明，是一件發昏的事，違背人類的意志的。現在試想，如果全世界的文明，都成了德國式罷。別國人無須說，就是德

國人，也要說不甚舒服的。即使法國的文明支配了全世界，我們能够高興麼？我們還不
如種種文明，在地上存在的更多，發達的更盛的好。倘早如此，便種種的發明也更多，文
明也更進，種種的藝術品也存在的更多了罷。這世界也是更有趣的世界，人類也該有
更多的東西了罷。我想妨礙別國文明的發達，是應該詛咒的。使別國成亡國，妨害他人
民的生長，無論如何，是不行的。我們沒有怕這世界上人種的種類太多的理由，倒該怕
現在的人種有滅亡的。從種種的人種，在這世界上創造出種種的美，是我們所希望的。
在這世界上創造種種的文明，是我們所希望的。而且或一文明，能知道別文明所沒有
知道的，別文明所沒有具備的東西。譬如或一人種發明了一種藥；受這種藥的恩澤的
人，決不是限于一人種。這些事，是盡人皆知的。但在現代，卻現出異人種間互相輕蔑互
相憎惡互相滅亡的傾向，我要責備這狹量與不合理。我們不要暗地裏從別國人或別
人種，竭力取了利益，卻互相忘記了這恩惠。應該知道本國的文明，如何受別國文明的
幫助，互相稱讚的。應該撒下愛的種子的。卻撒下了憎惡的種子了。別國不滅亡，自國便
不能存在這種思想，是最爲人類所憤怒的。說別國的文明不滅亡，自國的文明便不能

存在，也大錯的。脫離了別國的文明，本國文明在真意義上卻不能存在，是人類的意志。人們不知道尊重人類的意志，所以不行的。（拍手）從蔑視人類的意志的地方，起了戰爭的。可敬可愛的諸君，諸君的血，都因為蔑視人類的意志流掉的。人類一定從心底裏，為諸君的不幸傷心。人類要將國家主義這一個大病，使個人知道。照這樣下去，在人類是可怕的。在人類是可怕的事，不消說在個人自然也可怕，在國家自然也可怕的了。倘若國家還是這樣，我怕總要感到自己漸漸的走進了無可奈何的狹路，我是感到了。國家便要覺醒，託人類替他找點方法的。現在為止，國家當作無上的東西而存在。就是現在，也還是當作無上的東西而存在罷。諸君便是做了這犧牲的。然而以後，國家未必是無上的東西罷。正如前回的演說者所說，我們能將別國人作朋友看的。無論是戰勝者戰敗者敵國人，都只當作人們看的時候，一定要來的。被人占領，在古代是死以上的恐怖。但被占領等于不被占領的時代，一定要來的。現在這樣說也許覺得奇怪。但人類是這樣希望；個人和國家也就要這樣希望罷。到這時候，戰爭便不必要了，征服者須向被征服者討好的時候便來了。到這時候，戰勝變了無意味，戰爭也成了無意味了。這些

事，現在似乎是大如意的空想罷。然而個人的自覺，不到這地步是不肯干休的。人類希望着如此的。用暴力迫壓別國，占領別國，送去本國的人迫壓了別國，妨害思想的自由，阻遏他的文明，移植了本國的文明，消滅了那一國的自立的力量，這都是現在殖民地的辦法。然而解放了奴隸的人，大約必不許有再使別國人受奴隸以上的苦的事的。我們不許有將人不當人的待遇。倘若各人都將人承認是人，真心的圖謀他的發達和幸福，戰爭便該消滅了。這樣時代，一定要來的。

（鬼魂漸漸隱去，青年沒有覺得。）

青年 我們極希望這樣時代到來。而且應該盡力，使這樣時代到來。將人不當人的壓制的政治，漸漸的會從這世界上消去，使一切的人，都像人樣的生活着的時代能夠到來，是我們活人應該盡力的。到這時候，戰爭也便從這世界上消去了。無論如何，使善良的人遇着要詛咒生來的事，是不行的。使不喜歡戰爭的人，不得不戰，決不是可喜的事。並不願戰爭的，卻強要他戰爭，也決不是好事。這樣不合理的事，在這現世已經任意推廣到『沒奈何』這一個理由以上，傲然的顯出一副美德似的相貌，支配着這世界。無論

如何，想來總覺寒心的，總是不行的。至于對着別國人，出了無理的難題目，說不聽便要戰爭，那可更是不好的事。我憎惡這樣的戰爭，尤其恐懼這樣的根性。希望以有這樣根性爲羞的時代到來。我們愛本國的國民和文明，同時也應該尊重別國國民的權利和文明。應該盡力于互相利益，相愛相親的。喜歡使別國民發生反感，擾動民衆，是不行的。別國的幸福，決不是祖國的不幸。外國文明的進步，並非可悲，是可喜的。外國的武器的進步，軍備的擴張，不是可喜的事。然而依着人類意志的文明的進步，是可喜的。我們該在真的意味上，更做到人類的人。並且也像在本國國民間禁止奴隸制度一般，對于屬國國民用那對付人間以下的態度，也應該改過的。我們很怕人類的運命的進行，取了現在這般國家主義的進路。這意思明明就是不幸。我們爲避掉人類將來的不幸起見，目下應該改變了這人類的進路的。這就是使人們像人模樣的生活這一件事。就是已經知道了人類的運命照現在這般進行是可怕的各國人，互相連合，竭力的免去這不幸。就是使國家遵從人類的意志。就是人民與人民，都真明白了戰爭的悲慘，互相盡力的免去這戰爭。這些情形，大約是誰都知道的，大約諸君是尤其從心底裏感到的。我因

爲諸君，尤其感到戰爭的悲慘了，總想去掉這戰爭。我真心仰慕着平和。我想諸君一定很難受，我可惜沒有慰藉諸君的話。因爲諸君的死毫無意味，所以對於諸君，更表同情了。我說的話，都是常談，不能使諸君滿足，很覺抱歉。然而今日的情景是不會忘卻的。我從此以後，大約總要時時想到諸君，也使時時想到人類的運命。請寬恕我的無力，寬恕我的話的無力罷。但我心裏所有的對於美麗的國的仰慕，卻要請諸君體察的。許多時候，將不得要領的話，瀆諸君的清聽，很是慚愧的事。但實在因爲沒有力，只能請諸君原諒了。（青年這時纔覺到鬼魂都已隱去；只橫着許多枯骨，大喫一驚。）

不識者 誰也沒有哩。只有枯骨縱橫哩。

青年 我很淒涼。

不識者 那邊去罷。

青年 人爲甚麼活着的？以前的人，爲甚麼活過的？

不識者 這些事管他什麼。那邊去罷。

青年 那些人們，究竟爲甚麼活過的呢？

不識者 遇到這些事的人們，從古到今，多的很了。死了以後，這人活的時候的事業就完了。

青年 倘若我遇到這樣事情呢？

不識者 沒有遇到的時候，是沒有遇到的，不也好麼？

青年 可是。

不識者 那邊去罷。遇到這樣事情的東西，以後還不知要有多少。那邊去罷。

（沈默，退場。）

（一九一六，一，二二，——二，一六。）

第二幕

(一條街的郊外。)

青年 乏了。肚子餓了。

不識者 買點東西喫不好麼？

青年 我沒有錢。

不識者 那便只好熬着。即使兩三日不喫什麼，也不見得便會餓死。

青年 這是那里？怎麼纔能回家呢？

不識者 你沒有將所看的事看完，回家不得。其實是只要你叫喊起來，便能回家的。

青年 母親在家裏愁罷？

不識者 沒有事，母親只以為你夢中呻吟着罷了。

青年 夢罷？

不識者 是比真更真的夢哩。

青年 可是肚子餓了。歷來沒有這樣餓過。而且也乏了。一步也不願走了。

不識者 沒志氣的；這樣子，以為能做大事麼？

青年 做大事的時候，決心是兩樣的。可是現在連想做事的意思還沒有呢。

不識者 既然如此，就在這裏歇一會罷。

青年 肚子有點痛了。（坐下。）

（紳士夫婦帶着孩子走過。紳士落下錢包。）

青年 錢包掉了呵。

紳士 多謝你。

（紳士拾起錢包。乞丐上。）

乞丐 布施一個錢罷。

（紳士給與銀錢。）

乞丐 多謝多謝。

（賣麪包人上。）

乞丐 買麪包。

賣麪包人 要那一樣？

乞丐 要這個。

賣麪包人 是。

孩子 媽媽，我要買麪包。

母 可以買給他麼？

紳士 好好，買給他。

母 買麪包。

賣麪包人 是是。

母 要那一樣呢？

孩子 這個和這個。

母 那就要這個和這個。

賣麪包人 是是。

（乞丐站在路上，嗅着麪包。）

（孩子拏了麪包剛要走，一條狗跑出，便給了狗。紳士等退場，狗跟下。勞動工人等上場，都買了麪包，很親熱的嗅着笑着走過。青年忽然將兩手縮入袖裏和懷中，看着。）

不識者 你做什麼？

青年 我正想該有金錢在什麼地方滿散着呢。

（賣麪包人之外，皆退場。）

賣麪包人 先生不要麪包麼？

青年 要是要的，可是沒有錢。

賣麪包人 沒有錢麼？一文也沒？

青年 忘記帶來了。改天還你，你可以賒一點麼？

賣麪包人 這真是對你不起的事。

（賣麪包人退場。）

青年 這樣下去，怕要餓死了，如果再不想辦法弄一點錢。

不識者 不願意討飯，便只好做工。這是一定的事。

青年 既這樣，便去尋點事做罷。

不識者 事也不能便尋到：無論什麼事，都很容易尋到的。

青年 可不是麼。然而也不能不尋去；因為這樣下去，怕要倒斃了，況且在這地方，也沒有
一個熟人。無論什麼事，我都做呢，只要為飯計，為生存計，因為不活着，便沒法了。我為生

存計，做什麼事都不差的。

不識者 這麼說，劊子手也做麼？雇到屠牛場去也行麼？

青年 這可有點為難。不做這些事，也未必便會活不成的。

不識者 假使不做，竟活不成呢？

青年 這麼生存，是詛咒哩。

不識者 現在尋些什麼別的事呢？

青年 就是能賺錢的事，這種事也不是一定願意做。倘使一向學着這種事，現在也不見得便不願；但是同我這樣，是向來沒有學做什麼事的，所以無論做甚麼事，都覺得有點不很舒服了。

不識者 你是想不做事而活着的人們這一類罷。

青年 事是想做的。但不願意做替不愛的人賺錢的事，卻要做一個人不得不盡的義務的事罷了。可是現在尋不到這等事。願意的事，一時也想不出。可是肚子這樣餓了，再不喫便實在難過。因為一文也沒，是毫無有法想的。

不識者 這樣說，究竟尋怎樣的事呢？

青年 尋起來看罷。可是尋的時候，肚子餓了。我從來沒有這樣餓過。有人來纔好呢。我要借一點錢，照現在這樣，是挨不下去的。

（女上）

不識者 向伊借罷。

青年 對女人說，總有些不好意思。要是以後見了男人，再向他借罷。

（女退場。男上。）

不識者 喂，向他借罷。

青年 隨便對着毫不認識的人說話實在有些爲難。

不識者 現在已不是講究這些事的時候罷。

青年 打定主意說一回看罷。（走近男子，）先生，我拜託你一件事。

男 什麼？

青年 這也實在很冒昧，肯借我幾個錢麼？因爲肚子餓極了，又忘記帶了錢來。

男 這樣事情，還是託你熟識的人去罷。

青年 這裏沒有我熟識的人。

男 看你倒是一個很像樣的身體。但你的手是怎的。不還是一雙沒有作過工的手麼？我對於有滿足的身體，卻毫不勞動而沒有飯喫的人，是沒有同情的。這是自作自受的事。

勞動去罷，勞動去罷。

青年 有什麼好的事情，我就做去。

男 自己尋去，——自己在這樣地方逛，尋不到事做的。（打量着青年的形狀）如果是乞丐，便該像乞丐模樣，蹲在地上，說一聲布施我一文錢。對着毫不相識的人，說要借錢，實在是怪事。勞動呢，乞食呢，做賊呢，都不願，便倒斃罷。你便是死了，誰也不會喫驚的哩。

青年 不借就是了。我並沒有說一定要借。

男 因為肚子餓了，借我一點錢，這是乞丐的話呵。就是肚子餓，也裝着沒有餓的樣子纔是。

青年 這些事我知道的。

男 既然知道，何以做出剛纔那樣不要臉的事呢。簡直用了一禮拜沒有喫的聲音，卻還能說要臉麼？我是嫌少年人要別人幫忙。自己尋事去，做一個額上流了汗換飯喫的人罷。

青年 ……………

男 我的話懂了沒有？（少停，）有什麼不服麼？不服不要默着，侃侃的說罷。

青年 也沒有什麼不服。我已經不必和你說話了。

男 這也不然。須明白我的話纔好。像你這樣盛年的，身體好好的，無論那里，你總不是廢人。這樣的人，卻滿口肚子餓肚子餓，懶懶的活着，從國家上面看來，也就無聊。還是做事罷，什麼都好的。想依靠別人的慈善心這種事，是應該羞的。

（男退場。上回的乞丐上，走近青年。）

乞丐 你太老實了，所以不行。不是卑躬屈節的講話，是做不了乞丐的。像你這樣被別人說了幾句，便受不住的人，是做不了乞丐的。這裏有一個錢，送與你罷。

青年 多謝。我可是不要。你自己留着罷。

乞丐 一個錢算什麼，立刻可以要到的。送與你，拿罷。

不識者 拿了就是。

青年 多謝。那便拜領罷。

乞丐 哈哈。說拜領可是惶恐了。然而我卻不是尋常的乞丐呢。實在是做了乞丐和世

間玩笑的。本來是托鉢和尚，後來真做了乞丐的。你也做乞丐試試罷，非常舒服哩。乞丐固然也有許多事，有地段等等各樣麻煩的事。我可是和這些伙計們毫無關係的過去了。倘不乖巧一點，什麼事都不行。像你這樣傻老實，單說一聲給我錢，給你的只有教訓罷了。教訓是飽不了肚子的呵。

青年 你在那里要着飯做什麼？

乞丐 要了飯就喫。

青年 喫了做什麼？

乞丐 喫了就睡覺。

青年 單是喫了就睡覺麼？別的時候，你想些什麼？你不是一個不是尋常的乞丐麼？

乞丐 閒空是多着呢。想些想了也無聊的事罷了。

青年 怎樣的事？

乞丐 女人的事。

青年 還有呢？

乞丐 喫的事，睡的事，那里睡的事。

青年 還有呢？

乞丐 人爲什麼活着的事。

青年 這事你怎麼想？

乞丐 我想人是錯生下來的東西。是不生本也可以，卻生了來的東西。活的時候，姑且活着，也不必硬要尋死。待死到來，那就死了。

青年 你不想做富翁麼？

乞丐 倒也不想。從前也曾想過，我可本是富翁的兒子呢。因爲好玩，同女人逃出了老家，在各處浮蕩着，用完了錢，被這女人捨了，回家看時，父親已經死去，錢財也都處分好了。我沒有送父親的終，卻像回家特爲要錢似的，便生了氣，一文也不要，仍舊飛出了老家，進了托鉢和尚的隊夥，但說到經，又覺得傻氣了。以爲學做廢人，還比出賣佛菩薩的好。因爲順順當當的便做了，毫不覺得爲難的。一時也想學學好；但便是學學，也有什麼意思呢。

青年 捨掉你的女人怎樣了？

乞丐 做了太太了罷，——一定是的。我可是並不恨。我是不怕甚麼的。因為活着也不覺什麼有趣，死掉的事，也就不覺什麼可怕了。什麼也不願做，所以什麼都不做，只是睡着的。碰到了喫的時候便喫，碰不到的時候便只是碰不到罷了。就是生了病，也沒有人服侍，可是死了也就沒人哭了。什麼時候總會倒斃的，倒也不覺得甚麼可怕呢。因為生來的事已經錯了，現在再也沒法歸原哩。

青年 你對於戰爭怎樣想呢？

乞丐 戰爭這事，在不願死的肚子飽的這些人們，也許是一個問題；在我可是全不算什麼一回事呢。單覺得好事的任性的這班東西要打，便隨便打去就是了。然而喜歡戰爭的這些東西，無論怎樣看法，只是傻子罷了。你肚子餓了罷。因為挨餓的工夫，你還沒有修鍊呢。一看見你，就使我記起少年時候的事了。還有麪包，你請用罷。

青年 多謝。

乞丐 似乎有點憐罷。倘使這麪包不經過我的手，卻從美人的手裏交到你的手裏，總該

覺美過十倍罷。這時候，大約便是所謂『樂』了。不要客氣的喫罷。碗在這裡，給你舀一碗水罷。一看見你，很使人覺得願意替你做點事呢。

（乞丐退場。）

青年 那個乞丐是什麼人？

不識者 就是如你所見這樣的人。

青年 不是尋常的乞丐罷。

（乞丐登場，青年怕髒似的喫着麵包，合了眼喝水。）

乞丐 便是一樣的水，從乞丐的碗裏喝了，味道也該兩樣罷。比在美人的手裏喝水，意思是不同的。明白之後，雖然一樣是溪水；沒有明白時候倒反好呢。就是我也從美人的手裏喝過水，喝過酒，拿了觸過美人的嘴唇的杯子，戰戰兢兢的心跳着，送到過自己的嘴邊的。人們纔是可笑的東西哩。因為他是生成的肉麻當有趣的。無論怎麼，人們總是生成照樣，不會再高明的。便是我講的話，也同這碗水一樣，比方是聖人說的罷，你就要感激萬分，跪聽這一樣的話了。這樣倒反好罷。

青年 你想照這樣下去，世界會怎樣呢？

乞丐 在想那世界要怎樣之先，略想想心裏的事看。剛纔的麵包和水，你如果不從乞丐，卻從美人要來，便怎樣呢？你大約要很高興，要感激涕零罷。一樣的麵包和水，也是如此。這樣骯髒的乞丐和你要好，你不舒服罷？

青年 沒有的事。

乞丐 那里，看你的臉色就知道的。比方我並非美人，卻是你尊敬着的人，或是世間尊敬着的人，便怎樣呢？我的手不比美人的手更高貴，我的碗不比黃金的杯更高貴麼？

青年 這卻是的。

乞丐 如果你的心裏有愛，坦然的受了我的好意，那便剛纔的麵包和水，比實際的味道，你該覺得美過幾倍罷。

青年 這是很確的。

乞丐 你以前不說過『爲不愛的個人勞動有些傻氣，』這類意思的話麼？

青年 說過的。

乞丐 你的意思，不是以爲同一勞動，爲嫌憎的人做，便是苦，是無意味；爲愛的人做，便是樂，是有意義麼？

青年 是的。

乞丐 所以愛這世間的，愛這人類的人，比那追尋快樂的，更能高高興興的做自己的事。如果這世間的勞動，與愛這世間愛這人類的人的意志有違的地方，那便對於這等人，不是一個打擊麼？

青年 是的。

乞丐 現在有許多人，還沒有真覺到這件事。釋迦和耶穌都不揀勞動生活，卻揀了乞食生活，似乎原因便在此。倘若做了這世間的謬誤的機關的手足，也就是承認這機關了。但一到理想的世界到來，便是做了一定的勞動之外，另做自己的事，做自己的事，也就是比一定的勞動更于世間有利的事，這是我們該做的了。你不是這樣想麼？

青年 是這樣想的。

乞丐 所以現在的世上，勞動者得不到尊敬的。受尊敬的不是勤苦人，卻是悠悠然活着

的人。人們並非爲人做事，是爲錢做事，所以富人便得着尊敬，窮人只能得到輕蔑了。這不是尊敬人，只是尊敬錢罷了。人們如果爲了金錢不得不勞動，人們便不想人類的事，只想金錢的事了。並且忘卻了用錢也買不到的寶貴東西，卻只知道用錢能買的什麼快樂什麼尊敬什麼便利什麼安逸之類，以爲是現世能得到的頂上的東西了。現在的時代是國家主義時代，也是金錢的萬能時代，只要有錢，便無論到那一國裏，都可以擺起架子，拿這國裏的窮人，像奴隸似的使喚。有錢的外國人，比窮的本國人尤其尊敬，尤其歡迎。金錢的價值，全世界都通行；金錢的要緊，人們都澈骨的感着，過度的感着。這也不但俗人，便是宗教家也不免的。窮人的一文錢和富翁的一文錢；只能一樣使用。也不但世俗，便是宗教家也不免的。而且有錢的宗教家所說的話，也格外通行。窮的宗教家，受了俗人的輕蔑之外，也還要受宗教家的輕蔑的。所謂托鉢和尚，並不是一個尊稱。其實托鉢和尚裏面，也很混着許多無聊的人的。他們並不想什麼高尚生活，只是度不成尋常生活，所以做了托鉢和尚，在那里仰慕着富翁罷了。

青年 你也是因爲傳道起見，所以做乞丐的罷。

乞丐 並不是。我沒有這麼尊！我可是熱望着尊的東西，熱望着不滅的東西。站在虛偽的東西上面，卻悠悠然的得意着，是不肯的。我們先該打勝了那死亡。就是決不度違反自然的意志和人類的意志的生活。我曾經想做過不背自然的結婚，想和我真心所愛並且愛我的女人結婚的，而且以爲已經有了這樣的女人了。然而這結婚，父親不肯，金錢不肯，女人自己也不肯。實行理想的自覺和這自覺的價值，我自己是相信的。但這自覺，從用了尋常的眼睛觀看東西的父親和女人看來，只是一個笑話。這樣的人，既不能教他認知自己的行爲，也不能勉強他取同一的行動。略略能够實行自己的意見的，只有自己。如果以爲可以教妻子也照自己的意見做去，那只是一想情願的空想罷了。我于是想，就是我一個人不再度自己不願意的生活罷。我沒有能賺錢的事，我便做了乞丐。做了乞丐以後，雖然也想做點別的事，可是腦和心都疲乏了。就是做乞丐，想起來也不算正當。即使乞丐，倘若活在這世上，便總被支配這世間的不可見而且不很高尙的勢力支配着的。你看，警察來了。我不逃就要被捉，要被踢的；因爲這村裏是不准乞丐跨進一步的。

青年 在那里？

乞丐 從那邊來的。阿阿，彷彿已經覺察了。再會。你看見這可憐的樣子，不要見笑。有空再出來罷。

（乞丐躲下。警察慌忙登場。）

警察 （喘着氣，）沒有乞丐在這裡麼？在這裡罷！

青年 在這裡。有什麼事哪？

警察 這裡是不准乞丐進來的。而且那個乞丐，是有過立即捕拿的命令的。那里去了？

青年 那里去了呢？忽然不見了。

警察 那乞丐跑的真快，容易拿他不住。和你說過些什麼話罷。和那樣乞丐講話，沒有什麼好處的。跑到這邊去了罷？

青年 唔唔，這邊去是那里？

警察 是一條街。

青年 這街叫什麼名字？

警察 管他什麼名字。只是因為上頭若知道我見了乞丐，卻不追趕的事，便要算作怠慢職務的。

（慌忙退場。乞丐從草地裏露出頭。）

乞丐 那里去了？

青年 那邊去了。

乞丐 可憐也誠然可憐，可是聽他拿去，也麻煩的難過。

青年 他說你跑的真快呢。

乞丐 就有這樣的謠言罷了。幸虧如此，我所以不必跑到遠方，只是就近做一個躲避的
地方便够了。

青年 又來了呵。

乞丐 又來了麼？（將頭藏下。）

（警察登場。）

警察 終於跑了。從這條路去，是可以走到X街的。那個乞丐對你說些什麼？

青年 也沒有說什麼。

警察 沒有說些對於這社會有點不平似的話麼？

青年 倒也沒有說這宗話。

警察 那個乞丐沒有什麼好話。那個乞丐已經有些學生了。就因此很着忙呢。

青年 有了怎樣的學生了？

警察 無非只是些不成器的東西。別的壞事也沒有做，只是說些什麼這世間是立在謬誤的基礎上，教這基礎堅固的事，還是不做的好之類，似乎一種不三不四的社會主義的話罷了，倘若以後再遇着他，還是不和他講話好。

青年 多謝。

警察 再見罷。

青年 再見再見。

（警察退場。乞丐又將頭伸出。）

乞丐 走了麼？

青年 走了。

乞丐 你也真會撒謊哩。

青年 因爲一講真話，你便要被抓了。

乞丐 是一文錢的好處麼？（走出。）

青年 那警察倒也是一個好警察呢。

乞丐 是的。所以這樣盡職，真冤人哩。

青年 你是社會主義者麼？

乞丐 不，我是不很知道社會主義的事的。但我想，這不是未免有點不將感謝播布在他人的心中，卻去播布了憎惡，教人感到自己的罪惡之前，卻先計算他人罪惡的傾向麼。然而這或者也只是末流的話罷了，我是不希望人心中發生憎惡的。以自己力量太少和自己正當生活着的力量不夠爲羞的心，我是尊敬的。這種心能夠將愛叫醒，將感謝叫醒，能夠起正經做事的心，起隨喜別人的幸福，悲憫別人的不幸的心。這時候，這人便決不要再用憎惡和不平和嫉妬，來苦惱自己的心。自己很正經，卻從社會得到迫害，自

已沒有罪，卻受着苦；然而不做一毫好事的東西，卻在那里享福。這樣想固然也難怪。但這樣想便是教這人更加苦惱的事，應該羞恥的。這樣的心，是擡高富翁的，是發起金錢萬能的思想的。這樣的人們，一旦有了錢，比現在的富翁，未必更爲高尚，也一定要瞧不起窮人的。這種低級的心，不能改良現代的制度，卻鞏固現代制度的基礎，教人愈加覺得金錢的要緊，金錢的萬能的。我們如果憎惡現在的富人，便該有即使有了錢也不學現在的富人的決心。然而許多窮人，卻想學現在的富翁，想得富翁的所得，都羨慕着，這樣的公平家，我們不能靠他。而且利用這種根性，也應該羞恥的。我想現在的社會主義者，似乎有點煽動這低級的嫉妬。這雖然也難怪，但增長了這種心，這世界是決計弄不好的。到那時候，從這根性上，恐怕也不能生出比現在更美的調和。我輩不願在憎惡上做事，總想竭力的立在人類的愛的上面，做點事情。

青年 這樣說，你以爲怎麼辦纔好呢？

乞丐 我等候着立在愛的上面思索物事而且想實行他的人，就是多一個也好。我想竭點力增加這樣的人，就是多一個也好。而且想從人的心底裏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觀。充

滿着愛與感謝的心，這樣的心，我想在這世間，教他加多，就是多一個也好。你是做什麼事的呢？

青年 我想弄文學。

乞丐 文學！做些給懶惰人賞識的文學，是不行的。親近了能賺錢的快樂，是不行的。利用了這世上的不合理，想有所得，是不行的。女人上也該小心。你對於女人，很有些入迷的地方哩。

青年 那里，不要緊的。我是生成的不會被女人喜歡的。

乞丐 然而倘被喜歡，便渾身酥軟的性質，應該小心呵。爲了真理，破壞現世的法則，固然可以，然而爲了快樂是不行的。前者有能打勝現世的法則的力，後者是沒有這力的：你應該深知道這件事。爲你的將來起見，說給你聽了。總會有記起來的時候罷。

青年 多謝。

乞丐 許多人從那邊來了。那些人全是有趣的人們，但單是有趣的人們罷了。在那些人們，只有日曜日的。可是我輩也偶然愛那日曜日呢。

青年 我還有許多要請教你的事。

乞丐 我也還有許多要告訴你的事。以後總有告訴的機會罷。

女一 (少年男女數人登場。看見乞丐。女一，很熟識似的走近乞丐，略帶玩笑模樣。)

女一 先生！遇見的真巧。

乞丐 (在女人的手上接吻，) 列位，這里紹介一位新朋友罷。

(各各很熟識似的招呼。)

乞丐 這位的肚子餓了。誰有喫的東西，拿出來送給他罷。

女一 我送這個。

女二 我送這三個點心。

女三 我送這三個魚飯。

男一 我就送這一個水果。

男二 我沒有帶着什麼，去舀一杯水罷。

女一 我來削水果罷。

（青年略覺躊躇，但仍然連說『多謝，多謝，』受了食物，一樣一樣的喫。）

乞丐 列位，仍舊只是玩罷。

女一 （用了演說的調子，）誠然。然而我們是並非用了金錢，買賣快樂的。我們是玩，不是獻媚，玩的時候當玩，學的時候當學，遇見的時候當遇見，要睡覺的時候當睡覺，時間與勞動萬不可賣的。都應該隨自己的意，這里就生出新的必要，這里就生出新的秩序。該高高興興的聽從這秩序，該將時間與勞動，獻與頂高的秩序。這秩序不可站在金錢的上面，不可站在憎惡的上面，該站在愛的上面，大家的幸福的上面。不可站在不公平的上面，然而應該站在身分相當的上面。我們的老師這乞丐，這樣說也。（行禮。）

（都笑。）

乞丐 諸位似乎也玩的太過了。

女二 沒有的事。我們這六日間，是在家裏做事呢。我們已經決定了在這六日間決不白花一文錢呢。正想那取得時間與勞動的自由的計畫呢。我們的財產是無量數，已經有了一百十二圓五角六分五釐了。

女一 裏面的一圓五角六分，是我的針黹錢。

乞丐 佩服的很。

女一 先生也捐一點罷。

乞丐 就捐一分好麼。

女一 一分好的。（受了錢。）帳房先生，我們的財產有了一百十二圓五角七分了，記在帳上罷。

乞丐 內中的六分，是我捐的罷。

女一 唔唔，是的。可是我們有一元六角二分捐給先生的。

乞丐 這種事都還記着麼。這位因為沒有錢，正在為難呢。

女一 這樣麼？

青年 不不，我不要。

女一 不不，你是我們的朋友。沒有錢，很不自由罷。現在奉上一元，倘不夠，再可以奉送的。
青年 不不，我不要這許多。只要發一個電報到家裏，使會寄來的。（從女一取了錢，）多

謝。

女一 你還靠家裏養活麼？

青年 是的。

女一 你靠家裏養着，想做什麼呢。

青年 想弄文學的。

女一 文學也有種種哩。

青年 總想竭力做點正經的事業。

女一 不必爲金錢勞動的人，如果不做點正經事，真是說不過去的。

青年 我也正這樣想。可是不知道的事太多，也很爲難。

女一 這是當然的。倘使什麼都知道，也許不能像我們這樣活着了。人的活着，都是單看

見自己的力量的東西的，不能看見更在以上的東西，正是自然的意思呢。

（略看乞丐，）先生。（忽然向着青年，）但是你坦然？

（女一，突然取出手槍，對準青年的胸口。青年大驚。）

青年 並不坦然，並不坦然，不要取笑了。

（女一，將手槍對着青年胸口，畫一小圈。）

女一 你以為我真要放？

青年 不不，知道你不會放的。

女一 如果我當真放了呢？

青年 那我就死了。算了罷，這樣玩笑。

女一 我不是玩笑呢。我要聽聽你的本心，勝于死的東西是什麼？

青年 我現在，還沒有把住勝于死的東西。現在一死，就都完了。

女一 什麼是都完了？就是說都完了，死了也一樣的。

青年 但是現在還不能死哩。你安心不開槍，所以能夠坦然的取笑，我可多少難過呢。歇了罷。

女一 我要聽一聽你的對於死的意見呢，要聽聽弄文學的人的不愁喫的人的。

青年 該做的事，我都還沒有做，現在不能死的。

女一 但只要一放，你可就死了。真就死了呢。

青年 這是知道的，這是知道的。所以請你歇了罷。

女一 不要緊，我不放呢。（愈將手槍描準，裝作要放模樣。）

青年 （流着油汗，）不放是知道的。歇了罷。

女一 你知道死以上的東西麼？

青年 死以上的東西，也並非沒有知道。可是死以上的東西，在現在剎那間，不能教他在

這里活過來。現在一死就是白死，同被強盜殺了一樣。

女一 我，不是強盜呢。

青年 然而現在被殺，總是不滿意的。

女一 然而倘是事實，便沒有法。死這東西，不是專殺滿意于死的人的。對於死的滿意與

否，全在這人的力量，死是不知道的。

青年 諸位，不要只是看着，勸他歇了罷。

女一 我要歇的時候就會歇，要放的時候就會放呢。

青年 你竟在那里拿我做玩具麼？

女一 你因此不服麼？

青年 你不覺得取笑的太凶麼？

女一 既這樣說，便問你什麼時候纔可以死？

青年 過了九十歲，老衰的時候，要做的事，都做了之後。

女一 還有。

青年 別的死法都是無理的。然而到了活着卻是恥辱的時候，也許情願死；愛來要求死的時候，也許情願死；不是否定了真理便不能活的時候，也許情願死。但這樣的真理，還沒有切切實實的把住呢。總而言之，現在的死是不願的；現在一死，是難堪的。

女一 爲甚麼難堪的？

青年 就因爲什麼事都還沒有做。

女一 無論做了沒有，死了就一樣了。

青年 可是活的時候，這樣是不行，——生成是不行的。從不知道什麼，受過『在這世間

做了該做的事來』的命令的。所以若不能得到已經做了該做的事的感，人就要煩悶的。男人大抵是這樣。

女一 女人呢？

青年 女人的事，我不知道。總之歇了罷。

男一 够了。歇了罷。

女一 （歇手，纔笑着說，）請你不要見怪。這不是真手槍，是玩具的手槍呢。做的不真像麼？

青年 （用袖子拭汗，苦笑着。）真真喫嚇了。拿着這樣東西做什麼的。

女一 我們想串一點外行人戲劇，所以拿來的。

青年 要演劇麼。在那里？

女一 就在這里。并且想請先生看的。

青年 我也可以看麼。

女一 好好，也請你看。是一點很短的戲。

青年 這手槍是你用的麼？

女一 是的，就像剛纔這樣用的。你怕？

青年 已經知道是玩具，不妨事了。

女一 其實並非玩具呢。那邊有一個雀子，打給你看罷。（裝彈。）

男一 算了罷。

女一 若非神之意旨，則一雀亦不死。（放槍，雀子落下。）

青年 你剛纔說的話，我最犯厭。

女一 何以？

青年 因為照這話說去，那殺人、戰爭、虐殺這些事，便都只是神的意思了。我幼小的時候，曾以為不是神意，便是馬蟻也未必死；死的馬蟻，都是應該死的。使用石頭去砸馬蟻，砸了一看，馬蟻死了；許多馬蟻，一個也不留的死了。自己卻以為行了神意，彷彿小惡魔的虐心呢。但以後卻也不很舒服了。總之虐殺之後，卻以為因為神的意思，那個東西是本來有被虐殺的資格的：這般想，是不了的。

女一 你是人罷。

青年 你不是這個是甚麼？你對於我的話有些不服麼？

女一 沒有什麼不服。因為第三者不喜歡看見虐殺的脾氣，是神造的。

青年 （看着手槍，）你是說謊的。剛纔不說是玩具麼。

女一 因為說是玩具，你就放心了。人是受了騙，卻會放心，會高興着的。對着沒有聽真事情的資格的人，說些真事情試試罷，他使用謊包裹了；做成了容易中意的東西了。就是佛教、耶穌教罷，遇着末世的教徒，也就同遇着了貴顯紳士的嘴一般，都包了謊。能做的巧，這謊還要同珠子一般貴的。我們遇到了不很便當的真理，也使含糊一點，教他容易活着呢。這樣的反通行，那就是現世還站在虛偽上面，弄到免不了革命的。

青年 實在是。演劇在什麼時候開手呢？

女一 就開手罷。

男一 開手罷。

男二 開手罷。

青年 著作的是誰？

男一 是我。很無聊的。

女一 (畫一條線) 這里算舞臺罷。我來開場。諸君，到腳色出臺為止，都先進去罷。(女三和別人都退場。女一立在中央) 諸君，我們在這里演一折戲請諸君看。有趣麼，沒有趣麼，我們不很知道。在諸君的心裏，有響應麼，沒有影響麼，也不知道的。只是我們想做這樣的東西，所以做了。覺得無謂的，請不必看；要看的就看。也沒有定出什麼題目。時間和地方，也沒有一定的。演劇便開始了。我算是一個美人，美到使一個男子失戀之後，至于自殺的。現在是這樣的美人，一個人跑出了家，正在樹林裏行走呢。(巡行)

青年 (對女三) 你呢？

女三 我是扮看客的。

(男一登場)

男一 你在這里麼？

女一 唔，在這里呢。什麼事？

男一 事是沒有。可是他們都着急呢。

女一 所以你來搜尋的麼？

男一 是的。

女一 你也着急？

男一 我也着急了。心裏想，莫非竟發了瘋了。

女一 我發瘋倒沒有。

男一 你整天的拿着手槍罷。

女一 不，我沒有拿着這樣的東西。

男一 可是都因此着急呢。

女一 怕我自殺麼？

男一 他戰死之後。

女一 我，沒有想着他的事呢。誰來想死人的事。

男一 但死人這東西，是有魔力的。

女一 活人的眼睛裏，就沒有魔力麼？我是活着的。然而竟有中了我的魔力的男人呢，很可笑的男人。

男一 你說這男人就是我麼？你的事，我早沒有想了。

女一 還是真的？那人戰死的時候，我以為心裏歡喜他戰死的，這世上竟有一個人呢。

男一 我像這樣的人麼？

女一 如果你是正經人呵。

男一 請原諒罷。

女一 我也不說這事是應該見怪，然而教惡魔喜歡，是不行的。他為什麼死了，為戰爭罷，何以不能不出去戰爭呢？因為是兵，因為有了長官的命令，因為體格好，因為不是近視眼像你一樣罷。你沒有死，他卻死了。你的戀愛的敵人，你的事業的敵人，而且總是對於你的勝利者，你的好友，是死了。雖說好友，冷淡的凶呢。他死了的時候，你也哭了，我並不說是假淚。但那人為什麼死了？世上沒有願意他死的人麼？你告訴我罷。

男一 我的心，你是知道的。

女一 吓，那邊去。不要跟着我。你該有別的事罷。你以為那人失掉的東西，都能自己得到麼？那邊去。不去就是這個。（出手槍對着。）

男一 仍舊，你拿着手槍。你想自殺。

女一 你怕這手槍打死我之前，還有尤其可怕的東西，你知道？

男一 不知道。

女一 你纔是發了瘋呢。這手槍現在是要誰的命？（顯出開槍模樣。）

男一 你不打我。

女一 以為不打麼？

男一 給我手槍。

女一 不怕麼？

男一 （跪下。）給我手槍。你死了是不行的。

女一 你卻可以死麼？

男一 我曾經願意為好友死掉的。

女一 爲誰？

男一 爲你。

女一 再這樣說，須不教你活着呵。說這樣話，自己羞罷。

男一 教我怎樣纔好呢。

女一 忘記了我。

男一 不能。

女一 不能再說一句看。

男一 不能。

女一 你是不要臉的賣朋友的人。

男一 任憑怎麼說罷。

（女一趕快藏了手槍。）

女一 站起來。妹子來了。我什麼都不願意教妹子知道。

（女二登場。）

女二 姊姊在這里？父親和母親，都着急呢。快回去罷。

女一 我就回去，你先走。只要說已經尋到我，請放心罷。

女二 姊姊，你拿着手槍罷？就先將手槍給了我。

女一 即使給了手槍，只要想死，隨便那里都可以死呢。我可是不死的。不是被殺不是生病，我是不死的。放心去罷。我拿着手槍只是護身，因為這里會有虎狼呢。

女二 這樣地方沒有虎狼的。

女一 虎狼是無論那里都有。到了年紀，虎狼會變了男人進來的。到這時候，倘不知道人和狼的分別，那就險極了。

女二 姊姊，當真回去罷。

女一 你知道爲什麼有戰爭麼？我呢，就因防着戰爭時候，所以拿手槍走的。我是打槍的好手，打下那邊的雀子給你看罷。

女二 算了罷。可憐相的。

女一 在這世間，用可憐這句話，是不行的。用快意這一句話罷。人被殺了，快意呵。兒子死

了，快意呵。丈夫故了，快意呵。自戕了，快意呵。遭了雷死了，快意呵。倘沒有這樣的脾氣，在這世間是活不下去的。

女二 可是。

女一 還說可憐麼？謊呵，謊呵。覺得可憐，只是撒謊罷了。一日裏要死掉幾萬人，我們真覺到可憐麼？怕未必比自己養着的小鳥兒死了，看得更重罷。可憐的話，只是口頭罷了。因為還有聽到自己的好友死了，倒反高興的人呢。

女二 這樣的人，也未必有罷。

女一 如果竟有，這人是人呢，還是禽獸？

女二 這人，不是人了。

女一 可是這樣的卻是人呢。人的裏面，伏着這樣的根性呢。活人是可怕的，是靠不住的。擺着聖人面孔的人，教他對了女人住一兩日看罷。對你說這些話還太早。不乾淨的也不只是男人呢。那邊去罷。這裡不是人們停留的地方。

女二 姊姊回去，我就也回去。

女一 不回去麼？你，無論如何不回去麼？

女二 嚇人呵。顯出這樣面孔來。

女一 怕就回去。

女二 一個人不去的。

女一 不去麼，一個人便是這樣，也還要在這裏麼？（將手槍對着女二。）

女二 姊姊，饒了，饒了罷。

女一 那就回去。那人死了之後，我容易生氣了。

男一 還是回去好罷。阿姊的事，有我在這裏，放心回去罷。

女二 是了，這就回去。（退場。）

女一 你也回去。要不，就是這個。

男一 我相信你的，你不會殺掉我。

女一 說不殺的麼？

男一 唔唔。

女一 你不怕死？

男一 也難說。

女一 我以爲你應該怕死纔是，因爲你的意願已經滿了一層了。你也曾有想死的時候罷。但在那時候，你還是咬住了所做的事沒有放。到現在卻想死，真有點太不掙氣呢。

男一 我對於他，其實並沒有如你意料這般冷淡。我是愛他的。和他談到出神的時候，時常落淚的。說我免不了有點『倘若他能死了』的意思，固然不能否定。但其實還是願意他活着的意思居多呢。你以前說他做事總勝過我，我也不想爭辯。但就做事一面說，卻願意他活着。老實說，在做事這一面，我卻並不如你所料，覺得他可怕呢。

女一 不要對着故去的人，說這樣話罷。對着那樣的心胸廣大清淨的人，說出這些話，該自己羞的。（大哭。）

男一 不要見怪，不要見怪。我並不想侮朋友，也並不說那人是一個比不上我的人。

（女一默着，將紙片遞與男人，又哭。男一讀了紙片也哭。）
女一 喂，羞罷。他是人，你是畜生了。

男一（全被折服。）聽憑怎樣說罷。我算是罪人，站在他的面前。他究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好人。

女一 他說死了纔可以看。他說未死之前看了，是不行的。這是祕密的。他出去戰爭，並沒有豫備戰死，很希望用不着這封遺書。但你想，我在什麼時候開了這遺書呢？他出門不到三日，我就小心着用了看不出暗地開過的方法，悄悄的開看了。彷彿因為和別的女人有了關係，在裏面謝罪的書信似的。我竟是怎麼一個卑鄙的人呢？我沒有料到他尊敬你到這地步。他固然常常稱贊你的。但不料有這樣尊敬你，也想不到這樣的愛的。我曾對丈夫說，願他不去戰爭，卻是你去纔好。那時候，他毫不為意的說，『我去戰爭，他留着，也是天的意志罷。可是比我不堪的東西，還多着呢！』我當時雖覺得這話奇怪，卻也就忘記了。自從看了這封遺書之後，我纔詛咒着，再看你的信，也看他的。女人是何等淺見，何等可怕的東西呵。還只是我一個人可怕呢？我想還是不看的好了。老實說，我在他活着的時候，已經以為你比他似乎偉大，覺得你的愛也彷彿比他的深。自己疑心我對於他的愛，或者因為他的相貌，他的門第，他的名譽了。然而他一死，我纔知道他的可貴。

他是一個萬不可不願他活着的人，知道他是我的最要緊的人了。我纔真明白他的愛了。我真想要跪在他的面前，我並且自己覺得是罪人了。賤呵，賤呵。我于是覺得不得不跪在他的面前了。我從此常常夢見那人，我並且從心底裏哭了。我揪住他說，死了是不行的，是不行的，怎的便死了呢。他並不願意死，他自己這樣說的，說是並不願意死的。但在這世界，說這樣話是不行的罷，誰也總是要死的呢。不知道何以活着，實在寒心。就是用這一粒小彈子，人也容容易易的死掉呢。爲什麼活着的？我什麼也不知道。單願意那人活着，而且看着我笑，說是不不要哭了，我活着呢。我忘不了他。你能忘卻，我是忘不了的。何以活着的人一定要死，你知道麼，人間真是無聊，同蟲子一樣。神的意思是以為人和蟲子是同格的罷，一定是的。我也有點煩厭活着的事了。

男一 人應該活的。

女一 何以，何以，何以？

男一 你死是不行的。

女一 何以，何以，何以？他卻可以死？

男一 他死也不行的，但是。

女一 但是沒有法，算了麼？算了。人死了就算了。這樣的人死了都算了，——從心底裏愛着我，愛着衆人，想爲人類做些好事情的人，算了是不能的。

男一 還是到他們那邊去罷，他們都正在着急。不覺得對不起人麼？

女一 他受了重傷，說是苦了兩晝夜呢。臨死的時候，並且叫了我的名字的。我可什麼都沒有知道，還和妹子閒談呢。我，（哭，）什麼也不知道了。

（男二登場。）

男二 哥哥。

男一 什麼？

男二 你的朋友來了。

男一 嘎。教他等一會。

男二 說有要緊事，就要回去的。

男一 嘎。

男二 你就來罷。

男一 既這樣，我就失陪一刻罷。

女一 不來也可以了。

男一 我就來。離這里很近的。

（男一男二退場。女一走近看客方面。略在以前，女三向乞丐說些話，乞丐微笑。女一略看男一的後影，仍然啜泣。）

女一 唉唉，厭了，厭了。

（乞丐，走近女一。）

乞丐 你爲什麼哭着的？

女一 ……

乞丐 你的戀人，死在戰爭裏了罷。做了死掉幾萬人中的一個了罷。

女一 你怎麼知道的。唉唉，你偷聽了罷。

乞丐 大略是的。我是睡在這樹陰下的，聽到了你們講話的聲音。像做夢一樣，忽然醒來，

卻見你拿着手槍，正做壯士演劇模樣的事，因此着急，再也睡不着了，並不故意要聽的聽了的。叨光養了精神了。

女一 爲什麼到這里來？對我有什麼事？

乞丐 就因爲你哭着。我想我走來談談閒天，或者可以消遣一點。

女一 讓我一個人在這里罷。

乞丐 不不，你一個人想不出什麼好事。

女一 同你講話，就能想着好事麼？

乞丐 許能想着的。

女一 （注視乞丐的臉，）戰爭爲着什麼，你知道？

乞丐 因爲貪慾和壞脾氣和嫉妬和剛愎的諸公，都挨靠了住着，所以不了的。

女一 爲戰爭死去的人，是爲什麼死的？

乞丐 爲什麼？沒有這等事。

女一 少壯的，苦苦的死了有什麼用？

乞丐 別的也沒有什麼。說是爲死的苦，爲活的苦就是罷。但一死也就完了。

女一 他能够超生麼？

乞丐 死了都一樣。

女一 不願意死的罷，他是。

乞丐 不願死的時候，是不願死的罷。苦的時候，是苦的罷。可是消失了苦，就換了死了。

女一 一秒的苦痛尙且受不住，卻說是苦了兩晝夜呢。多少難受呵。那時候，我還悠然的
毫不知道呢。

乞丐 肉體的苦痛，不傳給別人的肉體，是大可感謝的事哩。

女一 但也因此有了殺人的事。還有甚麼比肉體的苦痛更討厭的呢。

乞丐 ……

女一 便是他，對於十字架的苦痛，也還是忍耐不慣的呵。我是受一點輕傷都要哭的，痛

呀痛呀的叫着。所以我不願死，連想也不願想的。然而他……

乞丐 人們遇到事實，沒有法子，願不願都沒有法子。

女一 人這個東西，多少不行呵。自己也以為不要死是不爭氣呢。人看死掉這件事，不能坦然，是不行的。

乞丐 這也不然。人應該總願意活着，一有隙，便踏破了死，一直進去的。

女一 可是人們總須死掉呢。我不願意看見骸骨；然而我，要變骸骨的。可是人是可笑的东西呵。竟有拚命的愛着這個我的人，將我當作『不滅的人』的人呢。自然是惡作劇的東西罷。什麼父母愛子，男人愛女人，甚麼要活着，不願意死掉，要喫美味的東西，要穿好看的東西，要長的美，都是可笑的本能，自然的惡作劇罷了。這樣小蟲，做夢似的亂爬着爲什麼。這樣小蟲也要活罷，也怕死罷。有一時候，這蟲便遇到異性罷。多可笑呢，這樣的蟲。這樣的殺了，這蟲也使結果了罷。人們也一樣，只是會想些無謂的事，有點不同罷了。蟲子也許會想，但自己的生活是錯着呢，是沒有錯着呢，卻沒有想罷。自己一生的無意味，許沒有想罷。便是伙伴被殺了，自己的子女被殺了，自己的男人失掉了，也都坦然罷。而且便即刻尋一個別的男的罷，這種蟲豸是。

乞丐 剛纔在這里的人，你不愛麼？

女一 問這事做什麼？

乞丐 愛着罷？

女一 你多少失禮呵。

乞丐 失禮就請原諒。

女一 得了我的愛便都要死的。說是怨鬼纏着我，這全是胡說罷。可是也說有戀着我，竟至死了的人呢。說要殺掉了爲我所愛的人呢。我聽到這事的時候，說請你殺罷。心裏說，那有這樣的事呢？沒有的罷，可是也許會有呢。我自己怕哩。

乞丐 沒有的事。

女一 沒有罷。但你知道？真知道麼？也許是偶然的事，可是他竟死了。我還能行若無事麼？

乞丐 偶然罷了，暗合罷了。

女一 卻是一個犯忌的暗合理。我，願意死，但也還想活呢。

乞丐 那便活着就是了。

女一 可是也怕活着。我殺了兩個男人了，雖然說並非我的罪。就是爲我自殺的人，我也

並沒有翻弄了這人的心。這人只是自己戀着我，寄了幾次書信罷了。雖說我並不回答，便和那人訂了婚，也不能算是我的罪罷。雖說和那人高高興興的走着的時候，給這人看見了，也不能算是我的罪罷。這人恨了我，給我最後的書信，死了的時候，我是發怒的，是嘲笑的。到後來，每在夢裏遇着這人，我便不願意活着。我怕這人到這地步了，還對這人謝罪呢。但到醒來，卻又嘲笑這人，說你要殺掉我最愛的人麼，請你殺殺看呢。還相信有怨鬼，我很以為恥的。然而說是不纏我，卻要纏着做我丈夫的人，那人究竟死了呢。這事和那件事，我自然以為全不相干的。可是一件犯忌的暗合理。況且還有『有兩次便有三』的話。我雖然說沒有罪，卻也可以說是我殺了兩個男人。倘若第三個也死了，即使單是暗合，和我全無關係，也很難堪的。那時我便成了被詛咒的人，連辯解都不能成立了。

乞丐 你的心緒我很明白。

女一 我怎麼辦纔好呢？我全不知道了。我也覺得我的迷信是傻氣；覺得歸在運命交給我的男人的手中，或者就是我的運命。但這樣一想，便覺得害怕。然而要放下這事，卻又

有點留戀了。到現在，甚而至于以爲要避掉運命所給與的東西，是不行的事。可是這也許就是向着可怕的運命，走進一步呢。不能放下一邊，也不能走進一邊。也想活着，對了，詛咒，嘲笑他一番；也想死了，對着興旺的人的運命，祝福他一番呢。你以爲那一邊是對的？但你如果說出那一邊對，我是要反對的。（少停。）你不知道罷，誰也不知道的。要在從前，有做比丘尼這一條路。可是我，做比丘尼是不肯的。我也放下了那人的事。也想那人嫌憎我，但是，這也是謊罷了。我大約用情太過罷。

乞丐（突然說，）你的令妹是一個美麗的人哩。

女一 還是孩子罷。是蓓蕾呢。

乞丐 不不，是快開的花了。你的令妹也愛那人罷。

女一 沒有這回事。

乞丐 令妹和那人是有做夫婦的運命的。

女一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乞丐 如果竟有，你喜歡麼？

女一 喜歡的，爲兩人計，如果竟是有。但是不會有的。

乞丐 兩人的幸福能救了你。

女一 說兩人的幸福能救我麼？

乞丐 你嫉妬兩人的幸福麼？像那自殺的男人一樣。

女一 現在，不要提那男人的事了。爲什麼有戀愛的？如果單爲了生孩子，戀愛是太闊氣了，也太不經濟了；只要情慾就滿够了。無論什麼男人都會生孩子的，定要執着了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不是笑話麼。但已經生成了，也是沒有法的。然而又要放下這戀愛，不是笑話麼？倘使一邊不願意，那自然是沒法。然而我是被詛咒的人呢，不能說闊氣的事的。都很闊氣的生了來，這世上的種種事情，卻總不能如意的罷。倘使如意，便不是這世界上罷。這世界也太狹罷，倘爲那要活着的種種東西設法。

乞丐 是的。所以孔子要貴禮。

女一 我，什麼禮是煩厭的。然而在這世上，誰也該顧慮些就是了，從前那人是顧慮的。至于現在，倘使你的話當真，那就是妹子或是我。妹子是慣會顧慮的；便是戀愛正燒着，也

還是顧慮，和我正相反的。顧慮呢，戰鬥呢？戰鬥起來，我一定得勝，妹子會很容易的罷休的，即使你的話都對。但也很願意教伊喜歡呢。（少停。）如果我沒有被詛咒。（少停。）什麼嫉妬，不是更其可笑的事麼。

乞丐 令妹來了。

（女二登場。乞丐又做看客。）

女一 你又來了麼？

女二 本來母親要來的，忽然來了客了。便教我再來看看。愁的很呢。你不要生氣呵。

女一 給我看你的臉。你竟成了大人了。

女二 我，已經十八歲哩。

女一 你長的這樣好看，倒是沒有料到的。

女二 我，沒有什麼好看呵。

女一 你還沒有覺到自己的好看呢。正以為你是孩子，卻已到了年紀了，真是可笑的東西呵。什麼時候，誰也沒有留心，你已經成了大人了。

女二 這樣看法，怕人呢。

女一 我的眼睛可怕麼？我的臉可怕麼？我的心可怕麼？自然已經允許你牽引男人的心了。竭力的捉住高貴的男人的心罷。你一定喜歡着自己的美麗起來罷，在心底裏；而且，有種種空想罷，快樂的。

女二 我，淒涼呢。快樂的空想，沒有允許我的。姊姊，不要捨掉我罷。我似乎感到這世界上，成了單身了。

女一 感到點『不爲愛人所愛』罷。你在那里羨慕我罷。心裏想，如果有我這樣的性質，我這樣的美，像我這樣的人。

女二 是的，這樣想的。

女一 而且也想，如果像我一樣，爲戀着的人所愛罷？你眼睛溼了呢。你小心緊閉着的心，的門，隱隱的有歡喜的使者來訪了。給他開門罷，開一點，謹慎着。

女二 姊姊也哭着呢。

女一 歡喜正等候着你呢。

女二 姊姊，不要捨掉我罷。

女一 你卻要捨掉我哩。

女二 那有這事呢？姊姊不要哭。

女一 我沒有哭。笑着呢。只是你不在那里哭麼？

女二 我，姊姊是頂要緊的，你不要死。

女一 我如果死了，你該歡喜罷。

女二 說是什麼？

女一 倘使我是你。

女二 姊姊的話，我不懂呢。

女一 歡喜的使者，要來訪我的心的。看見開着的我的心，躊躇了，去訪你的心了。你的心雖然很謹慎的關着，在裏面卻豫備的很美備，歡喜的使者便停在你的面前了，靜靜的叩你門。

女二 姊姊的話，我不懂呢。

女一 你的門不要關得太緊罷，不要關出了歡喜的使者罷。顧慮是無用的；對我顧慮，尤其無用的。進了我的裏面，這歡喜要變悲哀的。只有在你的裏面，這歡喜是合式的。你有福氣。不要忘了這姊姊的事罷。

女二 姊姊的話，我不懂呢。

女一 可是很舒服的在心裏響應罷。你一面顧慮一面等候着的幸福，或者撞到自己這里來的希望，已經醒了罷。你真美呢。我很願意看到你身體的少壯上，受着歡喜的光的時候呢。不知多少光彩哩。送給你這簪子罷，這簪子是歡喜的使者所喜歡的。這鏡子也送你，這櫥子也送你罷。歡喜的使者，都喜歡的。

女二 姊姊的話，我一些都不懂呢。

女一 你的心底裏可是高興着罷。哪，送你這個。

女二 不曉得怎麼，有點嚇人哩。

女一 這樣不值錢的簪子，拋掉罷。這櫥子也拋掉。（棄去，）還是這個合式呢。

女二 不曉得怎麼，我有點怕哩。

女一 怕就給你這個，這該好罷。（遞與手槍。）

女二 多謝，姊姊多謝。（要取手槍。）

女一 且住，還裝着彈子呢。（開槍，）好，這就放心了。

女二 多謝，姊姊多謝。

女一 回去罷。拿了這個回去。

女二 是是，我回去。

女一 我也就回去的。

女二 還是早早的回來罷。

女一 好好。

（女二將退場，遇見男一，兩人默着行禮。女二退場，走到看客這一邊。）

男一 剛纔聽到手槍聲音，真吃嚇了。沒有什麼麼？

女一 什麼也沒有。有點事叫你罷了。

男一 可是吃驚呢。什麼事？

女一 有想要叫你看的東西哩。

男一 是什麼？快給我看，因為教人着急呢。

女一 你已經見過了。

男一 見過什麼？

女一 妹子長得美麗了罷。

男一 是的，長得美麗了。

女一 料不到會長到這麼美了罷。

男一 和你很相像的。

女一 是罷。雖然比起我來，是一種太有顧慮的美，可是只要看着，也就可以當作阿姊了。

男一 說要給我看的是什麼？

女一 我的處女模樣。

男一 你的處女模樣？

女一 看見了妹子，沒有這樣想，沒有留心簪子麼？

男一 沒有留心。

女一 不行的，你這人，只看着女人的臉的。我初次會見你的時候的簪子。妹子戴着呢。

男一 這是你剛纔戴着的。

女一 將這個給了妹子了，什麼都給了。

男一 這和我有什麼相干呢。

女一 手槍也給了。

男一 你豫備活着了罷。

女一 活着的。

男一 多謝多謝。

女一 可是推測的太快，是不行的。我單是活着罷了，像死屍一樣。

男一 只要活着，便又……

女一 便又什麼呢？我只是作為妹子的姊姊活着，作為故去的丈夫的妻子活着罷了。我
都明明白白知道的。

男一 知道什麼

女一 三個人的運命。

男一 怎的三個人。(少停。)你誤解了。你的令妹，我毫沒有想到呢。

女一 你纔誤解哩。

男一 誤解什麼？

女一 你自己。

男一 你想錯了些什麼事罷。

女一 你死也可以？

男一 我已經不願意死了。

女一 也想做事麼？

男一 我現在只想着一件事。

女一 你是畜生。

男一 怎的是畜生。

女一 你如果是人，該怕運命的。人不怕運命，是不行的。

男一 我怕運命。

女一 要避被詛咒的運命麼？

男一 要避的，但是。

女一 （搶着說，）想求被祝福的運命麼？

男一 求是想求的……

女一 羞罷？！

男一 死了的人，原諒我的。

女一 還有一個死了的人，沒有原諒呢。

男一 那樣漢子的詛咒，能算什麼呢。

女一 在我的裏面，可是生了根的。

男一 掘出了這根，拋掉就是了。

女一 想拋掉，根卻更深了。

男一 忘了罷。

女一 想忘卻，愈加記得了，倘若那人沒有死。

男一 這兩個之間，沒有關係。

女一 沒有！以為沒有，卻是有了。以為有的，雖然並沒有；以為沒有，卻是有了呢。

男一 這樣想，是可怕的事。

女一 這可怕的事，已經纏住了我的運命了。你不要取了被咒的運命，卻取那被祝的運命罷。這是人從自然借來的義務呢。對着運命，不要做冒險的事，這應該怕的。

男一 這麼說，你又怎樣呢？

女一 我麼，謹慎着，並且等候着像耶穌這樣的人出來。

男一 如果不出來呢？

女一 永遠等候着。不能很謹慎的等着，便自暴自棄的等着，等候那能够修正『運命的失常』的人。

男一 自暴自棄的等着，不就可以麼？

女一 但來做所愛的人的運命的障害，無論怎麼說，是不肯的。我正在這里得到救濟，所以等着的，人類都耐心等着。便是我也等着的。你看罷，那邊過來的人。

（稍在以前的時候，乞丐與女二一同隱去。）

女一 是我的妹子，那是受了運命的祝福的。很謹慎的等候着要來到的東西的。那人的臉，只在清白人的心裏，發生光彩罷。我爲着快樂，從運命鑽了出來。那個孩子，是正經的謹慎的孩子，正等候着受了祝福的運命到來呢。那孩子是一定能生好孩子的。我等候着這事哩。

男一 你真是空想家呵。

女一 我是仰慕着的，永遠的平和。

男一 永遠的平和，不教人類的命運失常的人們的平和，倘使這樣的時代到了。

女一 我便喜歡的跳了。

男一 你真是空想家呵。

女一 你有力量，和現實扭結着。那人是做了犧牲了，我是被了詛咒了。妹子是有拿着感

謝收取現實所給與的東西的資格的，願你能勝罷，經過了被運命祝福的路。

男一 我只有很小的力，但只要運命肯祝福我。

（女二與乞丐登場。）

女二 姊姊，叫我什麼事？

女一 我沒有叫。

女二 原來，可是。這一位來通知的，說是姊姊叫了。

女一 原來，這麼的。（與乞丐照眼。）不錯，我叫了。想教你和這位做做朋友。因為你到了

年紀了，不知道各樣的事情，是不行的。兩人握手罷。

女二 姊姊。

乞丐 運命失了常，還要復原。對於想要回復運命的失常的人，祝福呵。對於運命的失常的犧牲者，願有神的愛呵，願有人的愛呵。

（這時，以前的警察忽然出現，捉住乞丐。）

警察 這回逃不了啦。

乞丐 (回頭與警察照面，)哈哈，終於給捉住了。也不再逃哩。

警察 便是這麼說，也決不疏忽的。(將乞丐細訖。)

男一 這人有什麼罪呢？

警察 這村子裏，乞丐，要飯的是禁止的。而且這乞丐，是有緝捕的命令的。

男一 命令的是誰呢？

警察 不知道是誰，從上頭來的。

男一 你知道這人是怎麼樣人麼？這人也想着你們的事呢。

警察 這些事都不知道，也沒有知道的必要。只要照命令做，就好了。

男一 那命令的內容，可曾想過麼？

警察 沒有想他的必要。

男一 你的職務是什麼呢？

警察 保這世間的秩序，使良民得以安眠。

男一 給人們安眠的事，我們是尊敬的。然而這世間的秩序，是不正的。

警察 這些事和我們全不相干。

男一 你是保護着拿你做奴隸的東西哩。你爲吃飯計，揀了這職業，我們固然同情你。

警察 我不要吃同情。

男一 小心些，不要太做了站在錯誤的位置上的人類的拄杖罷。

警察 你也帶着危險思想哩。你叫什麼名字？

男一 不不，這卻不必勞你着急的。可以放了這一位麼？

警察 那可不行。

乞丐 你們不必管我罷。只要有人的地方，我都喜喜歡歡的走去，在那里正有生長我的心的空地呢。我無論遇着怎樣生活，都不以爲苦的。我的法律上的罪，不見得能久累我的自由。即使久累了，我也能忍耐：頭裏面有自由的。我不怕死，也看不出有怕死的必要。比我更沒有準備的幾百萬人，正嘗着最苦的死呢。我能在無論怎樣的境遇上，自以爲並非不幸的人並非敗北的人這一點修養，是已經有了。我不能遇見你們和自由，是寂寞的。也許要被驅逐，離開這地方。但我不論走到那里，總該能尋出人的心罷。我感謝你

們的愛，望你們成了被運命祝福的人。也願你們時時想到這乞丐，從這里尋出一點什麼美的東西來。這如果能夠給你們多少安慰，便是我的感謝了。都保重身子罷。

衆人（帶哭的聲音，）請先生也珍重，先生也珍重。決不忘了先生的事。想到先生，定會湧出力量來的。請保重罷。

乞丐 多謝，多謝。（對警察說，）勞你久候了。

（不識者和青年之外，都要退場，青年想跟去。）

不識者 你到這里來。

（青年略躊躇，但難于跟去，便站住。）

青年 諸君，再見，再見。

男人和女人 再見，再見。珍重，珍重。（退場。）

不識者 你到這里來。

青年 是是。（看着遺跡出了神，卻要向反對方而退去。）

（幕。）

（一六，五，一十二，二十。）

第三幕

第一場 (同上)

(四十五六歲的畫家正在作畫。青年與不識者一同登場。)

青年 你不是B君麼？

畫家 是的，我是B。

青年 原來竟是B君，正想見一見面呢。

畫家 你是誰呢？

青年 我叫A。

畫家 就是做小說這一位麼？

青年 做是做的。

畫家 原來，我也正想見一見哩。

青年 你知道我的名字麼？

畫家 豈但知道，大作的書，都極喜歡看的。

青年 這當真麼？

畫家 沒有假。這里就有你的書呢。（從懷中取出書來給青年看。）

青年 承你看了麼？

畫家 而且很佩服的看了。

青年 這怕未必罷，這樣無聊的東西，

畫家 那里。很佩服的看着呢。這書的裏面，確有好的東西的。失禮的很，請問幾歲了。

青年 二十四了。二十四歲還只能做這樣的東西，很幼稚的。

畫家 你不是被誰說了幼稚。曾經生氣麼？

青年 這是對於這個人所謂幼稚的內容，有些不服氣罷了。倘若說『有些好的地方，也

還有幼稚的地方：此人的未來，因此還有希望，』我便沒有什麼不服。然而卻用了無望的口氣呢。

畫家 你的裏面，的確有好的東西。這東西長成之後，我想對於人類，你的著作不會無意義的。

青年 請不要說這樣可怕的話。但只要力量能做的事，是想做的。

畫家 下了一定成個氣候的決心做去罷。下了自己不出來別人做不了的決心做去罷。

青年 看你的畫，便很能覺到這意思。你不是也被人說過壞話麼。

畫家 還說着哩。但是，我相信自己的力量。知道我的事業，是將人類和運命打成一氣的事。知道我是畫家，我將美留在這世上。我教那在我畫裏感到我的精神的人的精神清淨，而且增加勇氣，而且給他慰安。我的美，我以為有這樣力量。

青年 這是確乎有這樣力量。有你生在這世上，我很感謝的。這次看見你作畫，實在高興的，了不得呢。我的朋友，也都從你的畫得了力量。人類能夠有你，都誇耀感謝着的。

畫家 你也能成這樣的人哩，只要打定主意。

青年 請不要說這樣可怕的事罷。我就要不知道怎樣纔好了。

畫家 你已經抓到了自己的路，對着進去罷。什麼也不怕的，單跟自己的良心進去罷。走邪路的所不知道的正確的路，你耐心走着罷。

青年 多謝。你對於這回的戰爭，什麼意見呢？

畫家 戰爭？請你不要提什麼戰爭的事。這和我的事業有什麼相干呢？我只要做我的事就好了。他們是他們。人類教我爲人類作畫，教我爲活着的以及此後生來的人的魂靈作畫，卻沒有教我研究戰爭。

青年 但是令郎……

畫家 請你不要說起兒子的事。兒子是兒子，我是我。兒子死在戰爭裏了，我卻活着，——這樣活着呢。活着的時候，無論別人怎麼樣說，畫筆是不肯放下的。

青年 聽說令郎是一位很聰明的人呢。

畫家 聰明也罷，胡塗也罷，死了的是死了。活着的可是不能不做活着的事。（少停。）其實這本書便是兒子的書，兒子極歡喜看你的著作的。

青年 這實在是不幸的事。出了無可挽救的事了，想來府上都很悲痛罷。

畫家 他的母親還一時發了狂，因為失了獨養兒子呢。我可是沒有失了氣力。看這畫罷，有衰減了力量的地方麼？便是一點。

青年 一點也沒有。

畫家 是罷。失了兒子是悲慘的事，你們少年人不能知道的悲慘的事的。然而我並沒有敗。我活着的時候，總不肯死的。即使有熱望我倒斃的東西，也不能使這東西滿足的。即使我廢了作畫，兒子也不再還魂了。

青年 戰爭真是不得了呵。

畫家 （發怒模樣，）世間悲慘事儘多着呢。我可是只要作畫就好了。

青年 如果到了你不能作畫的時候呢？

畫家 那時候又是那時候。但還在能畫的時候，是要畫的。

青年 不想去掉戰爭麼？

畫家 加果能去呢。然而畫筆是不放的。因為我是靠着這個和自然說話，和人類說話的

哩，精神的。

青年 作畫以外，不想做別的事麼？

畫家 我是畫家呵，並非社會改良家。是生成這樣的人呵。

青年 對於現世，沒有什麼不平麼？

畫家 不平？沒有不平，只有點不安罷了。我的畫裏沒有顯出這個麼？從不安發出來的人類的愛？

青年 單是作畫，沒有覺得什麼不足麼？

畫家 你以為我並非畫家麼？我不是無情的人。然而畫家。然而人卻是人呢。倘不能讀我的精神，便不懂我的畫。你單想會見我的聲名罷了。在正合謬誤的定評的人裏，搜尋

正合定評的人，無論到那里，都尋不出的。

青年 我真實愛你的畫，請不要疑心罷。

畫家 你單愛着活在你的裏面的歪斜的我罷了，沒有愛着真的我。

青年 但是一看你的畫，真覺得便觸着你的精神哩。

畫家 知道我的精神的，不會對我說兒子的事。

青年 冒犯得很，實在失禮了。（沈默。）

畫家 你愛我的兒子麼？

青年 是的。聽說的是一位好人。

畫家 單是這樣麼？不，我並不說單是這樣，就受不了。那孩子是做了可哀的事，做了可惜的事。但是活着好呢，死掉好呢，在死了的人，都不知道了。全是一樣的事。因為自然是再不虐待死了的人的。而且想做不朽事業的執着，自然也並沒有賦給死了的人的。我們活着，所以要做的事沒有做，便覺得過不去；可是死了的人，未必再想這樣事情罷。老實說，我實在不想他死。只要是父母，誰都望孩子回來的。畫了畫，孩子也不來看。我想如果孩子叫一聲阿爹，竟回來了呵。（含淚。）請不要見笑，我並不想說酸心話。失了孩子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對於這樣的人們，表同情罷了。無論怎樣傷心，我總要做自己的事。胸口愈漲，也便愈要畫。畫算什麼？惡魔這樣說；生存算什麼呢？惡魔這樣說。我爲兒子設想，也願意這是事實哩。然而在活着的人，可是不同了。我是將我的心，活在這里的。

在看畫的人的心裏活着，使看畫的人活着，所以將這畫送給人類的。送給寂寞的人的心，以及對於生存懷着不安的人們，對於生存懷着歡喜的人們的。我受了做這樣贈品的命令，因此辛苦了二十多年了，畫筆是不肯放下的。

青年 請不要放下罷。

畫家 不放。任憑誰怎樣說，總不放的。教我活着，將我放在能畫的境遇裏，便不能教我不作畫。就是釋迦、耶穌來禁止了，出了 Savonarola（譯者按十五世紀時意大利的改革家）來燒棄了，我也有確信的。人類希望着。即使不為現世，也為人類。人類所要求的，不單是為現世做事的人，是要求各樣的人的。我也是被要求的一個人，我不疑惑的。

青年 你真是幸福的人呵。

畫家 我幸福麼？所謂幸福，是怎樣一回事？是死了孩子，還會作畫的事麼？

青年 就因為你能畫出真為人類有功效的畫。

畫家 認真的比隨便的幸福麼？我的臉有點幸福麼？

青年 我以為 Rembrandt（譯者按十七世紀荷蘭畫家）是幸福的人。

畫家 從第三者看來罷了。人在心裏苦着的，是幸福麼？

青年 但也有辛苦的功效呢。

畫家 然則立刻感到辛苦的，比將辛苦含糊過去的還幸福了。

青年 你不是幸福麼？

畫家 幸福？我生來成了畫家，並不以為不幸。我生成是天才，所以比別人多嘗些過度的

緊張，也不以為不幸，我也有感謝的地方。但到現在，知道了人在自然之前是平等的，做

了不朽的事業沒有，都一樣的。

青年 可是受一世輕蔑，也難堪的呵。

畫家 不然，無論怎樣天才，都受一世輕蔑。

青年 然而一面也被崇拜哩。

畫家 不然，無論怎樣癡人，總有一面崇拜。

青年 這樣事……

畫家 但事實確是這樣。

青年 然而存活着，對於自己的事業有確信，用了自己的事業存活自己的人，是幸福的。

畫家 用自己的事業存活自己的人，這是幸福的。我的兒子，可是爲了別人的事，殺了自己了。但到現在，在我的兒子都一樣，固然無疑了。然而活着的時候，他也想做點什麼事的：然而什麼也沒有做的死掉了。但到現在，也都一樣了。

青年 照這樣說，譬如令郎活着的時候，有人說令郎活着或死了都一樣，便要殺了他，你又怎麼辦呢？

畫家 如果兒子活着呢。然而兒子並不活着了。你真是很凶的觸着我的傷，觸了這有了年紀的我的傷。

青年 請原諒罷，請原諒罷。

畫家 一死之後，便一樣了；但在活着的人，卻不一樣：這是自然的意思。所謂美哪，所謂魂哪，也是如此，一切都如此。我們決不能教死了的人喜歡或悲傷了。我常常想到兒子的事，覺得可憐。我想他受了傷，亂跳的時候，不知道怎樣苦痛呢。臨終的時候，不知道怎樣口渴呢。我憾不得我的妻子親手給他水渴，臨死時候，憾不得親在身旁。一樣了，一樣了，

到了現在，都是一樣的了。然而究竟有些遺憾，可也沒有法。我想要對着兒子認錯，卻不知道怎樣認纔好。兒子同你差不多年紀，倘使見了你，一定高興的。可是已經死了。一死之後，便一樣了。像我這樣人，是沒有記念兒子的資格的了。兒子也沒有要我記念的必。要了。兒子是死了，然而我們卻活着。即使寂寞，即使怎樣，總是活着的。以後大約就會漸漸的不再想到兒子罷。我也就會死去罷。畫些畫做什麼？（用力敲着圖畫。）然而我是畫家，我是活着的。然而兒子是不會還魂了。（哭，沈默，忽然擡頭。）

畫家 我雖說是哭，卻請你不要見笑。沒有失掉過孩子的人，不能知道我的心。我也知道遇到像我一般的事的人們，不下幾萬幾十萬呢。然而我總不能不記得自己的兒子。這樣的遭遇，人們是還不能避的。然而遇到了這樣事，要毫不介意，卻很難的。像我這樣，還要算善于決絕的人。至于妻子這等，還只哭着，說我太不記得兒子，兒子可憐哩。我見了伊的臉，便要一齊哭，同時也要笑了。便覺得不肯敗北；男子的感，在胸中蘇生過來。要硬做：覺得無論怎樣想教我哭，我偏不哭，我偏不我自己的事業。可是一個人的時候，我卻哭了。當你到來之前，我實在獨自哭着的。誰也不見的流着只有喪了親生兒子的人

纔能知道的眼淚。在這世上，遇到這樣事的人真多。我自從失了兒子，纔覺得有許多人帶着病，還失了兒子呢，實在喫驚了。心裏想，他們竟還能活着哩。想要爲他們做點什麼事業了。以爲萬難忍受的事，這世上卻到處都有，而且人們都不能不很謹慎的忍受。凡是笑的，可以當着衆人笑；然而哭的人，卻該躲避了，很謹慎的哭。哭喪臉是不能給人看的。我便想爲嘗着這樣感覺的人出點力。這樣的人真多，而且我現在，也被逼進了這隊夥了。（少停。）失了孩子是可怕的事，失在戰爭上，實在更可怕。單是想也難堪的。但這卻成了事實，正追襲着種種人。被襲的人不能不想盡方法照了身分，忍受這可怕的事。我不能不照畫家這樣忍受，照我這樣忍受。我現在已經被勒令忍受了。我不想裝醜態，但很想要獨自儘量的哭哩。

青年 實在是，實在是。

畫家 這樣，就失陪罷。說我的兒子戰死是名譽，高興過的村長，從那邊來了。再見罷。（拿了畫想退場。）

（村長登場。）

村長 (對着畫家,) 多日沒有見了。

畫家 唔唔。

村長 畫好了畫麼? 給我瞻仰瞻仰罷。

畫家 我得趕緊呢。

村長 其實是, 我想對你講幾句話。

畫家 什麼?

村長 同你一樣的事, 輪到我自己身上了。

畫家 令郎也受了徵集了麼?

村長 是的。

畫家 原來, 恭喜恭喜。

村長 請不要這樣諷刺罷。父母的心是一樣的。

畫家 這纔明白了我的心麼?

村長 明白了, 戰爭怕還要繼續罷。

畫家 怕要繼續呢。

村長 想起來，你實在是不幸，雖然說是爲國家。

畫家 這是名譽的事呢。

村長 我也曾對着許多人，說過這是爲國家，只要一想國家滅亡，我們將怎樣，便送兒子去戰爭，也沒有法子這些話的。

畫家 我也是聽的一個呢，現在成了一個說的人了。

村長 送兒子出去戰爭，我也並沒有不服。可是送兒子去上戰場的人的心，十分明白了。

他的祖母和母親都只是說不會死麼不會死麼的愁着。

畫家 你該早已覺悟的罷，一直從前。

村長 請你不要這樣報復罷。因爲我以為我的心，只有你明白。

畫家 這是明白的，可是有點以為自作自受的意思呢。我的兒子死了，你怎麼說。不是板着一副全不管別人心情的臉孔，只說是名譽的事，是村莊的名譽，落葬儀式應該闊綽麼？我這時候，想須你自己的兒子上戰場看纔好哩。

村長 實在難怪的。這話不能大聲說，我的兒子只有這一個像樣，別的都不成的。

畫家 我的家裏，可是只有一個兒子。

村長 是呀。戰爭這種事，趕早沒有了纔好呢。

畫家 在我呢，便是立刻沒有，也嫌遲了一點了。然而戰爭呢，自然是最好莫如沒有。

村長 爲什麼要有戰爭呵。

畫家 不是爲國家麼？你不是這樣對大家說麼？大家後來都笑着，說拉了自己的兒子去

試試纔好呢。

村長 是罷。如果我的兒子出去戰爭，竟死了，大家要高興罷。兒子真可憐。

畫家 別人的兒子死了，誰來留心呢。嘴裏雖說可惜，心裏卻暢快，以爲便是活着，也只是

一個不成器的東西哩。

村長 唉，大抵如此罷。

畫家 我們大家，各不能有什麼不服的。

村長 雖然確是不得已的事，戰爭可真真窘煞人了。

畫家 你是主戰論者呢。曾經說過若不戰爭便是國恥的。我聽過你的演說，說是即使我們都死，也不可不戰的。

村長 那時候卻實在這樣想。

畫家 現在不這樣想麼？說是我們該爲祖國效死的我們裏面，生出例外來了。我們，但除了我家麼？

村長 這卻決不是這意思。

畫家 現在的味道，牢牢記着罷。戰爭完結令郎活着回來以後，也將現在的味道，牢牢記着罷。

村長 如果兒子能够活着回來呢……

畫家 便要終身做主戰論者麼？又會有戰爭，又會拉走的呢。我的一個相識，前回的戰爭活了命，卻死在這回戰爭裏了。

村長 不要這樣嚇人呵。

畫家 我說的是真事情。到現在，戰爭爲什麼，該已經切實明白了罷。

村長 現在，請不要這樣窘人了。

畫家 我並不因為想報讎，纔這樣說。可是以後，你不要再說空話纔好。這村莊裏的人每去戰爭，你總是首先高興，叫着萬歲萬歲的。

村長 這單是想鼓舞他們罷了。

畫家 可是我的兒子出征時候，你發出破鑼似的聲音叫萬歲，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邊呢。也不是使人舒服的聲音哩。

村長 可也並沒有壞意思。

畫家 可是樣子很高興，毫不見你有一些同情呢。我並非因此便怨恨你。單覺得你那時的態度，總不免輕薄罷了。我們是不反對現在制度而活着的人，是承認現在制度的人，至少也是屈服于現在制度的人；所以這必然的結果的戰爭，也默認的，所以拖去了自己的兒子，也不得不承認的。因為既然承認別人的兒子出去戰爭，也就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兒子出去戰爭了。然而自己的兒子並不自告奮勇而拉去戰爭的事，卻不願別人代為喜歡：這是不很暢快的。到了現在，你也該明白了這意思罷。

村長 我明白了。

畫家 人情沒有什麼兩樣的。我們實在沒有趁風趁水贊美戰爭的資格。倘是自願出戰的人，自願自己的兒子出戰，真心以為只要為國家，便死了也立刻非戰不可的人，或者還可以。但即使這種人，也該比戰爭尤愛平和的，況且不願自己的兒子出戰的人，卻替別人和別人的兒子出戰高興，這事是斷然不對的。他們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生活在真正平和的資格，連累的做了人犧。我們應該教不必送自己和別人和自己所愛的人去做人犧的世界，早早出現。至于什麼時候，我可知道了。

村長 戰爭實在是早早沒有了纔好。我的兒子是很膽怯的，一匹鼠子尚且不敢殺的，而且很怕死；聽到雷聲，便變了臉色發抖呢。

畫家 就是我的兒子，也沒有豫備青青年紀便死掉哩。你的兒子，卻許會凱還的。

村長 要能這樣，真不知道多少高興哩。

畫家 我的兒子可是永遠不回來了。你說這是名譽，說是這村莊的名譽。名譽這句話，能否使我的兒子歡喜，我不知道，也不要知道；但是在現在的世間沒有法這件事，卻知道

的。既然承認了現在的制度，從這制度產出的東西，我便除了默認以外，也沒有別的方法。我是畫家，不知道什麼制度，我只知道將我的血灌進畫裏去就是了。

村長 我很明白你的心。

畫家 不不，還沒有明白。要明白我的心，你的兒子也得死。

村長 我的兒子也未必有救哩。

畫家 然而也許回來的。已經死掉的和還活着的，不能一概而論呢。

村長 你想什麼時候纔會沒有戰爭。

畫家 這還早的很罷。

村長 怎麼辦纔會沒有呢。

畫家 這是我不知道，也不是我的事。總而言之，世間照現在這樣下去，戰爭不會完，犧牲者也不會完。但問怎麼辦纔好，我可不知道。在那邊的少年只要肯想，也許能想罷。

村長 那少年。

畫家 是的。

青年 我沒有這樣力量。

（此時汽車經過，滿載着出征的軍人。汽車雖然不見，卻聽到聲音也聽到歡呼的聲音。）

畫家 汽車來了。

村長 那些人都都上戰場去的哩。

畫家 搖着旗呢。

村長 喊些什麼呢。

畫家 異樣的聲音哩。

村長 孩子們都很高興的叫着萬歲似的。

畫家 我的兒子也這樣去的，可是不回來了。

村長 我的兒子，現在也正在這樣去罷。

畫家 這些裏面，該有去了不再回來的人罷。

村長 也該有回來的罷。

畫家 個個都以爲自己能回來罷。

村長 可是總覺得異樣罷。

畫家 ……

村長 漸漸近來了。

畫家 那聲音，是異樣的聲音。那些人們，正對着祖國的山谷告別呢。在那些人們的眼中，

這些山野，一定不是平時的情景哩。

村長 覺得異樣哩。

（沈默。畫家脫帽，合了眼，對着遠處的汽車作似乎祝福模樣。）

畫家 你沒有叫萬歲罷。

村長 沒有要叫的意思。

畫家 這一端，你和我就是朋友。我明白你的心的。

村長 我真心同情于你。

（沈默。）

畫家 竟聽不到什麼了。

村長 還留在耳邊呢。

畫家 同回村莊去罷。

村長 奉陪罷。

畫家 (對青年,) 再會。

(青年 恭敬默禮。畫家村長退場。)

不識者 那邊去罷。

青年 是。

第二場 (小小的神社前。)

(不識者青年登場)

不識者 你想些什麼?

青年 我的意思，有些以爲要戰的東西，便隨意自己戰去；然而將不願戰的人，都帶上戰場，是太甚的事了。各國既不教不願戰的人戰爭，到了須上戰場，立刻戰爭的時候，使誰也沒有，敵人和同人都沒有，這樣光景，正畫出在腦裏呢。而且以爲能够如此的時代倘若一到，不知道怎樣痛快哩。不願戰爭的人，各國都輕蔑他，各國都不難將他槍斃，我以為未免有些不合理。倘使兩邊的本國都以為正在戰爭，兩邊的軍隊卻互相握手，要好，說說笑笑，停了戰爭，只是悠然的玩着的時代一到，不知道怎樣愉快哩。現在卻暫時不行罷。但到了兵器更加發達，知道戰爭便必死，一面人智也更加長進，彼此明白了本心的時代一到，也就到了各各知道無意味的死是傻氣，還不如打打獵，或者開一回競技會，玩玩的時代了。我們這時代的人們，還如古人一樣，沒有真實感到無意味的事，不合理的，可怕的事，不像人樣的事。如果真從心底裏感到了，大約許會想些什麼好好的避掉戰爭的方法的。這樣時代，趕快的來了纔好呢。但照現在的制度，現在人們的我執，戰爭怕未必便會停止罷。做那犧牲者，實在是難堪的。但我想，只要不從國家的立腳地看事物，卻從人類的立腳地看事物，各國的風俗和習慣，在或一程度調和了，各國的利

害，也在或一程度調和了，不要專拿着我執做事的時代一到，戰爭也便會自己消滅了。但在以前，不先去掉各種不合理的事，是不行的。

不識者 什麼是不合理的事？

青年 就是將人不當人的事，以及喜歡別人不幸的事；不懷好意，因為私慾心或恐怖，不合理的迫壓別人的事；奪了別人的獨立和自由，當作奴隸的事；用暴力壓服的事。總而言之，凡是將人當人以後便存立不住的怪物一般的東西，總須從這世間消滅了纔好。（向看客一面說，）這是怎的岡下不是來了許多人，對着我們這邊看麼？

不識者 這神社前面，現在正要演狂言（譯者按狂言是日本的一種古劇）呢。

青年 我們在這裡，可以麼？

不識者 坐在那邊的樹底下看罷。

青年 有甚麼事？

不識者 是這社的祭賽。因為要紀念供在這社裏的神，對於聚在這里的兩國的人們，有怎樣的功勞，所以演這狂言的。

青年 從那邊過來的老人是誰？
不識者 那便是這裡的神了。

（白髯的老人登場，坐在社前的石上。少頃，兩邊各現出一個異樣裝束的軍使，用了一樣的可笑步調，走到老人面前。並未看見老人，兩人照面，恭敬行禮。）

軍使甲 好天氣呵。

軍使乙 真好天氣呵。

軍使甲 足下是從敵軍過來的使者罷。

軍使乙 足下也是從敵軍過來的使者罷。

軍使甲 恰巧遇見了。

軍使乙 真是恰巧遇見了。

軍使甲 足下爲什麼到這裡來？

軍使乙 倒要問足下爲什麼到這裡來？

軍使甲 足下先說。

軍使乙 還是足下先說。

軍使甲 既然這樣，還是從我先說罷。是昨天的事。

軍使乙 不錯，是昨天的事。

軍使甲 正要出戰的時候。

軍使乙 不錯，正要出戰的時候。

軍使甲 來了一個陰陽家。

軍使乙 不錯，來了一個陰陽家。

軍使甲 說要見見王，通知一件大事情。

軍使乙 不錯，不錯。

軍使甲 王說，通知我什麼事呢。

軍使乙 是如此的，全如此的。

軍使甲 陰陽家便說道，請息了這回的戰事罷。

軍使乙 不錯不錯，一定如此。

軍使甲 哼，兩面一樣罷。

軍使乙 唔唔，兩面一樣呢。

軍使甲 足下的王怎麼說呢？

軍使乙 說是無論怎樣說，這回的戰事是不能歇的。

軍使甲 的確如此。於是陰陽家便說，既這樣，你便是死了也不妨麼？一戰便兩面的王都要死，卻還能戰麼？

軍使乙 不錯，於是王說，性命是早已拚出的。

軍使甲 陰陽家說，拚了命打仗爲什麼呢？

軍使乙 王說，因爲敵人可惡，攻來了。

軍使甲 陰陽家說，倘使敵人停了戰呢？

軍使乙 王說，敵人是要進攻的。你是敵人的間諜哩。

軍使甲 陰陽家說，這樣願意死麼？這樣願意國亂，願意妻子受辱殺身麼？我是知道平和的路，纔到這裏的。說完，便默默的注視那站着的將士的臉了。那眼光多麼尖。

軍使乙 簡直不像這世間的人了。

軍使甲 他一個一個的指着說，你也要死的，你也要死的。

軍使乙 而且說，其中的我，還要被殘酷的虐殺哩。

軍使甲 不錯，說我也這樣。這樣一說，便是我也禁不住發抖了。

軍使乙 從來沒有遇到過這般掃興的事呵。

軍使甲 不可憐百姓們麼？成熟的田疇，蹂躪了也好麼？可憐的孩子們，成了孤兒也好麼？

這樣以後，得的是誰呢？

軍使乙 大家默然了。

軍使甲 女人孩子都哭了。

軍使乙 王默默的想，陰陽家也默默的看着王的臉了。

軍使甲 王說，到了現在，非戰不可，我不怕死的。于是便要進兵了。

軍使乙 陰陽家說，倘能够免了戰爭，兩國都很和睦的互相幫助，兩國便會太平無事的

興旺罷。不希望如此麼？卻還要大家相殺麼？在轉禍爲福的目前，卻說不怕禍，簡直是欺

話了。

軍使甲 住口！王這樣說。而且還教人捉這陰陽家。可是誰也不來捉他了。

軍使乙 拿你祭旗，王這樣說。然而一眨眼間，王的兩隻手拗上了。大家都嚷着，可是一點沒有法。你聽着，將我講的話，從心裏聽着，你這獸子！明日的早晨，太陽將你的影從東南橫到西北的時候，不要錯過的派遣一個使者，這使者呢，須選那有一戰便被殘酷的虐殺的運命的人，教他到這山上。一定也有一個使者，從敵人派遣來的。

軍使甲 正是呢。倘不然，要戰就戰罷。要拋掉你的生命，便拋了試試罷。不知道畏懼神明的東西呵。陰陽家這樣說，悠然的消失了。整頓了戰事的準備，我們的兵已經都在那山腳下。

軍使乙 而且等候着我們的回話。

軍使甲 我們怎麼回話纔好呢？

（老人起立，走近二人。）

老人 兩位，來得好。

軍使甲乙（合）是。

老人 兩個都回去，並且說，——戰爭能免是免的好。我們想將互殺改了互助；想將相憎改了相愛；想將記讎改了記恩；罵詈改了贊揚，仇敵改了朋友。大家有錯便改了罷。倘若發怒，便原諒罷。我們是人，都不能沒有缺點；然而有過便改了罷。倘能不戰，我們便稱你為人民的恩人，我們的生命的救主罷。這是神明所歡喜的。如果能夠，兩國便永遠不背神明，永遠傳給子孫的不要再戰罷。倘有商量，也用了平和的心商量罷，而且不要強勉做罷。我們做一個世界的和平的先驅，再不要以憎惡回報憎惡罷。——這樣說罷。看呵，太陽明晃晃了，殺氣也不升騰了。在今日裏，可以不被殺卻的幸運者呵，高興着回去罷。你是能救自己和別人的使者哩。

軍使甲乙（合）是。

老人 那就回去，並且做個平和的使者。今天晚上，舉行那生命擴大的祝賀罷。

軍使甲乙（合）是。（退場。）

老人（前進。）田疇的五穀呵，歡喜罷，你可以不被糟蹋了。百姓們歡喜罷，你們是家財

和生命都可以不必失掉了。看呵，那山間升騰的殺氣突然消滅了，聽到歡喜的歌了。地呵，你可以免被人血污染了。大氣呵，你可以免被斷末魔的叫喚傷你的心了。幾千人得救了生命，幾千妻子再得見丈夫和父親的笑臉了。歡喜着，歡喜着，可愛的人們呵。你戰爭換到了平和，死亡換到了生命了。我也免聽到斷末魔的叫聲，卻聽到和解的言語；免見到憎的心，卻見到愛的心了。朗然的天地呵，欣幸這平和罷。小鳥呵，你該欣幸你不必受驚了。然而誰能知道我的歡喜呢？我無限的歡喜，我歡喜到幾乎要哭呢。不要笑我流淚罷。我喜歡哩。我感謝哩。唉，唉，神呵。

（老人立着默禱。幕。）

第三場 （平原。）

（青年被不識者引着登場，遇見朋友五、六人。）

青年 啊，在意外的地方遇見了。

友 A麼？你以前在那裏都尋你呢。

青年 在各處走呢。你們那裏去？

友 因爲有人來尋事，正要去鬧事哩。

青年 和誰鬧？

友 不是從來總是和下級學生這小子麼？

青年 下級的小子又說了不安分的話麼？

友 豈但說話，竟打了我們同級的加津了。

青年 怎的？

友 加津正說下級生的壞話，下級的小子們聽到了，便生了氣，打了。

青年 壞話誰都說，便是下級的東西，也常說我們級裏的壞話。

友 的確。便是打了加津的時候，也說我們這一級是乏人，說是你被打了，即使氣憤不過，

無奈同級的小子全無用，幫不了忙，實在可憐哩。

青年 說這樣話麼？

友一 所以我們不能干休了。便在這平原上，要和下級的小子們鬧一回。

友二 我們教認錯，也不肯認。

友一 以前太忍耐，縱容到不成樣子了。

青年 下級小子真妄呵，懲治一番纔是。

友一 你也這樣想麼？和我們一起鬧罷。

青年 你們被人打了，我能看着不動麼？

友一 你肯加入，我們便放心多了。

（這時青年忽然覺着不識者，有些出驚。）

青年 然而爭鬧總是中止的好。

友一 何以？

青年 爭鬧之後，即使勝了他，也算什麼呢？

友二 什麼？算什麼？你怎麼忽然怕事了，想到了下級的利害東西了罷？

青年 這卻不然。但反對戰爭的我，在理也不能贊成鬧架。

友 鬧架不是好事，便是我們也都知道。但是中止了看罷。他們說不定要怎樣得意。這纔

即使被說是乏人，我們除了默着之外，沒有別法了。

別的友 不錯，要是被說了乏人還默着，不如死的好。

青年 你們的意思是死掉都可以麼？

友二 這是男子漢的意氣。能做到怎地，便只好怎麼做去。因為不能喫一嚇便退避了。

友一 況且下級這班東西多少傲慢。假使不理論，要遇到像加津一樣的事的人，一定還有。因為下級的小子們是結了黨的。只好現在便鬧。說些道理已經不行了。

友二 不錯。你不願意鬧，看着就是。因為即使我們被人打，你是決不會痛的。然而我們受了侮辱，卻不能毫不介意哩。

友一 而且我們這邊，已經決定爭鬧了。現在也罷休不得。

青年 你們的意思我明白。然而我總不能頌揚鬧事。

友一 何消說呢。但不鬧也未必一定比鬧好。膽怯的不鬧，也不是好事。

別的友 (合) 不錯不錯。

友三 你不贊成全級的決議麼？

青年 我以為對於爭鬧這件事，還有應該仔細想想的地方。

友一 沒有工夫了。也沒有想的必要。現就有男子受不住的侮辱哩。朋友被人打了，默着是不行的。

友四 一定的事。A君是空想家，強盜來殺的時候，倘像A君一樣，須先想殺人是好事還是惡事，沒有想完，早被殺掉了。

青年 可是加津說人壞話，也是錯的。

友一 你先前不是說，下級的壞話誰都說過麼？便是你，不也說的很多麼？

青年 說過的。但若被打，我也以為應該，沒有貳話。

友一 但被打的卻不是自己呵。朋友打了，而且是當衆受了侮辱的。

青年 便被說是乏人，不也可麼？

友四 你可以；我們卻不是乏人，所以干休不得。況且不依全級的決議，有這樣辦法麼？

青年 沒有人反對麼？

友一 都贊成了。

友二 還有什麼贊成不贊成呢。朋友被打了，再不理會，不知道要被侮辱到怎樣地步。因為掛上了乏人的牌號，是再也擡頭不得的。

青年 便是被說是乏人，只要不理會他，不就好麼？

友二 加津被人打了，你不理會？

青年 這是打的人不好；好的一面，不理會就是。

友一 你怎了？人家都說你便是撒了和下級爭鬧的種子的人呢。你先前演說，牽涉着下級，便是這回的遠因呵。便說加津被打是託你的福，也都可以的。現在你卻來消滅本級的銳氣麼？不是卑怯麼？

青年 並非要來消滅銳氣。

友一 想逃掉責任，不是卑怯麼？

友四 的確卑怯。嘴裏講些大話，一到緊要關頭的時候，腰就軟了，這便是卑怯。

青年 卑怯？我並不比你們卑怯。

友二 但是不願意受傷罷。

友一 你毫不管全級的名譽麼？

青年 級的名譽，可以掙回來的別的方法多着呢。也可以在較好的事情上，表示並非乏人的。

友一 但現在，卻不能這麼說了。下級的小子們，也許立刻便到。到現在，還能說不要鬧了，我們委實正如你們所說，都是乏人，情願認錯，請你們饒恕麼？下級的小子們，說不定要怎樣得意哩。想想也就夠難受了；你不麼？

青年 倘在平時，我也許同你們一樣，願意爭鬧一場。因為我想到下級的小子們，便心裏不舒服的情形，並不亞于你們呢。然而現在，我被這一位帶領着，恰恰看過許多事情來的。並且從心底裏以為戰爭不是好事，想將在自己裏面的產生戰爭的可能性，仔細研究一番，倘若做得到，便想將他去掉。這時候便遇見了你們了。我不說無聊的話，只是請不要爭鬧罷。我可以做和睦的使者。

友三 不行。你去就要被打；下級生裏面，最恨的便是你呢。

青年 要打，打就是了。

友一 但你的意志，那邊是不會明白的。你忽然被打了，我們也不能單睜着眼睛看。總之爭鬧是免不掉了。你到這里來一會罷。

青年 可以。

（兩人稍與衆人離開。）

友一 我拜託你，不要反對這爭鬧了。好容易，這回我們的全級竟得了一致。照這氣勢，鬧起來一定勝的。但是一說破壞一致的話，便挫了勇氣，保不定下級的小子們會得勝了。總之這事已經免不得，所以還是望我們得勝的好。爲朋友計，這一點事，也應該做罷。

青年 我苦痛呢，一想到這回的遠因卻在我的演說這件事上。但我總以爲爭鬧是沒有什麼免不了的。

友一 真這樣想麼？你簡直說出下級生的間諜一樣的話來。

青年 你真這樣想？

友一 由我看來，單覺得你只指望我們這一級敗北罷了。

青年 那有這樣道理呢。

友一 然而據事實，卻是這樣。因爲好容易全級剛要一致做事的時候，你卻冒昧驕入，要破壞這一致，挫了我們的勇氣——教我們向下級認錯哩。不要再開口了罷。倘再開口，我們便要將你當作敵人的間諜了。因爲在這樣緊要時候，被你折了銳氣，是不了的。

青年 然而我總反對。

友一 要反對，反對就是。我們卻是不睬你。

青年 衆人裏面，未必沒有心裏和我的意見相同的人罷。

友一 我就怕這事。

青年 不必強勉這類人去爭鬧，不很好麼？

友一 這可不行。下級的小子們也都一致的。

（一個友人走來。）

一個友人 聽說敵人便要到了。

友一 原來。你肯拚命打麼？

一個友人 何消說得呢。與其受辱，不如死的好。

友一（向青年，）你便在這里站着罷。要是動一動，你可沒有什麼好處呵。

（友一走入衆人隊裏，青年的同級生漸漸增加。）

友一 望見敵人了麼？

友二 是的，從那邊來了。

友一 多少人？

友二 說是一共三十人。

友一 有趣。豫備妥當了罷？

友四 唔唔，早妥當了。A怎麼了呢？

友一 不理會他就是。

友四 都在發怒哩，說是毫無友情。雖然也不像竟至于此的人。

友一 被什麼蠱惑了罷。

友四 都說他也許變了敵人的間諜了。或者從敵人的誰的妹子，聽了些什麼話了。

友一 那還不至于此罷。

友四 都想打哩。

友一 都想打，便打罷。因為本來是背了全級一致的東西哩。

友二 但也不至于打罷。

友四 不不，還是打好。一打便發生了勇氣，都冒上殺氣來了。

友一 多數決罷。贊成打A的人，請舉手。舉手這一面，少兩個。

友四 你倘說不要打的人舉手，便能得到五六人的多數決，早打了A，現在可是弄糟了。

因為雖然未必要打，卻也不至于舉手，打不打都隨便的人，可有五六個呢。

友一 你們無論如何，總須打勝。無論喫了怎樣的苦，萬不可降服。下級的傲慢模樣，是天下所不容的。正義是在我們這一面。我們的憤怒，也並非不正當的憤怒。下級的小子們，做了不該做的事，說了不該說的話；為學校計，他們是不可饒恕的人。在今天，你們須拂除了侮辱，表示我們同級的人們並非乏人纔好。

（青年正注視着不識者，此時忽然說。）

青年 你們，究竟要打架麼？打架勝了，有什麼益處呢？

友一 住口！

青年 不能，我不能不說。你們竟不能忍一時之恥麼？不知道爭鬧的結果，如何可怕麼？不知道和解的歡喜麼？

友四 你們或者任他胡說，我可忍耐不住了。（友四走近青年，後面跟定五六個人，都注視青年，都憤怒。）

友四 你何以不去對下級生說，教他們不要爭鬧，卻希望我們這面，幹不了事呢？

青年 我講的是真話。你們爭鬧之後，成了殘廢怎麼好？砸着頭，弄壞了腦怎麼好？還不如忍了一時的恥辱，在永遠之前取勝罷。

友一（也走近青年，）對不起你，現在你倘使還不閉口，我便要加制裁了。你還是保重自己的頭罷。小心着自己被打罷。

（衆人圍住青年。）

青年 無論怎麼想，爭鬧總是傻氣。便是勝了，也只留下些怨恨。受了一時憤怒的驅使，所

做的事，一定有後悔的時候的。你們還是忍了一時的恥辱，打勝自己的天職的好。這是真勝利；這件事，便是人類也歡喜的。

友一 雖說是一時的恥辱，但聽憑那下級生跋扈起來看看罷。說不定會做出什麼壞事，而且還要墮落了少年的精神。

友四 你的話，都理想的太過了。我們呢，看見下級小子，傲然的侮辱我們，不承認我們的權利，愈打我們愈有得，我們卻愈被打愈受損，不能只瞪着眼睛了。你也許能罷？但在我們裏面的血卻是不答應，這拳頭不答應。

友二 A君，你以為到了此刻，我們還能向下級認錯麼？

友四 教我們無條件降服罷。你是……你是Love着下級生的妹子，所以不行。

青年 沒有這事。

友一 敵人便要，不必理會A了。有話說，後來再聽罷。

友四 我就這樣。

（四五人都打青年，青年默着。）

友三 差不多了就算罷。

友四 不問是誰，只要違反了級中的一致便得這樣。

友一 走罷，鬧去罷。

衆友人（合）走罷，走罷。敵人已經擺了陣了。

一個友人 下級的使者來了。

友一 帶他到這裡來。

（下級生的使者被帶上。）

使者 我們不覺得有容受你們的要求，須對你們謝罪的理由。現在大家都在這裡了。你們倘不撤回要求，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奉陪的。

友一 很好。便請你回去說，我們並不願意爭鬧，但尤不願意受侮辱。

使者 知道了。

友一 此後還給你們十分鐘的猶豫時間；在這時間裏，你們如果沒有謝罪的意思，便不再猶豫了。我的表上，現在十點十分。一到十點二十分，便要鬧到你們這邊去的。請你這

樣說。

使者 知道了。（取出時表，對準了時刻。）剛過十點十分。

友一 是的。但倘若你們這面願意早些鬧，也都聽使。

（青年走入隊夥中間。）

青年 （對使者。）你們這面，沒有和解的意思麼？

使者 如果你們這面不承認我們所做的是十分正當，便沒有和解的意思。

青年 你們這面也以為爭鬧是名譽麼？

使者 你們以為怎樣呢？

青年 我是不消說，不以為爭鬧是名譽。

友四 這不是你開口的時候。去罷，事完了便快回去。戰場再見罷。

使者 再見。

許多友 再見。

青年 （對友一，）你們不鬧，總不舒服麼？你們裏面，沒有欺了自己，怕着多數的人麼？

友一 這麼卑怯的人，一個也沒有。

友四 你還不够打麼？

友一 A！都殺氣瀰漫着呢，藏起來罷。我不騙你的。

青年 我也極願意藏起來呢。但我總不覺得你們的爭鬭是正當的。

友一 這早知道了。但我們的血，沒有你的血一般涼。不能單算計利害關係。

青年 以不正報不正，是不好的。

友三 但以沈默與卑怯迎不正，尤其不好哩。

友四 再說，又都要打了。倘若真打仗，你的頭可要不見了，如果說這話。

友一 要知道不見了頭，便再不能反對戰爭了。

青年 但在活着的時候，是要反對的。你們何以定要站在同敵人一樣的位置，難道沒有

更美的地步麼？

友四 乏人的地步，不是美的地步。

友一 是時候了。走罷。

衆友人 走罷。

友一 都喝了水。

(都喝水。)

一個友人 敵人來了。

友一 走罷。

(都大叫疾走。青年目送衆人，默默的站着。)

不識者 寂寞麼？

青年 我不知道怎麼辦纔好。

(兩面的人混亂着，互相追趕，相打，相扭結。在青年的面前，友三被下級生摔倒，

按着打。)

友三 A君，幫一手。

(青年默默的看。)

友三 我到了這地步，你也毫不幫忙？對於我沒有友情麼？

青年 不不；我不願加入爭鬧裏去。

（下級生要扼友三的咽喉。）

青年 咽喉可是扼不得呵。

一個下級生 什麼局外的也來開口。

（友四走來。）

友四 A 做什麼，看朋友被人打麼？

（突然推開了下級生，便打下級生逃去。）

友三 多謝。你救了我了，你真是救命的恩人。這恩一世都忘不掉。

友四 什麼話，朋友相幫，不是彼此的事麼？走罷，他們正都苦戰哩。

友三 （回顧青年，）記着罷。

（青年苦悶。友四苦鬪惡戰，本級形勢轉盛。下級生拔刀。）

衆友人 不要動刀，不要動刀；卑怯呵。

一個下級生 什麼？要命的便逃罷。（砍進。）

（有喊痛的。都拔刀。）

青年 不要動刀，不要動刀，不要動刀。

（刀口相斫，棍棒相擊，有倒地的人。青年時時看着不識者，只是默默的看；也有呻吟的人，遠遠地聽到手槍聲。不一會，許多友人逃來，一個擊手槍的人在後追趕，後面又跟着下級生。）

擊手槍人 要命便投降罷，投降罷。

一個友人 誰投降？

（正要反抗，被手槍擊斃。接連如此者兩三人。）

下級生們 不必管他。都打殺罷，打殺罷。

（此時亂發手槍，三四大叫「打着了，」或負傷，或死去。青年覺得不識者也擊着手槍，便默默的取過來，打殺了擊手槍的人。）

青年 並不想打死的，但是殺人太多了，看不下去。這纔打死的。不回手的都不殺，放心罷。
（從死人手裏搶過手槍。）

下級生們 什麼？你是朋友的血讎！

青年 走近便死。跑罷，跑罷，逃跑便不殺了。

下級生們 要殺就殺，要殺就殺。

（八九人抖抖的圍住青年，仍復前進。有人擲了石子；正中青年額上，流出血來。都想逼近。）

青年 這可不饒了。

（開槍；一人倒地。此時青年的肩頭被一人砍傷，也倒地。衆人都砍青年；奪了手槍，逃去。四圍忽然寂靜，青年躺着。）

不識者 噲，起來罷。

（青年睜眼，向各處看。）

青年 剛纔的是夢麼？

不識者 你這樣，還是愛平和的麼？非戰論者麼？

（青年彷彿夢醒模樣，跪在不識者面前。）

青年
寬恕我罷。

(幕。)

(一九二六，八，二〇—二二。)

第四幕

(戲棚)

青年 這裡有什麼？

不識者 這裡有鄉下戲劇哩。

青年 真小戲棚呵。不幾乎沒一個看客麼？

不識者 並不有趣，所以不來的罷。

青年 這樣無聊的戲麼？

不識者 彷彿是的。

青年 這樣東西，便是看了也無聊罷。

不識者 也不一定；怎麼樣地方藏着怎麼樣人，都料不到的。

青年 但是這樣戲棚，未必能做高尙的戲罷。總不過日本的東西罷。我現在沒有看這樣東西的工夫呢。

不識者 且住且住，不要性急罷。

青年 我要靜靜的想各樣事情哩。

不識者 思想的事，回了家再說。現在還是看了能見的好。

青年 鈴響了。就要開幕罷。看客這麼少，做的一面也振不起精神罷。

（粗拙的幕開處，內有黑幕，前面站着滑稽裝束的神和惡魔。）

神 哼，你說要殺盡世人給我看麼？這可不能。無論怎樣可怕的病，怎樣的天災，凡是你的

手頭的行販貨，總滅亡不了人們的。

惡魔 很好。你說一定不能麼？我並不要借重那病和天災的手。只要在人的頭裏，下一兩

粒種子，就够。

神 哼，你倒總是看不起人們哩。將亞當和夏娃趕出樂園的雖然是你，人類卻進步，沒有

退步呢。諾亞的洪水時候，你想淹死諾亞，可是終于沒有死。說要教約百墮落，你也終于不能教約百墮落。你的事業，一時雖然興旺，終究卻只是我利市。爲你自己計，還不如適可而止罷。

惡魔 以前壞了幾回事，就因爲太看錯了人了。釋伽和耶穌出世時候，我也很着急，可是終于沒有什麼事。只有以爲生出這樣的人們來便可放心的你，纔是恭喜的神明哩！看着罷。這回要勞你嚇破膽子了。

神 想嚇破膽，試試看罷。只是你不要『將費力賺了乏力』顯出哭喪相纔好。我可是要去睡午覺了。（退場。）

惡魔 傻子走了。看着罷，要給撒上容易寄生在愛國心裏的黴菌哩。（從藏着的袋中，抓出種子，作散布模樣。）這够了，這够了。國家和國家就要鬧架了。我便在其間做一個謀士，兩面都點火。有趣呵，有趣呵。（退場。）

（黑幕收去。德大登場，想着些什麼事。惡魔便出現。）

惡魔 這不是德大兄麼？想什麼呢？

德大 舍間軍隊太少，有些爲難哩。現在正要想一個容易簡便卻能招集許多軍隊的法子。

惡魔 怎麼一點事，也值得想麼？只要將一定年紀的人，一齊叫來，儘量的挑取了要用的，人就是了。這就好。

德大 這樣巧事，當真能做麼？

惡魔 有什麼不能做。只要說『爲國家』就是。如果有不聽說話的東西，也不打緊，只說是『國賊』，抓進監獄裏去就是了。造出了這種規則，誰也不敢說不服的。這麼一辦，你的國便是世界中第一強國了；你也可以做如心如意的事了。

德大 真不錯，教了我好法子。若說『爲國家』，便誰也不會反對的。如果竟有，便立了法律，將這種不念國家，亡國性的東西，都關到監獄裏去。如果還不行，便殺掉也可以。因爲這種不顧本國的東西，是沒有放他活着的必要的。

惡魔 委實不錯，委實不錯；這種東西不是人呢。喜歡亡國的奴才，你的國裏不會有的。不喜歡本國富強的東西，你的國裏也不會有的。立刻實行罷。

德大 這便實行去；不必明天，就是今天實行去。別國的小子們，怕都羨慕罷。這樣的好方法，倘被人學了樣，雖然也不妙，但我這一面，回去之後，總便立刻召集大眾，教他們實行就是了。此後再有好的法子，還要請你賜教哩。

惡魔 很願意教。我最愛你的國；因為是第一個門生呢。

德大 拜託拜託。時光要緊，就此失陪了。他們聽到這樣好方法，都該喫驚罷。（退場。）

惡魔 高高興興的走了。以後便都要學樣；因為不學樣的國，是要亡的。這樣辦，說不願戰爭的小子們，在這世上便活不成了；想活在這世上的小子們而且身體好好的小子們，便不能不上戰場了。我還要教他們發明好兵器。不願去戰爭的小子們都死，去戰爭的小子們也都死。便是在我，不也得算一條好計算麼？早都來了呵。

（俄大、法大登場。奧大、意大、英大、日大跟着登場。）

俄大 噲，法大。

法大 什麼？

俄大 聽到了沒有？

法大 什麼事？

俄大 就是鄰舍的德大，想出了希奇法子的事。

法大 聽到了。總是想些討厭的方法罷了。

俄大 然而一不小心，卻危險哩。

法大 不錯。這樣簡便容易的造出許多軍隊，實在當不住。要是不小心，大家的國度可真險了。

俄大 是呵。還是學樣罷。

法大 學樣卻也不甘心哩。

俄大 不學樣，危險呢。

法大 因為國家一亡便不得了，所以要學樣麼？

奧大 你怎樣呢，意大？德大兄的法子，聽說法大和俄大都要學，這麼一來，大約我們也得學罷。

意大 自然要學的。當初一聽，雖然似乎是奇怪方法，免不得發笑，但越想越覺得是好法

子了。

奧大 這就因為是毫無破綻的德大的方法呵。但是實在想出了意外的事了。

法大 英大兄，國民都有當兵的義務這新發明，你也實行一回，怎麼樣？

英大 多謝你關切。但我還是算了罷。因為叫不願意當兵的人們當兵，將不願意戰爭的人們趕出去戰爭，都不很好的。因為我們這裡，是尊重自由的。做出這樣事來，大家都不見得會答應，而且對紳士加些強迫，也是不很舒服的。

法大 這固然也不錯，但在德大想出了那樣方法的現在，已經不是講這樣道理的時候了。你這邊也還是一定採用了這法子好罷。

英大 可是我這邊，不願意學德大哩。到了最要緊的年紀，便喚去當兵，無論對誰，都不是好事。只要勤勤懇懇的各做自己的事業，就很好了。只要願意做了軍人為祖國打仗的人，做了軍人，我的國家便滿够安穩了。一到時候，都會高高興興的為我的國家出力的。若說強迫，倒反輕蔑了我國的人們的愛國心了。

俄大 這也好罷。因為你的國和德大的國，還隔着一道海呢。然而我們，都不能說這等話。

我們也明知道這事並不很好，但也沒有別的法子了。還是再見罷，再見再見。法大兄，一起走罷。

法大 好好，一起走罷。英大兄，再會。

英大 再會再會。

奧大 我輩也走罷。

意大 走罷。諸位，再見。

衆 再見。

（英大和日大之外，都退場。）

日大 英大兄，德大的法子，是什麼意思呢？

英大 想出了一件傻事罷了。就是將已經到了一定的年齡的人們，都叫到官署裏，脫得精赤條條的檢查了身體，將身體好的人們，隨着要多少兵，便拿去多少就是了。

日大 能這樣辦麼？

英大 這很容易辦。因為不依的人，只要罰就是；無論怎樣的罰，都可隨意制定的。總而言

之，不外乎用了德大式，想出了一個能够很容易的造成許多好軍隊的法子罷了。這真真胡鬧，簡直毫沒有替捉去當兵的人們想一想。這意見，纔真像不愛人民冷酷小氣的德大的意見哩。我這一邊，卻不能做這種不合人情的事，所以不做的。

日大 這樣一回事麼？

英大 我也還是走罷。那麼就再會。（退場。）

日大 再會。

（日大想着事，惡魔近前。）

惡魔 日大兄，想什麼？

日大 正想着我的國度，怎麼辦纔好。

惡魔 你不像有錢，除了學德大之外，怕沒有別的法子罷。要不然，你的國怕會倒哩。可是學了德大，造起軍隊來試試罷。你的國便是東洋第一的國；在亞細亞洲，只有你的國是闊氣的國。而且全世界都要害怕。會挨進第一等強國的隊夥裏面去呢。

日大 真的麼？

惡魔 自然是真的。那時朝大的國便是你的，支大須看你的臉色，俄大懼憚你，也怕敢伸出手來了。

日大 這真的麼？

惡魔 自然是真的。

日大 既如此，便學德大罷。

惡魔 實在只有學這樣一條法子。

日大 不知怎的，彷彿已經得了全世界似的，喜歡的無可開交了。就失陪罷。再見。（退場。）

惡魔 （目送着，）聽說倒是一個很能辦事的小子。上了當哩。英大這小子，膽敢說些費話，現在也要教他學德大去。怎的？德大又來了。

（德大登場。）

惡魔 怎麼了？

德大 承你的情，教給我好法子。現在法大、俄大，都學着做哩。要是這樣，好一個新發明，也就無用了。

惡魔 你放心罷。你的頭很聰明，只要想出些好兵器就是；並且瞞着敵人，多練些軍隊就是。即使略略加些租稅，也未必便有人叫苦。須得用點手段，在不至于叫苦的程度，上漸漸的加多租稅，用到軍備裏去。這麼辦，便毫不妨事了。俄大雖然魁梧，卻是很笨，不要緊的；法大固然性急，然而有點過于文明了，也不要緊的。打起精神做去罷。

德大 你實在是我的老師。聽了你的話，便彷彿世界是自己的東西一樣了。

惡魔 這很的確。只要專心致志，你想怎樣，世界一定便怎樣。

德大 早能够如此纔好。

惡魔 不添造軍艦，也不行的。殖民地也不要趕不上英大呵。

德大 英大這小子。我肯趕不上他麼！

惡魔 然而最可怕的卻是英大哩。

德大 我也這樣想。

惡魔 切實的幹罷。

德大 幹去，竭力的幹去。

惡魔 這是你的事，總該不至于失著的。倘不多設些工廠，奪了英大的富力，怕英大還要大造軍艦哩。

德大 是呵，這也去竭力辦。請你看着罷。

惡魔 我專等好消息呢。

德大 那便立刻去竭力的製造軍艦罷。

惡魔 這纔好。

德大 那便失陪了。

惡魔 再會。再來罷。

德大 多謝。再見。（退場。）

惡魔 如何，我的手段很有趣的辦下去了。（坐在石上，）有點乏了，睡一刻罷。（剛入睡，忽然又張開眼。）又誰來了似的。英大罷？一定是的；究竟是的。有些張惶着呢。

（英大登場。）

惡魔 英大兄，怎了？

英大 德大這小子造起許多軍艦來了；大約想要收拾我的國罷。

惡魔 這是一定的事。德大在世界上，最怕你的國，最嫌你的國哩。不小心就會上當。因為

德大是執念很深的呵。

英大 我正因此着急呢。大約還沒有什麼要緊，然而不小心也不行。

惡魔 這何消說得呢。但是教給你一條好法子。德大這野心家，法大和俄大也都怕；你便

引誘了他們，三個人同盟起來就是。這樣辦，便是德大，也就不能出手了。

英大 實在不錯。趕快同盟罷。（少停。）但我和俄大同盟，雖然也好，俄大在西方放了心，

在東方就容易出手了。我也有些放心不下哩。

惡魔 然而那個是那個，這個是這個呵。爲擠德大，要用俄大；爲擠俄大，也未必便沒有別

的好法子罷。

英大 懂了。你的意思，是說要教俄大不能向東方伸張，便和那日大同盟，利用他就好罷。

惡魔 是的，真聰明，不愧是你。

英大 這樣，我就放了心了。我一直從前，早看上了日大，現在順便給他高興高興；那小子

一定當作光榮，要竭盡忠勤的。

惡魔 而且增加軍艦的事，也千萬怠慢不得。

英大 這自然。

惡魔 盡心竭力，極周到的辦罷。

英大 自然，極周到的辦去。

惡魔 好好的辦罷。

英大 多謝。竭力的好好的做就是了。再見罷。

惡魔 再見。

（英大退場。）

惡魔 真忙呵，睡覺的閒空都沒有了。

（法大、俄大登場。）

法大 英大到你這里談過事沒有？

俄大 談過了。

法大 怎麼辦？

俄大 想答應他；因為德大近時，只是敷鐵路，立工廠，擴張軍備呢。

法大 是的，倘使不理會，實在危險，如果三國同盟了，該可以忌憚一點罷。

惡魔 法大兄，實在不錯。德大的野心，是在奄有世界哩。不小心，你的國要給收拾的。

法大 這樣？還要收拾，可是難受了。既如此，還是三國同盟好罷。

惡魔 自然。海裏有英大，後面有俄大，你的國也就放心了。

法大 既這樣，我就答應英大的話。

俄大 我也便答應罷。這纔有點放心了。

惡魔 而且土大和日大這一面也可以伸出手去了。

俄大 是的。聽說日大這小子，還學着德大的樣呢。

惡魔 學了學了。因為這小東西，到是大野心家哩。

俄大 這大意不得呵。

惡魔 怎麼大意得呢。

法大 這就失陪了。

俄大 以後再見，我還要和這一位說幾句話。

法大 那就以後再見，再會。（退場。）

俄大 再會。（對惡魔。）日大是這樣可怕的國麼？

惡魔 是的，是東方第一個野心家哩。你看，練兵的法子，教育的法子，兵器的改良，都不下

于你的國；況且英大又暗地裏推着他，正想要利用日大呢。小心點罷。

俄大 英大麼？

惡魔 正是正是，要知道英大是靠不住的。

俄大 這卻是的。

惡魔 所以我通知你，倘不趁沒有和英大結黨之前，擠倒了日大，是危險的。

俄大 那便立刻辦罷。

惡魔 愈早愈好；而且須想法子，使交通萬分便利纔是。

俄大 不錯。再見罷。

惡魔 再見。須得切切實實的辦去呵。

(俄大退場。)

惡魔 哈，一下子，便教俄大和日大鬧架麼？大鬧倒也未必，總該可以殺掉十萬以上的壯丁罷了；便教幾十萬的人們都別了他最愛的人罷。來了，日大。這小子得意的很哩。

(日大登場。)

惡魔 怎了？

日大 剛纔英大來說，要我同盟。

惡魔 同盟了麼？

日大 唔唔，不消說，同盟了。從此別的國都不敢看不起我的國了。

惡魔 小心着英大罷。

日大 唔唔，英大想利用了我，別有所得，我自然是知道的。但我這一面，也無非想利用了英大，別有所得，所以反正是一樣的事。我雖然擺着一副被人利用了也冥然罔覺的臉相，卻究竟不是傻子，所以英大何以要和我同盟的緣故，是明白的。請放心罷。

惡魔 這纔好。被人利用，卻精通利用的神髓，在這世上是得勝的。

日大 不錯。深知道這神髓的。人民們不明白，我卻知道。國和國的關係，總只是一個互相利用。那里有什麼正義呢？昨天的敵人，今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明天的敵人：信不得，靠不住的。只有儘量的利用罷了。

惡魔 但最要緊的是實力呵。

日大 實在不錯，所以正在竭力的用那富國強兵主義哩。請放心罷。

惡魔 聽了這些事，我也放心了。有了這樣的覺悟，便和英大同盟，也就可以了。但竭力擴張軍備這件事，一刻也忘記不得。因為你的國正在可怕的位置，但也是有趣的位置哩，只要有實力。

日大 多謝你的忠告。我想到自己的地步和位置，也就湧出力量來。我以為愈有禍患，便愈可以顯出自己的力量請你看。

惡魔 然而也須小心。因為一吹着文明的風，人們便要捨不得性命了。

日大 真不錯，我正也暗暗地着急。幸而健全的愛國的分子還很多，不妨事的。但總得小

心着。我正想竭力的教我國的人們的心，都專爲我延燒呢。

惡魔 這比什麼事都緊要。沒有這決心便是亡國。因爲許多猛獸一樣的東西正在徘徊，等着機會呵。

日大 不錯，實在大意不得。這就失陪罷。

惡魔 且慢且慢，還有事情通知你，小心着俄大罷。

日大 留神着的。

惡魔 此刻辦纔好；倘不早辦，俄大的軍備就完整了。

日大 趕快辦去。再會。

惡魔 再會。

（日大退場。）

惡魔 呵，德大又來了；很慌張哩。

（德大登場。）

惡魔 怎了，德大？

德大 英大這小子，和俄大、法大同盟了，想滅我的國哩。怎麼辦纔好？

惡魔 這除了和奧大、意大同盟之外，沒有法子。這麼辦，更得了平均了。

德大 真是的，這樣辦罷。

惡魔 但也大意不得。海軍還該振興呢。陸軍這一面，倒也很整頓了；鐵路和兵器，也都辦的周到罷？

德大 都在周到的辦，不如此，便危險的。英大多少狡猾，實在大意不得。現在便和奧大、意大商量去罷。

惡魔 正好，那兩個都來了。

德大 這來的真湊巧呵。

（奧大、意大登場。）

德大 恰巧遇見了，我正想到你那里去哩。

奧大 原來，我也正要會你呢。

德大 爲什麼？

意大 沒有知道麼？英大已經和俄大、法大同盟了的事。

德大 不知道還了得；實在就爲了這事，要會你們。

意大 原來，我們也爲這事，正在尋你呢。

德大 你們什麼意思？

奧大 就是只要我們也同盟了就是了。

意大 要不然，他們三個同盟了，我們便擡頭不得哩。

德大 是的，我也這樣想。趕快同盟罷。大家都去擴張了軍備，不要輸與他們。大家立起同

盟的誓來罷。

（拔了劍立誓。）

德大 這就穩了，不必怕英大和法大、俄大了。

惡魔 然而若不設法，教軍備沒有遜色，是不行的。

德大 這不錯，便到那邊商量軍備的事去罷。

（三人退場。）

惡魔 有趣起來了。呀，神來了，似乎愁着哩。

(神場登。)

惡魔 如何，我的手段？

神 日大和俄大開始戰爭了。你該高興罷？

惡魔 那里話，那些事情，還不能算我的事業的開端。此後正要將我的事業給你看哩。

神 教給了徵兵的法子了罷？

惡魔 教給了，好意見罷？

神 正像你的意見罷了。

惡魔 怎樣，不很高興罷？

神 不不，這麼一點事，沒有什麼的。

惡魔 俄大和日大，都只叫着你的大名呢。

神 他們是將你當作我了。

惡魔 教誰勝呢？

神 不管他就是。

惡魔 你好冷淡呵。

神 應該給與人們的東西，我都給了，以後任便。

惡魔 死的很多哩。

神 然而人類，生長是總要生長。你的事業，不過做我的襯墊罷了。

惡魔 然而個人不也可憐麼？

神 我不是人，所以沒有所謂可憐這類感情。人們不設法，是人們的罪，我只要做了我的事就夠了。

惡魔 你說，該給人們的東西，全都給了；然而教我說，卻只覺得你沒有將人們造得完全，單是造的傻氣。我略一煽動，便將最要緊的性命，都看成塵芥一樣了。

神 我沒有將人們造得完全。我單撒了一粒種子；要看這種子落在地上，怎樣變化。要看種種東西生來之後，想要生存的情形。只是這樣就好了。看此後的人們將地上弄成怎樣，是我的慰藉。人們成了完全無缺的東西太早了，我不很喜歡。但到達完全的地步之

前，人們便滅盡，我也不喜歡的。

惡魔 我卻要滅盡他們請你看哩。要不然，便趕他們到邪路上，教他們陷在無可奈何的境地。教人們只以為活着比死去還苦，只以為活着的事是無意味，單是可怕，于是教他們自滅給你看。

神 倘你能够，試試就是。倘你能將人們對於我的愛和信仰，加些損傷，切成兩段，切一回試試就是。我還沒有將人們造的這樣脆呢。

惡魔 好，看着罷。

神 默默的看着。

惡魔 竟是日大這一邊利害哩；彷彿還沒有知道性命的可惜似的。大家都說為本國戰爭，卻又有戰到本國人一個不留的氣勢哩。好笑話呵。給與了這種本能，做甚麼的？

神 倘沒有給與這種本能，人們怕早不願活着了。造成是胡胡塗塗，造成是傻氣不以爲傻氣，人們纔能活到這地步哩。

惡魔 但看他們到現在還沒有除掉這種根性，也未免太傻了。這一節，你也該後悔罷。請

你看着，這本能便是滅亡人類的關鍵。我已經確有把握了。

神 你的腦簡單呢。人們卻不會這樣的合你意思呵。又要睡覺了，躺一會罷。（退場。）

惡魔 真會睡呵，這小子，我可也太忙。日大來了。

（日大登場。）

日大 如何託你的福，大概是勝的。

惡魔 好好的幹罷，一定是你勝。金錢和人民，以後總有法想的。世界出了驚看着你；驚歎着；看起了你哩；怕了你哩；從前看你不起的東西，也佩服你了。幹的好。以後發狂變死的幹去罷。

日大 一定幹。我國的人們，爲了國家是不怕死的。人們多的很，簡直太多了，所以便是死掉一些，也不妨事的。只是近來頗有些危險思想流行起來了，卻也有點可慮呢。

惡魔 這種東西，不必顧慮的。以爲可慮，只要抓進監獄裏就是。

日大 正在這麼辦呢。

惡魔 還不行，殺掉就是用你的力量，要做什么便什麼都能做到，何必這樣的怕幾個空

想家，還是拚命戰爭要緊。只要國家的意氣增高了，勝利便是你的了。神曾說，他在你這一邊呢。

日大 是罷，覺得是天佑的事真多哩。

惡魔 這就對了。總之切實辦罷。這正是亡國和跳上一等國的分界線呵。

日大 感激的很，這就告辭了。

惡魔 再見。我望着你得勝。

日大 多謝。再見。（退場。）

惡魔 再見。得意着呢。這得意可是真有用處，東洋只要有這一個小子，就儘够了，假使這小子不強，我實在也就爲難了。阿呀，俄大到了，怒得不尋常哩。

（俄大登場。）

惡魔 怎麼了，俄大？

俄大 小子們的不要命，真窮了人了。無論威嚇，無論什麼，都不以爲意的。因爲所謂性命可惜這件事，還是全沒有知道哩。

惡魔 這也未必罷。

俄大 而且內部也似乎要騷擾；真也窘人。這樣黃色的小東西，本該不會輸給他，但他不要命，所以爲難了。大約還有英大暗地裏推着罷？那小子本該是這邊的幫手，但見我向東洋方面伸出手去，彷彿不很喜歡哩。

惡魔 先前已經說過，那小子是靠不住的。可是軍艦還須多派；便將日大的軍艦趕掉就是了。這樣辦，日大也使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俄大 然而派軍艦也爲難。

惡魔 已經不是講這樣話的時候了罷。在東方就要伸手不得哩。

俄大 冒險一回罷。

惡魔 這纔對。

俄大 你既然這樣說，那就辦罷。再會。

惡魔 就走麼？

俄大 趕快派了軍艦嚇日大去。不將那得意的鼻子折了，是放心不下的。再見。（退場。）

惡魔 誰勝誰敗，都好的。只要人們死的多，我就高興。都聽了我的話，拚命的擴張着軍備哩。只要大家的競爭心和敵愾心，越發加添速度就成了。我也休息一會罷。先起一回地震消消閒纔好。（搖動樹木。）至少也得死掉二三千罷。其次還不如撒一點病毒。但這些事，也不很有趣。須得人們的精神從裏面萎縮了；人們的精神進了邪路，絕望了；神這小子纔喫驚罷。至于這小子的自負，實在奈何不得。總須按倒一回纔好。現在便要按倒哩。用了人們的力，滅亡人們。這樣一來，小子該喫驚了。賭的事是我勝利了。布置已經有點定局，姑且睡覺罷。阿呀。還大意不得哩。（望見了什麼似的。）俄大的船出來了。阿呀，漸漸的彎過去了。雖然這樣慢，在人們的力量，卻總要算全力了罷。他還不知道日大的船在那里呢。阿呀阿呀，愈走愈近了；有趣呵，就要遇到日大的船了；哈，打了。俄大的船糟了，日大一定得意罷。雖然俄大的船也很想巧巧的逃出，送兩三個彈丸給日大的海岸的。但教他得意着，也很不壞。俄大這小子該失望了罷。這戰爭也慢慢的教完了罷。因為我的緊要事業，還豫備在後來呢。日大來了。

（日大登場。）

日大 如何，英雄罷？

惡魔 佩服佩服。可是你的陸軍，似乎有點疲乏了。

日大 我也正微微的着急呢。

惡魔 到了差不多的地步，歇了好罷。漸漸深入了俄大的國裏，你也許碰到可怕的事呢。
現在便是歇手的時候罷。

日大 我也這樣想。但是我國的小子們，怕未必肯答應哩。因為上了戰場的小子們，雖然漸漸的想要回家，住在本國的小子們，卻以為即此便可以永遠戰下去呢；因為看同胞的死亡，全不當什麼一回事呢。

惡魔 這樣纔好。為你的國家計，這應該賀的。單看見白色人在地上行勢的時節，說到有色人種，卻只有你的國不縮頭，這一節，我最佩服。沒有這樣的意氣，是不行的。

日大 可是出去戰爭的小子們不能如此，所以為難了。

惡魔 這也沒法。可是只要在國裏的小子們元氣旺，出外的小子們也容易辦的。但現在也正是歇手的時候罷。俄大那一面很願意歇，因為怕起內亂哩，然而內亂是起不來的，

便是俄大，要按下內亂這一點力量，卻還有呢。

日大 不錯。俄大的國度大，以後可以隨意送到多少軍隊，我可不能這麼辦。

惡魔 是的，照你的實力，早該加倍的擴張軍備了；你沒有做，所以不行。

日大 就因為金錢為難呵。

惡魔 再收些稅就是。

日大 這也很難。

惡魔 那裏有難的道理呢？國家滅亡了便糟，應該誰都知道；而且武器也得改良哩。近來

捕獲了幾條軍艦罷？戰爭完結之後，倘不製造到現在的加倍以上，也怕不行。

日大 錢也很不容易辦。

惡魔 總須設法纔是。你的國裏的人們，為國家做這一點犧牲，都應該欣然罷？

日大 可是近來很有點不行了，因為染了西洋氣了。

惡魔 這卻很有些不妙哩，但戰爭完結之後，千萬大意不得。因為你的國的位置，比先前

更加危險了，況且版圖一廣，也更耍金錢和軍隊。

日大 的確是的。一定設法，可以對得起你的忠告。

惡魔 肯這樣辦，你的國便是世界的驚異，全世界都怕你，敬你了。

日大 極願如此。失陪罷。（退場。）

惡魔 早以為變了世界的一等國，得意着走路了。有趣有趣。阿呀，俄大來哩。

（俄大登場。）

惡魔 怎了，俄大？

俄大 聽了你的慫恿，喫了虧了。

惡魔 也不是要這樣失望的事。

俄大 也沒有怎樣失望，然而也不很舒服哩。而且國內的不平黨要鬧事；屬國也想造反；

乘機視隙的東西，各處現出影子；又少不得錢用；這回的戰爭，實在有點後悔了。太看低

了別人，所以糟的罷。

惡魔 正是呢，然而反可以當一服藥罷。不要以為很強了，只是自負纔是，而且不將兵器

改良，也不行的。其實可怕的並非日大，卻是德大；不小心，也不行的。

俄大 但倘使戰爭下去，也該可以得勝，然而也想歇了。照這情形再拖幾時，是不了的。

惡魔 這也好罷。可是戰爭完結之後，不小心不成。

俄大 好好，小心就是了。現在停了戰，雖然受一點損。

惡魔 那里話，也受不了什麼損的。因為日大這一面，也暗地裏願意休戰哩。況且想要一個翻本的機會，隨便什麼時候都行。

俄大 這不錯。我也知道和日大的爭鬧，這回是初次，卻不是末次哩。

惡魔 只要等着機會，好機會一定來。日大已經很得意了；如果沒有利用的必要，他們一定竭力的想滅日大。這時候，你要什麼拏什麼就是了。現在還是教他得意一點好。

俄大 實在不錯。這樣子，便停戰罷。

惡魔 再見。萬不要忘了擴張軍備和兵器的改良。

俄大 不忘記的。（退場。）

惡魔 呵，我也睡覺罷。神小子睡眠蒙朧的跑來了。

（神登場。）

惡魔 如何？

神 我依舊閒着；因為無論那一國，都不來和我商量。然而我放心的。看罷，俄大和日大，我雖然睡着，也自和解了。

惡魔 然而這和解，是最合我的意思的和解方法呢。現在要拚命的取了租稅，用到軍備上去了。爲了那邊指頂大的地而，日大卻犧牲了幾萬人哩。你看罷，那便是日大的國裏的人們，因爲平和了，正在生氣，說更須戰爭更得利益呢。

神 然而我是放心的。又要睡了，我的覺醒，人們彷彿不喜歡似的。然而我相信最後的勝利。便是你，也不過在我的手下差遣着的罷了。（退場。）

惡魔 真教人喫驚呵，這小子的自負。而且也真會睡。我也睡一刻罷。阿呀，似乎德大到了；我簡直沒有睡覺的閒空了。神小子說，他醒來的時候，人們都不喜歡我睡下的時候，人們卻也彷彿都不喜歡似的。這樣看來，人們大約以爲我這一邊，是一個萬不可缺的東西哩。

（德大登場。）

惡魔 德大，怎了？多日沒有見了。

德大 就是忙；如何，我的國漸漸興盛了罷！這就因為我國的人們和別國的人們，腦髓構造不一樣的緣故；不問什麼事，全是合理的做去的緣故；而且別人不會再想的地方，我國的人們卻能硬着頭皮再想進去；什麼事都用了好法子，耐心做去。買賣這一面，現在便可以勝過英大給你看了；因為最可怕的只是英大呵。俄大這回成什麼樣子，竟被我的徒弟一般的小小的日大，治了一下子就壞了。唉，我的世界，目下就要到了。

惡魔 這實在佩服；我希望的就是你。陸軍無論怎麼說，自然是你的國超等，可是海軍總還得算英大哩。

德大 請你看；就要將保守的英大嚇他一回給你看看。能够飛在空中的完全的飛船，已經發明了；就要成一件像樣的東西了。

惡魔 這纔是好法子。總而言之，不要輸與英大呵。

德大 目下定要勝他，請你看。已經有了成算了。請你再等十五年罷。現在失陪了。

（英大登場）

德大 英大兄麼？總是很興旺，好極了。

英大 你這一面，英年銳氣，這纔很興旺，好極了。

德大 然而無論如何，總趕不上你，因為海洋是總是你的。

英大 這已經要成過去的夢了。

德大 這是謙虛的話。

英大 並非謙虛的話。像你這般的元氣的出了世，我這一面，也疏忽不得呢。

德大 我這一面是毫無野心的，請放心罷。

英大 軍艦造得頗不少了罷？

德大 你這一面，造得更多罷？

英大 因為國防上必要的數目，總得造的。

德大 爲了國防，大家都得費去許多錢，實在是可歎的事呵。

英大 真的。這樣下去，會成國防倒帳了。你這邊顧慮一點，可好呢？那麼辦，我也就顧慮了。

德大 我這一面，實在沒有造到必要以上呵。不要擔心就是了。可是你這一面，彷彿有點

野心，我卻擔着心哩。

英大 這話是應該我這一面說的。我這邊總是被動。所謂野心，我這邊實在沒有。

德大 但願這話可以相信就好了。

英大 請放心罷。

德大 還是你放心罷，告別了。再會。

英大 再會。

德大 (退場時獨白，) 這小子又圖謀着什麼哩。這小子的沒有破綻，實在教人吃驚。小

心着纔是。(退場。)

惡魔 英大兄，什麼事？

英大 德大來做甚麼的？

惡魔 來自慢的。說就要收拾你，給我看呢。

英大 想收拾，收拾就是。我這一面，也不是這樣的傻子哩。我認定德大是世界的惡魔；要

教全世界知道他是世界和平的讎敵。

惡魔 他是對於你的利益最有妨礙的國這一節，卻瞞起來麼？

英大 這種事何必特地嚷出來呢。這單是我國的事罷了。我的事情說給別人聽，也無聊的很呵。

惡魔 總之你的國，本國雖小，依然是世界第一的國哩。老實的國，一定都如你的意的。

英大 這是因為我幫他們的忙，所以感激着呢；而且利用他們，就是為他們謀幸福，這一舉兩得的外交的祕訣，我是捏着的。這一點什麼德大，也及不上我的皮毛；因為他只想着自己的事。這種思想的國，在現世定要亡掉的。因為先行儘量的利用了，然後慢慢地拿出暗拳來，纔是外交的祕訣，征服世界的祕訣哩。

惡魔 實在不錯。德大不是你的敵手呵。你爲了金鋼鑽，不惜打了杜蘭的手段，我也始終佩服着呢。

英大 不要提起這事了；因為現在倒反後悔了。

惡魔 那便還了他罷。

英大 這可不能，爲此死了許多人呢。

惡魔 真不愧是你，雖然後悔，既得的東西，卻不再吐了。

英大 倘使這麼老實，在這世上活不成的。無論那一國，這一節全都相同。因為強者的正義和弱者的正義，模樣有些各別的。

惡魔 這也是的。

英大 弱國做強國的餌食，正是自然的法則呵。然而我卻並不專管自己一面的事；對手的利益，也想到的；而且也知道該給對手滿足，不要撩他生出不平來。決不像暴發的德大，只是鯨吞虎噬的。

惡魔 你真是很可怕的小子呵。

英大 然而假使沒有我罷，俄大和法大，一定要做德大的奴隸；為世界的平衡計，我是萬不可少的。

惡魔 委實不錯，你和德大，正是好對手哩。

英大 為我計，德大是必要的。為德大計，我是障礙，為我計，德大可是必要的。這就是我的偉大的地方，無論德大怎樣不舒服，總不過做一個為我利用的傢伙罷了。然而這是笑

話。再見罷；再會。（退場）

惡魔 再會！這東西比那德大，真真勝過一籌。神小子還睡着罷？以後可是有趣了。先在小事情上鬧一點事，逐漸的做到大戰爭，教這小子看看我的事業，多少可怕。誰都整備着；饑急着。這就是我所瞄準的地方；因為有此，我纔能成我的事業，將人們拖下滅亡的谷裏去。姑且在小事情上，使他們爭鬧起來罷。便就近投一星小小的火，再去睡一會罷；起來的時候，全世界都該燒着了。早都準備了，油也澆了；只渴望着火。傻小子呵，爲了一點小貪慾；卻捨了性命和財產，大家拚命相殺哩；全不想到自己也會被殺哩。神造的東西，全都是這樣的昏蟲罷了。專管目前，貪慾沒有底，利益上毫不放鬆。但一到緊要時候，便發了昏。說是要殺就殺，我不要命了！要便拏去，可是要取你的命哩。哈哈，爲要活着而貪的呢？還是爲要死掉而貪的呢？實在索解不得。說是如果有損，而且別人有所得，還不

如死的好，所以可笑哩。神小子。真造了太可笑的东西了。那小子也有點老昏了。但人們善于自負的地方，卻真不愧所謂神之子哩。哈哈。火是延燒起來了。準備了醒來的高興，先睡一會覺罷。（躺下）

（少女，就是第二幕中的女三，略異以先，坐在看客席上，正當青年的背後；此時拍着青年的肩頭，青年回顧。少女微笑，略打招呼。）

青年 你怎的在這里？

少女 來看戲的。

青年 別的幾位呢？

少女 都在後臺哩。

青年 那一位乞丐呢？

少女 不久也即釋放了，趕出了那個村莊，到了這里了；現在也在後臺。還說很願意再和你見一面哩。

青年 原來還有著作劇本的那一位呢？

少女 扮着惡魔的，就是那人。

青年 這麼一說，就覺得無怪聲音有些耳熟了。這回的劇本，又是誰的著作呢？

少女 也是那人。那人也說正想和你會一面呢。

青年 這樣麼？我也正要見他。

（此時寥寥的幾個看客，吹唇教靜。）

青年 那便再談罷。（復了原狀。）

（神登場。）

神 惡魔這小子睡着哩。（遍看各處，）阿呀，又鬧玩意兒了。淋漓的澆了油；點上火了；而且將導火線縱橫縳着哩。然而便是人們，也還沒有如惡魔意料中這般簡單，切斷導火線這點事，也還知道的。但也危險，給他滅了這飛火罷。又想睡了：人們的小子，總不願意我起來。被我看見，還有些羞罷。不久成了不至于羞的模樣，便會自來叫我的罷。還是安心睡覺去罷。雖然常常醒過來，但當真醒了看人類，大約還是略略後來的話哩。睡罷。火勢有點衰了。然而目下還只好讓惡魔高興。做了惡魔的犧牲的人們，雖然可憐，但既然吃了智慧果，便免不得有身受這運命的飛沫的東西。除非人們自己小心，不受這飛沫。好好，我再睡罷。

（退場。）

惡魔 唉唉。(欠伸着起身，遍看各處，)阿呀，好奇怪，火消了。怎的會這樣？怎麼一回事呢？阿呀，誰將導火線割斷了。不近人情的東西！但是看罷，這回一定留了神，弄出大戰爭來。給你看，德大、俄大、法大以及奧大、意大、日大，都要扯他們進了戰爭的深淵。神小子已經想出了飛機，兵器也很有長進了；教他們應用了這些，做一回大布置的殺人罷。我不會錯，神小子該出驚罷。而且還要教英大採用徵兵主義哩。看着罷。但從那里先點火呢？還是叫了俄大的外甥塞大，挑撥一下罷。塞大來呵！這小子正恨着奧大；而且也是很容易挑撥的小子哩。塞小子，已經到了。

(塞大登場。)

塞大 什麼事呢？

惡魔 倒也沒有什麼別的事，聽說你的伙伴，正挨着奧大的辣手哩。

塞大 是的，正挨着辣手哩。

惡魔 不生氣麼？

塞大 怎不生氣，但現在沒有報讎的機會呵。

惡魔 那里話，要造報讎的機會，多少都有。況且你的後面有俄大，奧大也不敢輕易動手的。不要太畏葸罷。

塞大 但是我這邊，戰事剛纔完結，國有點疲乏了。

惡魔 不要說沒志氣的話。你的國是強的，全世界都承認：奧大也有些懼憚呢。這樣費了氣力，那利益都被奧大胡亂拿了，同胞還要被壓迫，怎樣忍得過。還是做一番，教他知道你的國也有骨氣纔好罷。

塞大 倘有好方法，也願意做的。

惡魔 不必別的，只要治了奧大的皇太子夫婦就好。這小子一定要成可怕的暴君，不趁現在治了，實在是後患。他的老爹已經老昏了；可怕的便是他們兩個。只要殺了那兩個，怕死的人對於你的同胞，便會比現在寬大不少罷。

塞大 可以行麼？那兩人倒實在有治一下的價值。爲了那小子，我們的同胞無罪入獄，甚而至于還有被殺的哩。但是成了國際問題，那就麻煩了。

惡魔 那里，不妨事的。如果事情弄大了，俄大會來幫忙。

塞大 那時德大又怎麼辦呢？

惡魔 出了這樣事情，實在是大不得了，所以該會想法子中途捺消罷。不必愁的，一定是

殺了上算。單是殺人的勇士，你這里也沒有一個麼？

塞大 多着呢，但顧忌着國的連命哩。

惡魔 還管這等事，說不定奧大要凶到怎樣哩。

塞大 的確不錯。給他看點斤兩罷。

惡魔 那便奧大要喫驚，要慌張了。

塞大 對於將我同胞不當人看的罪，給他天罰。

惡魔 好好的做罷。

塞大 好好的做去。怨恨浸透了骨髓哩。再見。

惡魔 什麼時候辦？

塞大 立刻辦給你看。（退場。）

惡魔 雄赳赳的去了；看這樣子是要做的。我連結着的導火線上，這可落了火了。便在我

也要算好方法了；這回一定教成功。彷彿已經辦了哩。奧大來了。連奧大這寬氣兒，也怒的利害哩。

（奧大登場。）

惡魔 奧大怎了，何以這樣發氣？

奧大 塞大國裏的小子，將我國的皇太子夫婦害了。

惡魔 這真真是萬分可惡的東西呵。

奧大 這事很像受了塞大自己的意志做的。

惡魔 這是一定的事。

奧大 我也以為一定如此。我所以和塞大理論，要報足這怨恨；要教他後悔這次的行爲。

惡魔 這是當然的事。遭了這樣的毒手不開口，是男子的恥辱哩。

奧大 是呵，無論怎樣，這讎一定要報的。

惡魔 這樣纔是正辦。你的國民，也要求如此罷？

奧大 不知道有沒有例外，假使竟有，這便是不能稱爲國民的人了。

惡魔 不錯，實在不錯。

奧大 國民還都說，要滿心滿意的報讎；倘不滿意，是不應承的；很有免不了示威運動的
勢子哩。

惡魔 這實在是意中事呵。

奧大 這便要開強硬的談判去；倘不聽，便是戰爭也顧不得了。

惡魔 這是當然的事。然而俄大也許暗地裏幫着塞大呢。

奧大 無論誰幫着，也不能閉了口躲起來了。況且俄大出面，德大也就出面，到這樣，便鬧
糟了事情，所以俄大也未必開口罷。但也沒有閒空，再顧忌這等事了。

惡魔 是呀，這纔是奧大哩。（拍奧大的肩，）切實的辦。

奧大 切實辦去。我如果被人看作受了侮辱，也只能縮着頸子，那便即使亡了國，也要戰
的。此後要提出洗刷國恥的要求，給國民幾分滿足哩。再見罷。（退場。）

惡魔 再見。全照我的意思一樣了，有趣。（巡行。）

（塞大登場。）

惡魔 辦的好罷？

塞大 辦是辦得好的。但奧大怒極了；而且對了我這邊，出了無禮的難題目。奧大簡直用了不將我當作一個國的態度，說若不依他的話，就要用兵哩。他這般說，我這邊也就不能默着了。

惡魔 那是一定的。奧大因爲你小，不當東西哩。

塞大 是的，所以令人生氣，但也想問一問俄大兄的意見哩。

惡魔 這一定得問。俄大爲了你，未必不幫忙罷。

塞大 總該如此。阿呀，俄大替我着急，正從對面來了。

惡魔 正好正好，好好的對他說罷。

（俄大登場；塞大忙跑上前，握手。）

塞大 血族受人侮辱，請你當作對於自身的侮辱一樣看罷。

俄大 一樣看的。你的不幸，便是我的不幸；你的損，便是我的損；你的恥辱，也便是我的恥辱呢。奧大對着你，提出了無禮的要求，也就是看不起我；以爲我打不過日大，便容易對

付哩。你放心罷；我居中給你說話；我沒有答應，奧大也未必敢糟蹋你。

塞大 拜託拜託。可是托着奧大肩膀的還有德大，也得留神纔好。

俄大 但沒有最後的決心，便要受敵人侮慢，給他看倒的。已經有了最後的決心了罷？

塞大 已經有了，請放心做罷。

俄大 但還是由你回答的好；到時候，我來說話就是了。無論如何，奧大是不必很怕的。我

出面，德大也就出面，他是野心家，說不定會做出怎樣事情來呢。然而德大動手，法大、英

大也便坐視不得。這麼來，事情可就鬧大了。現在還是只裝着你和奧大鬧事的樣子罷。

塞大 這樣子，奧大便要看低了我了。

俄大 露一點我的意思給他看就是。但要小心；然而怕奧大是不必的；便是奧大，也知道

我幫着你，而且法大、英大幫着我呢。無論怎樣生氣，危及國家的事，也未必做的。

塞大 然而示威運動很猛烈呵。示威運動固然也許含着外交的策略；但蠢笨的羣衆，便

會因此發昏，再沒有想到什麼國家的事的餘裕了。

俄大 我不怕奧大；只是在他背後的，苦心經營的想尋機會征服世界的野心家，名譽心

很強的德大，卻怕哩。這小子什麼事都會做；況且軍備也周到了，自負又利害。

惡魔（插嘴）然而俄大兄，現在德大倒還沒有什麼可怕；德大慾望大，還候着更好的機會罷。現在就起來，料德大也還沒有豫備得這般周到；再遲四五年，許會興高采烈的起來罷。所以塞大兄也可以強硬點，外交一讓步，是沒有底的；就要得步進步的。而且別人就以爲這國度沒有戰鬥力，國力已經疲弊了。被敵人這般想，還了得麼？況且奧大又實在這般想，看低了你的。你能強硬，奧大使要吃驚。你的國自有你的國的法律；蔑視這法律，就同不認你的國爲獨立國一樣了。這樣的侮辱，那里還有呢？切實幹罷。

塞大 切實幹去。我爲平和計，可以讓步的總想讓步；但不能讓步的事，是不能讓步的。我不是奧大的屬國哩。

惡魔 一點不錯，一點不錯，斷然的回絕他纔是。俄大兄，你也這麼想罷？

俄大 實在是斷然的回絕了好。

塞大 那便去斷然的回絕他。失陪了。

俄大 那麼我也同走罷。

（塞大，俄大退場。）

惡魔 毫不招呼的走了；很張皇哩。這回該如我的意了；不會不如意的；已經澆了油，用導火線二層三層的聯着。塞大的回答，奧大定要發怒；往返一定不調；談判定要炸裂的。神小子這回醒過來，定要出驚了，這一回，可再不給他說『我相信人們』了。呵，奧大發了怒來哩。

（奧大登場。）

奧大 欺人太甚了；便要教你知道。

惡魔 奧大，獨自說些什麼？塞大又說了無禮的話麼？

奧大 是的，我的要求，竟不當一回事；以為只要威嚇我，我便會撤回要求哩。就令那邊跟着俄大，跟着甚人，正當的要求，也沒有撤回的理。國民全部『戰爭戰爭』的喊着哩。塞大那一面，擺着不怕戰爭的臉；我這一面，也決不怕戰爭的。無論怎樣，還沒有老昏到竟須受塞大的欺呵。我國皇太子夫婦被害的情形，已經烙印在國民的腦上了。做這事的是發瘋是正經，有無塞大的意志這等事，一看就明白；想含糊過去，是不能的。就令惹出

怎樣可怕的事，罪孽總在塞大；正義之神是在我這邊的。我決不能將要求收回一些了；須做到底纔罷休。現在我這一邊，倘若略略讓步罷，怎麼能教國內平靜呢？我不讓步的，決不讓步的。

惡魔 對呵，你的要求的正當，誰都承認的。塞大真真是胡塗小子呵。況且俄大擡着肩膀，便愈加讓步不得了。

奧大 俄大算什麼？輸給日大的俄大算什麼呢？俄大起來，德大也就起來。俄大不是德大的敵手呵；便是那小子，也未必這麼儂罷；也該知道自己站出來，便要鬧出可怕的事罷。所以想來只是恐嚇罷了。我不上恐嚇的當；但即使當真出來，我也不怕的。

惡魔 德大從對面來了。

奧大 德大來了麼？

（德大登場。）

奧大 （跑上前，握手，）來得真好。

德大 惦記着你的事，特地來的。你放心；即使俄大、法大、英大都轉到那邊去了，也不必愁

的；因為這一點豫備，我早已整頓好了。喜歡戰爭的必要，固然不必有；但恐懼敵手的必要，也不必有的。何日何時，陷落那里的京都，攻進那里的京都，我都清清楚楚了；一日裏調動幾百萬軍隊，也容易的。有我幫着，只要放心就是。

奧大 多謝，聽了這話，我就放心了。

德大 （露出臂膊，）這臂膊正在納悶哩。（拔劍，）這劍正要喝血哩。我也並不喜歡戰爭；但這回再不戰，在這世上，可沒有伸張力量的餘地了。切不要怕戰爭。但能平和而得到光榮的解決，卻也可以的。只是我也想將我的武力，給世間看看；將我的腦怎樣能幹，給世間看看。（且走且說，）奧大，好好的做去；運命所給與的東西，不必怕的。

奧大 聽了你的話，我也放心了。決不做辱沒我們種族的事。

德大 以後總有細細商量的時候罷。總之不要怕。

奧大 不怕的，這就失陪了。

德大 再見。祝你幸福。

奧大 多謝。（退場。）

德大 (看見惡魔，現出快意的笑容，) 終於來了，料定了的時候。

惡魔 你該高興罷。

德大 並不高興；但也沒有不高興。這是成敗關頭呵；不能單是高興的。

惡魔 然而勝利該是你的罷。

德大 這大約是我的。

惡魔 勝利的喜悅，是賦給人們的最大喜悅呵。你想嘗這喜悅罷？

德大 這是想嘗的。

惡魔 像這回的機會，是不會再來的呵。

德大 這我也知道。

惡魔 你抱了多年的期望，這番該要成功了。

德大 料來最後總要成就。但英大許要作踐了殖民地哩。

惡魔 但倘若取了比大的國，……

德大 那邊是中立國呵。

惡魔 然而你的方略，不是從此侵入麼？也無用的。

德大 委實如此，並且用飛船、飛機和潛水艇，趕掉了英大的軍艦，攻進他本國裏的時
候……

惡魔 這也不是做不到的事。只要用了你的縝密的腦髓，科學的智識，你的耐心和固執，
送陸軍到英大的本國裏，也未必是做不到的事。

德大 我也這樣想。一個月之內，先破了法大的首都，順勢再進俄大的首都請你看罷。

惡魔 你的陸軍，這一副力量該是儘有的。

德大 我也怕戰事的悲慘；但在這世上，太怕這事，也不能了。好歹總要打一仗的。英大所
有的是教我國滅亡了纔罷的意志；不到一邊再也站不起身的時候，是誰也睡不穩的。
運命倘教我戰，我便拚出死力，去治這姦佞無比的英大。他隨處妨害我，我和他已經成
了不能兩立的關係了。這事英大也明白；現在不治，不知道又要計畫怎樣可怕的事了。
惡魔 都不錯，你和英大，正在不能並立的關係上哩。

德大 請你看。倘使此番趁這機會，起了大戰爭，而且不知道是徼幸還是不幸，竟和英

大戰爭了，我一定要懲治英大給你看。雖然隔着海，可是現在不比先前了，一定渡過海給你看。

惡魔 只要渡得海，你的勝利便無疑了。

德大 一到動手的時候，我的活動，怎樣敏靈周到，都請你看着就是。

惡魔 我看着好好的幹。

德大 請看着就是；勝算（拍着胸口，）在這里哩。再見。（退場。）

惡魔 再見。我多少聰明呵；全照我的豫算辦了。然而德大，照你這豫算卻不行；你的豫算太如意了。我的妙算，是要兩邊一樣力量，互相殘殺的；這一邊輕輕的勝了那一邊，並非我的希望。我是公平的；而且戰爭愈長久，我也愈喜歡；而且戰爭的犧牲愈多，人們詛咒自己生來做人的事愈凶；也便是我得勝。神小子什麼都不知道的睡着；醒來不要出驚！

（英大登場。）

惡魔 英大兄，想甚麼？

英大 奧大和塞大的鬧架，像要鬧大了。

惡魔 似乎總要鬧大。

英大 我也願他鬧大。但也怕呢；因為我的幫手，又要靠不住。想起來，總還是德大強些哩。

惡魔 然而你的本國和殖民地，是萬全的。

英大 這該萬全的罷；或者用了飛船，加一點恐嚇罷了。殖民地自然也無礙；我卻要全取了德大的殖民地哩。我所怕的，只在德大去奪那中立的比大的國，以及占領了法大的海岸線。

惡魔 未必會有這等事罷。

英大 即使法大的海岸線不足慮，比大的海岸線卻容易占領的；因為德大確乎想走過了比大的國，來威嚇法大和我的國呢。這東西是野蠻，便是侵入中立國，也不介意的。

惡魔 但比大有很好的要塞罷。

英大 這是有的。比大也未必肯聽德大的無理的要求；我想比大也還會戰爭，但萬一嚇倒了，竟依了德大的話，可就糟了。

惡魔 這只要和法大兄商量妥當，一用你的專長的外交法，比大總該加入你們這一面

的。聽到隨便走進自己國裏的要求，便是比大，也未必舒服罷。

英大 比大如果肯拚命，法大和我的軍隊都去救，海岸線便不會落在德大掌中了。這時俄大也進攻；法大以爲報復多年的讎恨，正在此時，也拚命的戰了。奧大是毫不足慮的。意大近來頗恨德大，大約未必幫德大的忙罷。

惡魔 無論如何，你總有增加軍隊的必要呢。義勇兵容易招集麼？

英大 自然，立刻招集給你看。

惡魔 可是這回的戰爭，義勇兵有點難哩。

英大 不妨事的。義勇兵不行，你說怎樣？

惡魔 除卻用德大發明的徵兵制度，沒有別法了。

英大 我不想將不願出征的人，趕上戰場去。倘若必須借了心裏怕死，抖抖的出戰的人們的力量，纔能保得住國，還不如亡掉的好。我國的人們，對於受了強制，爲國效死的事，是很以爲恥的。這簡直是將人不當人的行爲；這是只有德大纔能想出來的，抹殺了人的價值和祖國的愛的制度呵。

惡魔 但許多國都實行了。

英大 即使所有國家都實行了這制度，獨有我的國裏，卻不許這樣髓髓制度進去的。強制他們，用死來嚇，這樣的事能行麼？我只是將爲着祖國自願出征的人，送上戰場去；還要冠冕堂皇的打勝了給你看哩。

惡魔 你倒總是紳士模樣的意見呵。但這意見，現在須取消了纔是。

英大 請放心，單用義勇兵就够戰；單用那因爲祖國非戰不可的人們，戰給你看。

惡魔 能够如此，實在是你的國家的光榮了；好好辦去，不要失卻這光榮罷。

英大 便要教失卻，也不會失卻的。戰爭定要開手罷。

惡魔 德大的殖民地，這便是你的了。你正在最好的位置哩。

英大 正義是在我這一邊的。

惡魔 我也在你這一邊。因的你能知道正義可以利用的哩。正直是最大的政略，所以你要正直，這便是我所極頂中意的地方。這回開戰，損最少得最多的該是你了；因爲將德大關在本國裏，使他動彈不得這件事，在你做起來，比一擡手還容易呢。

英大 (露出會心之笑) 現在正是時候了。我對於運命所給與的東西，決不逃避。正義在我這邊；還有勝利和利益，也在我這邊。不趁此刻治了德大，怕未必再有這般好機會了；而且要成無可挽救的事了，俄大和法大，都要將我當作救主看罷。戰事一定要有罷？

惡魔 戰事是未必能免了。

英大 德大！要斷掉你的手足了；要教你再也站不起身了。請想和我競爭，不知道我的利害的，便都要按倒，再也站不起身。

惡魔 對面俄大和法大都來了。

英大 來了麼？

(俄大、法大登場。三人無言，握手。)

俄大 英大兄，正尋你呢。

英大 鬧出大事情了；我正在擔心哩。

俄大 奧大和塞大的戰爭，終于不能免了。

英大 這樣麼？那也無法。你也想和奧大開戰麼？

俄大 此外也沒有法；因為塞大的國，倘被奧大佔去，那就糟了。

英大 你起來，德大也要起來罷？

俄大 就防這一著。

英大 （對法大，）假使德大加入戰爭，你也就加入戰爭罷？

法大 自然，不能單聽俄大兄吃虧的。你呢？

英大 自然，和你們做一夥。

俄大法大 （合，）肯做一夥麼？多謝多謝。

英大 自然做一夥。但我姑且裝作中立模樣，教德大加入戰爭的時候，能够愈拖延便愈好。

法大 這麼辦，我這邊便有救了。

英大 因為德大這邊，準備都已完全了；一要起來，幾百萬的兵，立刻便能動。你們的國卻不能。因為德大真是一個可怕的東西哩。

法大 委實不錯。但三人這樣聯成一氣，便無論德大怎麼掙，都不妨了。這般野蠻國，在我

俄大 此外也沒有法；因為塞大的國，倘被奧大佔去，那就糟了。

英大 你起來，德大也要起來罷？

俄大 就防這一著。

英大 (對法大) 假使德大加入戰爭，你也就加入戰爭罷？

法大 自然，不能單聽俄大兄吃虧的。你呢？

英大 自然，和你們做一夥。

俄大法大 (合) 肯做一夥麼？多謝多謝。

英大 自然做一夥。但我姑且裝作中立模樣，教德大加入戰爭的時候，能够愈拖延便愈好。

法大 這麼辦，我這邊便有救了。

英大 因為德大這邊，準備都已完全了；一要起來，幾百萬的兵，立刻便能動。你們的國卻不能。因為德大真是一個可怕的東西哩。

法大 委實不錯。但三人這樣聯成一氣，便無論德大怎麼掙，都不妨了。這般野蠻國，在我

俄大 此外也沒有法；因為塞大的國，倘被奧大佔去，那就糟了。

英大 你起來，德大也要起來罷？

俄大 就防這一著。

英大 （對法大，）假使德大加入戰爭，你也就加入戰爭罷？

法大 自然，不能單聽俄大兄吃虧的。你呢？

英大 自然，和你們做一夥。

俄大法大 （合，）肯做一夥麼？多謝多謝。

英大 自然做一夥。但我姑且裝作中立模樣，教德大加入戰爭的時候，能够愈拖延便愈好。

法大 這麼辦，我這邊便有救了。

英大 因為德大這邊，準備都已完全了；一要起來，幾百萬的兵，立刻便能動。你們的國卻不能。因為德大真是一個可怕的東西哩。

法大 委實不錯。但三人這樣聯成一氣，便無論德大怎麼掙，都不妨了。這般野蠻國，在我

英大 你的國裏，沒有人反對戰爭麼？

法大 就同沒有一樣。不贊成的人，也許有的；便是敢于反對的人，也許有的。但有什麼用呢？不過毫無力量的反對罷了；輿論不會理他的；而且國民的勢燄，因此只會激昂，卻不會衰弱。對於德大，都懷着惡感哩；都不喜歡祖國的文明被德大破壞；祖國的風俗受了德化，也都真心憎惡的；而且我們的語言被德大的語言壓倒，也都不高興；與其如此，倒不如死了。從前屬我國，現在成了德大的東西的二州，已經德化到怎麼地步，只要想到，心裏便難受，對着德大，不能不湧起憎惡了。我國的人民，定然一致，爲祖國的文明、風俗、習慣、語言戰的。

英大 聽過你的話，便放心了。倘使那野蠻的，粗雜的，無趣的，冰冷的，理智的，單講科學的德大的空氣，當真支配了世界，我們的國民便難望活着了。

法大 只要聽到那種語言，便實在令人胸口作惡；而且那氣味也難受；正如我國的一個詩人所說一般。

英大 總之亡在德大手裏，便不得了的。除卻懲治到底，使他再也起不來之外，沒有法子。

法大 很是很是，你這一邊，也都有戰爭的決心的罷？

英大 這自然，放心就是。然而大意不得的，便是德大也會侵入中立國的比大的土地這一著。

法大 我也正怕這事哩。可是比大不喜歡德大文明的很多。比大只要一想，那德大的兵，在自己國裏隨意走動，用了兵力，提出無理的要求，也未必能輕輕答應罷。

英大 那國裏，許多是說着和你相同的國語，讚美你的文明的。這由來已久了，所以未必肯做于你有損的事。但我們兩人仍得小心；因為萬一竟聽了德大的要求，那就糟了。

法大 不錯，倘若比大的海岸隨便給德大使用，你的國也就糟了。

英大 我的國倒還在其次；因為軍隊通過中立國的理，是沒有的。萬一竟有這事，而且德大也做得出，我總要對於德大，提出抗議去。你還是盡點力，囑付比大，假使德大有這要求，教他不要依罷。

法大 這事一定盡力做去，總之要趁這機會，捺倒了德大纔好。俄大也想必真心戰爭的。

英大 但我們更該真心的不怕犧牲的戰爭。

法大 對面比大來了似的；來的正好。

英大 無論如何，必須拉比大成了一氣纔是。假如侵入了比大的土地，還得託比大便在他這里阻住了，愈久愈好；要不然，可就糟了。（比大登場。）

法大 比大兄，一向好麼？

比大 鬧大了事了。俄大對奧大出了宣戰布告了；德大也終於起來了。

法大 如此麼？那是我也不能這般含糊了。

比大 你也要戰麼？

法大 如果德大起來，我自然也加入戰爭去。不但我，一到緊要關頭，英大兄也便來做我們的幫手。

比大 這樣麼？我還聽到了一件怪事哩。

法大 怎樣的事？

比大 便是德大定了計畫，要通過我國，攻進你的國裏這件事。而且很像真的哩。

法大 倘若竟有這般無理的要求，你怎麼辦呢？甘心依麼，這不合理的要求？

比大 不不，不依的。我的國裏，作戰的準備雖然不充足，但我既是一個中立國，想來總該尊重我這一點權利。如果竟不承認這權利，硬要用了兵力，達到要求，我們也不能說因為可怕，便默默的依了。我為中立國的尊嚴計；羞聽人說是『因怕戰事依了要求』呢。

法大 這就放心了。真有意外的好心呵。被德大的風俗習慣轉化，我們應該怕，應該羞的；做德大的屬國，我們應該羞的。

比大 要是做那凱撒的臣民，還是死的好。但如果不幸，竟須和德大戰爭，還請為我國幫點忙呵。

英大 自然。為人類計，為人道計，倘若德大敢用一個指頭來撥動你的國，我們決不答應。儘力的幫忙不必說，此後還要永遠為你的利益出力呢。

法大 這一節請放心，我們決不肯教你上當。

比大 聽了這話，我就放心了；決心也堅固了。這就告辭罷。

英大 我們也都走罷。為世界的文明，為人類的和平，又為人道，大家都出個死力罷。

比大 我的國雖然是中立國，我國的人民愛重人道這一點，卻不下于別國呢。

英大 我對於你國的歷史以及國民性，本來早就欽敬的哩。

（英大、法大、比大退場。）

惡魔 好容易做到這地步了；現在我也要算好收成了。英大雖然說過大話，不久卻要覺到義勇兵的單是費錢而無實用，一定另外設些什麼口實，採用那強制徵兵主義了；那時候的一副正經臉纔好看呢。德大來了，這小子也生了氣哩。

（德大氣憤憤的登場。）

惡魔 怎的這樣生氣？

德大 他們只說我野蠻野蠻，爲人類起見，滅亡了纔好。我的國裏出過怎樣的哲學者、音樂家、詩人、科學家、醫學家，他們都裝着忘掉了的臉，想從人類的歷史上，抹去了我爲人類盡力的功績；而且加上我一個名號，叫作『人類之敵』，說我應該滅亡。我本來早準備被人這般說；而且也養好了不至滅亡的力量了。然事實總是事實；想將我爲人類盡力的事實與否定，是做不到的。惟其有我，人類纔有生氣。他們都是下火，已經老昏了，竟還說過分的話；人類進步的障礙，其實正是他們；治了他們，纔正是爲人類。我已經忍不

住了；爲免去我民族的滅亡計，要大鬧一番了。

惡魔 是的，不這麼想，你的國就難保；現在不勝，便沒法了。

德大 我也深知道這事。請你看罷，不出三星期，就要將我的國旗，插上法大的首都呢。

惡魔 穿了比大的地方過去罷？

德大 自然。敢抵抗；便踢掉了這障礙物過去。

惡魔 然而用心辦纔好。

德大 都准備了。總之這回的戰爭，非勝不可。

惡魔 不要怕犧牲。

德大 不怕犧牲的。誰敢遮攔我內面燒着的力的，得詛咒呵！

惡魔 這回的戰爭，是國家存亡的岔路哩。

德大 真實不錯，我定要戰到得了最後的勝利。

惡魔 最後的勝利，一定要歸你的。

德大 我也相信如此。我的民族上，有神和人類的祝福；而且我的民族，也有這般的價值。

惡魔 (手拍德大的胸膛，)好好的幹，爲你的民族的光榮。

德大 好好幹去。這就失陪了。

惡魔 願你康健。

德大 多謝。(退場。)

惡魔 高高興興的走了。這就結定了讎；以後只要儘着力量，煽起他們的殘酷性便好了。但這等事，原也不必我出手；人裏面儘有着十二分呢。祝福這復讎心。祝福這賦給人們的復讎心呵！神小子大約還睡着；就令起來，這邊的安排早停當了。這一回，神也該吃點驚罷。可是這小子很冷酷，自負又很強，平常事情是不會動心的；諾亞的洪水時候，也面不改色的看着呢。然而這回，是從人們的根性上延燒起來的災禍哩；而且正是自誇文明的所在，發生的大布置的互相殺傷哩；而且飛火要飛到那里爲止，也都不定；況且還要飛機亂飛，在平和的人民的頭上，投下炸彈哩。人們對神的信仰，因此定要減少了。戰爭終於開了手了。無論那一面都好，死罷，死罷，至少也得多死些罷；而且儘力苦苦的死罷。有趣呵。這模樣，還說人是有理性的動物麼！

(神登場。)

神 爲甚麼，你這般喜歡着？

惡魔 請看，請看，德大的兵，已經走進中立國比大的地方，開了戰哩。

神 這樣孩子氣的事，也會有趣麼？

惡魔 什麼是孩子氣？你的光彩的人們，互相殘殺着呢；用了大布置。

神 這樣的事，我早知道了。

惡魔 知道？你何以不去阻止呢？

神 沒有阻止的必要。

惡魔 人們的不幸，你竟高高興興的看着麼？

神 不是你，並沒有高興；但默默的看着，也並非不能的事。

惡魔 可憐的人們多着呢。

神 這我知道。

惡魔 人們詛咒那生來的感覺，你知道麼？

神 我不是人，所以不很知道。

惡魔 死之恐怖，在人們怎樣可怕，你知道麼？

神 這也不知道。

惡魔 這不是全是你所給與的感麼？

神 我給與了。

惡魔 爲要人們苦麼？

神 我沒有想要人們無端受苦。

惡魔 你請看，許多東西，正無端苦着呢。

神 這只是因爲人類的生長尙未完成。

惡魔 假使我做了你，決不將人們造成這樣的傻子，照現在看來，竟像你造人們，是專爲他們來做我的奴隸似的呵。

神 要這樣想，便這樣想罷。

惡魔 難道這還不對麼？人們本來平和的度日就好，可是正在戰爭哩；大家正在相殺哩。

那是爲什麼的，因爲人們太多了麼？

神 就因爲還沒有將我所給與的東西十分弄活的緣故。

惡魔 正因爲弄活了你所給與的東西，所以這世上纔有不幸罷。

神 不然，將我所給與的東西，活的偏而不全，所以纔會如此。我于人們，給與了戰爭的本能；給與了貪慾的本能；給與了復讎心；也給與了羣集心理；但我所給與的，並非單是這一點。我給與了人們和人們戰爭的可能性；但並非單是這一點。將我所給與的東西，偏活了一面，所以那一面便生出犧牲者了。自作自受罷了。

惡魔 但是，惡的得勝，善良的被殺，也是自作自受麼？

神 人類還沒有進透了活透自己的路，所以個人的犧牲，是沒法的。

惡魔 是個人來做人類的犧牲麼？沒有或一個人來做或一個人的犧牲的事麼？

神 也並非沒有。但這就因爲人類的制裁，還未十分實行的緣故。然而人類總還正在漸漸的變好。從前的戰爭，不比現在的戰爭。那時公然將人們做奴隸變賣，誰都不說錯，最正經的人，搶了敵人的妻女，也毫不以爲恥的。人類的制裁，究竟長進一點了。

惡魔 請看罷；太白書做着極凶的事呢。兵器比先前發達了；殺人術也發展了；而且都想將敵人滅個乾淨。便是獸性，也不見得不及從前哩。

神 人們還沒有完全。人們還要很受苦，做了犧牲的人們，可憐的。然而人們不會滅亡，也不退步。總要自覺到自己應走的路，一步一步的進去的；也要漸漸感到在自己裏面存着的，不合理的事的。

惡魔 這是靠不住的。人們各各分了國度，不將敵國弄成亡國，大家都有些不耐煩；而且要戰到兩敗俱傷呢。老實說，和睦本來是最好的事；可是動不動便翻臉相殺了，好容易纔建造成功的好都市，也互相毀壞了。

神 你就喜歡着這些事罷。然而人們卻比你所意料的還要複雜。一到萬分危急時候，定會想出巧妙的逃路的。

惡魔 總之算不得聰明呵。都要性命，卻又說性命不算事，互相殺害着，這不可笑麼？殺了對手，能成什麼呢？大家既然都有愛國心，便對於這心表了同情，互相尊敬着，不很好麼？不是因為互助，纔有人類的進步的麼？雖說是為國家為人民，戰爭有什麼為國家為人

民呢？照目下的氣勢，人們生在世，似乎專爲着做軍備了。非互相殺害便生存不得的根性，漸漸要加強了；而且若不毀了別國，自國便發展不得的根性，漸漸要加強了。人們的末路近哩。生來做人，不像是幸福，也不像是榮耀哩，以爲現在這世間，人類能有幸福，可是想錯了：你該對我低了頭，說道『你的話對，人們真不聰明，這樣下去是危險的』纔是。你看罷，連我也要掉過臉去的凶事情，不是到處盛行麼？飛火是愈飛愈遠了。連日大都加入戰爭了；那國度，也不難便亡在劍上罷。你默着；你長太息了。你還相信人們麼？這悲慘不知道什麼時候纔了呢。德大從心底裏希望英大的滅亡；英大呢，不將德大制服，是不肯停止戰爭的。照這情形下去，人們要動彈不得，被禍祟圍困着，一步一步的走近滅亡去了。

神 滅亡？滅亡是決不會的。

惡魔 但照這情形下去看罷，人們決不是幸福哩。國和國的不相信以及憎惡，按了加速度增加上去。大家竭盡力量，擴張軍備，當不起這負擔的苦的國度，逐漸滅亡；那風俗、習慣、言語、文明和自由，也都失掉了。並且因爲竭力要使人沒有謀反的力量，便都成了懶

惰無氣力的人了。至于戰勝的國呢，國家增加了費用，又惴惴的怕着謀反，擴張着軍備，心就粗暴起來了。隨便那一件，都是人們的進步的敵呵。然而這氣勢很不能免。除卻說是人們此後的運命就要走到盡頭之外，沒有別的話。這些事你不能懂麼？你太迷信着人們了。這氣勢，人們的力是毫沒有方法的。人們留心到自己走着的路的錯處，已經有點遲了；留心着自己的位置，便愈留心愈是大家擴張軍備，準備一齊倒場的。個人的運命，愈加不安了。你看罷，都叫着你的大名求救呢。然而一點沒有法。還有什麼行爲，能用人們的手殺害人們，更加失墜人們的價值的呢？你用可愛的人們的手殺了人們，默默的看，居然還是人們的神麼？你真是毫沒力量的；只將大樣子給人看，哄騙人們罷了。你毫沒有法子辦罷，連這我也沒有法子辦哩。單是看着。人們向你求救，只是表示人們的至愚極蠢罷了。你只是默着？你打呵欠了；你想睡罷？人們在你之前，儘力的獻上了供養，說些一想情願的事，倘知道了你的本心和你的無力，該要驚倒罷！

神 我要睡哩。（靠着岩石睡去。）

惡魔 真教人出驚的小子呵。可是神小子默着了；天下是我的了，如我的意了。

(德大登場。)

惡魔 怎了?

德大 總不能如意的做去。

惡魔 造些更大的大礮；並且用那毒氣罷。並且用飛船將炸彈拋到英大的那里去就是；
不管是孩子是女人，愈多殺愈好。在比大的地方，卻很作踐了呵。

德大 這是大家恰恰殺氣升騰了；蒙比大的照應，像算有點亂了。

惡魔 不妨事的。幹罷，幹罷。將敵手當做人看待，是不能戰爭的。

德大 要幹的。忙的很，就告辭罷。(退場。)

惡魔 都是殺氣升騰了，不如此不行。英大來了似的。

(英大登場。)

英大 德大的做法，是違背人道的。

惡魔 何消說呢。你這邊也不要不及他；單是義勇兵，許趕不上罷。

英大 我也悟了；單是義勇兵，也仍是趕不上。覺得有強制的必要的。

惡魔 悟得好，這纔英大萬歲了。你這邊一定勝。

英大 我也這樣想。

惡魔 不是大家格外決心，將德大斷送不行；那是可怕的東西呵。

英大 是的。我煽動所有國度，都對着德大戰爭。

惡魔 德大完結，便是你的天下了。

英大 這還請你祕密着。

惡魔 好好的做。須小心，不要使大家失了勇氣。

英大 小心就是。

惡魔 德大如果用毒氣，你這邊就用更凶的毒氣；德大如果殺了平和的人民，你這邊也就加甚的殺。不要將德大的一夥當做人看。不管什麼孩子什麼女人，都當作仇敵，使他們格外吃苦纔是。因為德大這邊先就豫備這樣的，打沈了無罪的商船，還高興着哩。

英大 便是我這邊，卻也沒有什麼不及他的。這就再見。（退場。）

惡魔 再會。看罷，英大終於進了將拒絕出戰的人們當做罪人以上的罪人，孱頭以上的

辱頭，國賊以上的國賊這一夥了。何如？我這力量。何如？這世間都如我意了；是我的東西了。現在不但是國和國的爭鬧，還有窮人和富人的爭鬧，工人和資本家的爭鬧，平民和貴族的爭鬧，要用了這些爭鬧，儘量的作踐了這世間請賞鑑呢。沒志氣的講大話的神，你總是睡覺；人們永遠用不着你；還是等到人們衰弱透了之後，再慢慢地醒來罷。以爲和外國只有戰爭這一條路的人們呵，戰罷，戰罷；直戰到大家亡掉罷。要用了個人的詛咒，包裹了這世間哩。是的，是的，國家和國家呵，互相戰爭罷。總之，總之，用了你們自己的手，將你們的血，多流一滴到地上，我便喜歡的。因爲這便是將創造人們的東西的愚昧，在宇宙上發表哩。是的，是的，各國呵，再擴張軍備罷，擴張軍備罷；儘力的，不，儘力以上的。要不然，你的家要亡了。將這事銘心刻骨，萬不要忘了。哈哈。

（神醒來，起立。）

神 但我相信人們的。

惡魔 你將理性給了人們沒有？

神 的確給了。

惡魔 你因為迷信着自己，所以也迷信了人們。人們可是這樣的到了窮途，動彈不得了。倒想要看看那時的你的嘴臉呢。

神 人們一定就要走進較正的路。而且更為大家互相的幸福想法罷。

惡魔 那麼樣的也能麼？那麼樣的也能麼？

（在第一幕出現的戰爭犧牲者的不斷的一列，續續走過。）

惡魔 出了這許多犧牲者了；豈但沒有醒，還想弄出更多的犧牲者哩。而且國和國的關係，也只壞下去，壞下去罷了。這樣子，你還相信人們麼？

神 相信的。

惡魔 哈哈。（黑幕垂下。）

女三 我告辭了；因為在這一場須出臺呢。

青年 原來，那就再見。

女三 不不，也許從此再不能見面了。

青年 這是怎的？

女三 就因為演劇完了之後，我有點事情；而且你也未必能長在這裡罷。

青年 這樣的麼？那就什麼時候再見罷。

女三 願你康健。

青年 多謝。

女三 再會。

青年 再會。

（女三退場。男一登場，一半還是惡魔的裝束，手拍着正在出神的青年的肩頭。）

男一 （快活的說，）久違了。竟承你來看這樣無聊的東西。

青年 很有趣的看了。

男一 雖然是無聊的東西，但請你對朋友談談。

青年 我談去。

男一 其實，此後人們的運命，倘照現在這般進去，是不了的。

青年 真的呵。雖然這麼說，但革命卻也覺得可怕。覺得不知道怎麼辦纔好，很想冷眼旁

觀着似的，但又覺得這也可怕。

（乞丐登場）

青年 聽說你釋放了，恭喜恭喜。

乞丐 那一邊恭喜，很難定哩。能看到這般的戲劇，總算託這福蔭罷。

青年 你以為這世間怎麼辦纔好呢？

乞丐 是的。也仍是除卻仗着實行，使人們從心底裏知道多謝的東西的真正多謝之外，

沒有方法罷。也仍是除卻從民衆覺醒過來之外，都不中用罷。

青年 這可不得了呵。這以前，不會有可怕的事出來麼？

乞丐 出來又另是出來的時候了。知道那多謝的東西的多謝，就令這事又作別論，在人

們許是必要的。知道撒了禍的種子的可怕，也必要的。在人們所可怕的，並非戰爭，卻是產生戰爭的東西。在儘力的將活力給與產生戰爭的東西的這現世，生出戰爭，也是當然的事罷。

青年 倘不將活力給與產生戰爭的東西，國不會亡麼？我是想不亡國而去掉戰爭哩。

乞丐 着了。但如果所謂『國』這思想，全如現在，那可不能。須憑着民衆的力，改換了國的內容纔是。世界的民衆成了一氣的時候，從根底裏握住手，那時戰爭便許自然消滅了。民衆無端的恐怖着；互相誤解着；不能真明白彼此都在兩不可無的關係的事，至少是平和的下去卻是彼此幸福的事，所以不行的。還沒有真明白凡有損人利己的人們，不管是本國人是外國人，都應該當作平和之敵，加他制裁，所以不行的。承認現在的國家，卻否定現在的戰爭，這可決沒有這樣的稱心事呵。

青年 我也覺得如此；但要改變現在各國的意志，又覺得是不可能的事呢。

乞丐 全在根，全在根，全在民衆呵。人們再進步些就好了，再一步，再兩步。

男一 你竟像我所寫的神一般的樂天家哩。

乞丐 是的，我相信人們。比那一位神尤其相信人們哩。

（鈴響；都拍手。黑幕抽上。平和女神和侍女們在一起；都飢餓着；臉色青白，而且瘦；平和女神更沒有元氣，一點事便哭。）

青年 這一位平和女神，是先前會見過的。

男一，不錯。就是曾經用了手鎗嚇過你的人。前一場是我的著作，這場都聽憑女人們了。怎樣做法，連我也不知道；但梗概自然是接洽過的。

青年 原來。

侍女 便是像你這樣的喪了氣，也是無益的呵。

平和女神 但你看，人們已經不要我了。侮辱我。我只等着死了。

侍女 都仰慕你的，只是時候不肯罷了。

平和女神 誑呵。我很知道人們的心。人們說愛我，然而其實並不真愛我。真愛的美，人們是不知道的。

侍女三 沒有這事的。

平和女神 真知道我的美的人，一億萬中怕難得一個罷。便是這一個，也仍然不知道我的真的美和威嚴。將真心獻給我的，一個也沒有。我們快要餓死了。我在先前，雖然也並未爲人所愛，但瘦到如此，卻是這回第一遭哩。照這樣下去，我再不將人們放在心上；但我眼見人們受苦，卻又覺得可憐了。說是自作自受，固然也是自作自受；但也如最愛我

的人在十字架上所說一般，『他們不曉得』的緣故呵。除卻饒恕他們，也沒有別的方法了。但豈不傻氣麼？

侍女四 這是人們傻哩。以為使別人苦，這纔自己有所得；而且想教同類的人受了苦，自己獨獨作樂呢。

平和女神 這也從傻氣來的。以為不如此，國便不富，國便要亡了。富人以為沒有窮人便得不到自己的快樂。只要有能懶惰着而沈在酒和女人裏的，人們便以為第一的幸福了。錢，錢，什麼都是錢呵；以為凡是人們所要的東西，都可以用錢買得的。用錢買不到的真心、美、愛、感謝，在人們是最無聊的東西了；不能變錢的東西，是無聊的了。還說『這樣的東西，可以喫得麼？』哩。人們若單要喫，其實只要少許的錢便滿够了；可是既有了錢，還說倘沒有更多的錢，便喫不成，喫不成呢。所以我的兄弟食品神，因此生了氣；說要毀了人們的胃哩；說人們在這難處的世上，決沒有愛我的閒工夫的哩。這也許有這樣的人，然而也不盡然的。因為都過着不健全的生活，還沒有知道我的真美的時候，已都撲進刺戟更強的更烈的地方去了；用錢能買的東西裏去了。便是我，倘能將我的功效，用

錢另賣，大家就要較爲尊重罷；但我將自己的身子這麼輕賤，是不肯的。凡是用錢買不到的東西，人們便都看不起。真傻呵，真傻呵，我的好朋友空氣也說過。空氣在人們是最緊要的東西，然而全是白得，便以爲無論弄到怎樣髒，都無不可了。所以空氣也生氣。戰爭用了毒氣，空氣是非常之生氣。還有那人們的難聽的被殺的聲音；身體被那聲音搖動了，說是不舒服之至哩。因爲空氣是最喜歡乾淨的。

侍女五 真的呵。

平和女神 人們真是傻小子呵。既現出這麼一副臉，那便不再戰爭，豈不好麼？你看，死了的人們的臉，多少難看呵；我最嫌這副臉相的。我所喜歡的人，是溫和的臉相的。外貌雖然可怕，卻真個在深的喜歡時的人們的臉，只有我知道。非現在那副嘴臉不可的境遇，人們便不再使人們遇着，不也好麼？

侍女六 真傻呢。我真氣憤的，氣憤的沒有法想；教人太難耐了。你的溫和的心，怎的人們，竟會不懂的呵。

平和女神 人們略一見我，便覺得生在這世上，有些厭惡，覺得這可怕。而且慾神也討厭

我；因爲那神專做些媚人的事；而且要我這裏，是很難的，因爲我的所在，太高了一點了，但假使到那低一點的所在，使他們一面爭鬧着，一面領略我的美罷；我的職務便沒有了。仰慕着我的人，將不幸給與別人，我是不喜歡的；但現在的人們，卻正在若不將不幸給與別人，便生活不成的位置哩。話雖如此，再愛我一點，不也可以麼？然而竟輕蔑我，這可太過分了。所以碰到這樣的境遇的呵。那聲音真難聽。將那難聽的聲音，給喜歡戰爭的人聽去纔好；並且將那嘴臉給看去纔好。碰到這般境遇是難堪的事，怎麼會不知道的呢？爲甚麼要送這樣的犧牲呢？我雖然很要說，惟其不愛我，所以碰到這境遇，是應該快意的事；但人們碰到這般的境遇，我是不喜歡的呵，不喜歡的呵，不喜歡的呵。

侍女二 這樣哭，也是無法的呵。

平和女神 人們是傻的呵，傻的呵。使同胞碰在這樣的境遇上，全是傻氣所致的呵。已經這樣了，還喊着戰爭戰爭呢；忘卻了自己正碰在這樣的境遇上，卻喊着戰爭戰爭呢。這些人們，卻也並非這麼壞；都能夠大家要好；能夠更爲幸福的。雖說是自作自受，可也教人煩厭呵。我煩厭了，煩厭了；不願意再想人們的事了。請隨意做去罷；全都戰死就是了。

但聽到那聲音又難受。可能有什麼方法呢？到這樣，人們怎的還不愛我呢？將真心獻給我的人，難道已經沒有了麼？我委實悽慘了；因為對於不愛我的人，我卻不能不愛哩。我願意人們趕早的趕早的明白些子，拋掉了在別人的不幸上接插自己的幸福這種獸念頭纔好；因為這念頭，以為一定得到幸福，便輕輕的將自己弄成不幸，生出禍殃，將全心都用在下等的快樂裏，卻反得意着了。照這情形下去，人們真不知如何得了哩。我真真着急以為趕快的生出好人來纔好呢。然而無論生了何等樣人，也恐怕都一樣罷，或者也就有人得救罷。照現在這樣是，照現在這樣是太不成事了。

侍女七（就是女三，指着青年，）在那邊的那一位，正含着眼淚向你這面看呢。

平和女神 那人將我們的心緒傳布出去，我是高興的。但便是如此，也未必有什麼用罷。那邊站着戰神，正在得意哩；『還要戰。還要戰。戰的不夠！』的正吼着哩。這小子得意到什麼時候纔了呵。那些被殺的人們的臉，我真不願看，不願聞了。真是怎麼辦，人們纔肯聽我的話呢？現在為止的犧牲者，真是獨獨吃虧了。我是希望人類的幸福的。然而人們還輕蔑着我哩。

侍女六 所以碰着這難堪的境遇的了。好一件快心的事呵。

平和女神 不要詛咒人們。我因為要爲人所愛，所以在這里的人呵，從心底裏愛我罷。我

是愛你的呵。（黑幕垂下。）

男一 這就告辭了。

乞丐 我也走了。

青年 走麼？諸事感謝的很。

（男一和乞丐退場。）

不識者 這回放你回地上去罷。以後大家想罷！

（不識者抓住青年，從窗口擲出幕。）

後記

我看這劇本，是由于新青年上的介紹。我譯這劇本的開手，是在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這一天，從此逐日登在北京國民公報上。到十月二十五日，國民公報忽被禁止出版了，我也便歇手不譯，這正在第三幕第二場兩個軍使談話的中途。

同年十一月間，因為新青年記者的希望，我又將舊譯校訂一過，並譯完第四幕，按月登在新青年上。從七卷二號起，一共分四期。但那第四號是人口問題，多被不知誰何沒收了，所以大約也有許多人沒有見。

周作人先生和武者小路先生通信的時候，曾經提到這已經譯出的事，併問他對於住在中國的人類有什麼意見，可以說說。作者因此寫了一篇，寄到北京，而我適值到別處

去了，便由周先生譯出，就是本書開頭的一篇與支那未知的友人。原譯者的按語中說：『一個青年的夢的書名，武者小路先生曾說想改作A與戰爭，他這篇文章裏也就用這個新名字，但因為我們譯的還是舊稱，所以我於譯文中也一律仍寫作一個青年的夢。』現在，是在合成單本，第三次印行的時候之前了。我便又乘這機會，據作者先前寄來的勘誤表再加修正，又校改了若干的誤字，而且再記出舊事來，給大家知道這本書兩年以來在中國怎樣枝枝節節的，好容易纔成爲一冊書的小歷史。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魯迅記于北京。

愛羅先珂童話集

俄國 愛羅先珂 作

Homarano

I

Ekbruligis mi fajron en kor',
Ĝin estingos nenia perfort'.
Ekflamigis mi flamon en Brust',
Ĝin ne povos estingi eĉ mort'.

II

Brulos fajr' ĝis mi vivos en mond',
Flamos flam' ĝis ekzistas la ter.
Mia nom' estas la homaran',
Nom' de l' fajr' la homara liber'.

de la Aŭtoro

序

愛羅先珂先生的童話，現在輯成一集，顯現于住在中國的讀者的眼前了。這原是我的希望，所以很使我感謝而且喜歡。

本集的十二篇文章中，自絨傳和爲跌下而造的塔是胡愈之先生譯的，虹之國是馥泉先生譯的，其餘是我譯的。

就我所選譯的而言，我最先得到他的第一本創作集夜明前之歌，所譯的是前六篇，後來得到第二本創作集最後之歎息，所譯的是兩個小小的死，又從現代雜誌裏譯了爲人類，從原稿上譯了世界的火災。

依我的主見選譯的是狹的籠、池邊、鷗的心、春夜的夢，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

譯的了。因此，我覺得作者所要叫徹人間的是無所不愛，然而不得所愛的悲哀，而我所展開他來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實性的夢。這夢，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紗罷？那麼，我也過于夢夢了，但是我願意作者不要出離了這童心的美的夢，而且還要招呼人們進向這夢中，看定了真實的虹，我們不至于是夢游者（Somnambulist）。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魯迅記。

狹的籠

—

老虎疲乏了……

每天每天總如此……

狹的籠，籠裏看見的狹的天空，籠的周圍目之所及又是狹的籠……

這排列，儘接着儘接着，似乎渡過了動物園的圍牆，儘接到世界的盡頭。

唉，老虎疲乏了……老虎疲乏極了。

每天每天總如此……

來看的那癡獸的臉，那癡獸的笑聲，招嘔吐的那氣味……

『唉唉，倘能够只要不看見那癡獸的下等的臉呵，倘能够只要不聽到那癡獸的討厭的笑呵……』

然而這癡獸的堆，是目之所及，儘接着儘接着，沒有窮盡，渡過了動物園的圍牆，儘接到世界的盡頭；那粗野的笑聲，似乎宇宙若存，也就不會靜。

唉唉，老虎疲乏了……老虎疲乏極了……

老虎便貓似的盤着，深藏了頭，身體因爲嫌惡發了抖，想着：

『唉唉，所謂虎的生命，只在看那癡獸的臉麼？所謂生活，只在聽那癡獸的哄笑的聲音麼？……』

從他胸中流露了沈重的苦痛的歎息。

『喂，大蟲哭着哩，』看客一面嚷，一面紛紛的跑到虎檻這邊來。虎的全身因爲憤怒與憎惡起了痙攣，那尾巴無意識的猛烈的敲了檻裏的地板。

他記起他還是自由的住在林間的時候，在那深的樹林的深處，不知幾千年的大樹底下，飾着花朵的石頭的神祇來了。人們從遠的村落到這裏來，都忘卻了他在近旁，跑到

在這石頭的神祇面前，一心不亂的祈禱。

時時漏出歎息來，時時洒淚在花朵上，這淚混了露水，被月光照着，可難解，夜明石似的發光。或者充滿了歡喜在花上奔騰，或者閃閃的在葉尖耽着冥想，而且區別出人的淚和夜的露來，在那時的他是算一種心愛的遊戲。

有一夜，他試舐了落在石神祇面前的，寶石一般神異的閃爍着的人間的眼淚了。他那時，還沒有很知道在神祇之前，人們的供獻中，無論比寶石，比任何貴重的東西，都不能再高于眼淚的供獻。因此他只一回，但是只一回，舐着看了，于是就在這一夜，他被捉住了。他以為這是石神祇的罰。

現在一想到，虎的胸脯使生痛，痛到要哭了。他也學那人類在石神祇面前，虔誠的跪着祈禱這模樣，向了石神祇，跪下叫道：

『神呵，願只是不看見那癡獸的臉呵，願只是不聽到那癡獸的笑呵……』

這其間，不知什麼時候，那癡獸的笑聲已經漸漸的遠了開去，低了下去，春夢似的消失在幽隱裏，老虎側着耳朵聽，在他耳中，只聽得清涼的溪水的微音，而且要招嘔吐的人類

的臭味，也消失了，其中卻瀰滿了馥郁的花的香氣。

老虎愕然的睜開着眼睛，張皇的四顧。

誰能想像這老虎的歡喜呢。覺得窘迫的籠中，人類的癡獸的影子，此刻全都不見了。他睡在不知幾千年的大樹底下的飾着花朵的石神祇面前。人的眼淚，還是映着月光，神奇的在花上閃爍。

現在纔悟得，當想舐淚珠的時候，他便睡着了。

『阿阿愉快，一切全是夢，唉，唉好高興呵。』

老虎跳起來，尾巴敲着脅肋，在月光中歡喜的跳躍奔走，那胸膛裏滿了自由，那身體裏，連到細小的纖維也溢出不可思議的力，凜凜的顫動。

阿阿愉快，我只以為狹的籠和人類的癡獸是真實的，卻也不過一場可厭的夢罷了，但無論是夢是真，可再沒有別的東西比籠更可厭。

『只有這一點的真實，只這一點，我便是到死也未必忘卻的。一面說，老虎並無目的在樹林間走。』

忽而跳，忽而走，在草地上皮球似的翻騰，或則輾轉，老虎已自不知經過了多少里了，待到或一處，正要走出大平原去的時候，他嗅到異樣的氣味，急忙立定了，他的巨大的鼻子，因為要辨別這氣味，哆索的動了。

「哦，是羊哪，什麼近處該有羊在那里……」

但是，彷彿覺得久違了似的……」

一面說，老虎暗暗地藏着足音，將羊臊氣當作目標，在高的草莽中匍過去。

暫時之間，他前面看見高峻的圍牆，而且漸聽得圈在那圍牆裏面的羊的懵懂的聲息。這樣的圍牆，老虎是已經見過幾百遍的罷。而且，幾百遍跳過了這樣的圍牆，捕過羊與小牛的罷。但今夜，一見這圍牆，虎的心裏卻騰起了不可言說的憤怒的火燄了。

「籠，狹的籠……」

他說着，疾于飛箭的撲上去。吐出比霹靂更可怕的咆哮。用了電光一般的氣勢，徑攻

這圍牆。被那非將一切破壞便不能休的大風似的，他的足一掙擊，這用大柱子堅固的造就的圍牆便如當風的蛛網一般搖蕩起來。一剎時，那茁實的粗壯的柱子，彷彿孩子玩的積木的房屋似的，一枝一枝的倒下去，兩三分間，高峻的圍牆便開了一個通得馬車的廣大的門。

『喂，羊們。可愛的兄弟們。到自由的世界去。快出籠去呵。』他一面雷也似的吼，一面仍接續着圍牆的破壞。但怕得失神的羊羣，卻在牆角裏擠作一堆，毫不動彈，只是索索的抖。老虎以爲從羊羣看來，似乎再沒有比自由世界更可怕，於是烈火般怒吼起來了。

『喂，人類的奴隸，下流的奴隸們。不要自由麼，狹的籠比自由的世界還要捨不得麼？下劣東西。』

他說着，攻進了發抖的羊羣中間，從一端起，用了他的強力的足，一匹一匹的捉了擡出圍牆外面去。

雖然如此，那放出外面的羊，卻發出一種彷彿用了鈍的小刀活活的剝着肚腸似的，淒慘的哭聲，又逃回原地方來了。牧人和守犬，卻被這情景嚇住了，只是惘然的拱着手看，

但元氣漸漸恢復轉來，要打退這老虎，便一齊來襲擊。兩三粒鎗彈打進了老虎的身中，犬羣發出可怕的嗥聲，擺好了伺隙便咬的身段。

『羊呵，你們纔是下流的奴隸，你們纔是無法可想的畜生哩。比愚昧的狗還要下等的東西。你們纔是永久不得救的！』

老虎吐血似的獨自說，只五六跳便進了樹林。于是那形相隨即不見了。蹲在石神祇面前，他舐着傷痕，而且哭着。

『唉唉，但願只是不聽到那悽慘的聲音……』

他塞住兩隻耳朵，祈禱石神祇。

『只是不聽到那可怕的聲音……那一直響到世界盡頭的悽慘的奴隸的聲

音……』

他哭着。

三

老虎經過了拉閣（註一）的壯觀的別館的旁邊。他動身向着喜馬拉牙的峻峻的山，作長路的旅行的時候，在孟加拉未加斧鉞的鬱蒼的森林和荒野中，來狂奔馳的時候，他在這別館前面，已經走過好多回了。對於那高的石牆和深的濠溝，他常給以侮蔑的一瞥。然而，這一回剛到別館前面，老虎卻彷彿被魔鬼攔住了似的，突然在濠端立定了。心臟的動悸很劇烈，呼吸也塞住了。

『籠，又是狹的籠……』

宏壯的別館裏，拉閣的二百個美人花一般裝飾着，在那里度着豪侈的生涯。

走過這別館的村人們，不知怎樣的羨慕着那些女人的生活呢。年青的女兒們，當原野的歸途中，許多回佇立在濠溝的樹影裏。而且背着草籠，反覆的揣想着那奢華的卻又放恣的生活，直待走到伊的窮乏的茅廬。然而怎的呢？老虎現在覺得明明白白地聽到那美的女人們仰慕自由的深的歎息了。

（註一）Rajah，東印度土著的侯王，舊稱曷囉閣者即此。

他軋軋的切着牙齒。

他前面，看見石牆圍着的別館的高壯的屋頂，在樹縫裏，映了強烈的太陽，黃金似的晃耀；牆外是鎖鏈一樣，繞着深的二三丈的濠溝。

老虎是從小便嫌憎人類的。從很小的時候，從還捧着母親的乳房的時候，但雖如此，現在卻連自己也不能解，一想到那高的石牆圍着的女人們，他的心便受不住的突突的跳，那呼吸也塞住了。

他巡視了別館兩三回；他剛在大的鐵門前面，惘然的看那從濠的那邊曳起的長橋，便聽得大路上有人近來了。

老虎跳進叢莽裏，將身體帖着地面，等待人類的到來。停了一會，許多侍從環繞着的華麗的行列，從樹木間通過了。在行列的中央，看見奴隸擡着的美麗的帖金的肩輿兩三乘。一乘是拉閣的肩輿，一乘是拉閣的妙齡的第二百零一位新夫人的肩輿。沒有知道叢莽陰裏躲着的老虎，靜靜的過去了。老虎看見了拉閣的燃着歡樂之情的愉快的臉，而且也看見了從頭到腳裹着寶石和綺羅的拉閣的第二百零一位新夫人，然而顏面遮了面

幕，他卻沒有見，只看見美而且柔的春天似的蔚藍潤澤的眼，美麗的生光。一見這眼：老虎禁不住慄然了。

『我確乎在什麼地方見過這眼的，確乎。那優美的，悲哀的，因為恐怖而顫抖的眼……』

哦，有了。確乎是的。』

老虎悲哀的笑了。這眼，和老虎捉過許多回的鹿的眼，是完全相像的。

老虎淒涼的笑了。

想着這些事情的時候，拉閤的行列已經走到別館這邊去。長橋徐徐的放下，大的鐵門開開了。將臉藏在這門的面幕後邊的拉閤的二百夫人們，含着笑迎接這兩人。

然而，橋使曳上，門便關閉了，虎的耳朵中，只聽得下鎖的大聲長久的長久的響。

太陽跨過了西方的山，看不見了。豺犬的吠聲來告人夏夜的將近。別館的屋頂在樹木深處溶入暮靄裏，老虎彷彿受了石牆的蠱惑一樣，茫然的佇立在濠溝的旁邊。

老虎也有做不到的事。這二三丈闊的濠溝和那高的石牆，誰能夠跳過去呢？

老虎歎息了。

『唉，老虎也有做不到的事……』

正對面有些聲音，有誰逃着，有誰趕着。老虎睜了眼向着石牆那邊看。這上面忽然現出面幕蓋着臉的美眼睛的妙齡的女人。伊還穿着結婚的衣裝，跣足立在石牆上。伊的孃娜的身軀充滿了恐怖在晚煙中發抖；老虎很懂得，這全如鹿被老虎所逐似的。

伊想跳到濠溝裏，但當伊將跳的時候，伊的眼突然遇到了立在對岸的看定伊的閃得奇異的眼。伊本能的一退後。這瞬間，後面奔來的拉閘便捉住伊，老虎啣鹿一般，硬將伊帶走了。

虎耳裏只留下伊的絕望的微聲。一聽到這聲息，老虎便忘卻了一切，全身火燄似的燃燒，慄慄的顫抖了；他出了全力忘其所以的跳下濠溝去。兩三分時之後，他攀上石牆如一匹極大的貓。于是不久，他在牆頭出現了。在這里立了片時，他便消失在拉閘的庭園裏。這地方已經一切都寂靜。只是噴泉的清涼的聲音。只是花的低語……虎的心逐漸沈靜了。他暫時站住，嗅着什麼似的，使鼻子翕翕的動。

瀰滿了花香的夜氣，茫漠的漂流，覺得消融了人類的臭味。老虎深吸了這香氣兩三次，這纔分別出正在尋覓的香來。他全不出聲的上了寬闊的廊沿，窺向天鵝絨的帷幔裏。廣大的華麗的房屋裏，沒有一個人，老虎偷偷的進去，再看一回這房屋。空曠的屋，因為壯麗的器具和寶石的光氣，滿着奇妙的光輝。靠近廊沿，放在雲石臺上的大玻璃匣中，金魚正和月亮的光線相遊戲。屋的一角裏，金絲雀在豪華的籠的泊木上，靜靜的睡眠。老虎一見這，忘卻了一切，又復怒吼起來了。

『籠，又是狹的籠……到處都是籠。』

老虎輕輕一跳，到了烏籠的近旁。

『金絲雀呵，快出去，外面去罷，飛到自由的世界去哪。美麗的樹林浴着月光，正在等你呢。』一面說，老虎將一足輕輕一撲，便打破了這籠的一半了。金絲雀喫了驚，抖着身子，逃向籠的最遠的角落裏，想躲起來，拍拍的鼓翼。

『我是給你自由的。快飛出這狹的籠去。快飛到自由的世界去……』

但似乎在金絲雀，是再沒有比自由更可怕，再沒有比自由世界更不安的嚇人的東

西了。

『人類的下流的奴隸。下劣東西。不要自由麼？』

老虎將一足伸進籠中，抓住了拍拍的金絲雀，扯出外面來。但到了外面的金絲雀已經不呼吸了。老虎將小死屍托在掌上，暫時就月光下茫然的只是看。

『雖然是奴隸，卻可愛哪。而且美呢……』

然而似乎忽而想到別的事了，他將死了的冷的金絲雀放在屋正中最亮的處所，又輕輕的跳到金魚這邊去，他由月光透了水看那玻璃匣裏的金魚。

金魚張開大口。一口一口的喫着映在水中的月，時時一翻身，顯出肚子，和月光遊戲起來。

虎眼中露出同情之色了。

『可憐的小小的金魚呵，』

我帶你到廣而且美的恆河去罷。在那里是流着更乾淨的水。我帶你到廣大自由的無限的海裏去罷……在那里是浮着更美的月亮。同到這自由的美的世界去罷……』

但金魚嚇得沈下去了；似乎在金魚，是再沒有比美的恆河更可怕，再沒有比廣大自由的海更不安的嚇人的東西了。

『奴隸，又是人類的奴隸，到處都是奴隸。』

老虎將右側的前足伸下水裏，想去捉金魚，然而金魚卻嘲笑他似的，毫不費力的滑出他足外去，老虎憤怒了。用後足坐着一般的直立起來，兩個前足都浸在水中，要捉金魚，潑削潑削的攪着水。

雖然這樣，金魚卻箭似的從足間巧妙的滑出了。

『畜生，人類的奴隸！』

老虎很憤怒，更厲害的攪水，因這勢子，玻璃匣失了平均，一聲很大的聲響，落在地板上了。被這聲響嗅了驚的虎，便本能的跑到門口去。不出二三分時。從屋的深處，忽然掣開了帷幔，跳出右手擎着手鎗，只穿寢衣的拉闔來。奮然的飛奔前來的拉闔的眼和怒得發抖的虎的銳利的眼，一刹那，只一刹那，對看了……

尖銳的手鎗聲，連別館的根基都震動了的虎吼。人類戀慕生命的最後的呻吟。

于是又接着印度之夜的不可思議的寂靜。

只是噴泉的清涼的聲音，只是花的低語……而壯麗的大廈的地板上，浴着月光，金魚潑刺的跳着，拉閣的二百零一個女人們，連呼吸的根也停着。

四

老虎睡在森林深處的神祇前面，舐着胸間的深傷。胸脯、足、全體，無不一抽一抽的作痛，但他已經不願意哭了；他只露出痛楚的深的太息。他並沒有向石神祇祈禱，要治好他胸間的傷，他單是裝着憂鬱的臉，沈沒在思想裏。他已經不願意像人類一般，向石的神祇求救了。

印度的夏夜又近了晚間，用那黑的外套靜靜的掩蓋了一切。豺犬的遠吠來報告他的來到了；虎也想睡，而遠地裏聽得禽鳥的帶着憂慮的聲音。這不平安似的夜的寂靜，使老虎難于平心靜氣的睡覺。他擡起頭來，聳着耳朵，看定了前方。

「什麼呢？許是人罷……」

哦，大約又有誰來祈禱了……阿，還不止一個人。幾個呢？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呵，了不得。來的多着哩。」

他憂愁似的要辨別出氣味來，使鼻子凜凜的動。

「阿，也有認識的在裏面，是誰呢？」

不是獵人的及謨……

也不是樵夫的阿難陀……

也不是托鉢和尚的羅摩……哦，是了。像鹿的女人麼呀，也有拉闊的氣息……

不要胡鬧，將他的頭本已打作四片了的……確乎是打作四片的了。

還有婆羅門在裏面。一個兩個……究竟什麼事呢？

哦，祕密的組織又是將活的女人和棺木燒在一處麼？未必便是那像鹿的女人和拉

闊的棺木燒在一處罷。」（註二）

他抖着說。

「這卻不許的

無論怎樣，只這像鹿的女人是。」

他躲在叢莽的陰影裏探着動靜。正在這時候，相反的方面起了一陣靜風，將新的氣息，通過林木送到虎的鼻間來了。

「那究竟是什麼呢？」

他翕翕的動着巨大的鼻子，很注意的要辨別這氣息。

「阿阿，又是人類麼？」

也有火藥氣。哼，印度士兵麼？」

還有白種人許是官……

危險，似乎就要圍住這地方，不給誰知道……

究竟想要怎樣呢，彷彿就要捉誰似的……

(註二)這便是所謂「撒提」，男人死後，將寡婦和屍體一處焚燒，是印度的舊習慣。印度隸英之後，英人曾經禁止這弊俗，但他們仍然竭力祕密的做，到現在還如此。

未必要打獵罷。來的好多呵……

也許有百人以上哩。』

婆羅門引導着的，二三十人的壯觀的葬式的行列，停在石神祇面前了，但是婆羅門以及伴當的人們，都似乎有所忌憚，怯怯的，竭力的要幽靜，而且都露出恐怖的颜色，慌慌張張的看着近旁。像鹿的女人也將憂愁似的眼光射向樹林裏。這在老虎，也分明感得，伊彷彿等着什麼人，想有誰快來，將伊救出婆羅門的手裏去。

『等着我罷，沒有知道我便在這里……』

叫我出林去呢。』

老虎的心喜歡……老虎欣然的笑了。

奴隸們動手做起事來，不到十分時，美的森林中央便成了一坐高的柴木的山。然而像鹿的女人還在祈禱。這悲哀的祈禱似乎沒有窮盡。婆羅門和別的人們都焦急了。

『趕緊罷，趕緊罷，聖火等着你呢，提婆（註三）等着你的靈魂，等着你的清淨的靈魂呢。』

奴隸們將壯麗的金飾的拉閣的棺材靜靜的放在柴木上。然而像鹿的女人還在祈禱，沒有忙。伊用了絕望似的眼，透過了印度的夏夜叫着誰。老虎欣然的笑了。

婆羅門的小眼睛，針似的在骨出的臉上，鋒利的發光。

『趕快罷，趕快罷，

摩訶提婆等着你的最後的清淨的犧牲，等着你對於丈夫盡了最後的義務。』

奴隸們執着蛇舌一般通紅的燒着的炬火，等久了婆羅門的號令，點火于柴木的山。像鹿的女人向林間一瞥伊最後的眼，被兩個婆羅門幾乎強迫的引上柴木的山去，在微風飄動的面幕底下，老虎分明看見伊的比面幕更加蒼白的容顏。

婆羅門開始了異樣的祈禱；奴隸們四面點起火來。

稀薄的煙如最後的離別的歎息一般，靜靜的升上夜的空中去。

老虎已經忘卻了一切，便想跳到人中間去了。然而這刹那，卻有直到這時候，誰也沒

(註三)此翻天後。文又有摩訶提婆，此云大天。

有留心的紅的軍隊，箭似的從四面飛到葬地這邊來。婆羅門的臉和那伴當的臉，一見這印度士兵，便化成恐怖，都站住了。而且像鹿的女人的滿心歡喜的呼聲，彷彿到那遠的喜馬拉牙山也還發響。

這呼聲，便短刀似的穿透了老虎的心胸了。

『並非我，是等着白人。』

他用兩足抱了胸膛，使他不至于痛破……他用兩足按了胸膛，使他不漏出悲哀的痛苦的歎息來。白人揮着異樣的紙片，發了什麼號令，于是忽然將像鹿的女人帶下柴木，抱在自己的胸前。一見這，婆羅門的眼是閃電一般發光，而虎的心胸是拆裂似的痛。

不知道因為恐怖呢還是憤怒，婆羅門全身發着抖，高擎了兩手，大叫道：『印度的神明，伊古以來守護印度國的神明衆。今以無間地獄之苦，詛咒離叛諸神明的這女人！』

那伴當們都谷應似的覆述道，『詛咒這女人！』

『詛咒愛印度之敵，愛印度的國民之敵，離叛了服役于印度諸神明的我輩的這女人！』

伴當們都一齊叫道，『詛咒這女人！』

聽了詛咒的話，像鹿的女人顫抖了，然而白人愈聽詛咒。卻愈將發抖的女人緊抱到自己的胸間去。因為得勝而閃出喜色的白人的臉，湊近了像鹿的女人的臉了；而且老虎覺得聽到了戀愛的言語。

于是拉閣的棺被奴隸擡着，婆羅門和那些伴當被軍隊帶着；像鹿的女人抱在白人的手裏，彷彿夏夜的夢，毫無痕迹的消滅了。

只有稀薄的烟如最後的歎息一般，微微的舞上空中去。

五

老虎跳起來了，那胸脯是受不住的痛，那胸脯是燃燒着連自己也不知道的到現在未嘗感着過的苦痛的熱情。他不出聲音的，不使石神祇看見，也不使有人留心，靜靜的在高的草莽裏匍過去，去追躡那夏夜的夢一般的消去了的人踪。印度的夏夜是悄悄的深下去了，不知幾千億的樹林的葉片們，浴雨似的浴着月光，都入了深沈的酣睡。

突然聽得有誰的尖利的叫聲，破了夜之寂寞了，接着是鎗聲兩三發，人們的動搖。暴風一般飛過樹陰中的黑的影。于是那不可思議的夜之寂寞又復連接起來。

老虎暗暗地出了平原，那路上還看見微溫的血迹，他從旁一瞥石神祇的臉。

『不妨事，什麼也不知道，便是知道也沒有什麼大干礙，不過少了一個白人。』

他自己說着，又隱在叢莽的陰影裏；但便是他，卻也沒有再到石神祇面前睡在那花上的勇氣了。印度的夏夜以黑外套掩蓋一切，很安靜。

豺犬的遠吠來通知到了夜半了。

忽而破了夜的黑外套，從林中到石神祇面前，來了那像鹿的女人，雪白的面幕拖在後邊，那毫無血色的蒼白的臉上披着頭髮。那美的潤澤的眼正如失望的象徵，伊的纖柔的手裏閃着鋒利的銀裝的匕首。

跪在石神祇面前，伊想祈禱了，然而一切祈禱，一切祈禱的話，伊便是一句也忘卻了。這被月光照着的，將祈禱的話便是一句也忘卻了的像鹿的女人的臉，石神祇定是永遠不忘的罷。即使一句也好，伊要想出祈禱的話來，然而無效，因為那祈禱的話，在伊是

便是一句也忘卻了。

『我是爲國裏的諸神明所詛咒的，我是違背了聖婆羅門的意志的。我愛了印度的敵人，印度諸神明的敵人。在我只賸了到地獄裏去的路。』

伊手裏的銀匕首，明晃晃的閃在伊的胸前。

老虎如自己的胸脯上中了利刃似的叫喊起來。而且跳出叢莽中，他用一足舉起那倒着的像鹿的女人的頭來看。他從伊胸前拔出匕首來看……石神祇是先前一樣的立着。向這神祇作爲最後的供獻的，女人的胸中的血，滴在花朶上。老虎看着漸次安靜下去的女人的臉而且想。

他這纔分明悟到，人類是被裝在一個看不見的，雖有強力的足也不能破壞的狹的籠中。一想到籠，老虎又憤怒了。

『人纔是下流的奴隸，人纔是畜生；但是將人裝在籠裏面，奴隸一般畜生一般看待的，又究竟是誰呢？』

他從旁一瞥石神祇的臉。

『不，不是那東西，那東西是什麼都不知道……那麼，誰呢？……』

『落在花上的血點，和了露水，映着月光，不可思議的寶石似的晃耀。

『奴隸的血很明亮。紅玉似的。

但不知什麼味。

就想嘗一嘗……』

他又從旁一瞥石神祇的臉。

『不妨事，不知道的，只嘗一滴——只一滴……』

他悄悄的要嘗那落在花上的寶石一般發光的奴隸的血去。

這其間，寶石一般發光的血，石的神祇，都漸漸的遠離了去，溪水的清涼的小流，不

知幾千年的大樹的低語，都漸漸的變成人聲了。消融心神的花香，不知什麼時候變了要

招嘔吐的人類的羣集的臭氣了。

老虎睜大了眼睛向各處看，他盤睡着在狹的籠裏面。向這籠的前面看，旁邊看，目之所及都是狹的籠，以及烏黑的攢聚着的痴獸的臉，此外再不見一些別的東西了。老虎失

望似的怒吼起來。

『狹的籠和人類的痴獸的臉，也終於是事實……』

看客喧嘩着，大得意的喝采道；『大蟲吼哩，大蟲起來哩。』

老虎跳起身，用全力直撲鐵闌干，但他的足已經沒有破壞鐵闌的力量了。

他又發出可怕的呻吟，重行跳起，而且將自己的頭用力的去撞鐵闌干，浴了血倒在檻裏的地板上。

當初嚇得逃跑了的看客，又擠到虎檻這邊來，高興的笑。

『唉唉，那痴獸的臉，那痴獸的下流的笑聲……』

老虎閉了眼睛。

于是在自己面前，再憶出一回石神祇的形像來。

『石的神祇呵，

將這血獻給你，作為最後的供獻。

但願只是不看見那痴獸的臉，

但願只是不聽到那痴猷的下流的笑……』

這是對於印度的石神祇的，印度的虎的最後的祈禱。

這其間，癡猷的笑聲漸漸遠離了去，變爲印度夏夜的低語了。

人類的羣集的臭氣，漸漸的變了印度原始森林的香。然而虎，已經不因爲看那自己所愛的美的空地，石的神祇，不知幾千年的大樹，寶石一般不可思議的發光的奴隸的血，再睜開眼睛來。要睜開眼睛，在他已經沒有這勇氣了。

魚的悲哀

—

那一冬很寒冷，住在池裏面的魚兒們，不知道有怎樣的窘呢。當初不過一點結得薄的冰，一天一天的厚起來。逐漸的迫近了魚們的世界。於是鯉魚，鯽魚，泥鰱等類的魚兒們，都聚在一處，因為要想一個防冰的方法，開始了各樣的商量，然而冰的迫壓是從上面下來的，所以毫無有什麼法。到歸結，那些魚們的商議，除了抱着一個『什麼時候會到春天』的希望，大家走散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所有的魚兒們，便都悄悄的回到家裏去。

那池裏面，住着鯽魚的夫妻，而且兩者之間，已有了一個叫作鯽兒的孩子。鯽兒在這夜裏一刻也不能睡，只是『冷呵冷呵』的哭喊着。然而在池底下，是既沒有火盆，也沒有

炬燵；既不能蓋上五條六條煖和的棉被去睡覺，也不能穿起兩件三件的棉衣服來的。鮑兒的母親沒有法子想，窘急得不堪，只好慰安鮑兒道：『不要哭罷，不要哭罷，因為春天就要到了。』

『然而母親，春天什麼時候纔到呢？』鮑兒擡起淚眼，看着母親說。

『已經快了。』母親便溫和的回答他。

『這怎麼知道的呢？』鮑兒說，看着母親的臉，有些高興起來了。

『因為每年總來的。』母親說。然而鮑兒卻顯出憂愁似的顏色，問道：

『然而母親，倘若今年偏不來，又怎麼辦呢？』

『沒有那樣的事，一定來的。』母親撫慰似的說。

『但是，母親，為什麼一定來？』鮑兒想像不通的問，母親卻不再說什麼話，默着了。

『但是，母親，鯉公公曾經說，「倘若春天有一回不到來，大家便都死了。」這是真的

麼？』鮑兒又訊問說。

『這是真的呵。』

『那麼，母親，「死」是什麼呢？』

『那就是什麼時候總睡着。你的身子不動彈了，怕冷的事要喫的事都沒有了，並且魂靈到那遙遠的國裏去，去過安樂的生活去了。那個國土裏是有着又大又美的池，毫沒有冬天那樣的冷，什麼時候都是春天似的溫和的。』

『母親，真有這樣的好國土的麼？』鯽兒又復有些疑心似的，仰看着母親的臉問。

『哦！有的。』母親回答說。

『那麼，母親，趕快到那個國土去罷。』鯽兒這樣說，母親便道，『那個國土裏，活着的時候是不能去的呵。』鯽兒又有些想像不通模樣了，問道，『為什麼活着的時候不能去呢？母親，認不得路麼？』母親說，『是的，我不認得路呢。』『那麼，尋路去罷，快快，趕緊去。』

鯽兒即刻着起忙來。

『唉，這真窮人呵，』母親吐一口氣說，『沒有死，便不能到那個國裏去，不是已經說過了麼？』

『那麼，趕快死罷，快快，趕緊，快。』

『說這樣的話，是不行的。』

『便是不行，也死罷。快點，因為我已經厭惡了這池子了。』鯽兒全不聽父親和母親的話，只是糾纏着嚷。因為這太熱鬧了，鄰居的鯉公公喫了驚，跑過來了而且問道，『哥兒怎樣了呢？』母親便詳細的告訴了鯽兒嚷着要死的事。於是鯉公公向鯽兒說，『哥兒，魚到這池子裏來，並不是爲了專照自己的意思鬧。是應該照那體面的國裏的神明爺所說的話生活着，游來游去的。』

『公公，那神明爺怎麼說？』鯽兒問。

『第一，應該馴良，聽從父親母親和有了年紀的的話。其次，是愛那池裏的大哥們和陸上的大哥們，並且拚命的用功，成一條體面的魚。那麼辦去，那個國土裏的神明爺便會來叫哥兒，給住在那好看的大的池子裏面的罷。』老頭子說。

從這時候起，鯽兒便無論怎麼冷，無論怎樣餓，也不再說一句廢話，只是嬉嬉的笑着。等候那春天的來到了。

二

春天到了，鯽兒一樣的誠懇賢慧的小魚，池裏面和鄰近的河裏面都沒有。而且鯉魚哥哥們和泥鰍姊妹們，也是愛什麼都比不上愛鯽兒。鯉魚哥哥們和泥鰍姊妹們雖然都比鯽兒年紀大得多，但因為鯽兒很賢慧，所以無論什麼時候總是一起到各處去遊玩。因為是春天了，細小的流水從四面八方的流進池裏來，因此無論是山裏，林裏，樹叢裏，田野裏，隨便那里都去得。鯉魚哥哥們便將鯽兒介紹的山和林裏的高強的先生們。這些先生們中，有一位稱為兔的有着長耳朵的和尚。這和尚，是一位很偉大的和尚，暗地裏喫肉之類的，事是一向不做的。也有從別墅裏回來的黃鶯和杜鵑等類的音樂的先生們！還有長着美的透明一般的翅子的先生們，因為鯽兒好，也都非常之愛他。並且將地上的世間的事，各式各樣的說給鯽兒聽。而鯽兒最愛聽的話，便是講人們。那談話裏說，『名叫人類的哥哥們，是最高強最賢慧的東西。』對於這一事，是大家的意見都一致的也說，『自然，山上的政治家的狐狸，藝術家的猿，鸚哥的語學家，鳥的社會學家，天文學家的梟博士，

高強固然也高強，但比起人類的哥哥們來，到底趕不上。」

有的又說，『人類的哥哥們雖然比陸上的哥哥們走得蠢，但是不特會借用馬的脊梁，還造出稱爲自動車呀，電車呀，汽車呀，自轉車呀的這些奇妙的東西來，坐在上面走，比別的還快得多呢。游泳的本領，並不很高，飛在空中是絲毫不會的，然而人類的哥哥們卻做了很大的火魚，大的翅子的鳥，在這上面，在水上自由的游泳，在空中自在的飛翔。人類的哥哥們可真是不可思議的東西呵。』鯽兒遇到這類的話，便聽得不會倦，幾次三番的重重說，而且愈是聽，便愈是不由的想要見一見所謂人類了。

三

那春天實在很愉快。從早晨起，黃鶯和杜鵑這些音樂的高強的先生們便獨唱，蜜蜂的小姐們和胡蜂的姑娘們是合唱，胡蝶的姐兒們是舞蹈。到晚上，青蛙堂兄的詩人們便開詩社，開演說會，一直熱鬧到深夜。這些集會裏，鯽兒也到場，用了可愛的口吻，去談『那個國土』的事。

「倘若我們大家個個都相愛，快樂的生活起來，便可以到那更好的更美的國土裏去的。那個國土裏，沒有缺少糧食的事，沒有寒冷的事，也沒有不順手的事。魚也能在地上走，能在天空裏飛，鳥也能在透明的水裏面進出。和魚們一起游泳的。」鱒兒常常這樣說。而且不多久。這『那個國土』的事，便成了音樂的作曲的材料，舞蹈的動作，演說和歌詩的資材。於是連那些蒼蠅蚯蚓水蛭之流的靠不住的東西，也都談起『那個國土』的話來了。

到黃昏，遠遠的教堂裏的鐘一發響，魚的哥哥們便浮到水上，蛙的堂兄們便蹲在岸上，蝴蝶的姊妹們便坐在花上，都靜靜的傾聽這晚鐘的聲音。

這鐘聲，正是人類的哥哥們，爲了自己的小兄弟們的那住在樹上的鳥，浮在水裏的魚，宿在花中的蟲而祈禱，祝他們平和快樂的過活呢。於是魚和蛙和黃鶯，也都禱告，願人類的哥哥們也都幸福的過活。這禱告，帶着花朵的美麗的香，和黃昏的金色的光，靜靜的升到『那個國土』的神明那里去。

那在遠地方的教會裏，有着一位哥兒，那哥兒也如鱒兒一樣。又賢慧，又馴良，所有的

人們都稱讚。小狗哥哥也極愛這哥兒，每逢來喝池水時候，往往提起哥兒的事。鯽兒久聽了這些話，也漸漸的愛了這哥兒，想要和他見一回面，極親熱的談談心了。

四

或一時，池旁邊很喧鬧。鯽兒不知道甚麼事，出去打聽時，卻見蛙的堂兄們軒着眉，聳着肩，興奮之極了，閣閣閣閣的吵架似的說着話。鯽兒試問是什麼事呢，卻原來就是剛纔，兔和尚仍如平日一樣的坐着禪，正在夢中的時候，那教會裏的哥兒便走來，撮住兔和尚的長耳朵，捉了帶回家去了。

都愕然，在這裡茫然的相視，無所適從的慌張，其時又飛到了燕嬪母，來通知一件駭人的事，是就在此刻，哥兒又捉了黃鶯去了。黃鶯因為想造一個不知什麼歌的譜，剛在熱心的用功，便被捉去了。而且這一夜，恰是十五的夜，蛙的堂兄們以為時世雖然這樣不安靜，但如並不賞月，卻去睡覺，對於月亮頗有失禮的心情，於是依舊登了山，在那里開詩社。這時候，哥兒又跑來，捉了一個最偉大的詩人逃走了。

堂兄的詩人們很驚駭，這晚上所做的詩都忘卻了。這一晚，池裏面無論誰，都沒有合眼，只是談着各種的話，一直到天明。而且一到天明，大家便立刻都出來，開一個大會，商量對於哥兒這樣的胡鬧，應該想一個什麼方法的事。

在這會議上，鯽兒是跟了父母來出席的。鯽兒彷彿覺得世間很黑暗，似乎什麼都莫名其妙了，鯽兒問父親說，『爲什麼，哥兒做出這樣的事來呢？』父親道，『在地上的人類的哥哥們，高強固然高強，但常常要做狡猾的事。而且這世上，是再沒比人類的孩子們更會狠心的胡鬧的了。過幾時，那些孩子們還要拏了鉤和網，到這邊的池上來，種種惡作劇，給我們喫苦哩。』鯽兒憂愁似的，慌忙又問他父親說，『孩子們做了這樣的事，怎麼能到「那個國土」去呢？可有什麼搭救他們的方法麼？』問的話還沒有完，從陸地上，胡蝶姊姊像被大風捲着的一片樹葉似的，慌慌張張的飛來了。那臉已經鐵青，翅子和觸角都嚇得慄慄的發着抖。大家圍上去，問是怎麼了呢？蝴蝶姊姊好容易略略定了神，這纔坐在花朵上，說出話來了。那是這樣的事：

這早上，天氣非常好，恰恰閒空的胡蜂們，便忽然來約去看花，到了牧師的庭園裏。春

天正深了，這庭園中，紅的白的和通黃的花，無論在庭樹間，在花壇上，都繚亂的開着，花蜜的濃香，彷彿要滲進昆蟲們的喉嚨裏似的流了進來。胡蜂們因爲太高興了，便忘卻了怕這現在的世間的憂愁，或歌或舞的玩耍，不料又來了那照例的牧師的哥兒，突然取出小網，將許多同伴捉去了。

這新消息，使這日裏的會議更加暗鬧了。樣樣的議論之後，那結果，是待到黃昏，聽教會鐘鳴，人類的哥哥們開始禱告的時候，就請金色的胡蝶姊姊到教會去，對人類的哥哥們說了分明，請他們勸止了哥兒的胡鬧。

黃昏到了，聚在這里的動物們，卻都放心不下，不能回到自己池中的洞穴裏和巢上去。默默的，定了睛互看着各人的臉。心底裏只是專等那金色的胡蝶姊姊的回來。

不多久，金色的胡蝶姊姊回來了，一看見悄然的那臉，聚在這里的大衆便立刻覺得自己的心，彷彿從荷梗上抽出來的曼陀羅華似的，很不穩定了。而且誰也不說什麼話。

『一切都是誑呵，』沒精打采的坐在花上的胡蝶姊姊說。『我們是無論怎樣，總不能到「那個國土」裏去的。』聽了這話，大家都駭然了，根究說，『爲什麼不能去呢？』卻

道，『我們沒有靈魂。靈魂是單給了住在地上的人類的哥哥們，單是有着這靈魂的人類的哥哥們，纔能到「那個國土」裏去呢。』聽了這話，大家都駭然了。個個一齊回問說，『這沒有錯麼？』或說，『這不是有些弄錯着麼？』胡蝶姊姊答道，『不，一點都沒有錯的。因為在「那個國土」的神明的書上，明明白白寫着呢。』大家接着的質問是，『那麼，我們究竟到那里去呢？』胡蝶姊姊道，『說是我們的被創造，是專爲了娛樂人類，給人類做食料的。』這樣說着，用了悲哀的大大的眼睛，憐憫似的對着大家看，但因為早晨以來的疲勞和心坎上所受的傷，也使倒了下去，成了可慘的收場了。大家對於單爲給人類的哥哥們做食物而被創造的自己的運命，都很悲哀。魯莽的鯉魚哥哥們已經很興奮，叫道，『胡鬧，沒有這樣的話。』彷彿那將自己造出這樣運命的對手的神明，就在這里似的，怒吼着直跳起來。而溫順的泥鰍姊姊們，卻昏厥了，許多匹躺在池底裏。

爲大家盡了力，死掉了的金色胡蝶的葬禮，在所有動物的熱淚中，舉行得很鄭重。胡蝶哥哥們奏演葬禮的音樂。黃鶯姊姊們唱着『傷心呵我的朋友』的哀歌，田鼠叔父掘墳洞。

這晚上，大家都很淒涼。而且歎着氣，早就絮叨的說，『作爲人類的東西而活着，可是
不堪的事呵。』一面各自回去了。

五

在這一夜，回到池裏以後，鯉魚和泥鰱和蛙的堂兄弟們是怎樣的只是哭，只是哭到
天明呵。而且朝日也就起來了，然而出來迎接太陽的，卻一個也沒有。

鯽兒的悲哀也一樣。懷着對於這世間毫無希望的心情，正在不見魚影子的水際徘徊
的時候，哥兒將小小的網伸下水裏來了。『這是來捉我們的呵。』鯽兒一經這樣想，便
因了憤怒，全身彷彿着了火，索索的顫抖得生起波瀾來。『請罷，捉了我去，沒有捉去別個
之前，先捉了我去。看見別個捉去被殺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殺更苦惱哩。』一面說，也就
走進網裏去。哥兒很高興，趕緊捉住鯽兒，放在自己的桌上了。這屋的牆壁上，掛着黃鶯先
生的皮和兔和尚的皮，桌子上還散着他們的骨殖。玻璃匣裏，是用留針穿過了心臟，排列
着先前多少親密的好幾個胡蝶姊妹們。桌上的解剖臺中，前晚恰在賞月時候所捉去的

蛙的大詩人，現在正被解剖了，摘出的心，還是一跳一跳的顯出那『死』的惋惜。

見了這樣的東西，鯽兒是心胸都梗塞了。要想說，然而一開一合的動着嘴，說不出什麼來，只用了尾巴劈劈拍拍的敲桌面。

過了一會，哥兒也便解剖了他，但看見鯽兒的心臟，是早已破裂的了。爲什麼，這小鯽魚的心臟破裂着呢？卻沒有一個能將這不可思議的事，解說給哥兒的人。能將這因爲悲哀，鯽魚的心所以破裂的事，給哥兒說明的，是一個也沒有。

這哥兒，後來成爲有名的解剖學者了。但是，那池，卻逐漸的狹小了起來，蛙和魚的數也減少了，花和草也都凋落了，而且到了黃昏，即使聽到了遠處的教會的鐘聲，也早沒有誰出來傾聽了。

我著者，從那時起，也就不到教會去了。對於將一切物，作爲人類的食物和玩物而創造的神明，我是不願意禱告，也不願意相信的。

池邊

黃昏一到，寺鐘悲哀的發響了，和尚們冷清清的唸着經。從廚房裏，沙彌拿着剩飯到池塘這邊來。許多鯉魚和赤鯉魚，喫些飯粒，浮在傍晚的幽靜的水面上，聽着和尚所唸的經文，太陽如紫色的船，沈到遠處的金色的海裏去。寒蟬一見這，便淒涼的哭起來了。

有今朝纔生的金色和銀色的兩隻胡蝶。這兩隻胡蝶，看見太陽沈下海底去，即刻嚷了起來。

『我們沒有太陽，是活不成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呵，已經冷起來了。沒有怎麼使那太陽不要沈下去的法子麼？』

這近旁的草叢中，住着一匹有了年紀的蟋蟀。蟋蟀聽得這年青的胡蝶們的話，禁不

住失笑了。

『真會有說些無聊的事的呵，一到明天，又有新的太陽出來的。』

『這也許如此罷，但這太陽沈了豈不可惜麼？』金色的胡蝶說。

『不可惜的，因為每天都這樣。』

『然而每天這樣的太陽沈下海裏去，第一豈非不經濟麼？還是想些什麼法子罷。』

『不要做這些無聊的事罷。這怎麼能行呢，況且明天太陽又出來的。』

但是今朝纔生的年青的胡蝶，不能領會那富于常識與經驗的蟋蟀的心情。

『我無論如何，總不能眼看着太陽沈下去。』金色的胡蝶說。

『大約未必有益罷，總之先飛到那邊去，竭力的做一番看。』于是金色的胡蝶對那銀色的說，『成不成雖然料不定，但總之我們兩個努力一試罷，要使這世界上沒有一分時看不見太陽。你向東去，竭力的使太陽明天早些上來；我飛到西邊，竭力的請今天的太陽再回去。我們兩面，也不見得竟沒有一面成功的。』

有一匹聽到了胡蝶的這些話的蛙，他正走出潮溼的陰地，要到池塘裏尋喫的東

西去。

『講着這樣的無聊的話是誰呀？我喫掉他！世界上有一個太陽，已經很够了。熱得受不住。池塘裏早沒有水，還不知道麼？今天的太陽再回來，明天的太陽早些上來。要這世界有兩個太陽，是什麼意思呢！其中也保不定沒有想要三四個太陽的東西。這正是對於池塘國民的陰謀。喫掉誰呀，講着這樣的話的是？』

蟋蟀從草叢裏露出臉來說：

『並不是我呵，我的意思是以爲什麼太陽之類便沒有一個也很好。因爲這倒是于池塘國民有益處的。』

然而胡蝶說一聲『再會，』一隻向東，一隻向西的飛去了。

寺鐘悲哀的發了響，太陽如紫色的船，沈到金色的海裏去。寒蟬一見這，便淒涼的哭起來了。

老而且大的松樹根上，兩三匹大蛙在那裏大聲的嚷嚷。這松樹上有衙門，貓頭鷹是那時候的官長。

『稟見。稟見。』蛙們放開聲音的喊。『禍事到了。請快點起來罷！』
『豈不是早得很麼。究竟爲的是什麼事呢？』貓頭鷹帶着一副睡不夠的臉相，從高的枝條的深處走了出來。

『不是還早麼？』

『那里那里，已經遲了。已經太遲，怕要難于探出蹤跡了。』那蛙氣喘吁吁的說，『樹林裏有了造反，有了不得了了的造反了。』

『什麼，又是造反？蜜蜂小子們又鬧着同盟罷工了麼？』

『不不，是更其可怕的事。是要教今天夜裏出太陽的造反。』

『什麼。怎麼說？』貓頭鷹這纔嚇人的睜開了他的圓眼睛。『這是與衙門的存在有直接關係的問題了。這就是想要根本的推翻衙門。這就是想要蒙了一切官長的眼。這亂黨是誰呢？』

『喳，亂黨是那胡蝶。一個向西去尋太陽，一個向東去尋太陽早些上來。』
于是貓頭鷹大喫一驚了。

『來！』他拍着翅子叫蝙蝠，『來，蝙蝠快來！鬧出了大亂子來了。趕快來！』
蝙蝠帶一副渴睡的臉，打着呵欠，走出松樹黑暗的深處來。

『有什麼吩咐呢？大人！』

『現在說是有一隻向東，一隻向西飛去了的胡蝶，趕緊捉了來！』

『噫，遵命。但是，大人，怎能知道是這胡蝶呢？』

『一隻金色，一隻銀色的。』

『而且是四扇翅子的。』蛙們早就插嘴說。

『你們，不是早有研究，只要一看見無論是臉，是翅子，是腳，便立刻知道是否亂黨的麼？』貓頭鷹因為蝙蝠的質問，很有些生氣了。『還拖延些什麼呢，趕緊去，要遲了！』他怒吼的說。

兩匹蝙蝠當出發之前，因為要略略商量，便進到樹林裏。

『不快去是不行的。我們要辨不出胡蝶的蹤跡的。』

『你以為現在去便辨得出來麼？』

『但是造反的亂黨豈不是須得捉住麼？』

『阿呀，你也是新脚色呵。一到明天，胡蝶不是出來的很多麼？便在這些裏面隨便捉兩隻，那就不好麼？用不着遠遠的到遠地方去。』

『只是捉了別的胡蝶，也許說道我們不知情罷。』

『唉，你真怪了。便是捉了有罪的那個，也總是決不說自己有罪的。這是一定的事，倘若這麼辦去，即使小題大做的嚷，這嚷也就是損失了。走呀，山裏去罷。』

明天，小學校的學生們被教師領到海邊來了。在沙灘上，看見被海波打上來的一隻金色胡蝶的死屍。學生們問教師道：

『胡蝶死在這裡。淹死的罷？』

『是罷。所以我對你們也常常說，不要到太深的地方去。』先生說。

『但是我們要學游水呢。』孩子們都說。

『倘要游水，在淺處游泳就是了。用不着到深地方去。游水不過是一樣玩意兒。在這

樣文明的世界，無論到那里去，河上面都有橋，即使沒有橋，也有船的。」教師擎起手來說，似乎要打斷孩子們的話。

這時那寺裏的沙彌走過了。

「船若翻了，又怎麼好呢。」沙彌向教師這樣問。然而教師不對答他的話。（這教師受了校長的褒獎，成爲模範教師了。）

中學校的學生們也走過這岸邊。中學的教師看見了這胡蝶的屍屍。

「這胡蝶大約是不耐煩住在這島上，想飛到對面的陸地去的。現在便是這樣的一個死法。所以人們中無論何人，高興他自己的地位，滿足于他自己的所有，是第一要緊的事。」

然而那寺的沙彌，不能滿意于這教訓了。

「倘是沒有地位，也毫無所有的，又應該滿足于什麼呢？」沙彌這樣問。站在近旁的學生們，都嘻嘻的失了笑。但教師裝作並不聽到似的，重複說：

「只要能夠如此，便可以得到自己的幸福與國家的幸福。使人們滿足于他自己的

地位，這是教育的目的。」（這教師不久陞了中學校長了。）

同日的早上，大學生們也經過這地方。教授的博士說：

『所謂本能這件東西，不能說是沒有錯。看這胡蝶罷，他一生中，除卻一些小溝呀小流呀之外，沒有見過別的。於是見了這樣的大海，也以為不過一點小溝，想飛到對面去了。這結果，就在諸君的眼前。人生最要緊的是經驗。現在的青年們跑出了學校，用自己的狹小的經驗去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正與這個很有相像的地方。』

『但青年如果什麼也不做，又怎麼能有經驗呢？』沙彌又開了一回口。然而博士單是冷笑着說道：

『雖說自由是人類的本能，而不能說本能便沒有錯。』（聽說這博士不遠就要受學士院賞的表彰了，恭喜，恭喜。）

（沙彌在這夜裏，成了衙門的憎厭人物了。）

但是兩隻胡蝶，其實只因爲不忍目覩世界的黑暗，想救世界，想恢復太陽罷了，這卻沒一個知道的人。

鵬的心

鵬這樣體面的自由的鳥，是再也沒有的了。鵬這樣強的勇的鳥，是再也沒有的了。而且，在動物裏面，像鵬這樣喜歡那高的冷靜的山，是再也沒有的了。鵬是被稱爲鳥類之王的。在人類裏，雖然沒有叫自己的王或豪傑們顯出力量和勇氣來看的人，但在鵬隊夥中，卻即使翅子和嘴子生得大，也不能說是豪傑。這是鵬的古來的習慣。

無論怎樣的鵬，都說不定能做王或豪傑，所以大家互相尊敬着。像人類的王或豪傑似的，借了自己的下屬的力量和智慧，來爭權利，以及爲了一點無聊事，吵鬧起來的事，是沒有的。大家各各努力了力，使自己的翅子和嘴愈加強。爪和眼睛愈加銳，至于這個嚇那個，或者講些客套的事，在鵬世界裏，是一直從古以來所沒有的。

就這一節而論，鵑和人是一直從古以來便不同的了。欺侮弱者，壓迫弱者，取了弱者的力氣和智慧，隨便給自己用，這似乎是一直從古以來的人類的習慣，因為強者總是私有了弱者們的力氣，所以不能真自由，而弱者也就非常之不幸了。

人類是怎樣的倒運的動物呵。而人類卻還說自己是萬物之靈。這不是刻毒的笑話麼。

一

卻說山的國，被那比鄰的大國度佔去了，不拘什麼時候，這兩國總就是爭鬧。這國的最高的山上面，很幸福的生活着許多鵑。這些鵑，從古以來，幾千年幾萬年的接連了燃燒着一種的希望。都便是要飛到永久溫暖永久光明的太陽上去。他們相信，只要每日努力的向上飛，積練上幾千年幾萬年，則鵑的子孫們，大概一定可以到得那太陽。這事一連的積上了許多代，所以翅子的力量比祖宗強，也確然是事實了。

『愛太陽，

上太陽！

不要往下走，

不要向下看！

慕太陽是鵬的力的源頭，

上太陽是鵬的心的幸福。

不要往下飛，

不要向下看！

下面是暗的狹的籠，

下面是奴隸的死所。

不要往下飛，

不要向下看！

下面是弱者的世界，

下面是無聊的人類的世界。

不要往下飛，

不要向下看。」

這是鵑的母親們一直從古以來教訓那鵑的孩子們的歌。受着壓迫的山國民們，聽了這歌，不知道怎樣的心情呢。鵑王的心是在最高的山的最冷靜的岩石上。王和王妃之間，有了兩個可愛的王子。每早晨，王帶了大王子，王妃帶了小王子，都到岩石的盡邊，便在這里將王子們直踢下去，他們剛近下面時，卻又抓回岩上來了。這是每早晨的功課。到後來，王子們便能容容易易的飛到岩上來，飛到下邊去了。王和妃見了很歡喜，於是將王子們高高的抱上空中，試使他們跌落下去看。最初，王子們也完全發了昏，但練而又練，翅子漸漸的強了，從很高的空中，早能夠容易的回到自己的窠裏了。有一天，王對王妃說，今天要教孩子們落到那深谷的裏看了。於是便將王子們帶到很高的天空，給掉向那深的谷底去。這兩個王子們，本也儘着所有的力來飛，然而纔到中途，翅子已經乏了力，小王子

叫道，『哥哥，我早沒有力氣了。』大王子便聚起殘餘的力量來，要救他兄弟。王和妃遠遠地眺望着，鼓着翅子只喝采。正在這時候，兩地之間流過了不知那里來的雲。便再看不見王子們了。王和妃都喫驚，比箭還快的穿出雲間，飛下谷裏去，卻已經太晚了。大王子幫着小兄弟，自己也乏了力，氣厥了，石子一般的徑向谷裏掉。王和妃剛要抓起氣絕的王子們的時候，忽然現出一個強有力的獵人來，帶着兩個兒子。要捉王和妃。王和妃也暫時護着王子們，很奮鬪，但獵人既然過于強，又以為王子們已經斷了氣，便捨了王子們，飛上天空去了。然而王子們其實沒有死，待到帶回獵人的家裏，便已回過呼吸來。獵人剪了他們的翅子翎，分給他兩個兒子了。那時獵人的大兒子是七歲，其次是六歲，都很愛鷓王子，無論到那里，總攜着一同去，但獵人叮囑說，只有山上萬萬去不得的。這山國的人們，聽得谷裏落下兩個小鷓來，以為一定是什麼好兆頭，個個很歡喜。他們的心裏，暗暗地希望着，想不遠便到來兩個鷓，救了這國度，于是囑託獵人，教他好好的看待鷓的王子們，然而不到七天，異事出現了。這時失去了獵人的小兒子。據他的朋友說，從天空裏，閃電似的飛下一匹很大的鷓來，抓了獵人的兒子去了。大家聽了很駭異。然而兩三日之後，更其奇異的事

又出現了。這是又失去了獵人的大兒子。

對於這事，山國的人們也有許多的議論，只有獵人卻默默的不開口。他像先前一樣，用心的養育着鵬的王子們。王子們當初很淒涼，常常有不自由無寧死的模樣，然而大王子愛撫小兄弟，小王子慰藉他大哥。他們被村中的孩子們所珍愛，漸漸的習慣了人間，愛好了人類了，只有被長鏈子繫在木樁上這一節，總還是很難忍。

二

五年經過了。鵬的王子們早長大，翅子也強壯了。正當五年以前王子們落在谷裏這一日，獵人開了鎖，帶他們上了高山，而且放了他們，于是默默的回家來。

一聽到放掉了兩個鵬，山國的人們便都嚷起來了。人們還在嚷的時候，先前不見了的獵人的兒子，都從山裏回來了。

兩個完全改了樣，當初一見，誰也不知道是獵人的孩子們。他們都裸體，頭髮很長，身體是石一般堅，手脚有鐵一般固，眼光銳利，鼻子是鵬鼻似的彎曲了，牙齒是狼似的大了，

指爪是虎似的尖長了。山國的人們見了他們，都很喫驚，而且興致勃勃的連日去聽他們的話。說是他們被鵬王攫去之後，便養在鵬窠裏，始終受着王和王妃的珍重。每天，王和妃背了他們，飛上空中，將他們摔在雲裏，又幫他們下來，此外還有各樣奇怪的事，孩子們雖然這樣說，但聽的人卻不知道是真實還是說誑，只是飛騰，上山，浮水這些事，山國的人們裏卻是沒一個比得上他們，也沒有一個有他們這樣的要自由的生活。這孩子們深知道用什麼方法，可以燃燒山國的人們的心；而且用人類的語言，不够表明『自由』的意義的時候。他們便鵬一般的叫。

他們這纔教給山國的人們以鵬的歌：

『愛太陽，

上太陽！

不要往下走，

不要向下看……』

『他們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孩子們，山國的人們稱他們為鵬的心。』見了這孩子們，

受着壓迫的山國的人們的心，不知道湧着怎樣的希望呢。

三

那一面，鵬王和王妃看見兩個王子平安的回了家，自然很歡喜，但一檢查他們的翅子和嘴、眼睛、指爪，便知道這些是全不中用了，鵬王們看出了翅子和嘴上沒有力，眼睛和指爪都鈍了，真不知怎樣的痛心哩。況且王子們的勇氣以及愛自由的事，從王和妃看來，不知怎麼的也總覺得有些不可靠。

每天，鵬王和妃便來劇烈的鍛鍊王子們。每天，王妃唱着『愛太陽，上太陽！不要往下走，不要向下看！』的歌，竭力的想奮起兩個王子的已經疲弱的心來，使將來可以成就勇敢的王。十年之間，每天每天的接連着，想從王子們的心裏，除去那些人類的心；于是王子們終于比鵬王和妃飛得更高，爪和眼也比他們更銳利了，獨有那心，卻總在什麼地方有些不像鵬的心，似乎帶着近似入心的脆弱。王子們便是飛向太陽的時候，總彷彿眼睛看着下方；便是翱翔于無限的太空的時候，那心也似乎留戀着山谷；而且比別的鵬飛得更

高的時候，也不從胸中發出自喜得勝的叫喊。卻只聽得一種悲哀的寂寞的惓惓于下面的谷裏的生活的聲音。有時候，王子們竟兩三天不去求餌，什麼也不吃的餓着；或者捉住餌食，卻又將他放走了，鵬王們對於王子們的這模樣，或耳聞，或目覩，那心裏正不知怎樣的悲哀呵。王子們的朋友們，都說他們的壞話，稱他們爲『人心。』一面則王和妃常常很惱怒這王子們，說他們是家門的恥辱。有一天，大王子飛翔空中之後，回到家裏，坐在父親的面前，淒涼的看着他的臉，說道：

『父親，一直從古以來的上太陽這一個鵬的理想實在是歎氣罷了。向着太陽只是飛，是無謂的事。即使真能够上了太陽，鵬也未必因此便幸福。父親，我今天曾經要上太陽去，盡力的飛到高處去了，然而愈上去便愈冷，愈高便愈眼花，終於頭眩，我便近乎昏厥的落了地。愈近太陽就愈冷的事，我以爲很確鑿的。所以上太陽這事，我要停止了。』

王子這樣說，鵬王叫一聲『人心』之後，使用爪攪破了他的喉。王子只發出一種愛慕下面的淒涼悲哀的生活似的叫聲，全不抵抗，死在王的爪下了。這晚上，小王子也從外面回來了，坐在王妃的面前說：

『母親，向着太陽飛，我已經不願意了。這事是全沒有什麼用處的。我決計到下面的谷裏去，在樹上造起窠來，就在那里和人類以及別的動物和睦的過活。說鵬的幸福就散滿在太陽上，是不能相信的事。然而人類的友情中，便有着幸福，卻是我已經經驗了的。』

這樣一說，王妃便叫道『卑下的人心，』撲向王子用爪抓破了他的喉。王子只發出一種留戀山谷，企慕人類的友情似的聲音，毫不回手，死在王妃的爪下了。這一夜，鵬王們便將死掉的王子們帶到下面的山谷裏去，放在先前養育了王子們的獵人的門前。從此以後，王子們所唱的

『愛太陽，

上太陽！

不要往下走。

不要向下看……』

的那歌，便彷彿有些警誡『人心』似的了。

到早晨，山國的人們一看見兩匹死鵬，又發生了一頓嚷。這時候，山國的人們正被那

稱爲『鵬的心』的兩個兄弟帶領着，對於鄰國起了大革命。兩員大將『鵬的心』極有機謀，鄰國的人們毫沒有對付的方法，正要敗下去了。但現在一發見這兩匹被殺的鵬，雖然嘴裏都不說，而各人的心中，卻疑心這兩匹鵬便是這回的革命終于失敗的前兆。山國的女兒們用美麗的花朵，裝飾了死鵬，唱着勇敢的『鵬的心』弟兄所教的

『愛太陽，

上太陽！

不要往下走，

不要向下看！……』

的歌，將他們埋葬了，作爲國裏的英雄。

四

鄰國的首都很熱鬧，很繁華。家家飾着燈火和旗，祝嘏的響聲，花火的炸聲，鼓動歡心的音樂，遠遠地飄來，市人穿了好衣服，搖着提燈和旗，來來往往的走。首都的一切街，真像

是美麗的串子了。一切人都顯得高興。只有立在最大的一條街的大空地上的斷頭臺見得淒涼。人們都湊到空地裏來，唱着國歌，似乎等着什麼事。在這晚上，在這臺上，稱爲『鷓鴣的心』的兩弟兄，要處死刑了，人們都談着山國的話。於是從遠地裏，發出『反賊到了反賊到了』的低話來，大家立刻都沈寂，現出了兵卒環繞着的兩弟兄，人們都沈默，大街就像墳墓一般靜。只騰了『篷篷，篷篷』的鼓聲。稱爲『鷓鴣的心』的兩兄弟微笑着。那眼珠裏，彷彿耀着無邊的勇，而且滿着使一切人心全都炎燒起來的力。他們含笑上了斷頭臺，『篷篷篷篷』的鼓聲便停止了。人們嚥着唾沫，看定稱爲『鷓鴣的心』的弟兄們。兩弟兄全沒有改了先前這模樣，擡眼看着空中。這時候，靜的空氣微微的發抖，聽到勇敢的鷓鴣聲了。剛覺得空中發出應聲，從天空裏，驀然間閃電似的飛下兩匹很大的鷓鴣——市人們從來沒有見過的這麼大的鷓鴣——來，抓了『鷓鴣的心』兩弟兄。剛一抓，便又驀然間飛上天空去了。人們一見這，都變了殭石似的不動彈。全市街彷彿成了一個墳墓。人們的頭上，只聽得傳來了這樣的歌：

『下面是狹的籠，

下面是奴隸的死所。

不要往下飛，

不要向下看！

下面是弱者的世界，

下面是無聊的人類的世界……」

五

在鄰國正在大排勝利的賀筵的時候，革命失敗了的山國裏卻很靜。失了丈夫，拋了兒子的女人們的心，這夜裏不知道怎樣的淒涼呢。都說，今天的夜，正是稱爲『鵬的心』的山國的英雄臨刑的夜。女人們都帶着小孩子，聚到稱爲『鵬的心』的弟兄的門前來。那些女人的心的淒涼，誰能夠知道呢！但是，雖然淒涼，女人們還將剩下的幼小的孩子們，動到無限的空中，將長大的孩子們給他們看，而且因爲要救這山的國，祈禱在這些剩下的孩子們裏。也給與那『鵬的心』一切都寂靜，星星沈靜的晃耀，而且在夜的寂靜中，作

爲祈禱的答話，不知從那里聽到了這樣的歌：

『不要往下走，

不要向下看！

慕太陽是鵬的力的源頭，

上太陽是鵬的心的幸福。……』

讀了這說話的諸君，也請祈禱祈禱，使能給以救這世界人類的『鵬的心』罷。

春夜的夢

一

很遠的很遠的，從這里看不見的山奧裏，有一個大的美麗鏡一般通明的池塘。這四近，是極其幽靜而且淒清，愛在便利地方過活的輕薄的人們，毫不來露一點臉。只有親愛自然的畫家和失了戀而離開都會的蒼白的青年，有時到這里來，從那眼淚似的發閃的花，接吻似的甘甜的小鳥的歌曲裏，接受了不可見的神明的手所給與的慰藉，歡悅他們的心。但在近時，畫家以為這山的自然，不如自己的畫室美，這美麗的通明的池，還不如做畫範的姑娘的可愛了，所以便捲起畫布來，回到東邊的都市去：還有失了戀的蒼白臉色的青年，也因為想用了猛烈的市街的燈火和香氣極強的酒的沈醉，來忘卻他靈魂底

裏的悲哀，便回到西邊的港裏去，因此這池邊便看不見一些人影子了。

然而一到春天，卻因為鳥獸和昆蟲，這池塘很熱鬧。

有一年的春天，這池塘曾經有過格外好看的事。黃的睡蓮，紅的白的蓮花，在平靜的水面上，彷彿是展開了不動的夢似的，開得極美的浮着。蓮花的妖女也因為再沒有捉拿伊嘲笑伊的人類在這里了，便放心的出現，在透明的水裏和金魚嬉遊，在花朵上和胡蝶休息，給尋蜜的蜜蜂去幫忙。便是深夜中，妖精也在無所不照的月光底下，或者舞着歡喜的舞蹈，或者和火螢競走着遊戲。這樣的美的東西們都在一處，所以火螢、蛙、胡蝶、禽鳥，都給這美所陶醉了，而做着春夜的夢。金魚的遊戲，鳥的歌，胡蝶的舞，凡有一切，都因此美起來了。

二

有一晚上，溫和的晚上，一個有着金剛石一般發光的翅子的美的火螢，慢慢的在池旁邊飛舞。因為月光照着的池，太富于詩趣了，火螢便不知不覺的到了這池的中央。在這

里，對着映在池中的美的月影，只是不倦的看。到後來，他覺到自己的翅子已經疲乏了。

『快回到花的臥室去罷。』火螢這樣說，想飛向岸這一面去。然而略略一飛，他便知道了自己已沒有到岸的氣力。

『唉唉，傷心！這樣的詩的晚上，這樣的又靜又美的地方，而我非死不可麼？』他說着，再一看自己的周圍。他的上面，罩着一片裝飾着輝煌的月和閃爍的星的深遠無限的太空，他的下面，在幽靜透明的池塘裏，也展開着一片深遠無限的太空，飾着閃爍的星和輝煌的月。上上下下，除了深遠無限的太空之外，這之外，再看不見一些別樣的東西。

『美麗的星，深遠無限的天空，美的月，美的世界！告別了！』螢這樣說，收了翅子，要落到水裏去。

這時候，忽然從深的池塘裏，現出一匹小小的金魚來。這在火螢，彷彿是從無限的太空的深處，飛來一個身穿金氅的天使了。

『螢君，怎樣了？』金魚柔和的問說。

『我疲乏了！我已經沒有飛到岸上的力量。所以只好離開了這美的世界。沒有力，彷彿』

佛便沒有活在這世界上的權利似的。」火螢喫了一驚，這樣答。

「不不，沒有這等事！」金魚的和婉的聲音，在平靜的水面上造成波紋，擴大開去了。『說翅子的筋肉上沒有力就應該死，是再沒有比這更其糊塗的話了。感情的優麗，物的美，便都是世界的力。在許多優麗的和美的裏面，說筋肉的力算最小，也無所不可的。趕緊到我的脊梁上來罷。你一面歇歇力，我就送你到岸邊去。』

因為金魚說得這樣的懇切，火螢紅了臉，說道：

「那就勞駕了。」他便坐在金魚的脊梁上。

金魚徑向岸這一面泳過去。在塗中的時候，金魚忍着劇烈的羞愧，用了微細的聲音說。

「我每晚上看着你飛。並且想，怎樣的能夠和你做朋友纔好。像你這樣美的，池裏面並沒有。」於是置身無所似的，暗地裏漏出歎息來。

「我也常常看你在水裏面游泳。」螢這樣說。『而且一看見，我的心裏便總覺得寂寞起來了。像你這樣優麗的姑娘，在飛行空中的一夥裏是沒有……』說到這里，螢的聲

音便中止了。

這晚上，螢和金魚的話只是這一點。但從這時候起，金魚和火螢使每晚都會見了，每晚上他們一同在池塘裏往來，一同在水邊的蘆葦裏休息，金魚對螢講些池中的事，螢對金魚講些山上的事。而且兩個都做著春夜的夢。

有一晚，蓮花的妖女和山的精靈將蓮葉當了船，在這上面遊戲。這時候，金魚和火螢正散步，恰巧走過了這地方。蓮花的妖女看見了，伊道：

『像那火螢的翅子這樣美的，世界上可是沒有呵。』

『優麗如那金魚的鱗的，在那里都沒有見過。』然而山的精靈說。

妖女又道，『倘使你也如那火螢一般，有着美的翅子，你不知要顯得怎樣的美哩。』

精靈也道，『倘將那美的魚鱗做了冠，戴在你的頭上，那便無論在池裏或山裏，未必再有像你這樣美的妖女了。』

『我便在夢中，也只看見美的事。』

『我也是無論睡着或醒着，都只想着美的事。』

這晚上，他們的談話只是這一點。

有一晚，從池的左近的別墅裏，走出一個十二三歲的公爵的小姐來。左手拿一個華麗的綠絹做的小小的螢籠，右手裏是捕螢的兜網，走到池塘的近旁。

從小路上，走出一個十三四歲的百姓的男孩子來了。左手拿一個小小的金魚鉢，右手是釣魚的竿子，到池這面來。小姐一看見他，略略行一個禮，說：

『我是這裏的公爵的女兒。』

『我是公府對門的百姓的兒子。』男孩子這樣答。

『我坐在家裏的廊下的時候，男孩子便常常來走過我們的庭園。』小姐這樣說。

『我坐在家裏的廊下的時候，女孩子便總在庭園裏散步。』男孩子這樣說。

『我最討厭男孩子。』

『便是我，也並不喜歡女孩兒。』

『男孩子總是用些下等的話，做些粗鹵的事，毫不知道規矩和禮儀。』

「女孩兒總是裝着瞌睡似的臉，而且用了吞吞吐吐的句子，說些夢話一般的話，全不知道說的是甚麼東西。」

「男孩子總想着打架和吵鬧。這我頂犯厭。」

「女孩兒總是想着衣服和首飾和香粉的事。所以我更嫌憎。比什麼都嫌憎。」

公爵的小姐和百姓的兒子，在平靜的池邊的綠樹陰下，爭鬧的沒有完。聚在這里的胡蝶蜜蜂和小禽鳥，全喫了驚，彷彿說是人類的孩子們何以這樣爭鬧似的，從枝上和樹葉間，詫異的只對着兩人看。

「男孩子總是衣服稀破，說到臉便漆黑，手脚也髒，而且有着異樣的氣味，好看的地方是一點也沒有的。」小姐又開始說。

「便是女孩兒，也少穿衣服，臉是蒼白的，手脚又細弱，全像一個死屍。」男孩子也回報說。

「我想，與其看男孩子，遠不如看那美的火螢兒好。」

「我呢，與其看死屍似的女孩兒，倒不如看那美麗的金魚好得多。」

「我一見男孩子，總想踢他幾腳。」

「我呢，倘看見女孩兒，就想給伊幾拳，按捺不得。」

兩人的話在這裡間斷了。近旁的樹上，寒蟬像是驀然記得了似的，大聲的叫起來了。『我想將這火螢籠，放到南簷下，那園牆的低矮的地方去。』停了片時，小姐說。『再見！』

『再見！』男孩子回答說。『我想將這金魚鉢，放在北簷下的，那沒有牆的地方去。』

『實在是失禮了。』

『那里話，只是我失了禮。』

兩人這樣說着，行了禮，女孩兒向右，男孩子向左，分道走散了。

這晚上，伊和他的話，只是這一點。

三

從那一晚起，有着最美的金剛石一般發光的翅子的螢，便關在籠中，掛在公爵的別

墅的南簷下（園牆低的廊沿下。）而且他所愛的最美的金魚，也裝在金魚鉢子裏，放在對面的百姓家的北簷下（那沒有牆的廊沿下）了。螢和金魚的悲哀，恐怕是無論用筆或用話，都未必達得出來的，

然而，那山的精靈，聽了他們的話，卻非常忙碌了。夜一深，百姓家裏寂靜了的時候，他便暗暗的跑到廊下來。

『金魚君，真是出了不可收拾的事了。』山精這樣悽然的低聲說，『況且你也未必知道罷，你的親愛的螢，關在籠子裏，掛在對門的宅子裏面了。』

金魚爲了極深的悲哀，單是用頭撞着鉢的口。精靈重復說：

『假如給螢得了自由，你怎樣報答我呢？』

金魚回覆說，『我這里，除了生命——悲慘的生命之外，再沒有別的東西了。倘使爲火螢得自由計，這生命也有一點什麼用，便無論何時都可以心悅誠服的奉獻的。』

『生命這些是不要的！』山精慌忙打斷了金魚的話。『但將你那美麗的鱗給了我罷。倘這樣，我便爲螢的自由盡力去。』

「趕快拿去！」金魚浮上水面來了。「倘若這鱗，和我的親愛者的自由有關係，我連最後的一片也不惜的。趕快，不留一片的取了去。因為我希望着自己的親愛者，早早的完全的得到原來的自由哩。」

山精全取了美的鱗，說道，「金魚君，切勿灰心。我還要想些救你的方法哩。」於是便向對面的宅裏走。但金魚卻失了神，石塊一般沈到鉢底下去了。

百姓的兒子因為這低微的聲音，忽然張開眼。

「廊沿下，有誰說話似的。」他說着，慌忙起身，走出簷下看。然而這裏已經沒有人。只一個小小的誰的影，經過了公爵的別墅的牆根下。向鉢子裏一望，這中間抖着批了鱗片的金魚。

「畜生！可惡！」男孩子憤怒的這樣叫。

這其間，山精到了公爵別墅的南邊的廊下了。

「螢君，真是出了不可收拾的事了。」他小心着提在手裏的裝着魚鱗的袋，一面說，「你也許已經知道了罷，你的親愛的金魚也在對面的廊沿下，裝在鉢子裏了。」

然而螢因爲非常之痛心，說不出一句話。只用兩腳按住胸膛，將金剛石一般發光的翅子來遮了淒涼的臉。山精重復說：

『假如我使金魚自由了，送回池裏去，你怎樣報答我呢？』

金魚回答說，『我的生命——這充滿了苦辛的夢的生命之外，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爲金魚謀自由，這生命倘也有什麼用，就請即刻拿去罷。』

『生命這些是不要的。』精靈這樣說。『但是將你那金剛石一般發光的美的翅子，給了我就是。』

『你，』螢的悲哀的眼裏，略有些非難之色了。『你要我的翅子麼？』

『是的。要你那美的，金剛石一般發光的翅子。』山精沒有去看螢的臉。

『可以。請拿去！』螢的微細的聲音，臨末卻是聽不明白了。這瞬間，山精已經開了籠，取去了螢的美麗的翅子。

公爵的小姐正在這時候醒來了。

『的確有誰在廊下呢。』伊說着，慢慢的起來，向廊下望出去，在那里並沒有人，只一

個異樣的影子走向園牆對面的百姓家去了。小姐趕緊走出廊下來看，螢籠裏躺着沒有翅子的火螢。

『阿，太難了，將火螢弄成這模樣！』一面說，小姐哭起來了。
這晚上，只是這一點事。

太陽快要下去了。被照着那離別的光，池塘是彷彿爲熱情所燃燒似的晃耀。一切都寂靜。只聽得小鳥的狡獪的饒舌和歸巢太遲了的蜜蜂的羽聲。睡蓮也受了親暱的太陽的接吻，靜靜的合了瓣。

蓮葉上面，坐着取去了金剛石一般發光的翅子的螢。就在近旁歇着金魚，一半的身子出了水。

『我冷！我已經沒有活着的元氣了！』並不對誰，金魚獨自說。

『我淒涼！我的使命是在于飛的。沒有翅子，也不要生命了！』火螢這樣絮叨的說。

『但因爲要救你，全給了自己的鱗，我卻毫不以爲可惜的。』

「因為要你得自由，賣了自己的翅子，在我是最滿足的事。」
兩個擁抱了，最後的話是這幾句。

太陽下去了。照着這光，池塘像為熱情所燃燒似的晃耀。而且太陽下去了之後，金魚和螢的性命，也和那最後的光一同下去了。那性命，是溶在光中，上了無限的太空呢，還是溶入花香，成為輕鷺而飛去了呢？這在我可是知道了。

一切都寂靜。只有小鳥的渴睡似的叫聲，歸巢太遲了的蜜蜂的羽聲，睡蓮也已經睡了覺。

四

月亮慢慢的起來了。因為迎接這月亮，出來了許多美的螢。山的精靈們都高興，在月光底下開始了跳舞。而在他們裏，最美的是有着金剛石一般的閃閃的翅子的山精。

從蓮花中，笑嘻嘻的走出妖女來了。金魚的鱗所做的，驚人的美的冠，明晃晃的戴在那頭上。妖女恭敬的對月行了禮，靜靜的徧看伊周圍；忽而在蓮葉上，看見了螢和金魚的

屍體。

『諸位！趕快來！』伊發了吃驚的聲音說。欣然的跳舞着的妖精們，都停了跳舞，嚷嚷的奔來。伊指着兩個屍體道：

『那是什麼？誰殺了我的寶貝的螢和寶貝的金魚了？』

大家看了這個，都默默的不開口。

『那螢的翅子是誰拿去的呢？那金魚的鱗是誰拿去的呢？』伊彷彿悲痛似的，用手掩了臉。

『昨天的晚上，孩子們捉了他們去了。』有着螢的翅子的精靈說。『螢將那翅子給了我，金魚是給了鱗。我便救出了他們。而且那用鱗造成的冠，是明晃晃的在你的頭上。』

『唉，傷心呵！你是怎樣的一個殘酷者呵。我不要那樣的冠。』

『但是，若要金魚的鱗，只能從金魚身上取；要螢的翅子，只能從螢身上取。這是造不出來的。』

『你是殘酷的。你殺了他們了，』妖女這樣說，並且哭起來了。

『我沒有殺他們。那螢和金魚，是並非一沒有翅子和鱗，便非死不可的。我沒有翅子的時候，也活着；你沒有鱗，豈非也並不死掉麼。那兩個是自己死的。』

山精靜靜的剖白，但妖女沒有從臉上除下伊的手來。

『我厭了這世界了。有所要，便不得不從別個那里取。一要鱗，便須從金魚身上取。我有所得，對手便不能不有所損了。唉，好傷心的世界呵！』伊這樣說着，進了蓮花裏。

妖精們兩兩的配着，開始了悲哀的舞蹈。只有有着螢的金剛石一般的翅子的山精，獨自一個坐在寂寞的池的石上。

『造這世界的小子，是怎樣的吝嗇的東西呵。螢的翅子和金魚的鱗，都略略多造些，豈不便好在偌大的世界上，那有這樣儉約的必要呢！』他惘然的絮叨着說。

公爵的小姐左手提着螢籠，右手拿了捕螢的網，靜靜的走到池邊來。從小路上，百姓的兒子左拿金魚鉢，右拿釣竿也靜靜的走出樹林來了。

小姐謙恭的行過禮，說道：『我最討厭百姓的男孩子。』

男孩子也謙恭的行過禮，說道：『便是我，也並不喜歡什麼貴族的姑娘呢。』

『百姓的男孩子不但是衣服破，手脚髒，連心也殘酷。』貴族的小姐說。
『貴族的小姐是只有衣服好看，那心的污穢；卻沒有東西可比了，我想。』百姓的兒子說。

『昨夜裏，取去了我那捉住的火螢的翅子的是，總該是百姓的兒子罷。』
『昨夜裏，將我的捉住的那美的金魚的鱗，統統取去了的，一定是貴族的小姐了。』
『倘知道那取去了我的火螢的翅子的百姓的兒子是誰，我很想給這孩子一頓嘴巴。』

『我倘知道了拿去金魚的鱗的貴族的姑娘是那一個，就很想敲殺了這姑娘。』
然而兩人最後說：

『這回卻打算將這螢籠，擱到那有着高牆的南邊的客廳的窗間去。』
『我這回要將金魚鉢放在北邊的有着舊扶闌的屋子的窗下去了。』
『再會！』
『再會！』
『再會！』

「實在失禮了。」

「好說好說，倒是我失了禮。」

他們略略行過禮，一個向右，一個向左，分了道回去了。

公爵的小姐靜靜的在池邊走，看見了坐在大石上的小精靈，

「阿阿。那就是，乳母時常講起的憔悴人兒了。」伊說着，竭力的不出聲的走上石塊去，想捉這精靈。其間脚一滑，伊便和山精都落在池子裏。

「救人！」小姐喫了驚，高聲的叫，山精也很喫嚇，便用了暗號，向池的王送了一個求救的通知。

正同時，那隔岸的百姓的兒子，也看見了坐在蓮花上的妖女了。那妖女，有一頂用很美的魚鱗所做的冠，戴在伊頭上。

「阿阿，那就是，母親喜歡講的池的妖女罷。」他這樣說，偷偷的走近花叢裏，趕快的伸出手去，想拗那花，因為太急遽了，失卻平均，便落在池裏面了，他慌忙叫道：

「救人！」

『快來救！』妖女也發一個通知池的公主的暗號。

不到一分時，池的王便從深處上來了，而且不到一分時，公爵的女兒，精靈，百姓的兒子，妖女，都從王的魔力之杖救了命。而且都站在王的面前了。

『在這樣靜的地方，在這樣靜的夜裏，誰想要胡鬧呢？』池的王推問說。

于是山精稟告道，『胡鬧的是，照例是人類這東西。』

『照例的，胡鬧的是，兩隻脚的污穢的廢物。』妖女也這樣的一氣說。

『然而，人類如果胡鬧，淹死這些小子們，不就好麼。這方法，你們該是知道得很多的。淹死些什麼人類之類，無論多少，我一點都不管。因為這是魚和螃蟹，池的國民的最愉快的事。豈不是用不着小題大做的將我請出深處來的麼？』說到這里，王的口氣全都改變，顯然是湧出深的憤怒來了。『一到春天，你們還做得好事呵。金魚和螢的話，也有些傳到了我的耳朵裏。這等事，也不像你們這樣體面的妖精所做的事。』

池的王似乎一無所知，而卻是無所不知的。

『這事情，我想了一晚上。因此，被這可怕東西捉住了。』山精很認錯。

『我也傷心着金魚的死，在花裏面哭了一晚上。』妖女也很後悔。『因此，被這醜陋東西捉住了。因為我沒有了反抗的力氣，所以求陛下的救的。』

池的王的臉和善了一些，指着公爵的小姐說：

『這個可怕東西，就是想捉精靈的麼？』

『我並不是可怕東西。』小姐幾乎要哭了，說。『我是公爵的女兒。我所愛的是美的物事，昨天晚上雖然捉了螢，卻有誰取了翅子去了。後來連那螢也不見了。今晚看見了這可愛的娃兒，是想捉了去疼愛他的。然而滑了腳，落在水裏了。對於美的物事，我捉去並不因為虐待，是因為疼愛的。』

『還有這醜陋的廢物，是甚麼呢？』池的王向着百姓的兒子說。

『我不是醜陋的廢物，是百姓的兒子呵。我昨天捉了金魚，也並非要虐待，是因為要疼愛纔捉的。但有誰取了鱗去，而且金魚也不知道那里去了。今夜看見這美的姑娘，也並不是為要虐待，卻因為要疼愛，纔想帶回家去的。』

百姓的兒子這樣回答的時候，王又較為和氣了，轉臉對着山精這一面道：

『那就，你爲什麼給螢和金魚喫苦，取了翅子和鱗的呢？』

『我是爲了愛美而活着的。螢的翅子非常美。我想，倘戴上金魚的鱗所做的冠，不知道要見得怎樣美呢，所以想給戴到頭上去。是從這樣想，取了螢的翅子，也取了金魚的鱗的。然而毫沒有想要殺掉他們。』精靈這樣答。

『我也想要金魚的鱗的。』妖女也接着說，『並且想，那螢的翅子，假使精靈有着，不知精靈要顯得怎樣的美了，但是殺掉螢和金魚，以及硬取那翅子和鱗，都是夢裏也沒有想到的事。』

這時候，王纔現出爽朗的美的笑臉來。

『你們，彷彿都愛那美的事物似的。這就夠了。因爲這個，因爲愛美，便被寬恕了許多罪。但從此還應該進一步去。凡有美的東西，無論是什麼東西，倘起了一種要歸于自己，奪自別人的心情，好好的記着罷，這心情，使已經不純粹了。這時的愛美的心情，已經是從渾濁的源頭裏湧出來的了。見了美的東西，愛了表現在這里的美，若不湧出爲此盡點什麼的心，爲此獻點什麼的心，則在這愛裏，在這心情裏，使不能說是不至于會有錯。將這一節

好好的記着罷。倘愛美，則愈愛，你們便愈強。人比獸強，就因為愛美。精靈和妖女比起人來，美的感覺更鋒利，所以比人類有勢力。天使的愛美的力，比精靈和妖女尤其大，所以比他們更其強。而且在一切東西上——即在醜的東西上，也感着美，對於一切東西，因為美，所以愛的，就是神了。』于是池的王對山精和妖女說，『因為你們的愛美的心情是失敗了，所以便是這孩子們也能捉。』于是對孩子們說，『因為你們想將美的東西作為自己的東西，所以連你們的性命也幾乎不見了。愛美的心，是主宰宇宙的力，然而這愛美的心情，卻是損害生命的破壞。將這事牢牢記着，此後可萬不要錯誤了。』王說。呼呼的揮着魔力的杖。

五

睡在岸邊的石上的公爵的小姐忽而醒來了。

『我什麼時候睡在這樣的地方的呢？』伊說，看着周圍。

幽靜的透明的池水裏，愉快的游泳着金魚。有着金剛石的翅子的螢，在這上面飛舞。

對面的岸上，百姓的男孩子忽而醒來了。

『奇怪。甚時候睡着的呢？』他一面說，慌忙的起來，環顧那照着月光的池的四近。樹林的深處。美的精靈們舞蹈于月光中。而且看着這個，蓮花的妖女很美的笑。兩個孩子們，大家互相發見，互相走近了。

公爵的小姐略略行了禮，並且說，『我想，捉那火螢之類，是可憐的。因為也許有誰來取翅子去。』

百姓的兒子也略略行了禮，答道，『我也沒有捉金魚的意思。就是怕有誰取去了魚鱗。』

『倒不如每晚到這里來，看看螢的飛翔好。』

『我也還是每晚到這里。在透明的水中，看着金魚的游泳，好得多哩。』

兩人並排的坐在這地方，對那彷彿從春夜的歡喜中，湧溢出來的淚一般的露草的花，摘來投在池裏，擰來撒在水裏。

『百姓的兒子是，衣服破爛，手脚也髒，然而也還有不招厭的地方似的。我想，如果給

他穿上新衣服，乾乾淨淨的洗了手脚，也便沒有什麼了。」女孩兒說。

「貴族的小姐雖然見得像一個死屍，然而其間也確有些美的地方的。我想，如果再努力些，走出外面運動起來，顏色和皮膚也便立刻強壯了。」

到這里，接續了片時的沈默。

「我獨自在樹林裏走，是毫不害怕的。」小姐紅暈了兩腮，一面說。

「便是我，也什麼山裏都能去。」這樣回答時候的百姓的兒子的心跳，我是很知道。

「一個人在山上走，怕是不怕的。但我想，一個人比兩個人卻冷靜。」

「我也想，兩個人總比一個人熱鬧得多了。」

「兩個人散步的時候，我最不願意踢石頭，頓脚，使屐子閣閣的響。」

「便是我，倘若兩個人散步，也最喜歡穿了草鞵，靜靜的走的。我要從那條大路回家去了。」

「我最愛那條路上的右手的大石頭和奇妙的峭壁，我也想走那一條路回家去。」

的夢。

「那條路上的左手的大松樹和大楠木的枝條的樣子，我是最愛看的。」
宇宙所流的淚一般的露草，在這裡已經沒有了。兩個孩子終於站起身，並且說：
「即使你和我一同來，我也不要緊。雖然乳母也許說些什麼話。」
「便是我，即使跟着你走，也不要緊的。雖然朋友也許笑。」
於是兩個人都走進樹林裏去了。

那兩個孩子的眼睛，先前雖然張開了，而他們的春的夢，還是接連着。
月光底下，精靈跳舞着。看着這個，蓮花的妖女笑着。金魚和螢都做着一個歡樂的春夜

古怪的貓

我願意忘卻了那一日。

不知道有怎樣的願意忘卻了那一日呵。

然而忘不掉。

那是最末的一日。

外面是寂寞而且寒冷。然而那一日的我的心，比起外面的寒冷來，不知道要冷幾倍；比起外面的寂寞來，也不知道要寂寞幾倍了。雖然並沒有測量心的寂寞和寒冷的器械……

我坐在火盆的旁邊，惘然的想着。火盆的火燄裏，朦朧的燒着留在我這裏的戀戀的

夢和美麗的希望。忽然，不知從那里來，虎兒跳到了，（虎兒是這家裏養着的雄貓的名字。）便倒在我膝上。將我的膝，用四條腳緊緊的抱着似的發着抖。我正在想：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虎兒使用了輕微的聲音說出話來：

『哥兒。

唯一的親愛的哥兒。

唯一的愛我的哥兒。』

虎兒還想要說些什麼的，但說了這話之後，似乎再不能說下去了。他的聲音斷絕了。我心裏想：『唉，又是夢麼？夢是儘够了。然而事實卻尤其儘够哩。』可是毫不動彈，先前一般的坐着。于是虎兒的話接下去了：

『哥兒。我是已經不行了。對於一切，全都悲觀了。』

這時候，我想說：

『說什麼不安分的話。我自己，其實是早就悲觀了的，然而並不說。』但覺得虎兒有些可憐，連這也不說了。

虎兒又說他的話：

『主人，使女，廚子，因為我不捉老鼠，都說我是懶惰者！然而我並非懶惰，所以不捉老鼠的。我已經不能捉老鼠了。我已經沒有了捉老鼠的元氣了。也並非是指爪和牙齒沒了力。是在這——虎兒說着，拍他自己的胸脯——這心裏沒有了捉老鼠的力量了。因為我不捉老鼠，老鼠便在店裏，倉庫裏，任意的弄破米袋，咬麪包，偷點心。近日裏，聽說將太太寶藏着的克魯巴金的麪包的掠奪這一部書都啃了。主人和使女和廚子都說這是老鼠的胡鬧。然而這並不是老鼠的胡鬧。老鼠是餓着，全然餓着。不這樣，老鼠便活不下去了。哥兒，請你懂得我的心，一看我的真心的裏面罷。』

虎兒用了頗為激昂的口吻說完話，便彷彿要催促我的理解似的，將尖利的指爪抓着我的膝。

『痛！好不安分的貓呵。小聰明的。便是老鼠沒有食物，飢餓着，也不是什麼一個要慷慨激昂的問題呵。便在人間，俄國、德國、奧國這些地方，有一億幾千萬的人們在那里挨餓，然而我們不是漠不相關麼？況且那些宣傳臭的病症之類的鼠輩受着餓，這倒是謝天謝

地的事哩。我很想這樣的對他說，但在我也沒有說出這些話來的元氣了。

『因為我不捉老鼠，主人說不應該再給我喫飯。這是哥兒也很知道的罷。哥兒，說着這些話的我也正餓着呢。肚子空空，沒有法想。倘使終于熬不下去，隨便的拿一點什麼食物，便立刻說是「嚇，貓偷東西了，」大家都喧嚷起來。假使沒有哥兒，我怕是早就餓死了罷。然而哥兒，我的肚子也仍然是空空的。雖然這麼說，我卻也沒有全變成野貓的元氣。唉，我不行了……』

主人和使女和廚子以為不給我飯吃，我便會捉老鼠，然而這是不行的。因為這心底裏，想捉老鼠的一種要緊的元氣已經消失了。唉，我已經不行。我是『古怪貓』了。倘是人，就叫作古怪人的罷。

這時候，我想這樣的對他說：

『唔，客氣一點，也許說是古怪人罷，但通常確叫作低能或是白痴！只給這樣的稱呼的。』然而在我也沒有說出這話來的元氣了。

『有一天，我坐在倉間裏，等候着老鼠來偷米。老鼠終于來到了。都口口聲聲叫着，

「米！米！米！」

的來到，成了山的來到了。我就動手做。我咬而又咬，不知道咬殺了幾百，幾千，幾萬的老鼠。然而愈咬殺，且不必說想減少，卻反而逐漸的增加起來。大鼠、小鼠、黑鼠、灰鼠、公鼠、母鼠、老鼠、幼鼠、親鼠、子鼠，這都口口聲聲的說着一個題目是的，叫喚着，

「米！米！米！」

重重疊疊的來到了。那連串，想不到什麼時候纔會完。從宇宙創成以來的老鼠不必說，此後還要生出來罷。彷彿是無限大的鼠，一時全都出來了的一般。而個個都用了更可怕的執拗的聲音，不斷的叫着，

「米！米！米！」

我聽着這種聲音的時候，覺得自己的心情有些異樣了。而且本以為只是老鼠們的叫聲；卻在這叫聲裏，似乎也夾着我輩貓的叫喚的聲音了。阿，這貓鼠聲音卻漸漸的高大起來。什麼時候之間，老鼠的聲音已經消沈下去，只聽得貓的聲音卻囂囂的響：

「米！米！米！」

這正是貓的聲音。我覺得害怕，失了神逃走了。我伏在暗的角落裏，不住的不住的索的抖。

『米！米！米！』

這樣叫的貓的聲音，在我的耳中，不住的不住的只是叫喚着。

從此以後，我不知道抖了幾小時，幾日夜，幾個月呵。我從這時候起便不行了。幾成了古怪貓了。

這時候，我于『老鼠是我的可愛的可同情的兄弟』這一件事，這纔微微的有些懂得了。

我從這時候起，便沒有了捉老鼠的元氣，而且不能不隨意的暗地裏取一點食物了。不能不隨意暗地裏取一點食物的時候，這時候，『老鼠是我的真的兄弟』這一節，這纔懂得更分明。至于此後的事，則是我的朋友們，便是最親愛的朋友們，只要看見我，也便說是古怪貓，是瘋貓，立刻逃走了的。不但這樣，主人和使女和廚子，昨天也看出了我是發了瘋。而且主人說要勒死我，勒死之類，我是不情願的。

哥兒。唯一的愛我的哥兒。去買一點嗎啡，給我靜靜的睡去罷。你要可憐我。」

虎兒的話是很長。而且虎兒彷彿是想要我切實的記取似的，又對指爪抓在我膝上。

「唷，痛呵，」我叫喊說。我纔回復了意識。我的膝上，是用了四條腳緊緊的抱着膝髁似的虎兒，索索的發着抖。我半在夢裏，靜靜的摩着他的脊梁。火盆的火全熄了。留在我這里的戀戀的夢和美麗的希望，也和這火燄一同灰色的崩潰了。

正在這時候，父親彷彿要偷竊什麼似的，悄悄的走進屋裏來。父親不出聲的貼着腳尖，走轉到我的背後，於是突然撲進來，用口袋罩住了虎兒。

「呀，捉住了捉住了。畜生。究竟也捉住了。」

我驚駭到要直跳起來。

「父親，這，這是怎的？」我咳嗽着，一面問。

「這畜生瘋了。發瘋了。倒還沒有抓了你。昨天，帶着到貓的醫生那里去，說是這已經發了瘋，不早早殺卻，是危險的。」

「那麼，弄死麼？」

『唔唔，自然，昨天本就想弄死，但是這東西很狡猾，巧巧的逃脫了，大家都擔心着，沒有法子想。』

彷彿是這樣瞭然的事，沒有這樣的仔細說明的必要似的，父親便出去了。貓想逃出口袋去，掙扎着嗥叫。然而，是異樣的無力而且淒涼的聲音。

我跑開去，抓住了父親正要拿出去的貓的口袋，而且說：

『等一等！』

『什麼？』

『可是，豈不太可憐麼？』

『什麼可憐？不是發了瘋的貓麼？』

『不要這樣說，父親，懇求你，饒了他罷。』

『胡說！』

『那麼，單不要打殺罷。聽我去弄他死。因為我會去買了嗎啡來，悄悄的弄死他的。』
父親目不轉睛的看定了我的臉。

『感情的低能兒。說瘋貓可憐……這白痴東西。』

『父親，請聽我……』

『獸子！』

父親的緊捏的拳頭。從旁邊拍的飛到我的臉上了。

父親便這樣的出走了。

這時候，我覺得自己有些古怪了。這回並非夢中，卻實際聽得貓的聲音不住的這
樣說：

『哥兒，哥兒，救救罷。救救罷。』

而且在這聲音裏，漸漸的加上了別的貓和老鼠的聲音，於是這便成了可怕的淒涼
的合奏：

『哥兒呵。我們在受餓。我們在被殺。』

『哥兒呵，哥兒，救救罷！』

他們的叫聲漸漸的廓大開去，漸漸的強大起來了。

我掩住了耳朵。但是他們的叫聲，是並非掩了耳朵便可以防止的；響徹了身體的全部裏；有一種強率，一直瑟瑟的響到指尖。數目也增多，聲音也增大了。從宇宙創成以來生下來的一切鼠，一切貓，還有此後將要生下來的那無限的子孫，都想來增強這叫喚，增大這聲音。我是什麼也不知道，全然成了什麼也不知道了。在這漆黑的旋渦的世上，只有件，只一件。

『我已經不行了！』

的事，卻分明知道，宛然是成了雪白的浮彫。

『米！米！米！』

『哥兒，哥兒，救救罷。我們在挨餓！我們在挨餓！哥兒，哥兒，救救罷！』

『喂，姊兒門』

『姊兒。』

我半在夢中的大聲的叫。使女從門口露出臉來：

『什麼事呢？』

『來一來。』

『有什麼事呢？』使女走進三四步，顯了異樣的臉色說。

『再近一點，近一點，這裏……』

『哥兒，你怎麼了？』

我帖着伊的耳朵說：『姊兒，給我買一點嗎啡來。』

使女出了驚：『阿呀你，要嗎啡做什麼呢？』

『不，我不行了。我是低能，是白癡。我發瘋了。』

使女的臉色蒼白了：『阿阿，這嚇人，哥兒，哥兒。這真是，問你怎麼……哥兒。』

『姊兒。我是……以爲貓，老鼠，你們使女，全都是兄弟。而且不但是這樣想，是這樣的感着的，很強烈的這樣的感着的。以爲貓和老鼠和你們使女，全都是我的可同情可愛的兄弟……』

我的聲音顫動了。

使女不說話，看着我的臉。

那眼裏是眼淚發着光。

我願意忘卻了那一日。

不知道有怎樣的願意忘卻了那一日呵。

然而……

然而……

兩個小小的死

一

這是溫暖的暢快的春天。太陽從東到西，自由的旅行在很高的青空上。時時有美麗的雲片，滑澤的在青色的空中輕輕地流走，宛然是通過那青葱平靜的海上的桃色的船。雲雀似乎想追上他，唱着什麼高興的歌，只是高，只是高，高到看不見的，屢次屢次的飛上去。造在街的盡頭的病院是幽靜了。病院的花園，看着花園裏的花的病人，一切都幽靜。在那病院裏，進了特別室，等候着『死』的來訪的，有一個富家的哥兒。爲要使哥兒不冷靜，那旁邊，瞞騰着一匹大的聖褒那的馴良的狗。籠子裏，是可愛的金絲雀的一對，唱給聽很美的歌。種在盆裏的豔麗的花，也滿開在屋子裏。從對面的病室中間，也似乎爲要使哥兒

不冷靜，有一個勞動者的孩子不斷的送給他溫和的微笑。那勞動者的孩子，也一樣是等候着『死』的來訪的一個人。他從出世以來，似乎已經等候着『死』的來訪的了。而且無論什麼時候，無論是還吸着多病的母親的乳汁的時候，長大起來能夠幫助母親了的時候，後來又到那父親在那里作工的工廠裏去作工的時候。無論什麼時候，他都等候着『死』的來訪。凡有看見他的人，幾乎無不心裏想：『死』怎麼不早到這孩子這里去呢？不知爲什麼遲延着的。

然而這孩子在自己的屋子裏，卻不能看見爲要使他冷靜，坐在身邊的聖褒那的馴良的狗，關在籠中的可愛的金絲雀，種在盆裏的美麗的花。然而這勞動者的孩子，一看見那從病室的窗間，也如自己一樣，眺望着從東到西，自由的旅行着的光明的太陽，和船一般輕輕地走過青空的，美的桃色的雲的模樣的富家的哥兒，都感着了兄弟似的溫暖的愛和親密的心了。于是哥兒的狗，和金絲雀，和盆花，他彷彿也就是自己的所有了。他已經有這樣的愛哥兒，而且覺得和哥兒有這樣的親密了。

二

酣醉于春的香，『死』靜靜的在病院裏彷徨的走，雪白的面紗裏藏了臉，而且揮着銀的鉤刀……

『都死呵。一切是，因為死，所以生下來的。小的，老的，美的，醜的，愛的，被愛的，窮的和富的，賢的和愚的，以至于國王，非人，都死呵。在我這裏纔是無差別。我纔是無政府主義者。我纔是平等的主張者。』

花是為死而開的。鳥是為死而唱的。人是為死而呼吸的。痛快哉。嗚呼痛快哉。我喜歡破壞，因為我是壯快的。』

絮絮叨叨的微語着，那『死』靜靜的走。雪白的面紗裏藏了臉，而且揮着銀的鉤刀……

然而誰也沒有聽到『死』的聲音。因為彷彿要追上那船似的渡過蒼空的桃色的雲去，驀地裏騰起來的雲雀的爽朗的歌，以及溫柔的春風，和夾着祕密的低聲的言語的

美的花氣息，『死』的話便誰也沒有聽到了。

『死』靜靜的進了勞動者的孩子的屋子裏，然而孩子正看着蒼空的顏色，不覺得『死』的近來。

『喂喂，小子。茫然是不行的。你已經非死不可了。』

孩子詫異似的凝視了遮着面紗的臉。

『說我死，莫非我歷來是活着的麼？』

『什麼？你連自己歷來活着的事都不知道麼？』

『一點沒有知道。單是今天，不知怎的略有一些疑心，覺得我莫非竟是活着……』

『鈍東西。所以我說，勞動者這一流最討厭。無論活着，無論死掉，似乎都以爲是一樣的事。是全不知道活着的價值的。即便取了這類東西的性命，也毫無有什麼有趣！』自己對自己一般的勞叨着，于是又對孩子道：『喂，小子。你的性命再給延長一點罷，但得將你那最愛的朋友的性命讓給我，好麼？』

『朋友的性命？』孩子詫異的凝視着白面紗的臉。

「唔，是的，就是那哥兒的性命。」那「死」用了銀閃閃的鉤刀的尖子，指着靠了窗口正在眺望那蒼空的顏色的富家的哥兒。

「哥兒的性命是哥兒的性命。我不知道。怎麼能由我讓給呢。」

「不要講什麼獸道理！凡有所愛的東西的性命，是都在你的手裏的。只要說將這讓給我，就夠了。」

孩子很疑心的看定了那臉。

「這真麼？我所愛的東西的性命，都屬於我的？」

「是的。趕快些，說道讓給！」

勞動者的孩子靜靜的笑了。

「還有比勞動者這類東西更討厭的麼！無禮已極的東西。」

「死」粗暴的揮着銀鉤刀。勞動者的孩子又笑了。

「我這纔彷彿有些覺得自己是活着。高興呵，高興呵。所以笑着的。」

「算了算了！快將那哥兒的性命讓給我罷！」

「不行。所愛的東西的性命倘若在我手中，那麼，這並非爲了交給「死」卻爲了防禦「死」的罷。」

「專說隨意的獸道理的東西！所以我說，我最討厭的是勞動者。喂，小子，沒有遲疑的時候了。將朋友的生命讓給我呢，還是自己死呢，是兩中揀一的了。」

「我自己死。」一面說，勞動者的孩子坦然的笑了。

「看來還沒有懂得生命的價值哩。鈍物！」獨語着，「死」便焦躁起來，團團的揮着銀鉤刀。

「好罷好罷。朋友的性命怎麼都可以，那就將那聖褒那的狗的性命讓給我罷。」

「不不，不讓的。給「死」是除了自己的性命之外，什麼都不讓的。」

「鈍東西！那個金絲雀的性命怎麼樣？」

「便是金絲雀的性命也不行。」

「花的性命該可以罷？」

「這也不行。」

『鈍東西呀！自己的生命的價值，竟絲毫不知道。所以我說，勞動者這一流東西我是最討厭的！』嫌惡似的獨語着，又向了孩子粗莽的說道，『喂，小子，預備着死罷。』

『死』靜靜的走出房外去了。勞動者的孩子還是笑。

『唉唉，愉快呵！唉唉，愉快呵！我活着。這纔分明的知道是活着了。比什麼都更強的感到這個了。愉快呵，愉快呵。』

勞動者的孩子獨自高興着。

三

『死』靜靜的走進富家的哥兒的屋子裏去了。然而誰也沒有覺到這，都酣醉于懶散得快活，輾轉于酣美的現實之中了。金絲雀正將從父母那里聽來的遠地裏的熱帶的島的傳說，講給朋友聖褒那的狗。那狗一面聽，一面計畫着，想用尾巴去打殺那些纏繞不休的蒼蠅。對了種在盆裏的花，春風暗暗地低語着蜜一般甜的說話。哥兒是正在眺望那宛如滑走于青的海上的輕舟似的，輕輕地流過大空的美麗的桃色的雲。『死』站在他

的近旁，沈鈿鈿的說話了。

『喂，哥兒！茫然是不行的。你已經非死不可了。』

因爲病，成了青白色的哥兒的瘦小的臉，於是顯了純青。

『饒了我罷。再少許，很少許，放我活着罷。放我到看不見了那美麗的雲的時候，那滿着慈愛的太陽完全下去了的時候。』

『不要說任意的話。便是我這邊，也不是任意的做的。』

『但是，但是，再少許。到那雲雀落在樹叢裏爲止。到那金絲雀的歌唱完了爲止。請原諒，真是再少許……』

『你肯讓給我那花的性命的罷？你所愛的東西的性命，是都在你手裏的。給你的性命挨到雲雀飛下來，但你肯將花的性命讓給我麼？』

『行，讓給你。』

『還有那金絲雀的性命呢？』

『行的。』

「還有那聖褒那的狗的性命呢？」

哥兒淒涼的凝視了包着白的面紗的臉。

「不是遲疑的時候了。死已經逼緊了。將聖褒那的狗的性命也讓給我麼？你所愛的東西的性命，都在你手裏……。」

「行，讓給你罷！」

「還有，那個你的朋友的生命——」

哥兒全然青色，顯着苦痛的表情，要窺探那藏在面紗中間的『死』的臉似的，目不轉睛的看。

「倘這樣，我便給你延長性命，一直到看不見了那桃色的雲為止罷。到那光明的太陽沈下去了為止。」

「行，讓給你！」

『死』靜靜的走出屋外去了。但哥兒卻將那青白的臉，深深的埋在枕中，永久的永久的嗚嗚咽咽的啼哭着。

四

第二日，一個體面的葬儀舉行了。蓋着黑的喪絹的體面的靈柩上，有親戚朋友們送來的許多花，看起來也就很美的裝飾着。然而那些花是已經並不活着的了。許許多多的朋友們，都穿了美麗的衣裝，悲哀的來送這靈柩。這是富家的哥兒的葬儀。

同時，住在哥兒對面的房子裏的，那勞動者的孩子的葬儀也舉行了。小使兩三個，將他的身體裝進箱子裏，運到不知那里去了。像是來送模樣的人，什麼地方都沒有。只有一個，遮着白的面紗的年青的看護婦，送這棺材到了病院的門口，而且從面紗下，不斷的流下美的淚滴來。棺材漸漸的將要不見了的時候，看護婦決心似的說：

「我也去，我也非去不可。真理在那里。」她說着，靜靜的向着貧民窟走去了。有誰目送着她，低聲說：

「死似的。罩着白的面紗，而且看去似乎手裏拿着銀鉤刀。」

爲人類

序

如諸位也都知道，我的父親雖然名聲並不大，但還算是略略有名的解剖學家。因此父親的朋友，也大概是相同的研究解剖的人們，其中也有用各種動物來供實驗的，也有同我的父親一樣，幾乎不用那爲着實驗的剖檢的。而且也有開着大的病院的人們，至于總說是爲了自己的實驗，卻使最要緊的病人受苦。那時候我常常聽到些異樣的事，現在要對諸君講說的故事，也不外乎這些事裏的一件罷了。

有一條很大的街上，住着一個名叫K的有名的解剖學家。這學者對於腦和脊髓的研究，在國內的學者們之間不必說，便是遠地裏的外國學者們之間也有名。這學者的府邸裏，因為實驗，飼着兔和白鼠和狗，多到幾百匹。那實驗室雖然離街道還很遠，但走路的人們的耳朵裏，時常聽到那可怕的慘痛的動物的喊聲，宛然是想要告訴于人類之情似的，一直沁進心坎去。路人大抵喫驚的立住腳，於是說道：『阿阿，又是解剖學者的研究罷，』便竭力趕快的走過了這邸前。然而住在學者的家裏的人們和鄰家的人們，卻早已聽過了這慘痛的動物的叫聲，無論從學者的實驗室裏發出怎樣可怕怎樣淒涼的聲音來，大家都還是一個無所動心的臉。單有解剖學者的幼小的孩子，卻無論如何總聽不慣這叫聲。倘若那叫聲來得太苦惱了，幼小的哥兒便彷彿狂人一般，往往跳出窗門，什麼也不見，什麼也不辨，掩着耳朵，只是儘遠儘遠的逃走。一聽得有這樣事，學者非常惱怒了，而且說着：『低能兒！退化兒！』一面凝視着他的臉。隨後似乎要防止什麼可怕的思想模樣，在前面劇烈的搖手，退到自己的實驗室裏去，此後便兩三日不再出來，只是耽着實驗。當這樣的時候，從那裏面，一定是不斷的發出比平時更苦惱更慘痛的動物的叫聲。家裏的人不

必說，便是鄰人，也都明白的知道，這是解剖學者不高興了。

哥兒的家裏有一匹可愛的小狗叫L，而且在學者的家裏養着的許多狗裏面，以及四近的許多狗裏面，這是最優秀而且伶俐的狗。解剖學者一看見他的頭，總是微笑的。有一天——哥兒那時剛九歲——是學者的心緒比平時更高興的一個日子，從實驗室裏發出使人腸斷似的慘痛苦惱的動物的叫聲來了。母親怕哥兒又逃到什麼地方去，守在他的近旁。哥兒是拚命的掩着耳朵，竭力的想要聽不到一些事。其時又發出了一陣尖利的可怕的狗的悲鳴。哥兒臉色便發了青，說道：『母親那是L呵！是L呵！是L兒！確是L兒呵！』于是自己忘了自己，擺脫了母親的手便走。他走進實驗室，一面叫着『父親！父親！』的一徑跳上解剖臺，用自己的小手抓住了鋒利的解剖刀。對於圓睜的不動的眼，結了冰似的堅硬的可怕的臉的表情，從嘴裏湧到發抖的唇上的水波一般的泡沫，——哥兒的一切模樣，怒視着的解剖學者，便怒吼道：『低能！白癡！退化兒！』用一柄大的洋刀儘力的打在他頭上。追着哥兒的母親叫道：『你！你！』捏住了學者的手，然而已經無及了。因為不能全留住學者的用勁的力量，那洋刀便砍進了哥兒的頭。『唉！——』哥兒歎息似的叫

喊，一雙血汗的手按着頭，和小狗並排的倒在解剖臺上了。女人將那看不見倒在解剖臺上的兒子和拿着血汗的刀的丈夫的伊的眼愕然似的惘惘的直看着說：

『阿呀你，你呵！』

男人驚異似的看着從刀上瀝下來的腥氣的血點，嘴唇卻無意識的叫喊道：『低能！狂人退化兒！』

『阿呀你你！』

和小狗並排，哥兒靜靜的躺着。

二

然而哥兒沒有死。父親自己給他醫治，三個月之後，又和先前一樣，完全治好了，只留着從額上到後面的一條很闊的傷痕。至于哥兒是否是和頭的傷一同治好了心的傷，這我可不知道。L兒也沒有死。暫時之後，他又和先前一樣，嗶嗶的叫着，在學者的邸內鬧着走。然而那小狗是否也治好了心的傷，這我可更其不知道了。

解剖學者爲了兒子，三個月間不能做自己的事，所以哥兒的病一全愈便用了加倍的精力，再去鑽先前的研究了。那慘痛的動物的叫聲，在三個月的平靜之後似乎更利害。鄰人們都嗤笑。說學者是對於無罪的動物在復讐，而學者的心情，彷彿每天只是壞下去模樣了。便是深知道他的朋友們，見了他那陰鬱而且時時因爲神經性的痙攣而抽動的疲倦的臉，由于頑固和勞乏而鋒利了的眼睛，也不知怎樣的覺得古怪，覺得可怕了。

有一晚，K解剖學者對着來訪的友朋們說：

『我們爲了研究，費去多年的日子，和幾千匹的動物，努力了力，而其結果大抵不過是一種假定。但要得和這相同的結果，不比這尤其完全的結果，卻有只在兩三星期以內便能成功的方法的——』

這時候，客人一聽，都詫異的看着他的臉。他們的眼睛裏，判然的見得懷疑的光。

『……倘使我，代那兔和狗，卻能够用活人的時候，……』在他眼裏，似乎鋒利的閃着黑色的光芒。

『阿呀你你！』夫人只是這樣說。

學者更其低聲的接着說：『倘使爲了實驗，許我用一個，只一個活的人，便是低能兒也可以，則我的腦髓的研究，我一定在兩三星期之內成功給你們看！不但本國，便是
一切人類，因此不知道要怎樣的得益哩！只要一個，低能兒也好的，就只是一個……爲人類，……』

那古怪的發光的黑眼睛，看在馴良的坐在屋角的他的兒子上頭了。『母親！母親！』
孩子無意識的叫喚。客人但如礪石一般的凝視他，屹然的坐着，口和身體都不動。學者的
妻全身索索的發着抖，對於兒子，竭力的想用自己的身體來遮學者的眼睛。

『阿呀！你！你！』

從外面尖利的響來了。L的淒涼的吠聲，似乎要沁進很深的很深的心底裏……

這一夜，就牀的時候，哥兒叫了母親，緊緊的揪着，將自己的口貼着母親的耳朵說：

『母親，母親！如果是爲人類，我是不要緊的。對父親，好麼，這樣說去。將我也像那小狗
一樣，……因爲不要緊的，如果是爲人類……』

聽到這話的時候的母親的心情，用了筆能寫出什麼呢？至少在我是不能描寫了。伊

將孩子緊抱在自己的胸前，而且永遠是永遠是反覆的反覆的不斷的叫道：『孩子！孩子！』從暗夜的昏暗裏，聽到了要沁透那很深的很深的心底裏似的淒涼的叫聲。

三

這一夜是黑暗的夜。哥兒無論怎樣竭力的想要睡然而總是睡不去。他等到母親的房裏寂靜了的時候，悄悄的離了牀，跑到外面去了。哥兒試叫那小狗看『L！L！』L兒便幽鬼似的飛出了昏暗的暗地裏，突然和哥兒說起話來，『阿阿，哥兒，哥兒。』

哥兒擦着眼睛，一面想『這不知道是夢不是，倘不是，L兒不會有能說話的道理。……』

然而L兒卻道：『請罷，哥兒，到我的家裏去罷，因為有話說。……』一面說，便牽了哥兒的寢衣的衣角，要領向昏暗的暗地裏。

『去也可以的，但你豈不是不會有能講話的道理麼？如果嗶嗶的叫，那自然不妨事。……』

『這等事豈不是無論怎樣都可以麼？便是給小狗偶然說幾句話，也未必就關緊要罷。』

『要這樣說固然也可以這樣說，但倘若不是做夢，這樣的道理是行不通的。』

這樣的談着天，哥兒被L兒伴到了狗的小小的房子裏。最奇怪的是那小小的房子的門口，哥兒也毫不為難的進去了，那裏面坐着一個四十來歲的，很像哥兒的母親的女人；伊旁邊又有一個十五六歲的，也和哥兒的堂兄的中學生很相像的男孩子。L兒便說：

『母親，現在，領了哥兒來了呵。』

『來得好。』那女人行了禮，很和氣的說。

『對不起，穿着什麼寢衣來見大家實在失禮了。』哥兒說着謙虛的行禮，但心裏卻想道，『這狗子畜生！明天一定給一頓罵。』他這樣想着，去看L兒。怎樣呢？原來L兒已經用了後腳直立起來，宛然是中學生脫着制服長靴和手套一樣，正在脫下他小狗的皮來。于是和哥兒彷彿年紀的一個可愛的少年，便立在哥兒的面前了。

『你真會捉弄人……』哥兒大驚的說。

L兒不理會這話，只說道：『這是我的母親。知道的罷！』

女人又謙恭的行禮說：『我是他的母親，叫做H的。孩子始終蒙着照顧，委實是說不盡的感激。』

『那里那里！』哥兒想要這樣說，但喉嚨裏似乎塞着一塊什麼堅硬的東西，什麼都說不出來了。

『今天，又拜領了剩下的骨頭和麵包實在很感謝。』

『不不，簡慢得很。』哥兒想要這樣說，但聲音又堵住了，便單是微微的行一個禮。

『這叫S，是我的堂兄。然而如果他的父親是家裏的牛狗，那纔是我的真堂兄，假使是那富翁家裏的叫作約翰的牛狗，那便和我毫無有什麼相干了。』

這叫作S的十五六歲的美少年，便宛然那中學校三年級生對於一年級生似的，不過略打一點招呼。哥兒想道：『不安分的東西！畜生！明天大大的踢一頓……』但也什麼都不說，卻謙虛的回了禮。

L兒和哥兒來接吻，並且說道：『哥兒，我們角力罷，這回可不輸給你了。』于是便和

哥兒玩耍起來。S趕緊做了審定人，發出『八卦好，八卦好，未定哩，未定哩。』的喊聲，在周圍跑走。母親給他們獎賞，哥兒是一個魚頭，L兒也得了魚尾巴，但哥兒因為客氣，便將這讓給S喫了。

哥兒雖然和S兒很有趣的遊戲，但他的眼睛總不能離開那L兒先前脫下來的狗的衣裳。他乘了一個機會，便將衣服拿在手裏，留心的仔細的看。S一見這，便略略對他一笑，彷彿那大人對於孩子似的。

『哥兒，何必這樣詫異呢？狗和牛和鳥，便是魚，內容和人們是沒有一點兩樣的。兩樣的單是衣服罷了。』S說。

『不安分的東西。』哥兒又想。

『幾千年之前，我們的衣服是和魚的衣服全一樣。至于我們的祖宗穿着狼的衣服，那可是近時的話了。哥兒，雖然不知道是幾千年以後的事，我們也要你似的穿了洋服昂然的走給你看哩。』L兒接着說。

『聽說是這就叫進化……』那母親也插嘴，用了怯怯的聲音。

『但在人們裏面，也不能說是都進化。因爲退化的東西正多得很哩……』

哥兒的臉紅起來了，他想：『畜生！這是說我，聽到了父親所說的話了罷。明天得着實的打一頓。』

『那是，真有着人的價值的東西，實在不多呵。退化下去的東西，不是再改穿了狗和老虎的衣服，學學進化到人的事，是不成的了。』說着，S 牢牢的凝視着哥兒的臉。

但L兒的母親卻擔心似的，看着哥兒的通紅的臉安慰說：『請你不要生氣。這並不是你的父親的事……』

哥兒不說話。他穿起L兒的衣服來了。L兒笑吟吟的嚷着『阿阿，好高興，好高興。』也替哥兒的穿那他的衣服去幫忙。哥兒戴上了手套和帽子，穿好了長靴，大家便都拍手稱贊道：『可愛的小狗，可愛的小狗。』

四

燦爛的朝日的光已經進了哥兒睡着的房裏面，在他美麗的臉上，牆壁上，都愉快的

跳舞起來了。『唉唉，好熱。』哥兒醒來一面說。『唉唉，馱氣。人也會做出很胡塗的夢來，——什麼我去穿上兒的衣服。』哥兒獨自絮叨着，一看那掛在對面壁上的大鏡，而那鏡裏面，是一匹小狗，駭怪似的正看着哥兒。『唉唉，不得了了。我是小狗了。母親！母親！我是小狗了。』了。我是退化的人了。母親！母親！』

哥兒的母親正在服侍他父親用飯呢。從那邊的屋子裏，伊聽得哥兒的大嚷的聲音，便說道：『孩子在做什麼呢？』於是走向哥兒的房裏來。伊到門口一窺探，只見哥兒像狗一般在全屋子裏面走，嘴裏也『嗥嗥！』的只有狗子的嗥叫，或者是一種不能懂得的聲音了。

『孩子！孩子！怎麼了？』

哥兒看見母親，高興的走近身邊，於是狗似的跳到母親的膝上，嘖嘖的舐着伊的手。從他嘴裏，只聽到高興的叫聲道：『嗥嗥！』

『究竟是什麼事？』從食堂那邊，聽得父親的聲音說。

『沒有事，全沒有什麼事。不要到這裏來……』一面說，母親便鎖了門。而且伊將哥

兒緊緊的抱在胸前，用接吻來防止這可怕的『嗶嗶』的叫聲，想不傳到父親的耳朵裏。升得很高的朝日的光，進了屋裏的角落，到處都在跳着高興的跳舞了。

學者出現在窗前一瞬間。他一看，他只一看，便看盡了屋裏的情形，於是退進自己的實驗室去了。不多久，從那屋子裏，便發出慘痛的苦惱的，彷彿發了瘋似的陰慘的狗的嗥叫來。這又和小哥兒的『嗶嗶』的聲音混合起來，成了珍奇的合唱，而絕望的母親說道『孩子！孩子！』的悲哀的音響，使正是那伴奏了。

燦爛的太陽的光線，和那淒厲的合唱也協合起來，還在各處作輕捷的歡欣的跳舞。

昏夜又到了。一切物又都平靜在安睡裏。疲乏了的哥兒的母親也親愛的抱着可愛的哥兒，和衣睡去了。彷彿就等着這樣似的，哥兒悄悄的離了母親的手不出聲息的急忙跑到房外面。他在昏暗的黑夜裏，走向狗的家去了。那狗的家裏，L兒和母親，和S，正都等着哥兒的到來。大家見他一來到，便迎着說：『哥兒哥兒，快脫衣服。很遭了不得了的事了罷？』于是大家都幫哥兒脫下L兒的衣服來。

『唉唉，實在不得了呵。我說的話誰也不懂我。我全然悲觀了。』

『是罷。不知道你的母親怎樣的傷心哩。快回家去，給母親歡喜罷。』L兒的母親一面說，和大家送哥兒到了那家的門口。

『再來罷。我的母親說要給你做一套同我一樣的新衣服。這麼辦，我們兩個便來玩狗子遊戲罷。』L兒說。

哥兒走進臥房裏去了。母親還是和衣的睡在牀上。照着電燈的光的那臉，毫不異于L兒的母親；只是因爲眼淚，那眼睛顯得紅腫；因爲憂愁，那面龐顯得青白罷了。哥兒暫時看着母親的臉，於是將手搭在肩上，叫道：

『母親，我又變了原來的人了，還沒有完全退化的。』

母親驚醒了。

『母親，狗和人單是衣服兩樣，內容是全都相同的。我和L兒一點沒有不同。母狗H也全和母親一樣。』

母親高興的凝視着哥兒的臉。那眼睛裏，很長久很長久的閃着美如玉的淚的光，于

是這點點滴滴的落下來了。

五

解剖學者的研究漸漸的進行前去了。而且那研究愈進行，學者的眼光便愈是長久的留在L兒的上面，L兒的頭，人的眼光一般聰明的眼——這些東西，在學者的眼睛裏，似乎見得比別的無論什麼動物都重要了。但是要分開哥兒和L兒，是誰都知道不能夠，哥兒和L兒也其實似乎成了一個了。然而有一日，終于不見了L兒。而且他在那里，是沒有一個不瞭然的。只是那科學者怕像先前一般，有誰走進實驗室來攪擾他的研究，所以他已經下了鎖將門緊緊的關閉起來了。

但一面和L兒同時也不見了哥兒。母親彷彿成了狂人一樣，這里那里的尋覓，鄰人們和警察也幫着各處去搜尋；然而哥兒終于沒有見。

兩三日之後，那母親突然出現在伊丈夫的實驗室裏了。

『你哪，孩子尋不得呢。』伊說。

學者卻是不開口。

「你哪，L兒怎麼了？」

學者仍然不開口，指着一張掛在壁上的狗皮。

夫人取了那皮暫時目不轉睛的只查看，但忽而指着頭這一邊說：「你哪！看罷。L兒的頭上不應該有這樣的傷痕的。你看。」

皮上面，從前額到後頭部，分明有着大的洋刀的傷痕。學者還默着，但將伊和狗皮比較的看。

「你看，這樣的傷疤，L兒的頭上不是並沒有麼？」

「你是狂人！」抖着嘴唇，學者喃喃的說。

「倘是狂人便也可以解剖我，供腦的研究之用麼，爲了人類的幸福……」

不多時，學者的夫人也不在家裏了。而且此後也沒有一個和伊遇見；伊的踪跡，便是朋友裏面也沒有知道的人。而鄰家的使女卻說伊並未走出實驗室。鄰人和學者的朋友都相信，哥兒是被領到一個親戚的家裏去，在那里做養子了。然而鄰家的使女和工人卻

說是不見了哥兒的那一日，從實驗室裏分明聽得他的悲慘的痛苦的聲音。有幾個人還說在邸宅裏確然看見了夫人和哥兒的鬼。

有了這事的兩星期之後，對於腦髓的新研究，由K解剖學者發表了。這不但在本國，簡直是給全世界的科學者一個大革命一般的驚人的事。當同志的人們開一個會給科學者作研究發表的紀念的時候，K氏曾在席上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將這需用十年以上的工夫的大研究，自己在極短的時間裏的便能成就者，是全由自己家裏所養的出奇的聰明的小狗的功勞。』朋友們都以爲這是指着L兒的事。

此後又經過了多少時，K氏在研究中，忽然被癩狗所咬，死去了。在他桌子上留着這樣的一封信——

『我現在爲狂犬所嚙，非死不可了，爲一匹小小的可愛的狂犬……當我專心于實驗的時候，這小小的可愛的小狗便走進實驗室來。爲了什麼呢？他那凝視一處而不動的眼。開得很大的嘴，從嘴裏拖着的通紅的舌滴滴的流下來的白的渾濁的泡沫，——凡這些，只要一見，便無論何人一定便知道是狂犬。我自然也很知道。我立刻拿起解剖用的大

洋刀。然而解剖過幾千匹強壯的獸的我的手，無論如何，竟不够打殺這一匹小小的狂犬的力量了。我的逃路也很多，然而我卻不動的站着。這什麼緣故呢？我不知道。我不是心理學者。我不過一個解剖學者罷了。小小的可愛的狂犬于是咬了我。然而瞬息之後，這狂犬便睡在我膝上而且舐我的手。我是雖對自己的孩子，也可以說未嘗給一回接吻的。然而對於這小小的可愛的狂犬，卻接吻了多少回呵。于是從有生以來，在這時候我纔想做詩。在這時候我纔想試彈勗班的夜曲和革理喀的春的醒。我又爲什麼先前不將美童話講給人們呢，自己覺得稀奇。抱了小小的可愛的小狗，我嗅着哥囉叻而死亡。唱着修貝德的聖母頌……」

寫在信上的就是這一點。但對於K氏之死，朋友們最以爲不可解的是學者抱着的小狗，卻正是L兒。是朋友們先前以爲給K氏的研究出奇的從速告成的那聰明的小狗L兒！……

六

這是數年以前的事了。我去訪問一個現在還是活着的有名的解剖學者。這學者，是從在大學的時候起便非常愛我的人。這學者所立的病院，以及他那解剖學的實驗室，幾乎都是有名到無比的。此時他靠着大的解剖臺，剛剛完畢了研究。我半躺在長椅上，凝視着他的臉。那瘦削的永遠是疲勞着似的青白色的臉上，略顯出爲研究時情熱所燒的微紅。這學者的研究也專門是腦髓，所以我的說話，也便自然而然的移到K解剖學者的事情上去了：——

『要有他這樣深，又有他這樣細，真實的研究的事，覺得到底是爲難的。恐怕雖在兩三百年之後，也未必能有新的東西，加到他的研究上面去。他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天才。這是確的。然而將他的腦髓的研究細細調查起來，愈調查，便愈覺得在他的研究上，用了和別的解剖學者所用的種類不同的材料。』

『材料？』

『材料呵。』我詫異的看着他的臉。

學者謎似的笑了。我又詫異的看着他的臉。解剖學者低聲說：

『K是確鑿爲了實驗，至少解剖了兩個活的人，確鑿。你聽到過K的兒子和夫人的事了罷？』

『有的，從父親那里聽到過孩子還小就不見，此後不久夫人也走了，是罷？』

『就是……』他自言自語似的說，『至少兩個……』

我默默的又凝視着他的臉。學者並不對誰，但接着說：

『現在的社會上，爲了土地和商業的利益，爲了政治家和軍人的野心，殺死了多少萬年青的像樣的人，毫不以爲怎樣。然而爲人類爲人類的幸福，爲拚命勞作的科學者的實驗，卻不許殺死一個低能兒。這是現代的人道。這是我們自以爲榮的二十世紀的文明……』

學者拿着洋刀嘲弄的笑，而且激昂的站起，無意識似的鎖了實驗室的門。

『便是現在稱爲模範的人們，對於爭利益，爭權力，爭女人，因而殺人，因而犯罪的事，也以爲不算什麼一回事。然而爲了科學者的進步，爲了人類的幸福，卻不能殺死一個白癡。這是現代文明人的道德。』他說，那眼裏燒着狂熱的光，那拿在手裏的洋刀，在我眼前

古怪的烟燼。

沒有逃的路。然而我也未嘗想逃走，只是無意識的半本能的用雙手掩了自己的頭：

『我是不要緊的，如果是爲人類……然而倘不更好的做……不給一個別人知道，也不給警察那邊知道……』

科學者忽然平靜了。他那眼睛裏，已經可以看見還在大學時代的，愛重我的懇切的表情。他放下洋刀，像平常一樣的抱我了。

『我說了笑話呵。懂得？』

『自然懂得……』

『再會。』學者開了門，一面和我握手說。

『然而，』我在自己的手裏接受了他的手，用力的握着說。『如果是爲人類，我是什麼時候都可以的。有必要時，倘若祕密的通知我……因爲我是不要緊的，像那小狗一樣……，但不要給一個人知道，要祕密……』

一回家，我便徑走進父親的實驗室裏去。

『父親。K解剖學者的孩子和夫人，究竟是怎麼的？』

『K的孩子和夫人？』父親喫驚的凝視着我的臉。『就是向來說過，都不見了。』

『單是如此麼？』

『就是如此。』

『然而調查起那人的研究來，不是說至少也有兩個活的人，用在實驗上麼？』

『哼，這是那個科學者的話罷。你可曾問過他，他爲了一樣的事，自己親手殺了多少人？』

『那結果是怎麼了呢？』我什麼都不懂了，看着父親的臉。

『凡是胡塗東西，即使設立了很大的病院，爲了實驗殺死了幾百個病人也一點沒有功用的。然而在天才，有白鼠就儘够了。所謂科學因材料而進步之類的話，正是那一流人的話。』

『但是，父親，你可有K先生並不殺掉自己的兒子的確鑿的證據麼？』

『有的。有着萬無可疑的確鑿的證據的。』

『那證據是？』

父親異樣的看定了我的臉。我無意識的用兩手抱了自己的頭。這里有一條從前額到後頭部的可怕的傷痕，我在這時候方纔覺着了。

『父親！說是王先生的兒子就是我麼？還有那科學者，就是我的堂兄麼？』

『我什麼也沒有說。我豈不是並不開口麼？』

『父親，這是誑的！什麼時候，父親不是曾經自己想親手解剖過我麼？』

『這也說不定……』父親轉過臉去，自言自語似的說。

我看看這情形，永遠永遠的茫然的站着。

世界的火災

—

唉，寂寞的夜！又暗，又冷……這夜要到什麼時候纔完呢？

哥兒，親愛的哥兒呵，睡不着罷？無論怎樣的想睡覺，總是不成的呵，唉，討厭的夜！這樣的夜裏，怎麼辦纔好呢？只要在這樣的夜裏能睡覺，什麼法子都想試一試看；而且想將睡着的人，無論用什麼法，強勉的催了起來，強勉的攪了醒來……

唉，苦悶的夜！而且又是儘下去儘下去，不像要明的夜……

便是住在家裏，也彷彿在無限的沙漠上徬徨似的；便是靠了火，也彷彿被冷風吹着，身心都結了冰似的。

唉唉，可怕的夜，在這樣的夜裏，怎麼辦纔好呢？

然而，哥兒，無論這夜有怎樣的寂寞，有怎樣的寒冷，啼哭是不行的。到這裏來，給你拭眼淚，將哥兒坐在膝上，緊緊的抱着，愛撫你罷，給可以溫暖轉來……

說是睡着的幸福麼？

也許幸福罷，便是關在狹的籠中，也可以做自由的夢的，無論夜有怎樣寒冷，也可以做暖和的春天的美的夢的。

然而這樣的夜，有已經醒過來的，便再也睡不着……

哥兒呵，不是吸鴉片，不是注射嗎啡，是再也睡不着的了，那已經醒了過來的是……

說是鴉片也好，嗎啡也好，什麼都好，只要給你睡麼？唉唉，這真是可憐見的哥兒了，怎麼的對付這哥兒纔是呢。我更緊的擁抱你，在你顫動的嘴唇和悲涼的眼睛上，更久的給接吻罷，但願再不要對我提起那鴉片和嗎啡的事了。在你呢，想吸了鴉片去睡覺，原不是無理的事；想做那暖和的春的自由夢，也是當然的。但與其吸了鴉片去睡覺，倒不如死的好，因為那是永久不會醒來，那是能永久的做着暖和的春的自由夢……

然而哥兒，再稍微的等一會看罷。

再稍微的……

便是這樣的夜，也總該有天明的時候……

更緊的更緊的抱住哥兒罷，更久的更久的給接吻罷，而且一面等着天明，一面給哥兒講一點什麼有趣的話罷……

古老的話是怕不願意，那就講點現代的的話罷，偵探小說模樣的……

二

有一回，我因為事情到S市去，市中的客店都滿住了客人，沒有一間空屋，便完全手足無措了。然而在一所大旅館裏，看見我正在為難，便有一個好人似的亞美利加人來說，倘若暫時，那就住在自己的房間裏也可以。我很歡喜，立刻搬行李進了這房間。據旅館的小使說，那放我在他房間裏的外人，便是亞美利加有名的富戶，人都知道是S市的大實業家。聽說他是一日裏用着五大國的言語算帳的。一聽這話，我就很安心了，夜膳時候看

那聚到食堂裏來的客，全是顯着渴睡似的臉，做着金銀的夢的諸公。那亞美利加的實業家雖然在用膳，一面還啃住算盤，用了五大國的言語在那里算什麼帳。大約夜裏十點鐘光景罷，我和亞美利加的實業家都靠近火爐閒坐着。我也不知道甚麼緣故，覺着不安，竭力的要不向那亞美利加的實業家方面去看了。於是這外人似乎定了什麼決心，正對面看定了我的臉，說道：

『可以看一看我的臉麼？』

我怯怯的將眼光移在他那精細的刺過的臉上。實業家的透明的黃黝似的眼睛，鋒利的看着我，嘴唇上浮着靜靜的微笑。

『我不見得有些像狂人麼？』他又問。

『那里那里，正是正式的亞美利加人的臉呵。』我回答說。

『我雖然也這樣想。然而不覺得我已經死了似的麼？』他問。

我便說，『那有這回事，分明是鮮健的活着似的。』

『我雖然也這樣想，……』實業家機械的說，便在烟捲上點了火。秋風在火爐的烟

肉裏，唱起寂寞的秋之歌來。被烟捲的烟靄所遮蓋，實業家的臉完全不見了。這也使我增添了不安。隱在烟靄裏的實業家開口說：

『我在年青時候，也如你們青年一般，最喜歡遊戲。在紐約，都知道我是野球和蹴球的選手。賽船和長路競走(Marathon race)的時節，我得到過許多回的金牌。跳舞不必說，便是溜雪和滑冰，也始終都說我是第一等。那時候，大家都以為我活着，我自己也覺得是像樣的活着的……』

他暫時沈默了。遮蔽在烟霧裏的幽魂似的他，我極想給哥兒一看呢……外人又接着說：

『不但如此，我那時總以為生在帶着溫暖的光的明亮的世界裏；而且那時候，也沒有人將我當作狂人，想送進精神病院去，倒是凡有我的意見，大家都以為不錯似的，然而有一夜，我被冷風攪起了，從那夢中醒了過來，我纔發見在稱為紐約的暗洞裏。秋的风，庭園的白楊和楓樹，都伸開枝條來，說是「我們冷，我們要光明」敲着我的房子的窗戶。我趕快起來，生了睡在爐中的火；旋開屋裏的電氣，點上了黃金的洋燈和白銀的燭臺。然而

那風，那庭園的白楊和楓樹，也還是說道「我們冷，我們暗，」伸開枝條來敲着窗戶。我全開了窗，風便欣然的進了屋子裏，來應援火；白楊和楓樹也都將枝條伸進屋子裏，來應援我。我所看不見的遮在暗夜裏的聲音，聽得更分明了，他們都叫喊道，「我們冷，我們要光明。」

「秋風吹亂了我的頭髮；白楊和楓樹都叫着「荷荷」的應援我，劇烈的搖擺着他們的枝條。」

「我在屋子中央生起一個大的火，體面的交椅和紫檀的桌子都做了柴。然而在暗夜裏便是那大的火，也只像一點小小的貧弱的火花。看着這火，聽着遮在暗中的眼不能見的寂寞的聲音，我的心裏發生一個大欲望了。我以為便是一小時也好，要試教這夜變成光明，便是一小時也好，要使那遮在暗中的得到溫暖。抱着大火把，我于是一家一家的點起火來。阿阿，好個光明的夜呵，而且是愉快的……」

他沈默了。但是只要看他的神情，我便能明明白白的想出那被秋風所吹的火海；從吹着烟囱的風的嗚咽裏，我便彷彿是分明的聽到了吃驚的紐約的市民的紛亂和火海

的呻吟。

外人微微的笑了。

『憤怒的他們，決計要將我活拋在火裏了，然而這卻是我的最爲希望的事。比這更明，比這更暖的墳，在這世上是沒有的了。我向着這明的，這暖的，歡迎我似的呻吟着的墳，飛奔過去，一面詛咒着暗的夜……一面贊美着火的海……』

『願和烟燄同上了崇高的空際，溶在自然母親的眷念的胸中。』

『然而我是一個有着在這世上還得覺醒一回的可詛咒的運命的不幸者……』

『在紐約的狂人病院裏，縛了手足，晝夜不斷的，幾星期用冰水從頭頂直淋下去的，不獨是在這紐約的狂人病院裏，簡直是成了在全亞美利加的狂人名物了……』

『叨了亞美利加有名的精神病科的博士們的蔭，我不久便悟得自己是狂人了。而且分明的悟得之後，博士們便說我的病已經全好，教回到燒掉了的家裏去。』

『我造起比先前更體面的房屋，度起比先前更愉快的生活來了。選代表到國民議會的競爭，舉大總統的遊戲，究竟比野球競爭更有趣，比打牌更愉快。至于賽船和拋圈之』

類，則無論如何，總不及擺着勢派，坐兵船去嚇各國，以及駕了飛機，練習從空中高高的摔下炸彈來。然而雖然過着這樣有趣的生活，我總還想放一回火，這回並不單在紐約市，卻是全亞美利加，是全世界了……』

他從烟霧裏伸出臉來，湊近了我的臉。我發着抖，竭力的退後了。他也並不留心，接着說：

『你以為這做不到麼？一個人也許難，然而我已經不是一個人了。你也是我的同道罷？四面八方的點起這暗的火來，那可就怎樣的明亮呵，怎樣的溫暖呵！而且飛向這火海去，這回決不錯誤，要和烟燄一同上了崇高的空際，溶在自然母親的眷念的胸中。比這更明，比這更暖的墳，在這世上是沒有的了……』

我站起來說：『你是狂人，確鑿的狂人呵。』便跑出房外去。外人在我後面大聲的笑了。一到廊下，卻見比我的臉色更其蒼白的旅館主人和十二三個小使在那里抖。

一問『怎的，』他們便默默的指着窗門。從窗門向外一探望，只見滿是巡警和巡官，水洩不通的圍住了旅館。主人吃着嘴，暗暗的對我說，『說是這旅館裏，藏着一個帶炸彈

的無政府黨哩。」

我打電話給狂人病院去。不到半小時，便有四個強有力似的男人，坐着狂人病院的摩托車來到了。他們聽得這有名的實業家成了狂人，也很以為可憐。我領他們到狂人的房外，他們怯怯的問我說，『不會反抗麼？』我回答道：『不至于罷。』便走進房裏去。狂人的實業家彷彿等着我似的。說道『勞駕，』他便大聲的笑了。而且接續着這可怕的笑，毫不抵抗，他被四個男人環繞着，便即上了摩托車。深知道這實業家的巡警和巡官，也都說道可憐，目送着那車的馳去。一小時之後，從警察署傳到了從上到下施行家宅搜索的命令了。檢查了狂人實業家的行李的巡官，這時纔知道那實業家，便正是他們極想弋獲的亞美利加的有名的無政府黨。于是這回是巡官彷彿狂人似的，跑到狂人的病院去，然而已經遲誤了。毫不抵抗，溫順的跟着病院的人們，那實業家平平穩穩的到了病院，但一出摩托車，他便對着茫然的病院的男人們，謙虛的說了應酬話，邁開大步逃走了。

也有巡官說，這是我故意給他逃走的，然而那些是隨口說說的話。

三

哥兒雖然笑着，但從那時以來，我卻很不安，很不安，打熬不住了。從那時以來，我失了做事的元氣了。我的狀態，彷彿是什麼時候都等着火災似的了。什麼在全世界上放火，只有狂人纔會有這樣話。然而我總是很不安，很不安，不知道怎麼好。但是哥兒怎麼了？爲什麼這樣的握着我的手呢？

爲什麼對着我的臉，用了那樣的眼睛只是看的？怎麼說我們……

說我和你試去放火麼？在那里？在世界？

喂，哥兒，怎麼了，頭痛麼？這哥兒真教人不知道怎麼對付纔好呢。然而哥兒，那聲音是

什麼？聽不出麼？

那個……鐘的聲音麼？唉，是鐘了！

火災了！火災了！

快打開窗門看罷，再開大些……

唉唉，空中通紅了……大火災了……

那里呢……西也有，北也有，這里還很暗罷？阿，哥兒，又抓住了我的手了。還對着我的臉，用了那樣的眼睛只是看麼？你在怎麼說，說這回輪到我們了？輪到去做什麼事呢？唉唉，這哥兒真教人不知道怎麼對付纔好哩。這樣的可怕的夜，怎麼辦纔好呢……

愛字的瘡

—

我是寒冷的國度裏的人。深的雪和厚的冰是我的孩子時候以來的親密的朋友。冷而且暗，而且無窮無盡的連接下去的冬，是那國裏的事實，而溫暖美麗的春和夏，是那國裏的短而懷慕的夢。——我在那國度裏的時候雖然是這樣，聽說現在卻是兩樣了。我願意相信他已兩樣——

那國裏的人們，也如這世間的國裏的人們一般，分爲幸福者和不幸者。雖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可也仍在不幸者一類的中間。

幸福者爲要忘卻那凍結了心一般冷的，和威脅于心一般暗的事實，便到劇場和音

樂會之類的愉快的會上去，做些藝術的夢，那自然是不足爲奇的，然而在不幸者，卻不能不從冷的濃霧的早晨直到吹雪怒吼的深更，來面會這事實。

要不聽到可怕的寒冷，和淒涼的吹雪的呻吟，忘掉他們，幸福者是大抵躲到戀愛的城和友情的美麗的花園裏去游玩着，然而在不幸者，卻不得不自始至終，聽那可怕的寒冷，和淒涼的吹雪的淒涼的歌，和比歌尤其淒涼的話。爲了又冷又暗的那國度裏的事實，身心全都冰結了的我，將臉埋在冰冷的枕上，緊緊的緊緊的，至于生痛的緊敲了牙關。詛咒着自己，詛咒着別人，我彷彿寒夜的狼一般，真不知哭了多少回了。然而比我哭得更甚的不幸者，還該有幾千幾萬人罷——現在是聽說爲了又冷又暗的事實而大哭的不幸者，在那國度裏也減少了。我相信他已減少。這減少的事，我是從幼小時候就夢想着，從幼小時候就希望着的。我到現在還活着，大約也就爲了這夢想和希望罷了。

只願意永久的睡下去的一件事實，是成了那國度裏的空氣的。然而這心情卻不限于寒冷的國度裏，便在東洋的國度，南方的國度，這一種心情尤其強，這可是在當時未經知道的了。唉！那時候，我所不知道的事還是非常多；就是現在，我所不知道的事，比起知

道的來，還該多于幾億倍罷……

二

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住在一個小村裏。那村雖然小，然而村人們的無智實在大，迷信和偏見是多的。村旁就有一叢接連幾里的白楊林；在這村的人們，是以爲再沒有比這白楊林更可怕，比這白楊林更可憎的了。倘使沒有事，決沒有人進這林子去。但因爲村人所喜歡的我就憎厭，村人所憎厭的我卻喜歡，所以我對於那樹林也一樣，村人愈憎厭，我也就愈加喜歡了。

先前什麼時候，白楊樹林所在的地方，本來是一片大平野。而那大平野，什麼時候又曾經做過戰場的。那時候，人類和動物，接連多年的爭鬪着；就在那一片平野上，熊和狼和狐狸之類的動物，都領着大隊，和人類決了最後的爭雄。在這一戰，人類完全敗北了。就在人類流了血的地方，埋了骨殖的上面，成功了白楊的林子。

據這村裏的人們說，是凡有常到白楊林裏的人們，一定要變成古怪人，捨了村莊，跑

往外國，或者尋不見，或者遭着橫禍的。但是我卻毫不留心這些話，最喜歡走到那白楊的森林去。愈到森林去，村裏的人們也就愈加猜疑我，終於說我是古怪人了。

有一夜是大雪紛飛的夜，狼在村的左近嗥叫的夜，我往白楊樹林走去了。爲什麼在這樣可怕的夜裏往那邊去，那時我可並沒有深知道。大約有着這樣的心情，是要在大雪紛飛的夜間，在林中看見春的夢；也有着這樣的心情，是要在豺狼嚇人的嗥叫的夜裏，聽些對於白楊的春的私語罷。現在想起來，這心情似乎頗古怪，但在那時候，在那大雪紛飛的時候，在那豺狼嚇人的嗥叫的時候，這心情是毫不覺得古怪的。我走進樹林裏；我在一株大的白楊下，柔軟的雪墊子上坐下了。雪下得很大；狼就在我的近旁呻吟。我靜靜的坐着，聽那白楊樹林的說話。

『儘先前，儘先前，這里原是一片大平野。儘先前，儘先前，人類是和熊和狼和狐狸戰鬥了。人類敗北了。完全敗北了……』

聽着這些話之間，一個異樣的老女人在我的面前出現了。那全身緊裹着熊的氈衣，很深的戴着海狸的帽，腰間掛一盞小小的燈籠的那年老的女人，就將說不出的異樣的

印象給了我。那相貌，也是只要一看見，便即終身記得的形容。

那老女人一面對我說，『你是我的東西哩。從今以後，要跟着我走的呵。』一面徑向林中走去了。我雖然說，『第一，我並不是「東西」。第二，我不願意跟誰走。』然而說着的時候，我又不知不覺的起來跟着伊走去了。『好怪呀，』我自己想。

白楊的樹木，似乎在那老女人的前面排成寬闊的長廊，行着規矩的敬禮。豺狼一見伊，也都行起舉手的敬禮來。

我說，『祖母，那簡直是兵隊似的……』

伊卻道，『兵隊簡直是這些似的。』

我這纔覺得高興的笑道，『阿阿，這是夢呵。』

大雪紛飛着；四近就聽得狼的聲音。

『祖母，你是誰？』我問說。

『我是冬的女王呵。』伊回答，很認真的。

『的確，是夢了。』我笑着。

『還有，我們現在前去的是到你的宮殿裏去罷？』

『對了。』伊又認真的回答說。

『祖母的宮殿是用了金剛石和瑪瑙之類的寶石做起來的罷？』我問。

『對了。』伊又用了先前一樣的口氣回答說。

『唉唉，倒像一個有趣的夢哩。不使這夢更加有趣些，是不行的。』我想。

『祖母，在你的宮殿裏，有一個年青的好看的雪的王女罷。』

『王女是沒有的。』伊答說，『雖然有一個哥兒。』

『哥兒？』我又複述的說。

『十二歲的哥兒呵。』

『如果是哥兒，無謂得很呀。』我說着，自己覺得似乎受了嘲笑了。

『連夢也做不如意，好不無聊。若是夢，何妨就有一個好看的王女……哥兒哩……』

無謂。』我一面絮叨着，卻仍然緊跟在伊後面。

大雪紛飛着；狼就在四近呻吟。不一會，我們的前面就現出閃閃發光的東西來，又不

一會，就分明知道那閃閃發光的東西便是金剛石的宮殿了。我想站一刻，遠望他的景致，然而我的腳不聽我，只是急急的跟着老女人走。伊毫不留滯，進了大開的門；我也跟隨着。我們一進內，那金的門便鏘的一聲合上了。然而伊還怕那門沒有關得好，又去摸着看。

『行了。不會開的。』伊自己說，似乎放了心。

我向屋裏的各處看。地上是鋪着虎和熊的上好的皮毛，四壁和頂篷上是飾着各樣的寶石。只有窗戶，卻用鐵棒交成虎柙一般，給人有一種監獄似的不愉快的感覺。

『祖母，所謂宮殿，簡直是牢獄呵。』

『並非到了現在，宮殿纔成了牢獄模樣，是什麼時候都是這樣的。』伊絮叨似的回答說。於是從帽子和氅衣上拂去了積雪，一面向我說，『你在這里罷。我進去一會就來。』便自走向裏面去了。

『胡說。肯等在這樣的地方的麼？』我一面說，也悄悄的跟在伊後面。

走過了大屋二三間，伊就進了內室，緊緊的關了門。我走近門，暫時佇立着。伊在裏面脫下衣裳來，一面又和誰說着話。

「今天晚上也是一個……」

「誰呢？也是農人麼？」問的是可愛的哥兒的聲音。

「那里，這麼大雪的夜裏，農人會進樹林裏來的麼？」

「那麼，又是誰呢？工人？」

「便是工人，這樣的夜間也不到樹林裏來的。」

「那麼，究竟是誰呢？」

「一定是一個獸子。」

聽到這里，我憤然的就想打門了，然而竟也沒有打。

「年青的？」

「廿一二歲罷。」

「那人也許知道我正在找尋的字呢。老年人雖然不知道這一個字，年青的人們卻

彷彿知道似的。」

「唔，怎樣呢。雖然看去有些獸……」

「問一問好罷？可是即使知道，怕也未必肯教罷。」

「唔，怎樣呢。雖然看去有些猷……」

「給點報酬呢……」

「可是已經死掉了的，什麼報酬也未必要罷。」

「但是，祖母，便將那生命做了報酬，怎麼樣？」

「那是已經不行了。」

「祖母，怎麼不行？沒有什麼不行的。只要你答應……」

「已經不行了呵。是蓋在雪裏睡了兩個時辰的。」

「但是，祖母，我如果不知道這個字，我就如死了一樣。年青時候便死掉，我是不願

意的。」

「已經不行了，是已經到了這裏的。」

「但是，祖母，這倒也沒有什麼做不到。我知道的。」

「胡說，將你的生命當作那一條生命給了他，那又何須說得呢，自然是沒有什麼做

不到的。」

『倘不是立刻給了我的生命，就不行？』

『並不是立刻。是到了那時候，到了廿二歲，使得承受那運命的。懂了麼……？』

鄰室裏面的哥兒便淒涼的哭起來了。

『祖母，如果不知道那字，我也還是不想活着呵。』

『然而豈不是沒有法辦麼？是已經蓋在雪底下睡了兩個時辰的。是已經到了這裏的。但似乎自己卻還沒有知道死，是獸子呵。總之，照那人說過的話，給些報酬就是了。未必會要討還自己的生命罷，因為還沒有知道是死着的哩，而況又是獸子呢。姑且去問一問罷……』

哥兒站起身，走向我所站着的門口來了。我便竭力的不使出聲，竭力的趕快回到先前的屋子裏。而且作為最後的言語，送到我的耳朵裏來的是，『要將自己的生命交出去，得用什麼方法交付呢？』的哥兒的質問的聲音。

『唉唉，有趣的夢呵。』

我說着，悠然的躺在虎皮上面了。不多久，我的屋子裏，便毫無聲響的走進一個十二歲上下的可愛的哥兒來。那哥兒，是沒有一處不使我想起白楊樹。模樣宛然是白楊做成的美麗雕刻；頭髮被在肩上，好像白楊的花；而那全身，又似乎瀰滿着白楊的香味。他的聲息，也給人起一種聽到了白楊葉的搖動的心情。

『不相識的人呵，我是這家裏的，是白楊的哥兒。』他一面對我行着禮，一面看定了我的臉，謙遜的開談了。

『原來，是這府上的哥兒麼？請坐。』我率直的說。

哥兒便坐在我的旁邊；屋子裏充滿了白楊的香氣。

『什麼事呢？』

『對於不相識的人，有一件重大的請求哩。』

『那請求是……』

哥兒暫時沈默着；于是用了低微的聲音，完全是白楊葉的瑟瑟的搖動似的，說出話來了。

「我是白楊的孩子。待長大起來，須得發出許多光和熱，在這世界上燃燒的。成了柴木和火把，來溫暖這世界，光明這世界，這是白楊的使命。然而要熱發得多，要火把燒得亮，有一個字是必要的。胸膛上一個「愛」字，是必要的。」

哥兒一面說，一面便脫了衣服，給我看那宛如白楊的皮色一般的胸膛。我全不知道怎麼一回事，略略起身，向那胸前惘然的只是看。哥兒接着說：

「在這胸膛上，「愛」的一個字是必要的。在這胸膛上，請寫一個「愛」字罷。」

「用什麼寫呢？」

我一問，哥兒便送過一把小小的金的刀子來，而且說：

「望你就用這金的刀子寫。」

「要割得深麼？」

「愈深就愈好。」

「痛的呵。」

「不要緊的，因為是白楊的孩子。」

『還要出血呢。』

『不要緊的，因為是白楊的血……』

我接過金刀子，就在那胸前正當心臟的地方，認真的刻了一個『愛』的字。從胸脯上，就如清露滴在花上似的，流出幾點鮮血來。一看見這刻着的字，哥兒的相貌便充滿了喜歡。而且他又比先前更其可愛了。

『作為報酬，你願意要什麼呢？』白楊的哥兒這樣問。

『要生命。』我笑着說。

我纔說，哥兒的臉便變了青蒼，那嘴唇，也如白楊的銀葉似的，顫抖起來了。我看着，便覺得那美麗的哥兒很可憐。

『可愛的哥兒。白楊的哥兒呵。我只是說一句笑話罷了。我並不要生命。』一面說，我便和藹的抱住了白楊的銀葉似的抖着的哥兒。

『哥兒，不要怕罷。我單是說了笑話罷了。我並不是要生命的。作為報酬，我單希望給我接一回吻。只一回……』

我于是就在白楊的銀葉似的發着抖的嘴唇上接了吻。忽然間，彷彿覺得有熱的潮流通過了我的周身了。

『接吻是歸還生命的方法。』哥兒緊握了我的手，低聲說，『因為接吻，你取得了自己的生命了。至于我的生命是……』

——我睜開眼睛來。一瞬息中，便分明的知道了自己是在林中葬在積雪裏，幾乎要凍死的了。然而接吻的熱，卻似乎使全身都溫暖。我竭力的站起身。大雪紛飛着。狼就在四近呻吟。我向村莊走去了。因為和白楊的哥兒接了吻，我的全身還溫暖。我走到村莊了。大雪紛飛着，狼就在四近呻吟。

全村裏的人們是沒有一個不認識我的，因此我便去打第一家的門。聽說有人受着凍，那家的主人便絮絮叨叨的來開門。然而待到分明的見是我，那主人卻又變了異樣的相貌了。

『今天晚上，兵和偵探都在到處搜尋你呢，要逃走，還是趕快逃走的好罷。』主人說。
『兵和偵探都在搜尋我爲什麼？』

『還說爲什麼哩，你自己總該明白的。』主人說着話，又眼睜睜的看我了。

『我是不逃的。我凍着呢。你肯救我一救麼？』

『出多少……？』

『出十盧布，可以麼？』

『太少。』

『二十呢？』

『如果出到二十五個，那可以……』

三

從那時候以來，早過了十年了。在這十年之間，我曾經住在東洋的國度裏，也曾經住在南方的國度裏。在這十年之間，我對於暖熱的國度的夢話和東洋的國度的嚶語，全都聽得疲倦了。在這十年之間，我見了南方的國度的幻覺，也見了東洋的國度的催眠狀態，于這世間已經厭倦了。我于是又回到那又冷又暗的事實的國度裏去了。那時候，則正是

那國度裏所夢想着的春的時候。那國度裏的人們，都希望這春比平常更其暖，也比平常更其長。一到了這國度裏，我便又覺得總該一到那十年以前曾經住過的村莊去。但是這村莊，太陽雖然溫和的照着，卻是依舊的寒冷，雖在美麗的春季，卻也依舊的淒涼。爲人們所憎，爲我所愛的白楊的樹林也早已完全沒有了。一看見曾經有過樹林的大平原，便使我彷彿覺得人類和動物又挑中了這裏開過戰。而且這一回，是人類雖然得了勝，卻毫無一處可以覺察出勝利的情形。

離村二里模樣，還剩下一些大白楊的林子。我便從白楊的殘株間，走向那剩下的林中去。正走着，又彷彿走在十年以前曾和冬的祖母一同走過的那廊下似的了。在這長廊的盡頭，就是樹林的邊界，卻看見一間小小的人家。我不由的走進家裏去了，只見在屋子裏，散亂着白楊柴木的中間，想些什麼似的在牀上坐着一個年老的婦女。那女人的相貌，便是只要一看見，便即終身記得的形容。

『是冬的祖母呵。』我心裏說。心臟也怦怦的跳動，幾乎生痛了。

『莫非又是做着夢麼？』我又疑心起來。

『祖母！』我低聲的叫喚，伊什麼都不說，只是看定了我的臉。我那心臟的鼓動比先前更劇烈了。我就用兩手按在胸膛上。

『祖母，你就是冬的祖母罷。』我低聲的說。

伊什麼都不說，只是看定了我的臉。我幾乎跌倒了……

我坐倒在白楊的柴木上。暫時是不斷的沈默。于是伊彷彿定了神似的，粗鹵的說：

『我是這裏的砍柴的老婆子。』

『十年前，』我又問，『祖母這裏有過一個十二歲的哥兒罷？』

伊的臉色變成青蒼了。我也發了抖。暫時是不斷的沈默。

『有的，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伊彷彿記起了什麼似的，說。

『現在在那里呢？』

『誰？』

『哥兒呢。』

『現在是，什麼地方都不住了。已經燒完了。』

「燒完了？」

「爲了愛字的病呵。」

伊見我不能懂，彷彿很以爲奇似的。又是銳利的看定了我的臉。在樹林的幽靜裏，聽到我的心臟的鼓動的聲音。

「祖母，什麼是愛字的病呢？」

「十年前，哥兒的胸膛上，生了一個「愛」字模樣的瘡。這「愛」字的瘡，卻又漸漸的侵進胸膛的深處去了。」

「還有呢？」

「哥兒的性子便古怪了。哥兒就說出這等話來，說是願意擁抱了全世界的人，給他們溫暖……」

「後來呢？」

「後來我窘了。哥兒還說是願意做了火把，去照人們的暗路。」

「還有呢？」

『還有是做了火把，照着人們的暗路，于是燒完了。』

又是暫時的接着的沈默。伊卻又看定了我的臉。

『你能寫「愛」字麼？』

『唔唔。』

『那麼，可肯給我在白楊的柴木上寫個「愛」字呢？』

『祖母，爲什麼？』

『寫了「愛」字的柴木，比平常的燒得更其暖，更其亮呵。』

伊異樣的笑起來了。我一聽到那笑聲，便如淋了冰水似的發了抖。伊又站立起來，貼着我的耳朵低聲說：

『在我的胸膛上，正當心臟的地方，可也肯給寫一個「愛」字呢？我也願意像白楊哥兒一樣，成了火把，照着人們的暗路，一直到燒完。』

我急忙站起身：自己分明的知道，只要再在那屋裏一分鐘，我便會發狂的。于是也不再理會那老女人，我跳出屋子，向着村莊這面逃走了。

.....

我在這晚上，便向着我所借宿的人家的主人，問他可知道住在樹林裏的砍柴的老婆子的事。

『知道的。』他說，『那是這裏的有名的狂人；是樹林裏的妖怪。你遇見了麼？給你說了些「愛」字的瘡之類的話了罷。什麼寫了「愛」字，柴木便燒得更其熱，真是妖怪呵。十字架的力，和我們在一處！』他于是畫了三回的十字。

『然而那哥兒是怎麼死掉的呢？』我問說。

『那是全不足道的事。那是入了多數黨，做了奇兵隊，在這里活動的。幸而今年的騷擾時候，反給白軍的奇兵隊捉住，治死了。那樣的東西麼，愈是死得多，我們便愈多謝。』他向四面張望着，低聲的說。

『是怎麼治死的呢？』我又問。

『因為要威嚇那樣的東西，是活活燒死的。然而這是講白軍壞話的人們所說的話，不足為憑的。那樣的東西，無論怎麼治死，誰也不會當作一個問題看。只有那老婆子卻可

憐。從那時候起便發了瘋，說着走着，說是哥兒成了火把，照着人們的暗路，燒完了。總而言之，實在是無謂。」

他一面說，一面劇烈的吐唾沫，後來似乎又記起什麼來了，便又說：

『但是講些妖怪和殺人的話，晚上不相宜。十字架的力，和我們在一處！』

他怯怯的向着窗門看，畫了十字許多回。我沈默着，淒涼的看他畫十字。外面是漸漸的暗下來了；連着我的心……

……

我又出了這國度。向外國去了。然而便是到了外國，我的心還痛着。似乎覺得在我的心裏，有了一條新的而且深的傷。而且這傷，又似乎漸漸的深下去了。而且這傷的模樣，彷彿又並非『愛』字而為『憎』字。大的『憎』字的模樣……而且這又漸漸的大了起來……

唉，將這心，須得怎麼辦纔好呢……

小雞的悲劇

—

這幾時，家裏的小小的雞雛的一匹，落在掘在院子裏給家裏的小鴨游泳的池裏面，淹死了。

那小雞，是一匹古怪的小雞。無論什麼時候，毫不和雞的隊夥一同玩，卻總是進了鴨的一夥裏，和那好看的小鴨去玩耍。家裏的主母也曾經想：『小雞總是還是和小雞玩耍好，而小鴨便去和小鴨。』然而什麼也不說，只是看着罷了。這其間，那小雞卻逐漸的瘦弱下去了。家裏的主母喫了驚，說道：

『唉，那小東西怎麼了呢。不知道可是生了病。』

于是捉住了那小雞，仔細的來看病。但是片時之後，主母獨自說：

『小雞的病是看不出的。因爲便是人類的病，也不是容易明白的呵。』

一面卻將那生着看不出的病的小病夫，給喫草麻油，用針刺出翅子上的血來，想醫治那看不出的病，然而一切都無效。小雞只是逐漸的瘦下去了。他常常垂了頭，惘然的似乎在那里想些什麼事。主母看見這，說道：

『唉，那小東西，不過是雞，不過是小雞，卻在想什麼呢？便是人類想，也就儘够了。』

這樣說着，自己也常常不知不覺的落在默想裏了。而且這些時，主母的嘴裏便低聲說：

『仍然是，小雞總還是和小雞玩耍好，而小鴨便去和小鴨。』

二

有一天，小雞仍照常和小鴨游玩着。這時候，太陽已經要落山了。小雞對着小鴨說：

『你最喜歡什麼呢？』

「水呵。」小鴨回答說。

「你有過戀愛麼？」

「並沒有有過戀愛，但曾經喫過鯉兒。」

「好麼？」

「唔唔，也還不錯。」

白天漸漸的向晚了。小雞垂了頭，看着這白天的向晚。

「你在浮水的時候，始終想着什麼事呢？」

「就想着捉那泥鰍的事呵。」

「單是這事？」

「單是這事。」

「在岸上玩耍的時候，想些什麼呢？」

「在岸上的時候，就想那浮水的事。」

「總是這樣？」

『總是這樣的。』

白天漸漸的向晚了。小雞已經不再看，只是垂了頭。他又用了低聲說：

『你睡覺的時候，可曾做過雞的夢麼？』

『沒有。卻曾做過魚的夢。夢見很大的，比太太給我們的那泥鰍還要大的。』

『我可是不這樣……』

沈默又接連起來了。

『你早上起來，首先去尋誰？』

『就去尋那給我們拏泥鰍來的太太呀。你也這樣的罷。』

『我是不這樣……』

已經是黃昏了。然而垂着頭的小雞，卻沒有留心到。

『我想，我如果能夠到池裏，在你的身邊游泳，這纔好。』

『但是，怕也無聊罷，你是不喫泥鰍的。』

『然而到池裏，難道單是喫泥鰍麼？』

『唔，不知道可是呢。』

到了黃昏之後，家裏的主母便來喚小雞。小鴨和別的小雞都去了。只有這一匹，卻垂了頭，也垂了翅子，茫然的沒有動。主母一看到，說道：

『唉唉，這小東西怎麼了呢。』

三

第二天，清晨一大早，小雞是投在池子裏，死掉了。聽到了這事的小鴨，便很美的伸着頸子，驕傲的浮着水說：

『並不能在水面上浮游，即使捉了泥鰍，也並不能喫，卻偏要下水裏去，那真是胡塗蟲呵。』

家裏的主母從池子裏撈出淹死的小雞來，對着那因為看不出的病而瘦損了的死屍，暫時惘然的只是看。

『唉唉，可憐的東西呵。並不會浮水，卻怎麼跑到池裏去了呢。不知道可是死掉還比

活着好

『但是無論怎樣，也仍然，小雞總還是和小雞玩耍好，小鴨去和小鴨……我雖然這樣想，……雖然這樣想，……』

伊獨自說，對着那因為看不出的病而瘦損了的小小的死屍，永遠是惘然的只是看。朝日漸漸的上來了。

紅的花

第一部曲

其一

我睡着，我睡了做着各樣的夢，做着關於人類的運命的夢，和關於這世間的將來的夢……。那夢很淒涼，是這世間似的黑暗而且沈重的夢，然而我又不能不做這些夢，因為我是睡着的……。

有誰敲了我的屋子的窗了。『誰呀，敲着窗門的是？』我暫時醒過來，訊問說。
『是我呵，春的風呵。』仍然敲着窗門，一面回答說。

「北京的風麼？討厭的東西呀。」

「我是春風呢。」

「什麼事呢？」

「新的春來了。」

「春便是來，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是睡着的，我是正在做着這世間的夢的，春便是來……。」

「春來了呵，真的春，比你做着的夢來，春的現實美得多哩。」

「胡說……。」

「在這世上，新的花就要開了。」

「怎樣的花？」

「紅的花呵，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蘭呵，趕快起來，來迎新春罷，美的鳥兒也就要叫了。」

「怎樣的鳥？」

『紅的鳥呵，通紅通紅的天鵝……』

『天鵝在臨死之前，唱那淒涼的歌罷！』

『不的，那里那里，是天鵝在未生以前，唱那紅的歌呵，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歌。』

『呸，要說謊，還該說得巧妙些，什麼通紅的歌……』

『不相信麼？』

『誰會相信呢。不要再敲窗門了罷，我是睡着的，我是做着夢的。』

『這有什麼要緊呢，還要打門哩！』他說着，就激烈的叩起門來了。

『唉唉，北京的風，怎樣的善于搗亂呵。』我一面說，一面也使清醒了。

其二

有誰正在拚命的敲門。我想：大約是哥兒回來了罷。所謂哥兒者，是一個十六七歲我的學生，和我住在一處的。我開了門，我的猜想也不錯，那打門的也果然是這哥兒。哥兒進了房，暫時沒有話，只聽到那急促的呼吸。

「哥兒怎麼了？」

「我們學生又鬧起來了，」他無力的說，「而且又行了示威運動了。」

「又有了什麼衝突了麼？」

「對咧，給警察和兵隊毆打了。」他低聲回答說。

「很痛了罷。」

「那里，痛什麼之類的事，有什麼要緊呢。雖然並沒有痛……。」

「只要沒有痛，那就很好了。」我說。

暫時沒有話。

「打學生的也不只是警隊和兵隊，一到大街，也有從店鋪裏跳出來來打我們的。而且普通的人們也嘲罵我們，那些民衆呵。」

「這真是勞駕勞駕了。」我笑着說。

「大哥，大哥，」哥兒看見我笑，使用兩手掩了臉。我自己也覺得對於哥兒太殘酷了，似乎很抱歉。

「哥兒，不要哭了罷，我不過是講笑話。」我于是謝罪似的說。

「笑話是儘够了，」哥兒臉向着我說。「各處都正在說笑話，我不願意從你這里再聽笑話了。你倘以為我可憐，就該說些正經話給我聽的。」他說着，臉上又顯出要哭的模樣來。

「所謂正經話，是怎樣的說話呢。文學的事，還是世界語的事呢？」

「並不是這些事呵。」

「那麼……？」

哥兒目不轉睛的看着我的臉。

「爲什麼顯了這樣的相貌，看着我的呢？」我問。

「講給我紅花的事罷。」哥兒便斷然的說。因爲紅花這一句話，來得太突然了，不由的喫了驚，張大了嘴和眼睛對他看。

「紅的花的話？」

「是的，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蘭的話……。」

『並且和那紅的鳥的話，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天鵝的話？』

『還有這樣的話麼？』這回是哥兒喫了驚了。

『還有紅的歌哩，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歌……，唱一齣試試罷。』我看見哥

兒的驚疑的臉，又禁不住失了笑。

『又是笑話麼？』這一回，他也當真要哭了。

『阿阿，哭是不行的。從此不再說笑話了……。』

『你這里，一定有着紅的花，』哥兒又看着我的臉說，『大家全都這樣說着呢。』

『即使有着這樣的花，這也已經是不開的枯掉的了。』

『這樣看來，沒有太陽的光和熱，花便開不成的話，也竟是真話哪。』他自言自語的

說，又向我說道，『但是，大哥，在這國度裏，紅的花開花的時候，也要來的，不多久。』

『怎麼知道的呢？』

『因為太陽就要上來了……。』

我笑了。暫時是沈默，忽而哥兒似乎想到了什麼了，用力的握了我的手。

『大哥，送給我你那紅的花罷，便是枯的也可以。』

『喂，哥兒，你在那里說什麼？』

『你該懂得的罷。』

『不懂呀。』

『也仍然不肯給我紅的花罷了。雖然怎樣的愛我……』

哥兒苦笑着，放開了我的手。他走向窗面前，將溼着眼淚的臉，靠了玻璃，去看黑暗的夜晚主宰着黑暗的世界。什麼地方雞啼了。『那是第三回的雞啼呵，』哥兒說。什麼地方又是一回的雞啼。

『大哥，那是第三回的雞啼呵。』他又說，于是更加竭力的向着東邊看。哥兒是熱心的等着太陽的上來；我一見他那種熱心的等着太陽，便也忍不下去了。

『哥兒呵，我來講紅的花的事給你聽，就是不要再等太陽了罷。』

『爲什麼呢？』

『因爲太陽是不上來的。』

『永遠？』

『也許是永遠。』

『可是已經第三回的雞啼了。』

『那也許是第三千零三回的雞啼哩。你以為只要雞一啼，太陽就上來麼？』

『雖然是這樣想……大哥，要怎麼辦，太陽纔會上來呢？』那熬着眼淚的哥兒，竟孩

子似的嗚嗚的哭起來了。我用盡了在東洋各國學來的所有懇切的話，去安慰這哭着的哥兒，然而都無效。只望他哭得稍平靜，我便叫哥兒趕緊躺下了，將頭擱在自己的膝上，講起紅花的話來。

『講紅的花罷。』哥兒一聽到，便漸漸的平穩下去了。單是從他眼睛裏，還滔滔的流出熱淚來，那身體，也正如痙攣許久以後似的，不住的發着抖。

第二部曲

其一

『紅的花的故事，是一個國度裏的故事。這國度，是從一直先前以來，爲寒王和閻后所主宰的。那王有兩個王子叫橫暴和亂暴。叫作竊盜的人是這國裏的總理；叫作精窮的一個術士是王的最忠的忠臣。受着這一流人物的統治的國民，那困難，像你似的哥兒怎麼能領會呢。而且那國度的狀態，像我似的不會說話的嘴，怎麼能敘述呢。那淒慘的模樣，實在是言語說不盡，筆墨也寫不出的。那國度裏的人民，從起來的時候起，到躺下的時候止，（這國裏除了科學家以外，普通的人們都沒有晝夜的分別，白晝稱爲起來的時候，黑夜稱爲躺下的時候。）總是迷路，碰着物和人，顛仆在泥塗裏，墜落在深溝裏。因爲寒王，這國裏的人們的全身總是發着抖，因爲閻后，連靈魂都縮小了。在這國裏的人們的起來的時候和躺下的時候，橫暴和亂暴這兩王子都帶了和自己一類的人物，唱着國歌道：

『喂，打打，推，

喂，椿呀，殺殺！』

一面瘋狗似的在國度裏跑，打男人，拉女人，驚孩子，威嚇這全國度。唉，那種狀態，在哥兒的國度裏，是無論如何看不到的。

「那叫作竊盜的總理，又將那些「拿錢來」「送孩子來，那邊去，這邊來」之類的命令，無論在這國裏的人們的起來的時候，或者是躺下的時候，都不斷的發表，而且差那叫作精窮的忠心的術士去施行這些命令去，這國裏的人們是連夜夢裏也發着抖的。點燈籠和洋燈不消說，即使點油松，對於開后也是不赦的罪；倘想要自己住着的街和房子更便利，更溫暖，雖然不過單是想對於寒王也犯了不赦的罪的。犯了這樣的罪的人們，那自然該受可怕的刑罰。」

哥兒完全不哭了，擡了溼着眼淚的可愛的臉，用了他喫驚的眼睛，只看着我的臉。

「大哥，這故事不太可怕麼？」

「那里那里，可怕的故事多得很哩。不消說，雖然不是童話，卻是真事情的話……」

「後來那國度怎麼了呢？」

春風又來敲着窗門。第三千多少回的雞啼，也來報黎明已到了……。

其二

『那國度是全然困頓了。那國裏的人們只有唯一的希望，就是像你一樣的希望太陽的上來。只因為這希望，大家所以一代一代的活着。』

『寒王和閻后也拚命的勸諭，教大家靜靜的等候太陽上來，而且還說，太陽一升到這國度裏，他們便即讓位給太陽，自己卻來和國民過平等的生活。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統治一國，是很不容易，非常為難的；所以專等着太陽的上來是這國度裏的人們的義務，而這國度裏的人們也都馴良的等候着太陽。但是無論怎麼等，太陽在別的國裏雖然也上來，也下去，只在寒王和閻后的國度裏卻不見有上來的模樣。於是這國裏的人們都不知道怎麼辦纔好了。寒王和閻后之間，卻又生了第三個王子，叫作失望。』

『這時候，這國裏來了一個稱為希望的外人，那是偉大的學者，懂得許多事情的人。然在這國度裏，卻以為惟有外人最討厭；而且這名叫希望的學者，便在別的外人之間，也很被憎惡的。因是他從起來的時候起，到躺下的時候止，只研究着不利于閻王國的事，而

且還計畫着各國的災禍。據人們說，希望外人又曾宣言，說是寒王和閻后統治着國度的時候，太陽是不會上來的。那就是太陽不上來的時候，這國裏的人們便不會得到幸福的理由了。

『但這國裏的人們，雖然從一直先前以來，即使各人都不幸，卻總相信自己的國度是世界上最為幸福的國度，從來沒有懷過疑。聽了希望學者的話，誠實的人們都不信，然而性急的勇敢的青年們卻因此很擔心，沒法放下了，並且這纔覺到自己的國度並非幸福的國度。聽到了這些事，橫暴和亂暴兩王子帶了和自己相像的人物，用了比先前更響的聲音，唱着

『喂，打打，推，

喂，椿呀，殺殺！』

的國歌，比先前更利害的在全國度裏繞。竊盜總理和精窮術士也比先前更盡忠于寒王和閻后了。還有新降誕的叫作失望的王子，並不久，也就長大起來了。但是雖然這樣，那性急的元氣的青年們，卻還是發各種的議論，終於跑到希望學者那里去商量。

「要怎麼辦，閻王國纔會幸福呢？」那青年們對了希望學者首先問。

「使全國開了紅的花，就會幸福罷。」他簡單的答。

「紅的花的種子在這國度裏是多到有餘，性急的年青的人們便將那種子撒在學校和寺院的院子裏，運動場裏，市上的公園裏，各處的田地裏。」

哥兒興奮了，擡了頭看着我的臉。

「那紅的花開了沒有呢？」

「不，一朵也沒有開。」

哥兒歎一口氣，那眼珠又溼潤了。

第三千多少回的雞啼已經報了天明；春風微微的敲着窗戶，說：

「可是這回卻要開哩，紅的花……，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蘭的……。」

然而哥兒將臉埋在我的膝上，沒有聽到了。

其三

「性急的元氣的年青的人們，又跑到希望學者那里去，說：

「紅的花的種子雖然各處都撒到了，但是紅的花卻一朵也沒有開。」

「那是光和熱不夠的緣故。」希望學者靜靜的回答說。

「聽了這話，年青的人們都愕然了。」

「那麼，仍然是除了等候太陽上來之外沒有法，這是寒王和閻后的國度，光和熱當然不足的。」他們都失望了。希望學者卻失了笑。他知道這國度的人們是以爲各國各有一個太陽，即使別國的太陽早已上升，而本國的太陽沒有上，是絲毫沒有法子想的。希望外人這時候想到了這一節，于是就失笑了。

「雖然對諸位很抱歉，但是在這世上，爲這世間的太陽是只有一個的，就是這太陽，什麼時候都無休無息，給這世上溫暖和光明。然而因爲寒王和閻后統治着這國度，橫暴和亂暴這兩王子又在各處走，所以這太陽的暖 and 光都達不到這國度裏。倘沒有了寒王和閻后，這國度的上面，是一定可以看見溫暖光明的太陽的。使這國度裏開了紅的花，那妨礙看見太陽的東西也就自然而然的沒有了。」

「聽了這些話，年青的人們便是憂鬱，失掉了元氣了。」

「然而，能使開花的熱和光不是不够麼？」他們又說。

希望學者又笑了。

「能使開花的熱和光，無論在那一國，是多到有餘的。」他說，而且笑。

「性急的年青的人們都目不轉睛的看着希望學者的臉。他們裏面，也有一個像你似的哥兒叫作有望，是最勇敢最高尚的青年。暫時看着希望學者的臉之後，那有望哥兒也笑了。他于是用了鋒利的刀割開了自己的胸膛，在自己的心臟中，種下那紅的花的種子去。從這哥兒的胸膛裏，這纔開了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蘭的花……

「不多久，全國到處都開了紅的花。一看見紅的花，寒王和閻后便帶了橫暴、亂暴和失望這三個王子遁向東方，竊盜、總理和忠心的精窮術士都忽而逃向西方了。在這國度上，從創世以來，那溫暖光明的太陽這纔給與光亮。從這時候起，這國度裏的人們，這纔學起生活于幸福的事來。

「然而，哥兒，那首先割開胸膛，使從這裏面首先開花的有望哥兒們，卻並沒有看見

光輝美麗溫暖的太陽在這國度上。他們並沒有在太陽之下，嘗一點幸福的生活。

『有望哥兒們的生命，是成了紅的花的生命了。哥兒呵，爲了紅的花，而交出了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心的熱血的有望哥兒們，是忘記不得的……』

然而我那可愛的，將眼淚沾溼了我的膝髁的哥兒，卻已經睡着了。我目不轉睛的看着淚溼的疲勞的美麗的臉，屹然的坐着，什麼地方又起了第三千多少回的雞啼；春風又靜靜的敲着窗戶。

哥兒入夢了。我也一樣……

第三部曲

其一

在將頭藏在很高的青雲裏的山的山脚下，嚷嚷的聚集着許多工人們：他們都想走上那連着青雲的一條很狹的山路去。但在狹路的兩面，從山脚下一直到雲端，都排列着

幾千百個收稅官吏一般的人物。他們因為要使不納稅的不能走上這條道路去，正和衝過去的工人們戰爭。正當這時候，工人們裏忽然跳出一個青年來，一面將金錢遞給站在左右的官吏，一面徑自上去了。工人們也暫時停止了和官吏的爭鬪，羨慕似的看那青年向上走，直到看不見了影子，纔又格外的喧嚷起來。我走向鬧着的工人們那邊去。

『你們爲什麼鬧的呢？』我問一個工人說。

『我們麼？』他先拋給我一個懷疑的眼光，『我們到這裏來，是想要一同上山去的，然而那班畜生，』他指着兩旁的官吏，『說是拿錢來。喫飯尙且沒有錢，上山還會有錢麼。』

『上山又做什麼呢？』我問。

『說是山上有着紅的花哩，能使工人們得到幸福的紅的花。』

『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鈴蘭的花麼？』

『對咧，大家就是想要拿這個去，那些畜生們卻是除了有錢的之外，誰也不放過去。』

『究竟前面的是什麼山呢？』我問。

『你不知道？』工人又詫異的看我了，說，『那就是有名的學問山，是智識階級的窠呵。在上面的能使工人幸福的紅的花，就是智識階級這些小子們在那里做出來的。但是智識階級這羔子能够相信麼？我們也想去上去看，然而那畜生……剛纔上去的小子雖然也是我們的一夥……雖說替工人們去取了紅的花，拿到這裏來……手頭有錢的小子，能够相信的麼？有錢的都是強盜，都是吸我們的血的狗呵！』工人們各處叫喊，而且聲音又逐漸的響起來了。

『打罷，動手！』工人們叫喊着，又開始了前進，在這時候，那青色的雲端裏恰現出先前上去的青年來。

『呀，回來了，回來了。』工人看見他，都大聲說。

『喂，快下來，快下來罷，我們並不是到山上來旅行的。』工人喊着說。受着站在兩旁的官吏的逐一的招呼，那少年走下來了。待他近來，我纔知道他便是我的哥兒。他的眼睛發出光閃，那臉熱得通紅。哥兒一面往下走，一面對着工人熱烈的說話。工人都張着嘴，茫然的聽着。我雖然也分明的聽到他的言語，卻毫不懂那些言語的意義。我看着站在前面

的一個工人的臉說：

『那說的是什麼話呢？不懂呵。』

『不懂。似乎並不是我們所用的話。』

『那里的話呢？不懂呵，不知道可是美國話。』

『不。』一個工人說，『那是智識階級所用的話呵，據說就是學問話。』

『喂喂，簡單點！』各處發出工人的忍耐不住的聲音來了。

『紅的花怎麼了？』

『拿出紅的花來……。』

『談天不關緊要，先拿出紅的花來罷！』工人們都叫喊。

『紅的花在這裡！』在喧囂裏提高了喉嚨說，哥兒將紅的花擎起在工人們的頭上了。忽而大家都寂靜；而紅的花照入各人的眼中。在忽而平靜了的沈默中，我分明的聽到工人們的充滿了希望的胸膛的鼓動。但是過了一分時，工人們又像暴風雨中的大海一般的喧擾起來了。

『那是白的花，是染紅的白的花……那是白紙做的花……那是用紅顏色染過的紙的花。那是用原稿紙做的花，用紅水染過的。』

『騙子！說謊的……打這畜生，動手！』大家叫喊着，捏起拳頭，都準備攻擊哥兒了。

『且住，且住，那是我的哥兒呵。』我一面叫喊，因為想幫哥兒，便跳進工人們的隊伍裏……。

其二

幻景消失了。我的額上流着冷汗。一瞥那躺在我的膝上的哥兒的臉，只見他為恐怖所襲擊，發着可怕的痙攣，我便不由的往後縮，我為要不看見他的臉，閉了自己的眼睛。我用手遮了他的額，許多回，無意識的反覆的說道，『那不過是夢罷了，幻罷了。』

『我並不說謊；我並不想要欺騙工人。但是那紅的花，那用紅水染出來的，用原稿紙做成的那花，怎麼會在我的手裏的呢？』似乎被誰詰問着似的，哥兒用了笑話，替自己辯護說。我用手撫着他的臉，許多回，反覆的說道，『那不過是夢罷了，幻罷了，』那臉相終於

沈靜；哥兒已經熟睡了。有誰開了門，走進我的房裏來。我直覺的知道：那是新的夢又復進來了。

『已經儘够了。不要進來！』我想說，然而竟不行。哥兒又在那里做夢了。我也一樣……

其三

在起了大波濤，可怕的呻吟着的無限的人們的大海中間，出現了一座鐵和石造成的金字塔一般的高塔。那鐵製的門戶，都密不通風，關閉得緊緊的。從許多窗子裏，卻看見機關鎗和大礮。塔上面和塔下面，以及門前面，都站着許多的軍人。那軍人，全是造塔的石頭一般冷，造門的鐵一般硬，毫不動彈，只是靜靜的看着起了大波濤，可怕的呻吟着的無限的人們的大海。

『開門罷！』無限的人們的海發出咆哮來。鐵匠的鎚，樵夫的斧，鑛工的鋤，這些作工的器具，都做了工人的武器，當軍人前面，掄在空氣中。

『開門，開門罷！』無限的人海的呻吟逐漸響起來了。然而塔是像石和鐵所做的山

一般冷，軍人是像鐵和石所做的塔一般不動搖，靜看着這情狀。

『開門，開門罷……』

『那塔，是什麼塔呢。』我向了一個掄着斧頭的工人問。

『那是議院呵……』

『議院？』

『是的，』工人說着，又掄起斧頭，叫道『開門開門』了，但忽又向着正在驚疑的我，憤憤的說道，『據說那裏面就有紅的花哩。』

『紅的花？』

『紅的花呵，據說能使窮人得到幸福的紅的花，就在這裏面。』

『也有紅的鳥麼？』我無意識的問。這回是工人喫了驚，顯了什麼也不懂的臉相了。

『什麼紅的鳥？』

『通紅通紅的，血一般的通紅的天鵝呵。』

『這樣的東西，或者也有罷。我們已派了代表，教他無論如何，總要從有錢的小子們

的手裏，取了那能使窮人得到幸福的紅的花來。但是紅的鳥，卻並沒有說起呢。也許又受了富翁的騙了。畜生！我們的代表本該早已回來的了，現在是怎麼的呢？只是等候着，等候着……在那裏面的東西是沒有一個靠得住的，全是畜生。因為都是不能夠相信的壞種……」

『喂，開門罷，開門！』他們掄着工具，叫喊的聲音比先前更響亮了。跟着這叫喊似的，靜靜的開了最上層的門；於是第二層，第三層，瞬息之間，一切門都開了。在那裏面，能看見從底到頂的雪白的大理石的階級，充滿着大約是溫室裏養出來的美麗的奇花。那兩邊，是排列着遠方各國的有名的繪畫和很古的彫刻；而在中間，則站着不動如雕刻，美麗如圖畫的軍人。

無限的人海忽而冰凍了。石級上面，靜靜的現出一個年青的人來。

『那是我們的代表呵，體面罷。』拿斧的工人對我說。仔細的看了工人的代表，我的心卻又鼓動起來了。

『喂喂，那是我的學生呵，那是我的哥兒呵。』我拉了工人的袖子說。

『胡說，畜生！』工人卻彷彿罵我似的發惱了。

代表漸漸下來，工人的叫喊萬歲的聲音也漸漸的盛大，而在後面，鐵的門也從上到下，一層一層的挨次關閉了。待到代表走完了石級，也就關上了最後的門，只見那高塔如石和鐵做成的山一般，冰冷的先前一樣的站着。

『紅的花怎麼了？』拿出紅的花來！』無限的人海如此呻吟。這時候，我已經知道那工人的代表確鑿是我的哥兒了。哥兒很莊嚴的舉了手，在那手裏，便捏着鮮血染過了似的通紅的花。無限的人海又冰凍了，然而這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

『那是白的花。那是染了工人們的血的白的花；染了窮人們的血的白的花。奸細！兇手！』無限的人海又復呻吟，起了斧和鋤和鐮刀的波濤，奔向哥兒這面去。

『那是我的學生呵。那是我的哥兒呵。』我一面叫，便跳進了工人們的隊夥裏。

『教出奸細來，還要逞能麼？畜生！』一個拿斧工人吆喝着，就舉斧來劈我的頭。我驚叫一聲，向後一仰面，那斧便順勢落在胸膛上，立刻劈成兩半了。

『那是我的學生呵。那是我的哥兒呵……』

其四

幻景消失了。我顫抖着。我聚起所有的元氣來，去一看靠在我的膝上的哥兒的臉。那臉蒼白到像一個死人，肌肉絲毫不動，也完全像是死屍的模樣。

『死了！死了！』我叫喊着，又一摸他的額，冰冷如同石頭。我又要去按哥兒的胸膛，這時纔知道，他的胸膛已經分成兩半了。

『死在斧上的罷。』我想。我又去一窺探，只見心臟還在那裏面微微的動彈。

『死在斧上的呵！』我又想。而且這時纔記得，我的胸膛也是受了斧劈的了。我一看自己的胸膛，我的胸膛也分了兩半，又去一窺探，只見心臟還在那裏面微微的動彈。在心臟中，隱約的看見紅的花，已經就要枯起來了。『拿掉罷。』我勉勵自己似的說，從心臟中取出紅的花來。『將這送給故去的哥兒，作爲最後的紀念罷。』我說着，便將花種在哥兒的心臟裏。這時候，哥兒的心臟卻又復活過來，發生了鼓動；那死人似的哥兒的蒼白色的臉上，也流通了新的神祕的生命；他的嘴唇，也淒涼的微笑了。

『我並不是奸細。我是尋覓着真的花的，但那染了工人們的血的白的花怎麼會在我的手裏的呢？』他握着我的手，低聲的說。

『可愛的哥兒呵。那是我知道的，然而那些不過全是夢罷了，可怕的幻景罷了。』

『是罷。』哥兒說着，將眼光轉到那邊去了。我也一樣……。

然而那邊的牆壁已經看不見了。

其 五

在我的面前，有無限的大都會中的一片空地，左邊看見學問山似的高山，右邊看見彷彿議院塔一般的高塔。其間有許多人，動彈着，然而不出聲。空地的中央立着奏樂的高臺，四面都圍滿了兵隊。人們裏面，彷彿覺得最多的是農夫。

『那是什麼？』我指着兵隊圍住的高臺，問一個年青的農夫說。

『那是斷頭臺呀，砍人頭，絞人頸子的。』他低聲的答，很坦然。

『今天也有人要受死刑麼？』

『對咧。』

我的心驟然間生痛了。

『今天是砍誰的頭呢？』

『這我們怎麼知道呢？雖然天天在這裡砍人，絞人，但是砍的是什麼人的頭，絞的是爲了什麼事，我們統統不知道。總該是有什麼緣故的罷，總該是因爲做了什麼壞事情罷……』他彷彿有所忌憚似的向四面看，而且放低了聲音。

『聽說做了好事情的人的頭也砍。然而我們是無智識的，所以什麼也不懂的。』他于是接近了我的耳朵，用了更低的聲音說：

『我們是小百姓呀，似乎不能排在人裏面的。』

我喫了驚，目不轉睛的看着他的臉。

『我們是人的影子呵。』他極低聲的說。

我的心寒冷了。我于是知道他實在是人的影子。我想從他這裡逃開，便走向守着斷頭臺的軍人那邊去。我還怕軍人也是人的影子，就去一觸其中一個的手，覺得確是人，我

不由的非常高興了。那被我觸着了的軍人，當即轉過眼來對我看。

『究竟在這里，今天處誰死刑呢？』我問。

『這些事，』他微微一笑說，『我們是不知道的。雖然每天在這里砍人，絞人，但是砍的是什麼人，絞的是爲了什麼事，我們統不知道的，總該有什麼緣故的罷，總該是因爲做了什麼壞事情罷……』他說着，也如先前的農夫一樣，惴惴的向四面看，於是放低了聲音，挨近了我，說道：

『聽說做了好事情的人的頭也砍。然而我們是無智識的，所以什麼也不懂的。』他又像那農夫一樣，接近了我的耳朵，而且用了比先前更小的聲音：

『我們是軍人呀，似乎不能排在人裏面的。』他說。

我更加喫了驚，目不轉睛的看着他的臉。

『我們是機器呵。』他在我的耳朵邊，極低聲的說。

我發了抖，我的心寒冷了。

有誰在我的後面笑；回頭看時，是成了一小羣，都是戴着紅的假面和黑的假面的，正

在站着笑我哩。我便走向他們那邊去。

『究竟今天是砍誰的頭呢？』我向戴着紅假面的一個人問。

『這我們是不知道的。雖然天天在這裡砍人，絞人……』紅假面也學着農夫的口吻說。紅假面和黑假面都笑起來了，然而我卻沒有笑。

『你們是誰呢？』

『我們是假面。』

『你們爲什麼戴着紅的和黑的假面的呢？』

『因爲我們的臉還沒有長成。』

『如果臉長成了？』

『便拋了假面了。』

『要什麼時候，你們的真的臉纔會長成呢？』

『紅的花開了的時候……』

『今天是砍誰的頭呢？』

「你爲什麼要問這等事？」

「因爲我的心生痛呵。」

戴着紅的和黑的假面的人們，都詫異似的看我了。

「這似乎不是影子……也不是機器……說是有心的……而且說是這心還會痛……」他們用了很低的聲音，大家切切的說。於是經我最先問過的紅假面，便走近我的身邊來了。

「今天，是要砍那種了紅的花的人的頭。」

「紅的花？」

「紅的花！今天就要砍那試種了使人們幸福的紅的花的人的頭呵。」

「那紅的花是種在什麼地方呢？那人是……公園裏，還是田地裏呢？」

「種在什麼地方，我們不知道。似乎不是在公園，也不是田地裏。我們也曾將紅的花的種子下在這些地方的，但是都無效，那花一朵也沒有開。將花種在什麼地方這一節，我們也正想探問他，所以特地來到這裏的。」

「來了！來了！」影子和機器都嚷起來了。影子們和機器們左右一分，讓出一條大路，直通斷頭臺，路上現出一輛自動車，棺木似的蓋着黑布。這時候，捏着明晃晃的板斧的劊子手，也在斷頭臺上站起來了。駛到斷頭臺的階級下，那黑的棺木似的自動車便停了輪。五六個軍人和官吏，從車子裏押出犯人來，並且帶到斷頭臺上去了，犯人的胸前，就開着很大的紅的花。

「那是我的學生呵。那是我的哥兒呵。」我叫喚說。

軍人將哥兒的頭擱在高的樹樁上，劊子手舉起那明晃晃的板斧了。

「且住！且住！」我一面叫喊，一面跳到斷頭臺上去。

「且住，且住……。」

掛着許多勳章的官員一舉手，劊子手的明晃晃的板斧停在哥兒上面的空中了。影子們和機器們全都不動了。

「且住，且住……。」這紅的花是我的，並不是哥兒的花。如果爲了紅花而死，不該是這哥兒，卻應該是我……。」

掛着許多勳章的官員將他舉着的手的小指只一彎，劊子手的明晃晃的板斧便閃電似的落下來了……哥兒的頭，掉在我的腳下了。

『哥兒，哥兒……』

結 末

其 一

幻景消失了。我用兩手掩了臉，啼哭着。

『說謊，說謊，這花是我的。這是我用了胸中的血和熱養大來的紅的花。』哥兒正在說笑話。

『哥兒，哥兒……』

春風比先前更用力的來敲窗。

『新的春來哩。不起來迎接麼？』

哥兒醒來了。

「大哥，誰敲了窗門了？」

「誰也沒有敲。」

「我分明聽到的。」

「阿阿，那是春風罷了。」

「說了些什麼罷，那春風？」

「不，也並不……」

「我分明的聽到了。說是「新的春來哩。不起來迎接麼？」

哥兒起來了。太陽升得很高了。

「大哥，我去了。」

「那里去？」

「那邊，你不同去麼？」

「我的路是不同的。」

「我卻也這樣想……。」哥兒寂寞的說。

「哥兒，我們的路雖然不同，我們一同還要會見的。」

「在斷頭臺上麼……。」

我們都走出外面了。天空很澄明，春天的太陽很愉快的晃耀。春風搖蕩着楊柳的下垂到地的枝條，切切的說：

「春來了，還不起來麼？」

哥兒微笑了。臨別的時候，他緊緊的握着我的手說：

「大哥，無論怎麼說，那是總不還你的了。」

「什麼？」

「你給我的那紅的花呵。」

其 二

在院子裏，我和客寓裏的主婦遇見了。

「唉，顏色好不難看，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伊說。

「不，別的倒也沒有什麼。」

「昨天晚上又是一點也沒有睡着麼？」

「倒也還算是睡着的……。」

「和那美少年一起？」

「是的。」

「那可不好。」

「爲什麼？」

「還說爲什麼……總之，還是再去睡一會罷。」

「叫我再去睡下麼？」

「自然，可是顏色太難看了……。」

下垂到地的楊柳樹，很深的吐一口氣，說：

『開起花來試試罷。紅的花卻不成，雖然對諸君很抱歉……』
我許多時，許多時，惘然的只站着。

時光老人

—

的確有一個大而熱鬧的北京，然而我的北京又小又幽靜的。的確有一個住着悶氣的體面的人們的北京，然而住在我的北京的人們，卻全是質樸幽靜而且誠實的。住在這樣幽靜的地方，混在這樣幽靜的人們裏，我的心也本該平靜一點的了。然而不然，無論如何，無論如何，總不靜，而且也不像會平靜。到夜間，我尤其覺得寂寞，因為夜間是始終總是一個人的。一上牀，我雖然竭力的想要做些什麼夢，趕快的睡去，但是我的北京雖然睡着，卻並非（使人）能睡的地方。

我的北京並不是做些美的夢的所在；便是先前什麼時候做過的夢，也要給忘掉的

了。一想起先前和那墨斯科的東京的朋友們，一同到劇場，音樂會，社會主義者的集會這些地方去，夜裏嚷嚷的鬧過的事來，我就悲涼的嘆息。一想起那時和三四個朋友在一處，擁抱着朋友，爲朋友所擁抱，立定從那富翁和野心家，以及一切罪人（的手裏）救出社會，全人類的方針；並且做過夢，是從我們的手裏成了自由的樂園的世界。想到這些事，我就寂寞的歎息了。太寂寞了的我，有時更將時辰鐘放在身旁，想從那『滴答滴答』的音響中，聽到遼遠的朋友們的相思的聲息。我是詩人，以爲這該是能夠的。

然而一直到現在，在時辰鐘的『滴答滴答』的音響中，卻並沒有聽到相思的朋友的聲息。只聽得始終訓斥我的那時光老人的嚴厲的聲音罷了。但在老人自己高興時，也就說我可憐，講給聽各樣的話，雖然也並非什麼愉快的話……

有一回，我非常之寂寞了。就如諸君所知道：我所相信，是以爲人類大抵是向着自由，平等，同胞主義，和正義而前進的；我所希望，是想這不幸的世界，逃出了虐待弱者和窮人的利己主義者的迫壓，變成愛人類，要求人類的幸福的主義者的天下的；而且無晝無夜，就是等候着，祈願着這一回事。但看見青年的人們學着老年，許多回重複了自己的父親

和祖父的錯處和罪惡，還說道我們也是人，昂然的闊步着，我對於人類的正在進步的事，就疑心起來了。不但這一件，還有一看見無論在個人的生活上，在家庭間，在社會上，在政治上，重複着老年的錯處和罪惡的青年，我就很憂慮，怕這幸福的人類接連的爲難了幾千年，到底不能不退化的了。想到這事的時候，在我是最爲寂寞的。

有一回，正適當時候了。一面想，這一回，青年的人們是一定要改正了父親和祖父的錯處，贖清了老年人對於人類的一切罪惡，絕無阻礙的，自由的進向幸福的時代的了。這樣的安慰着自己，一面就上牀，因爲記掛着人類的事是苦痛的，便拿了時辰鐘，以爲這一次，在這『滴答滴答』的音響裏，總該可以聽到從富翁和野心家，和一切罪人的壓迫中，救了出來的朋友們的聲音的了。於是將時辰鐘放在自己的身旁，殊不料不到二三分，替代了朋友的聲音，卻是嚴厲的時光老人的絮絮叨叨訓斥我的聲音，又漸漸的聽到了。時光老人開始了下面的那些話……

二

人的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並不是現在纔成蠢才的，什麼時候都如此。……便是過去……便是現在……便是將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人是不會聰明的了。沒有可能的理。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這蠢才又生下比自己更蠢的蠢才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這就是人類的發達。羨慕罷！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說是可憐罷？有什麼可憐！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因為並非從別個教做蠢才。是自己教自己做蠢才的，有什麼可憐呢？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你也是蠢才，連你的父親……和祖父……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想說，即使父親和祖父是怎麼樣的蠢才，也非尊敬不可的罷？請便請便。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跪在蠢才的祖宗面前，隨意的拜他們去橫豎是不能更蠢上去的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你的孩子們也一定以蠢才生，做許多蠢才的事，而以蠢才死的。一面拜着蠢才的你，和你的祖宗。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蠢才生蠢才，蠢才拜蠢才，人類開出來的是怎麼樣奇怪的花呵！住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想要說，靠了現在之所謂新教育，人類便會好起來的罷？什麼是新教育？就是講英國話麼？以為年青人學好了打彈子，野球，足球，人類就得救麼？蠢才，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我含了淚，默默的聽着老人的說話。
暫時之後，老人又開始了說話了。

三

在這世界上有一所又大又古的寺院，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大，也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這裏面便站着許多做成各式形狀，塗着各樣顏色的，有無從想像的那麼古的神道們。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老的人們，是拜着這古老的諸神，在他們面前奉行合樣的儀式，年青的人們是不論晝不論夜，拚了自己的性命，守着這古老的諸神，管着這古老的寺院，幫助着對於諸神的儀式。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貴重的供養品之中，最多的是人的淚，人的汗，人的血。然而諸神最愛的供養，卻是在年青人的腦和心裏面的東西。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住在寺院裏，守護着諸神的人們最大的職務，是在於將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絲毫不放進寺裏去。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有一個很古的傳說，說是新的空氣和太陽的光一入寺，就在這瞬間，住在寺裏的人們便即一個不留的死掉了；這便是古的諸神的罰。所以這寺院裏，什麼時候總黑暗；那空氣，只是一天一天的壞下去罷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古的諸神映着微弱的蠟燭光，籠着線香的煙篆，見得像是偉大而且神祕的活着的

巨靈。一面唸着神祕而含深意的聖經，一面行着將人們的腦和心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是無可言喻的莊嚴。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沈重的空氣裏，因為神祕的音樂，誰也聽不出獻給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聲音，和詛咒諸神的句子來；因為照着微弱的燭光，籠着線香的煙篆，誰也看不見變了血的淚，怕死而青白了的臉，為苦惱而發的週身的可怕的痙攣。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誰也相信，供養了古的諸神的人們是最幸福，這是無論什麼時候總如此。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雖然無論什麼時候總如此，但是有一春，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春天。這一春的太陽，比無論那一春的太陽更明亮；那空氣比無論那一春的空氣更純淨，更暖和；這一春的花，比無論那一春的花更芬芳；鳥的歌也比無論那一春的鳥的歌更可愛。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躲在寺院裏，管着古的精神的年青人們的心，在這一春，便比無論那一春更寂寞，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想着太陽的光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在這春天，獻給古的諸神的，人們的惜命的聲音，以及詛咒諸神的句子，也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強大，分明的聽到了。那些人們的變了血的淚，怕死而青白了的臉，爲苦惱而發的週身的可怕的痙攣，在這春天，也給誰都看見了。而且在這春天，管寺的年青的人們這纔起了疑，以爲在燭光中見得像是活着的巨靈的諸神，也許不過是石頭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試去略略的開了一扇窗。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春的天空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青，走在這天空中的明亮的小小的雲，也比無論什麼時候更其美。見這些的年青人們的心，便慕起真理來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從略開的窗間射進來的太陽照着古的諸神，也分明的知道了不過是石頭所做的怪物。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年青的人們，忘卻了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一進寺院裏，住在寺裏的人們便要瞬息死完的這一種很古的傳說，一回就大開了寺院的窗和門。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從大開的窗和門，湧進太陽的光和新的空氣來，古的諸神立刻都跌倒，全從高座上

落在年青的人們的頭上，年青的人們全都被壓壞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很古的時候傳下來的傳說，並不是誑話。開了寺院的窗和門戶的人們，是一個不留的死掉了。然臨死的時候，他們卻也沒有一個吝惜性命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而且臨死的時候，他們還對着聚在他們身旁的，從古的諸神解放出來的年青的人們說，說是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作為最後的遺言。但是為自由的歡喜所醉的年青的人們，看見倒在地上的古的諸神，卻立刻將他們忘卻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醉在自由的歡喜裏，或者去喝酒，下棋；或者神魂顛倒的，去耍野球，鬪足球；或者又做些戀愛的歌，而且去歌唱。無憂無愁的玩耍着，暫時之間，那古的諸神不必說，便是為了自由而被壓碎的人們，以及那些人們所遺留下來的言語，也全都忘卻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然而當諸神倒壞的時候，驚得暫時惘然的年老的人們，卻一分時也忘不了這諸神。諸神倒後不多久，那老年的人們便悄悄的再聚在古的寺院裏，不懷好意的叫道，『倒了

的諸神，並不是不能再修好；大開了的寺院的窗和門戶，也並不是不能比先前關得更緊的。』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他們一面咒罵着太陽的光和芬芳的春的空氣，一面修整着破了的諸神，將新的顏色，來塗改了醜惡的顏色，動手又要將他們擺在高座上。在緊閉了窗戶的暗空氣的沈重裏，他們又在做起將人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的夢來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但是爲自由的歡喜所醉了的年青的人們，卻毫沒有覺察到這一件事，或者是喝酒下棋，或者是神魂顛倒的去耍野球，鬪足球，或者又做些歌而且去唱歌，竟將那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的事，完全忘卻了。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但是，古的寺院就要修好了，將年青的人們獻給古的諸神的儀式，就要開始了！……

『且住且住，老翁，略等一等罷。所謂古的諸神，究竟是什麼？而那古的寺院，又在那里呢？』我迷惘的大聲說。作爲回答，時辰鐘便鏗的報了兩點半。

四

我從牀上起來，胸脯痛得要哭，頭裏是昏昏然，耳朵邊還聽到喊聲，說是古的諸神不毀壞，人們便不會有幸福。唉！唉！奉獻了這不幸的生命，使人類能夠幸福，這雖然是很好的事……我獨自言語着，便走出外面了。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是冷的。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是靜的。唉！唉！使我的心也像北京的十一月的夜間這麼冷，也像十一月的夜間的北京這麼靜，這纔好哩！向着一個誰，我這樣的叫出來了！

附

憶愛羅先珂華希理君

——代序——

前四天，在我那官憲的極嚴峻的檢束之下，被摺進鳳山丸（譯者注：這是船名）的一室裏，從敦賀追放出日本去的愛羅先珂華希理君，大約今日，就要送到海參衛的埠頭的罷。是的，他並非作爲一個旅客而到了海參衛的埠頭，倒不如說，當作一個沒有人格的物件而送到的更適當。何以故呢，因爲由日本的官憲所經手的他的追放，對於他的性格，是蹂躪和蔑視都到了極度的了。

這樣的受了蹂躪的愛羅先珂君，睽別了七年，再踏着眷戀的故鄉的土地，那薰香的

五月的風，梳沐着他亞麻色的頭髮的時候，不知道究竟抱着怎樣的感慨呵。

日本海，四百九十海里的海路，在他一生中，恐怕是未嘗經驗過的酸辛的行旅罷。聽着噴激船側的波濤聲，回憶他過去三十一年多難的生涯，不知道暗地裏揩了多少回的眼淚。或者想而又想，也許便俯伏在小牀上，有時候，也許聊以自遣，微吟着心愛的故國的民謠。一想到這些事，我的心便不能不猛烈的痛楚；我的眼也不能不自然的溼潤了。而與這同時，對於蹂躪他到這模樣的人們，我不能不發從心底裏出來的憤怒了。

委實，他的追放是，無論有誰想要怎樣的強辯，然而被說爲徹頭徹尾全用着暴力，恐怕也無話可說的罷。

下了退去命令的那一夜，爲要催愛羅先珂君到淀橋署，先來到中村屋（譯者註：麴包店的名字，著者就寓在這里）的四個高等係，容納了中村屋主人相馬氏的『又是盲人，又是夜裏，請等到明天的早上罷』的懇請，單是守在屋外邊，並沒有行怎樣的強制。然而一過十一點，攘攘的成堆跑來的三四十個正服和私服（譯者註：指穿制服和便衣的巡警，）卻一齊叱咤着『內務大臣閣下的命令，沒有不就在這一天接受的道理的。一個

盲人，倒崛強！』一面破壞大門，破壞格扇，帶靴擁上愛羅先珂君住着的樓上的一間房裏去。於是圍住了因爲過于恐怖而哭喊的他，踐踏，踢，毆打之後，不但亂暴到捉着手腳，拖下了樓梯，這回又將他推倒在木料上，打倒在地面上，毫不聽他不住的說『放手罷放手罷』這反覆的悲鳴，聽說還在新宿街道上鋪着的礫石上，沙沙的一經拖到警察署。一想起狗屠的捕狗，還用車子載着走的事來，便不能不說愛羅先珂君是受了不如野狗的酷薄的處置了。

然而加于他的身上的酷薄還不止此。被檢束之後的他，除了相馬氏以及別的兩人之外，無論什麼人都絕對的不准見。便是他到日本以來的好友秋田雨雀君，便是那溫順的秋田君也不准。而且，我的一個朋友送東西去，卻以『不至于餓死的東西是喂着的，不要多事罷』這一種極其橫暴的話，推回來了。即以這一句話，也便知道愛羅先珂君是受着怎樣的酷薄的處置了罷。其實，他因爲太激昂太悲歎了，似乎並沒有喫東西。平常尙且難喫的警署的飯，在這樣景況中，不能下他的喉嚨，也正是當然的事了。

到決定了極對檢束之後，相馬氏請託說，『因爲須收拾行李，暫時也好，可以給回去

「一趙麼？」而他們卻叱咤道，「若是行李，便在衙門裏也能收拾，」將敞車拉到中村屋，運了所有的行李到警署去。這些東西，聽說愛羅先珂君便蹲在不乾淨的昏暗的收押房的一角裏，說着『這拿回俄國去，』或者是『這替我送給日本的誰，』或者是『這不要了，替我拋掉罷，』一樣一樣的摸索著挑送開來，極無聊賴似的獨自愴然的作那最後的收拾。那時候，他想起和自己的各個東西聯絡着的種種的記憶，尤其是想起從此不得不永遠分離的日本的親密的朋友們的記憶，從那緊閉的眼瞼的深奧裏，許是屢次的浮出傷心的眼淚罷。一想到這，我至今還即刻成了難堪的心情。

然而深于疑心的日本的官憲卻毫不睬這酸楚的情形，倒似乎從旁還看他是否當真看不見或是看得見。而且，聽說，疑到絕頂的他們，竟殘酷到還想要硬挖開他的眼睛來。但到得明白了也仍然是真的盲人的時候，他們對於自己的下劣已極的猜疑心，究竟懷着怎樣的感想呢？如果到這樣而還不愧死，他們便總歸不是人了。

不，猜疑還不獨關於那盲目。什麼他是日本的社會主義者無統治主義者和俄國的那些的連絡者，什樣從俄國的波爾雪維克拿了許多錢，做着宣傳的事這些事，是根本的

被着猜疑的。誠然，他自稱是無統治主義者。然而他那無統治主義的思想，卻並非從俄國，以至從印度，帶到日本來的。這卻是他再到日本之後，從日本的青年受了那洗禮的。就此一節，日本的官憲對於他用了怎樣的顛倒的看法，那倒是值得憫殺的了。聽說就在檢束的時候，愛羅先珂君所有的錢非常少，便是官憲也覺得大出意料之外了。即此一端，也就知道他們是用了怎樣的謬誤的看法了罷。

但是我在現在，卻並不想爲愛羅先珂君來鋪敘些辯解似的言辭。何以故呢，因爲在現在，無論什麼于他都是無補的了。我單要說一句話：那就是，加于他的追放，是和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解散，都是前警保局長川村君做出來作爲臨行的賞錢的。那結果，川村君是，也許博得權力萬能主義者的一顧，于騰達不無若干的裨益罷。

然而，因此而很深的刻在天下青年的心上的惡印象，川村君究竟預備怎麼辦呢？刻到這樣深的憎惡之心，對於權力主義的憎惡之心，恐怕非驅了天下的青年，爲隨後要來的社會的大變事，鑽通一條更深奧的坑道，是不會完的罷。到那時，川村君果將以怎樣的心情，謝罪于所謂親愛的國家之前呢？

我和愛羅先珂君先後只見過兩回面。一回是在四月十八日的夜間，開在神田青年會館裏的曉民會的講演會上；還有一回是在五月九日，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第二回大會遭了解散這一夜的警察署的監房中。然而這兩回，他都給了我終生不能忘卻的很深很深的印象了。

波紋的一直垂到肩頭的亞麻色的頭髮，婦女子似的臉，緊閉的兩邊的眼睛，淡色的短衣和綴着大的銅片的寬闊的皮帶，還有始終將頭微微偏右的那態度，以及從這全體上自然流露出來的誠然像是藝術家的丰韻，都在我的心上，滲進了不可言喻的溫暖的一種東西去了。尤其是，火一般熱的握手，抒情詩的發響的幽靜的那聲音，便分明的說明了他是一個怎樣的激烈的熱情的所有者和美的夢幻的懷抱者。

現在這樣的揮著萬年筆之間，他的模樣明明白白的浮在我的眼前了。尤其是他在曉民會的講演會上的演說，便在此刻一想起，也還使我禁不住發出驚歎的聲音。

那時的演題是災禍的杯。『可憐的人類，可憫的社會，是從遠的希臘、羅馬的古時候起，一直到今日，爲要從壓制者的手裏，解放出自己來，好幾回喝乾過很苦的很苦的災禍

的杯了。希臘、羅馬的奴隸是要從他的可怕的主人，法國的百姓是要從那可惡的貴族，還有俄國的勞動者和農奴是要從那無限量的壓制者，救出自己來，好幾回拚了性命，喝乾過很苦的一杯了。世界是在現今，都又想要重新來喝乾這災禍的杯。然而，爲可憐的人類，爲可憫的社會，但願這回的杯，是須得喝乾的最後之杯罷。」他說過了這樣的意思之後，更翻然一轉，論到思想古老的人們對於社會運動和勞動運動的看法，是怎樣的顛倒了原因和結果。

『人說，沒有了老鼠，那人家便會有火災。然而其實是因為有火災，老鼠所以離開那人家的人。又說，馬蟻離開了河堤便要有洪水。然而事實是因為有洪水，馬蟻所以離開了河堤的。頭腦陳舊的人們以爲因為社會主義者勞動者在那里鬧，所以時世壞，然而其實是也就因為時世壞了，所以社會主義者勞動主義者在那里鬧的。』

前後將近四十分，這樣意思的話從他的嘴裏說了出來的時候，三千的聽衆幾乎沒有一個不感動的了。

那時候的他的演說，實在是一曲音樂，一篇詩。帶着歐洲人一般腔調的日本話和歐

洲人一般的句法，得了從他心坎中涌出的熱情和響得很美的調子的幫助，將聽衆完全吸引過去了。實際，聽衆是好幾次好幾次，送給他真心的喝采和拍手。其中還有人這樣說，『今夜單聽了愛羅先珂的演說，已經儘够了。以後便是什麼都沒有也可以了。』

然而，我們是，他那詩一般的演說，恐怕今生再不能聽到了罷。這就因為他的再來日本的事，在目下是全然不能豫期的了。不特這，便是他平安的回到故鄉的事，也彷彿全然無望似的。

何以故呢，說是在海參衛登陸之後，某國的官憲就送了□□，要在沿海洲的一角□掉他。而其理由，則為俄國人中，再沒有人比他更深知某國社會運動的真相。所以倘使他回到俄國，講了一切，便說不定要結了怎樣的聯絡，有怎樣的宣傳的手要進到某國來了。某國的官憲于此一端，比什麼都恐怖。

我于現在的風聞，並不一定要是認他，而也並不一定來否認。只是，一想到他在沿海洲的一角，落在□□的手裏，而被□掉的事的時候，一想到婦女子似的柔和的他的身體，成了一個冰冷的死屍，土芥一般的拋棄在無涯的西伯利亞曠野之中的事的時候，新的

悲哀和憤怒和憎惡，便又駸駸的來咬着我的心了。

愛羅先珂君是無統治主義者；是世界主義者；是詩人；是音樂家；而同時又是童話的作者。然而他所住的世界，卻全然不是現實的世界；是美的未來的國，是烏托邦，自由鄉，是近于童話的詩的世界。他的無統治主義和世界主義，也無非就是從這美的詩的世界所產出的東西罷了。

渴望着烏托邦自由鄉的盲目的詩人，此刻正在日本海彼岸的什麼地方彷徨呢？用了他柔軟的手，摩着印在身上的日本官憲的靴痕，腫成紫色的靴痕，而且，熬着深入骨中的那痛楚，向着那里，那破靴的趾尖想要前去呢？

然而，看見這樣傷心的模樣，也許只有這旬日之中罷了。而且，這旬日過去之後，不知什麼時候他也許已經不是這世上的人了，因為是什麼時候□□要暗襲他，也說不定的。一這樣想，我的眼便又自然的溼潤，我的心不得不彌滿了烈火一般的憤怒了。

我惟有向運命祈禱，願怎樣的給他生命的安全，此外再沒有別的路。

這回愛羅先珂君的第二創作集最後的歎息要付印，足助氏和許多人，都勸我做序文。然而我現在很失了健康，到底沒有做序的力，沒有法，便將我曾經爲讀賣新聞文藝欄所作的一篇文章來替代了。現在，愛羅先珂君是軀殼總算平安的到了上海，在那里寂寞的過活。單是關於生命的危險，在目前大抵似乎可以沒有的了。所以也許有讀了這篇文章，覺得奇怪的人。然而這里所寫的是在追放當時的我的實際的心境，所以請用了這樣的意思看去罷。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日，在那須溫泉，江口渙。

桃色的雲

俄國愛羅先珂作

序

愛羅先珂君的創作集第二冊是最後的歎息，去年十二月初由叢文閣在日本東京出版，內容是這一篇童話劇桃色的雲，和兩篇短的童話，一日海的王女和漁夫，一日兩個小小的死。那第三篇已經由我譯出，于今年正月間紹介到中國了。

然而著者的意思卻願意我早譯桃色的雲：因為他自己也覺得這一篇更勝于先前的作品，而且想從速贈與中國的青年。但這在我是一件煩難事。日本語原是很能優婉的，而著者又善于捉住他的美點和特長，這就使我很失了傳達的能力。可是延到四月，爲要救自己的爽約的苦痛計，也終于定下開譯的決心了，而又正如豫料一般，至少也毀損了原作的美妙的一半，成爲一件失敗的工作；所可以自解者，只是『聊勝於無』罷了。惟其

內容，總該還在，這或者還能夠稍慰讀者的心罷。

至于意義，大約是可以無須乎詳說的。因為無論何人，在風雪的呼號中，花卉的議論中，蟲鳥的歌舞中，諒必都能夠更洪亮的聽得自然母的言辭，更鋒利的看見土撥鼠和春子的運命。世間本沒有別的話說，能比詩人以語言文字畫出自己的心和夢，更爲明白曉暢的了。

在翻譯之前，承 S. F. 君借給我詳細校過豫備再版的底本，使我改正了許多舊印本中錯誤的地方；翻譯的時候，S. H. 君又時時指點我，使我懂得許多難解的地方；初稿印在晨報副鐫上的時候，孫伏園君加以細心的校正；譯到終結的時候，著者又加上四句白鵝的歌，使這本子最爲完全；我都很感謝。

我於動植物的名字譯得很雜亂，別有一篇小記附在卷尾，是希望讀者去參看的。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重校畢，并記。

讀了童話劇『桃色的雲』

秋田雨雀

愛羅先珂君：

我在此刻，正讀完了你留在日本而去的一篇童話劇『桃色的雲』。這大約是你將點字的草稿，託誰筆記下來的罷。有人對我說，那是早稻田的伊達君曾給校讀一過的。字既寫得仔細；言語的太古怪的，也都改正了，已成爲出色的日本話了的地方，也似乎有兩三處。除此以外，則全部是自然的從你的嘴唇裏洋溢出來的了。看着這一篇美麗的童話，便分明的記起了你的容貌，聲音，以至於語癖，感到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懷念。我當此刻，正將你的戲曲攤在我的膝上，坐在那，曾經和你常常一同散步的公塚地的草場上，仰望着廣闊的初秋的天空。不瞬的，不瞬的看着，便覺得自己的現在的心情，和出現于你的童話裏的

年青的人物的心情相會解、契合而爲一了。你之所謂『桃色的雲』決不是離開了我們的世界的那空想的世界。你所有的『觀念之火』也在這童話劇裏燃燒着。現在，日本的青年作家的許許多多，如你也曾經讀過了都清楚，大抵是在灰色的雲中，耽着安逸的夢，也恰似這戲曲裏面的青年。

你所描寫的一個青年，這人在當初，本有着活潑的元氣，要和現世奮鬥下去的，然而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喪失了希望和元氣，泥進灰色的傳統的牆壁裏去了，這青年的運命，彷彿正就是我們日本人的運命。日本的文化，是每十年要和時代倒行一回的，而且每一回，偶像的影子便日加其濃厚，至少也日見其濃厚。然而這一節，卻也不但在我們所生長的那這一國爲然。就如這一次大戰之前，那博識的好老頭子梅壘什珂夫斯奇，也曾大叫道『俄國應該有意志。』而俄國，實在是有着那意志的。你在這粗粗一看似乎夢幻的故事裏，要說給我們日本的青年者，似乎也就是這『要有意志』的事罷。

你叫喊說，『不要失望罷，因爲春天是，決不是會滅亡的東西。』是的，的確，春天是決不滅亡的。

(一九二一，一一，二一。)

桃色的雲 (三幕)

時代

現代

地方

東京附近的一個村莊

人物

春子 十三四歲的女兒

其母 將近五十歲

夏子 約十七歲的孤兒

秋子 約十八歲的孤兒

冬子 男爵的女兒（不登場）

春子的鄰人

金兒 春子的未婚夫（東京一個醫學校的學生）

自然母 女王 五十歲以上

冬 自然母的第一王女 約二十歲

其從者 冬風

釀雪雲

落葉風

風吹雪

武裝的軍士

秋 自然母的第二王女 約十八歲

其從者 秋風

灰色的雲
陰鬱模樣的男人們

夏
自然母的第三王女 約十七歲

其從者 夏風

夏雲

龍
奴僕模樣的男人們

雷

閃電

春
自然母的第四王女 約十三四歲

其從者 春風 美少年的音樂家

桃色的雲 美少年

春的花卉們

福壽草

破雪草

釣鐘草

蒲公英

蘿 蔔

年青的男人們

外有春的七草等

梅

櫻

紫地丁

勿忘草

年青的女人們

紫 藤

躑 躅

雛 菊

紫雲英

少女們

櫻 草

含 羞 草

桃

毛

蕨

少年們

水 仙

蕨

車 前 草

學者

鬼 燈 檠

教育家

外有薔薇，風信子等

暮春的花卉們

百 合

玉 蟬 花

富家的小姐們

燕 子 花

鈴 蘭 富家的小兒子

牡 丹 富家的哥兒

夏的花卉們

向日葵 博士

月下香

朝 顏

晝 顏

夕 顏

女的科學家

秋的花卉們

達理亞

菊

芒 茅

白 葦

中產階級的年青女人們

桔 梗

女郎花

外有秋の七草等

胡 枝 子

珂 斯 摩

中產階級の年青男人們

春の昆蟲們

蜜 蜂

作工的女人

胡 蜂

作工的男人們

虻

夏の昆蟲們

螢の羣

真的藝術家

夏 蟬

假文人

蠅
無業的女人

蚊
無業的男人

秋的昆蟲們

蜻蜓
女伶

金鈴子
女的音樂家

寒蟬

蟋蟀

咕咕兒

蝻斯

男的音樂家

黃鶯
詩人的音樂家

鵲的羣
藝術家

蛇的羣
墮落的藝術家

蛙的羣 不良少年少女們

蜥蜴的羣 遞送夫

胡蝶的羣 女伶們

春 蟬 舞女

外有雲雀，燕子等

土撥鼠的家族

祖 父
祖 母 } 皆六十歲以上

其 孫 年青的理想家

舞 臺

始終分爲兩個場面

上面的世界 強者的世界（爲太陽所照，明亮的。）

下面的世界 弱者的世界（雖爲希望所包，然而暗淡的。）

第一幕

第一節

（上面的世界裏，在後面看見春子、夏子、秋子的小小的田家模樣的房屋。左手有男爵的府第。舞臺的一角裏，看見美麗的結了冰的池。正面有櫻桃、藤之類的樹木。幾處還有雪。

下面的世界是暗淡的，隱約看見掛在後面的三張幕。一張桃紅，一張綠，還有一張是紫的。左手看見城門似的東西，角上生着一株松樹。那樹的根上，有土撥鼠的窠，時而依稀看見，時而暗得不見了。

從下面的世界通到外面——上面的世界——去的門，分明看得出。

開幕的時候，上面的世界是明亮的。

冬風經過，一面向着下面的世界唱歌。）

小小的花兒呀，睡覺的呵，馴良的，

小小的蟲兒呀，也睡覺的呵，到春天爲止。

馴良的，做着相思的夢，春的夢，夏的夢，

睡着覺的呀，到春天爲止。

（風又用了那粗魯的手，觸着樹木的梢頭，說。）

風 喂，你們也睡覺的呵。

桃 知道的，好麻煩！

風 （發怒，憤然的說，）怎麼說？胡說，是不答應的。

櫻 （向了桃，）阿阿，你這纔叫人爲難呢，不要開口了罷。（于是向了風，）風哥，不要這

麼生氣，不也好麼。大家都好好的睡着的。看看梅姊姊罷。睡得不很熟麼？說是不到今年的四月；是不開花的。大姊不開，便是我們也那里有先開的道理呢。只有我，因為愛聽風哥的溫柔的歌，略略的醒了一醒就是了。

風 好罷好罷，真會說話，但是今年卻不受騙了。去年託福，大意了一點，梅小子在正月裏便開起花來了。我挨了冬姊姊怎樣的罵，你們未必知道罷。

櫻 阿呀，這真是喫了虧了！

紫藤 真是的！

躑躅 竟罵起這樣和氣的老人來，好不粗鹵呀。

櫻 （向着妹子們，）你們，靜靜的睡着罷。

風 你們，還沒有睡着麼？

紫藤 我是，剛纔，此刻纔醒的。

躑躅 我也是的。

風 快快都睡覺罷。給冬姊姊一看見你們都醒着，就糟了。

紫藤 噢噢，已經睡着哩。

躑躅 我也是的。

風 今年如果不聽話，可就要喫苦了。在今年裏，那些偏要倔強，一早開花的事，還是歇了好罷。

桃 爲什麼又是這樣說？難道今年有什麼特別的事麼？

風 會有也難說的。

桃 說謊，說這些話，是來嚇呼我們的。便是今年，那里會和先前的年頭就兩樣。

風 好倔強的小子呵。只因爲覺得你們可憐，纔說哩。

櫻 （向了桃，）阿阿，不要開口，不好麼。（向了風，）風哥，今年有什麼異樣的事麼？告訴我罷。

風 那是冬之祕密呵。

櫻 阿呀，告訴我。我是，如果風哥要聽什麼春之祕密，都說給的。

風 也肯說桃色的雲的祕密麼？

櫻 肯說的。

風 那是始終跟着春天的罷。

櫻 唔，不知道可是呢。

風 最爲春天所愛罷。

櫻 唔，也許是的罷。

桃 喂，姊姊，不小心是不行的。

櫻 不要緊的，你不要開口罷。

風 今年是，春天不來也說不定的了。

一切樹木 阿呀！怎的？

桃 大概，說誑罷了！

櫻 說教你不要開口呢。（向了風，）這不是玩話？

風 真的。

一切樹木 阿呀！

紫藤 怕呢，我是。

躑躅 （要哭似的聲音，）這怎麼辦纔好呢，哥哥？

桃 不要緊的，有我在這里，放心罷。

紫藤 但是倘使春天不來，我可不高興的。

躑躅 我也不高興的。

櫻 （向了妹子們，）靜着罷。（向了風，）哥哥，怎麼單是今年，春便不來呢？

風 那是，我也不很知道。總之，聽說春姊姊休息的宮殿是，今年早就遭了冬姊姊的魔法的了。但是都睡覺罷。給冬姊姊一看見，可就不得了。要喫大苦的。

（風唱歌。）

馴良的，做着相思的夢，春的夢，夏的夢。

睡着覺的呵，到春天爲止。

(諷喻的笑着，風去)

梅 已經走了麼？那麼，我開罷。

櫻 還是等一等罷，我連一點的準備也還沒有呢。況且不又有風的話麼？

梅 不要緊的，我可要開了。你怎樣？

桃 如果姊姊們開起來，我自然也開。

紫藤 我怕呢。

躑躅 我也怕呢。

桃 沒有什麼可怕的，跟着哥哥開，不要緊的。

紫藤 但是哥哥開得太早，我就冷呢。

躑躅 況且春天如果不來了，又怎麼好呵？

桃 不要緊的，自然母親會來給好好的安排的，放心了出來罷。

櫻 倘若自然母親真肯給想些法子，那自然是放心了……然而上了年紀的事呵。太

當作靠山就危險，況且那風的話，也教人放心不下哩。

梅 那倒也不錯。就再略等一會罷。
桃 靜靜的！似乎有誰來到了。

（樹木都睡覺。春子在廊下出現。）

第二節

（春子站在廊下，冷清清的一個人唱歌。）

美麗的花兒呀，睡覺罷，馴良的，
美麗的蟲兒呀，也睡覺罷，永是這麼着。

（春子憫然的立着向下看。夏子和秋子同時在廊下出現。）

夏子 阿呀，外面好冷呵。

秋子 正是呢。（看見春子。相招呼。）春姑娘，今天好。

春子 今天好。

夏子 春姑娘怎麼了？

春子 不，一點也沒有怎樣。

夏子 可是，不是悶昏昏的站着麼？

春子 那是，冷靜呢……

夏子 什麼冷靜呢？

春子 那倒也並沒有什麼……

秋子 金兒還沒有信來罷？

春子 （銷沈的聲調，）是的。

夏子 金兒究竟怎麼了呢？

秋子 金兒麼，聽說是有了新的朋友了。還有，金兒是，聽說無日無夜的只想着那新朋友，

春姑娘，是罷？

春子 哦哦。

秋子（仍用了諷喻似的口調，）金兒是，聽說還願意和那朋友到死在一處哩。不是麼，春姑娘？

春子 哦哦……

夏子 很合式的朋友罷？

秋子 那是很合式的。比我們合式的多呢。是罷，春姑娘。

春子 也許這樣罷。

夏子 我想，這倒是好事情。

秋子 自然是好的，誰也沒有說壞呢。但是，聽說金兒和這位朋友是，一處玩不必說，單是見面也就不容易，因此悲觀着呢。是罷，春姑娘？

春子 說是這樣呢。

夏子 爲什麼不能見面的呢？

秋子 爲什麼？那總該有什麼緣故的罷。可是麼，春姑娘？

春子 哦哦，是罷。

夏子 不知道那朋友可也像那男爵的女兒冬姑娘似的只擺着架子的？

秋子 也許這樣罷。喂，春姑娘？

春子 哦哦……

夏子 但是，像那男爵的女兒一樣擺着架子的，可是不很多呵。

秋子 一多，那可糟了，冬姑娘一個就儘够了。

夏子 然而金兒說過，是最厭惡那些擺闊的東西和有錢的東西的。

秋子 那是從前的事呵。

夏子 金兒自己還說是社會主義者呢。

春子 是的呵。

秋子 那是先前的事了。這些事不管他罷。那男爵的女兒冬姑娘是上了東京了，春姑娘，知道這？

春子 哦哦。

秋子 不知道爲什麼要上東京去？

春子 不知道。

秋子 夏姑娘知道麼？

夏子 不很知道。也許是因為鄉下太冷靜，又沒有一個朋友罷？

秋子 不是這麼的呵。說是上了東京，請父親尋女婿去的。聽說冬姑娘今年已經二十歲了。

夏子 哦？（暫時之後，）阿阿，冷呵冷呵。

秋子 正是呢。

春子 （歎息，）唉唉，冷靜。

秋子 是罷。

夏子 男爵那樣的人，無論要尋女婿要尋丈夫都容易，只是在我們這樣窮人家的女兒，若要尋一個男人，可是教人很擔心了。

秋子 一點不錯。

夏子 春姑娘真教人羨慕呵。

秋子 這真是的。

春子 那里話，也沒有什麼使人到羨慕的處所呢。

夏子 但是，已經定下了女婿了。

春子 沒有這麼一回事的。

秋子 沒有？知道的呢。金兒不就是女婿麼。

春子 那是，那可是還沒有說定的。

夏子 不，那已經是明明白白的事了。金兒是好的。相貌既然長得好……

秋子 又會用功。

夏子 而且居心又厚道。

秋子 還聽說就要畢業，做醫生了。

夏子 這真教人羨慕呵。

春子 有什麼教人羨慕的事呢。就是淒涼罷了。

夏子 阿阿，好冷好冷，我還是靠了火爐，看些什麼書去罷。

秋子 我也……

夏子 春姑娘也來罷。

春子 好的，多謝。

秋子 當真的，你來罷。

（夏子和秋子兩人下。春子惘然的站着。）

第三節

（母親走出廊下來，暫時望着春子。春子毫沒有留心到母親，像先前一樣，惘然的站着。）

（從外面聽到風的歌。）

母 春兒，怎麼了？

春子 母親，聽着風的歌呢。

母 怎樣的歌？

春子 母親卻沒有聽到麼？

母 春兒，你究竟怎麼了？

春子 你聽一聽罷。（于是自己唱歌。）

相思的夢，春的夢，夏的夢，
已經過去了，再也不來了，
淒涼的心，睡覺的呵，馴良的，永是這麼着。

（春子哭。）

母 你究竟怎麼了？（摸着春子的頭，）阿呀，熱的很呢，春兒，春兒，你不是在說昏話麼？
頭痛？

春子 唉，痛的，各處痛，（用手按着頭和胸口，）這里，……這里也痛。

母 爲什麼到此刻不說呢？這麼冷，爲什麼跑到外面來的？

春子 母親，爲什麼沒有金兒的信來呢？母親，不知道金兒的那新的朋友是男人呢，不知道那朋友可是女人……母親，金兒的新的朋友究竟是什麼人？

母 阿阿，這怎麼好呢。

（母親硬將春子帶進家裏去。冬風又在場面上出現，而且唱歌。場面逐漸的昏暗起來，下面的花的世界便漸漸分明的看見。）

第四節

（花的羣睡着。在那旁邊，蛙的羣，蛇的羣和其他春的昆蟲們，夏的昆蟲們，秋的昆蟲們都睡着。有的睡在窠裏面。有的在卵上，有的蹲在花下睡覺。後面全部被三張幕分作三分。那幕是以桃紅、綠、紫的次序掛着的。春的花看得分明。但是夏的花和秋的花卻在左手的大的暗淡的門那邊，依稀連接着。自然母親睡在幕前，頭上看見寶石冠，肩上是籠罩全世界的廣大的外氈，魔法的杖豎在旁邊。通到上面的世界去的門，看得很清楚。）

風的歌漸漸的聽得出了。

紫地丁 我怕呢。

福壽草 不要緊的。

水仙 我是不怕的。

毛茛 便是我，也何嘗怕呢。

車前草 難說罷？

菜花 靜靜的罷，給聽到可就糟了。

蒲公英 不妨事的，已經走了。

雛菊 一聽到那歌，真教人很膽怯。

勿忘草 對了。教人想起春天可真要來不來的事來。

釣鐘草 一點不錯。

蕨 來是來的，遲就是了。

花們 爲什麼遲來的呢？

櫻草 遲來可教人不高興呵。

紫雲英 我也不高興。

紫地丁 這是誰都一樣的。

蘿蔔 默着罷，春是總歸要遲的了。

蕨 去年春姊姊起得太早了，很挨了冬姊姊一頓罵呢。

花們 哦，原來。

櫻草 我是不喜歡冬姊姊的。

紫雲英 我也不喜歡。

紫地丁 那無論是誰，總沒有喜歡冬姊姊的。

花們 那自然。

雛菊 說是冬姊姊最粗鹵呵。

勿忘草 總擺着大架子，對麼？

釣鐘草 一點不錯。

破雪草 而且是殘酷的。

福壽草 是一個毫不知道同情的東西！

釣鐘草 一點不錯。

蘿蔔 貴族之類就是了。

蒲公英 聽說心裏還結着冰呢，不知道可真的？

雛菊 唉，好可怕。

女的花們 這真真可怕呵。

水仙 我是不怕的。

毛茛 便是我，也何嘗怕呢。

鬼燈檠 小子們，靜靜的。

蕨 那心裏也許結着冰罷，然而頭腦卻好的。聽說自然母親的學問，獨獨學得最高強哩。

福壽草 哼，一個驕傲的東西罷了。

破雪草 不過是始終講大話，擺架子罷。

菜花 靜靜的罷，給聽到可就糟了。

福壽草 那有什麼要緊呢。

蒲公英 聽說那東西說出來的道理，比冰還冷呢，不知道可是真的？

雛菊 阿阿，好不可怕。

女的花們 這真真可怕呵。

水仙 我是不怕的。

毛茛 便是我，也何嘗怕呢。

鬼燈檠 小子們，靜靜的。

福壽草 在那樣的東西那里，不會有道理的，全是胡說罷了。

蕨 那可是也不盡然的。那是一個很切實的，男人一般的女人；又認真，聽說對於自然母

親的法則還最熟悉呵。

車前草 聽說對於自然母親的祕密，也暗地裏最在查考哩。

女的花們 阿呀！

蒲公英 聽說還在那里研究魔術呢，不知道可是真的？

雛菊 阿阿，好不可怕。

女的花們 這真真可怕呵。

水仙 我是不怕的。

毛茛 便是我，也何嘗怕呢。

鬼燈檠 小子們，靜靜的。

車前草 的確是也還在那里研究魔術似的。

蘿蔔 研究些魔術之類，那東西想要做什麼呢？

福壽草 用了魔術，來凌虐幾個妹子罷。

破雪草 可惡的東西！

蘿蔔 知識階級罷了。

菜花 靜靜的罷，給聽到可就糟了。

水仙 不要緊，誰也沒有來聽的。

毛茛 母親正睡得很熟呢。

鬼燈檠 小子們，靜靜的。

蕨 自然母親有了年紀了，所以冬姊姊就想壓倒了春和夏和秋的幾個妹子們，獨自一個來統治世界似的。

一切花 阿呀，那還得了麼。

福壽草 那有這樣的胡塗事呢。

破雪草 肯依着那樣東西的胡塗蟲，怕未必有罷。

七草 那是沒有的。

水仙 我是即使死了，也不依。

毛茛 便是我，也不依的。

鬼燈檠 小子們，靜靜的。

菜花 靜靜的罷，給聽到了怎麼辦？

福壽草 哼，有什麼要緊呢。

紫地丁 男人似的女人，是可怕的東西呵。

雛菊 我就怕那樣古怪的女人。

櫻草 我也嫌惡古怪的女人的。

紫雲英 我也是的。

紫地丁 無論是誰，總不會喜歡那樣的女人的。

女的花們 自然不喜歡。

福壽草 沒有同情心的殘酷的東西，我是犯厭的。

破雪草 自然犯厭。

蘿蔔 這類的東西，我始終想要給他們喫一個大苦，但是……。

七草 自然。

菜花 靜靜的罷，給聽到，那可就很糟了。

水仙 不要緊，誰也沒有來聽的。

毛茛 母親正睡得很熟呢。

鬼燈檠 小子們，靜靜的。

櫻草 春真教人相思呀。

紫雲英 又暖和，又明亮，這真好呵。

（女的花卉們一齊靜靜的唱起歌來。）

暖和的早春呀，到那里去睡着覺了。

什麼時候纔起來，來到這里呢？

快來罷，暖和的春，

一夥兒，都在等候你……

（聲音漸漸的微弱下去了。）

菜花 靜靜的。

（一切花都似乎睡覺模樣。）

第 五 節

（金線蛙直跳起來，唱歌。）

唉，好味道，好味道，
捉住了好大的蟲了。

癩蝦蟆 （醒來，眼睜睜的四顧着，）好味道的蟲麼，在那里？
別的許多蛙 （醒來，向各處看，）那里是好味道的蟲，那里？

雨蛙 什麼，夢罷了。

別的蛙 唉，唉，單是夢麼。

青蛙 好無聊呵。

蜜蜂 （從窠裏略略伸出頭來，）蝦蟆的聲音呢，不知道可是交了春了？

別的蜜蜂 哦，交了春了？

（都到外面。）

胡蜂 那里，蝦蟆說是做了一個春夢罷咧。

蜜蜂 哦？

金線蛙 唉唉，有味的夢，醒得好快呵。

蜜蜂 究竟做了怎樣的夢了。

胡蜂 怎樣的夢呢？

蠅 什麼無聊的夢罷。

金線蛙 唉唉，那是好喫的夢呵：在滿生着碧綠的稻的田地裏，我因為要捉一匹蒼蠅，跳

起來時，那卻是一個比飛虻大過幾倍的東西呵，是有胡蜂這麼大的東西哩。

別的一切蛙 唉唉，那是非常好喫了罷。

胡蜂 無聊的夢罷了。

蠅 做那樣的夢，是只有蝦蟆的。

虻 試去叮這小子一口看罷。
蚊 險的，靜着罷。

（金線蛙唱歌）

和好朋友在田圃裏，
看着青天游泳是，
好不難忘呵。
喫一個很大的蟲兒是，
好不開心呵。

胡蜂 無聊。再不會有那樣無聊的曲子的了。
蜜蜂 唱那樣曲子的是，只有那一流東西罷了。
蠅 說是池塘的詩人呢。

虻 我雖然還沒有叮過詩人，不知道那血可好的？
蚊 那里會好呢，又冷又粘的。

（黑蛇動彈起來。）

黑蛇 唔，蛙麼，真是好喫的聲音呵。

別的蛇 真是的。

青蛇 該就在四近什麼地方……

花蛇 （欠伸着，）唉唉，不給我去尋一下子麼？

蜥蜴 靜靜的罷，要挨自然母親的罵的呢。

黑蛇 但是，那是太好喫的聲音了。

青蛇 那是什麼呢，不知道可是金線蛙？

花蛇 雨蛙也就好，給我悄悄的尋去罷。

金線蛙 蛇麼？這糟了！

雨蛙 不要緊，春還沒有起來呢。不要慌罷。

蜥蜴 自然母親不會說過，春還沒有起來的時候，是不許動彈的麼？

黑蛇 然而即使春還沒有來，好味道的蝦蟆卻也想喫的。

花蛇 因為雨蛙也就好。

金線蛙 自然母親那里去了呢？

雨蛙 靜靜的！

癩蝦蟆 自然母親一定還在睡覺哩。

金線蛙 有了年紀的母親，是不行的了。

別的蛙 真的呢，單是會睡覺。

雨蛙 靜靜的。

（風在上面經過，唱着歌。）

蛇呀，蝦蟆呀，睡着覺的呵，馴良的，
好喫的夢，春的夢，夏的夢，

一面打熬着，睡着覺的呵，到春天爲止。

黑蛇 已經打熬不住了。

蜥蜴 靜靜的罷，給聽到可就糟了。

金線蛙 蛇小子總是嚷嚷的，馴良的謹聽了風哥的話，不好麼？

黃蜂 在說什麼呵，自己便正是嚷嚷的呢。

蠅 怪物呵。

別的蟲 真的，厭物罷了。

（風又唱歌）

小小的蟲兒呀，睡覺的呵，馴良的，

小小的花兒呀，也睡覺的呵，到春天爲止。

菜花 噢噢，都睡着呢。

（風去。）

第 六 節

蘿蔔 不必這麼多管閒事，似乎也就可以了。

一切花 真是的。

福壽草 那樣厚臉的保傅，我最犯厭。

破雪草 那是誰都這樣的。

菜花 靜靜的罷，給聽到了怎麼辦？

水仙 不要緊的，已經走了。

雛菊 倘若母親起來，不知道要怎樣的給罵呢。

勿忘草 真的呵。

釣鐘草 一點不錯。

福壽草 哼，有什麼要緊呢。

水仙 不妨事的，母親不起來的，睡得很熟呢。

蘿蔔 （暫時看着自然母睡着的所在，）悄悄的出去看一看罷。

春的七草 去，去。

水仙 有趣呵。

毛茛 我也去。一點也沒有什麼害怕的。

菜花 不如等一等罷。

蕨 還早哩。

別的花 是罷。

福壽草 雖然還早，太陽卻教人戀戀呢。

向日葵 （將頭向各處轉着說，）太陽麼，在那里？

月下香 靜靜的罷，太陽這些，也並不是值得這麼鬧嚷的東西呵。倘是月亮，那固然很有趣。

晝顏 怎麼說說月亮有趣？說太陽並不是值得鬧嚷的東西？這真是敢于任意胡說的了，實在是萬想不到的。

向日葵 古怪得很。

夕顏 這有什麼古怪呢，是不消說得的事呵。月亮比太陽有趣，那是誰也知道的。

晝顏 阿呀，那一位又怎麼了？

月下香 那些人們，怎麼會懂得夜的幽靜和月亮的美呢，鄉下人之流罷了。

夕顏 （恐怖着，）這固然是的，但是不至于會來咬罷？

牡丹 想起來，花裏面也有着許多瘋子的。給這類東西，便是溫室也罷，總該造一點什麼纔好。

向日葵 而且要是第一名瘋花，便應該將牡丹似的擺闊的東西關進去。

月下香 不錯。

向日葵 不懂得太陽的光的東西，無論怎樣闊，總不行。

晝顏 是的呵。

月下香 不知道月亮的光的東西，無論怎麼美，也不行的。

夕顏 自然。

牡丹 說什麼！

玉蟬花 阿呀，算了罷。和那樣的下流東西去議論，只是和人格有礙罷了。

朝顏 阿阿，說是那樣的東西也有人格的？

燕子花 靜靜的罷，倘給自然母親聽到了，可就要挨罵的呵。

鈴蘭 那一夥究竟在那里鬧什麼，我是一點也沒有懂呢。

百合 那是，向日葵以及月下香之類，拏究着光的那一夥，都說玉蟬花和牡丹等輩，只有美，而擺着架子的這一夥，也可以當作瘋子，關到溫室裏面去。但是玉蟬姊和牡丹兄這

一面，卻說是將光的拏究者先當作瘋子關進溫室去的好。

鈴蘭 便將那兩夥都關起來，也未必大錯罷。無論那一夥，都沒有什麼香，一沒有香，就無論怎樣擺闊，也總沒有什麼所以為花的價值了。

牡丹 連你們那樣的東西，也有了開口的元氣了麼？你們的糟蹋空氣，已經够受了。

月下香 真的，糟蹋了空氣，給大家怎樣的爲難，自己也應該想一想纔好。
朝顏 厚臉皮的人罷了。

玉蟬花 實在是無可救藥的人呵，糟蹋了空氣，還要擺闊……

牡丹 不要臉的畜生！

向日葵 不知道太陽光的奴才！

月下香 不懂得月亮光的奴才！

玉蟬花 全是幾位連什麼美都不知道的人們呀。

燕子花 好好，靜靜的罷。

（風在上面的世界經過，而且唱歌。）

相思的夢，春的夢，夏的夢，
馴良的做着，睡着覺的呵。

（風諷喻的笑着，去。暫時都沈默。下面的世界漸漸昏暗起來。）

第七節

（先前昏暗了的下面的世界，左手的場面略略明亮。在微弱的光裏，隱約的看見土撥鼠的窠。土撥鼠的孩子躺在牀上，祖父和祖母坐在那旁邊。

祖母唱着歌。）

阿阿，我的孫兒呀，可愛的孫兒呀，
靜靜的睡覺罷，不要哭呵睡覺罷。

沒有爹的兒，

不要哭的呵，不要哭的呵，雖在暗的夜。

沒有媽的兒，

不要哭的呵，不要哭的呵，雖在睡覺的時候。

夜夢裏，爹爹一定來

抱着孩兒，給看好東西。

夜夢裏，媽媽一定來，

抱着孩兒，給你好東西。

阿阿，我的孫兒呀，靜靜的睡覺罷，

靜靜的睡覺罷，不要啼哭着！

孫 祖母，不行，我已經不是孩子了。

祖父 不是孩子，也應該睡覺的。

孫 睡不去，祖父。

祖母 這是怎麼說呢？

孫 祖母，你唱一個歌，使沒有爹娘的我的心的淒涼能夠睡覺罷。

祖母 阿呀！

孫 不論睡下，不論起來，淒涼總是時時在胸口裏動，蛇似的……

祖母 阿呀。

孫 使這淒涼能夠稍微睡去的，給唱一個歌罷。

祖父 爲什麼又是這樣的淒涼起來了。論起喫的來，又有蚯蚓……

祖母 又有蟲。

孫 祖母，父親和母親是怎麼死掉的？

祖父 那兩個都是古怪東西呵。

祖母 哦哦，對了。兩個總是想到那可怖的上面的世界去。

祖父 於是，終於一個給人類殺死了，一個給貓頭鷹捉去了。

祖母 唉唉，上面的世界真可怕，始終是明晃晃……

孫 祖父，爲什麼我們始終住在泥土裏，到那太陽照着的上面的世界去是不行的？

祖父 太陽照着的那上面的世界，是被那些比我們強得多多的一夥佔領着的呵。

祖母 那世界是強者的世界，危險東西的世界呵。

祖父 我們是泥土裏就儘够了，又有蚯蚓……

祖母 又有蟲……

孫 強者住在那太陽照着，又美，又樂的世界上，而我們卻應該永遠的永遠的住在泥土裏，這事我已經忍不住了。這是豈有此理的。

祖母 那是自然母親這樣的辦下了的呵。不要多講費話呵。

祖父 自然母親的首先的定規，是強者勝，弱者敗的。

祖母 所以，還是不要和強者去胡鬧，馴良的住在泥土裏最平穩呵。

祖父 況且泥土裏又有蚯蚓……

祖母 又有蟲呵。

孫 我就想着那太陽照着的世界。我只想着那泥土上面的美的世界。

祖父 不要胡說。我們是早就住在泥土裏的了，所以即使現在走到那個世界上去，也不見得有什麼好處的。

祖母 那里會有呢。在那個世界上，日裏是人類搖搖擺擺的走着，夜裏是可怕的貓頭鷹

霍霍的飛着，怎麼會有好處呵，只有怕人的事罷了。

祖父 便是在花卉和昆蟲們都很見情的太陽，也不是我們的眼睛所能看得見的。因為那光，我們便瞎了。小鳥歌詠着的太陽的暖和，也不是我們所能受得住的。一遇到這，我們不久便死了。不將這些事牢牢記着，是不行的。

孫 祖父，這是知道的呵，但是倘使我們許多代，接連的住在上面的世界裏，那麼我們的子孫，也一定能住在太陽照着的美的世界上了。

祖父 這也許如此罷，然而遇到微弱的光便瞎了眼的我們，又怎麼能防那開着眼睛的強有力的東西呢？

祖母 唉，在那樣的滿是危險東西的世界裏，我是一分鐘也不想住。

祖父 對了，比起外面來，不知道這裏要穩到多少倍，又有蚯蚓……

祖母 又有蟲……

孫 我要做強者；我要能夠看見太陽照着的美的世界的眼睛；我要力，要人類和狐狸一般的智慧。

祖父 胡塗蟲！

祖母 阿阿，趕快，睡罷睡罷。

孫 睡不着。我都羨慕，熊的力，人的智慧，花的美，都羨慕。我又都憎惡，強者，有智慧者，美者，都憎惡。

祖母 阿唷！

祖父 這小子可不得了了。

孫 連那有着父母的孩子，有着親愛的朋友的誰，有着智慧的自己的朋友，我也都怨恨。

一面怨恨着一切，一面覺着淒涼。祖父，祖母，這怎麼辦纔好呢？

（孫土撥鼠哭。）

祖母 阿阿，不要哭罷。沒了父母的孩子，真是難養呵。

祖父 沒有父母的孩子，是一定變成壞東西的。

祖母 這自然，但也可憐呵。

孫 我不想變成壞東西。我想愛一切。不，我愛一切的朋友的。然而一切都不

將我當朋友，因為我是土撥鼠……祖母，我已經不願意在這里了。或者成了強者，住在太陽照着的美的上面的世界裏，或者便到永久黑暗的死的世界去，這都可以的，只是泥土裏卻不願意再住了。（起身要走。）

祖母 阿阿，那里去？（拉住。）

祖父 靜着罷，胡塗東西，此刻出得去麼？

孫 怎的出不去？

祖母 通到外面的門上頭，冬姊姊早已牢牢的下了鎖了。

祖父 今年是，如果春天不起來，花和蟲都未必能夠出去罷。那些東西去年太早的跑出世界去鬧起來了，冬姊姊不知道怎樣的爲了難呢，所以今年如果春天不起來，便誰也未必能夠出去了。

祖母 那些東西嚷嚷的鬧起來時，我真不知道多少擔心哩。

孫 我去叫醒春來罷。爲了花，爲了蟲……

祖父 不要胡說罷。便是自然母親，在今年也還不容易叫起春來呢。

祖母 是呵，那些東西第一是不要胡鬧的好。

孫 怎麼叫不起春來？

祖母 說是冬姊姊在春妹子息着的宮門上，早已用上了魔術了。

孫 怎樣的？

祖母 說是那宮殿的門呵，倘不唸魔術的句子，便無論誰都開不開。

孫 這句子誰知道呢？

祖母 哦，說是知道的卻不很多呢。

孫 祖母知道？

祖母 阿阿，早早的睡罷，睡罷。

（風在上面的世界經過，而且唱歌。）

外面寒冷呵，淒涼呵，

這麼想着睡着覺的呵，馴良的，

到春天爲止。

祖母 外面糟哩，又冷，又亮，人類也搖搖擺擺的走着，貓頭鷹也霍霍的飛着……

祖父 然而竟還有想到那樣地方去的胡塗蟲，這有什麼法子呢。

祖母 阿阿，靜靜的……

（場面全然昏暗，在看客看不見了。于是有花的地方漸漸明亮起來。）

第八節

福壽草 聽到了麼？

一切花 （醒來，）什麼？

福壽草 說是冬鴉頭要教我們出不去，已經在外面的門上上了鎖了。

菜花 這真的麼？

破雪草 正像冬鴉頭做得出來的事。

櫻草 冬是我最犯厭的。

紫雲英 我也犯厭。

蒲公英 真會想呵。

蕨 雖然是馱氣……

水仙 可惡的東西！

毛茛 真是可惡的東西呵。

鬼燈檠 小子們，不要鬧。

蘿蔔 畜生！

七草 真是畜生忘八的。

菜花 阿阿，靜靜的！

雛菊 如果母親起來了，不知道要怎樣的給罵呢。

水仙 不妨事，不起來的。

毛茛 正睡得很熟呢。

鬼燈檠 小子們，還不靜靜的麼？

福壽草 但是，或者倒不如出去看一看罷。

七草 去罷，去罷。

破雪草 門不開，便打破他。

水仙 打破他，打破他。

毛茛 我是強的啊。

鬼燈檠 小子們！

福壽草 彷彿我們不出去，春便不會起來似的。

蘿蔔 我們是春的先驅。

一切花 的確這樣。

菜花 倒不如等一會罷，現在也還冷呢。

蕨 還是等一等好罷。

車前草 我卻也這樣想。

福壽草 等什麼？冷，有什麼要緊呢。

七草 自然不要緊。

水仙 我是毫不要緊的。

毛茛 我也不要緊的，然而冷也討厭。

鬼燈檠 小子們，靜靜的。

蘿蔔 外面雖然冷，但是自由呵。

七草 不錯。

破雪草 自由是最要緊的。

七草 不錯。

福壽草 自由的世界萬歲！

水仙毛茛七草等 萬歲！萬歲！

女的花們 阿呀，好鬧。

菜花 自然母親會醒的呢。

水仙 不要緊的。

毛茛 不會起來的，不要緊。

鬼燈檠 小子們！

福壽草 冷的自由世界，比暖的監獄好。

七草等 一點不錯。

雛菊 如果母親起來了，不知道要怎樣的給罵呢。

水仙 不要緊。

毛茛 不起來的，睡得很熟呢。

鬼燈檠 小子們，還不靜靜的麼！

紫地丁 我雖然愛自由，但是冷也討厭。

勿忘草 暖比什麼都好呵。

釣鐘草 一點不錯。

福壽草 這些話，就正像女人要說的話。

蘿蔔 所以我是最厭惡女人的。只要暖，別的便什麼都隨便了。

紫地丁 愛什麼蘿蔔之類的女人也不見得多的，放心就是了。

破雪草 比女人更無聊的東西；不知道可還有？

紫地丁 在破雪草中間搜尋起來，也許有的罷。

蒲公英 我雖然喜歡男人似的女人，而于扭扭捏捏之流卻討厭。

水仙 單知道時髦！

毛茛 卻還要擺架子。

鬼燈檠 小子們！

勿忘草 時髦之類，是誰也沒有學呵。

釣鐘草 對了。

櫻草 我們雖然沒有學……

紫雲英 我也沒有。

蘿蔔 （看着釣鐘草，）我以為比女人似的男人更討厭的，是再也沒有的了。

七草 的確，的確。

釣鐘草 這話是在說誰的？

菜花 阿阿，吵鬧這等事，歇了罷。

一切花 真是的。

福壽草 吵鬧這類的事，算了算了。不願出去的這一夥，可以唱一點什麼歌，使自然母親穩穩的睡着。至于要跟我出去的這一夥，那麼都來罷。

性急的花們 去呵，去呵。

（破雪草、紫雲英、水仙、七草、毛茛、車前草、櫻草、蒲公英等，還有一直睡到此刻的花們也都醒來，向着門這一面去。留下的花卉們一齊唱歌。）

睡覺罷，睡覺罷，自然母親呀，

做着過去的夢呵，和那未來的夢，

靜靜的睡覺罷，自然母親。

福壽草 (用力的推門,) 很不容易開。

蘿蔔 大家都來推着試試罷。(推門。)

破雪草 也不行。

櫻草 沒有鑰匙, 怕不行罷。

紫雲英 是罷。

水仙 試去推一推看。

毛茛 我是強的。

鬼燈檠 (從對面這邊說,) 喂, 小子們。

水仙 住口, 已經不怕了。

毛茛 我也不怕。

蘿蔔 來, 推一推看罷。(推不開門,) 畜生。

大衆 真是畜生呵。

孫土撥鼠 (進來) 開不開麼?

福壽草 哦哦, 如果沒有鑰匙……

土撥鼠 再推一回看罷。

(留下的花卉們在對面這邊唱歌。)

忘了罷, 忘了罷, 自然母親,

看着戀戀的往昔, 和相思的未來,

忘了罷,

單將今日忘了罷。

(福壽草等輩拚命的推門。)

破雪草 不成!

櫻草 我是, 已經, 乏了。

紫雲英 我也是的。

水仙 我是一點也沒有乏呢。

毛茛 便是我，也好好的。

鬼燈檠 喂，小子們。

水仙 什麼？[？] 不怕的。

毛茛 無論怎麼嚇呼，也無益的。

蘿蔔 這畜生！

大衆 畜生。（門仍不開。）

蒲公英 聽說春不起來，這門是開不開的，不知道可的確？

水仙 去叫起春來罷。

毛茛 我嚷起來試試罷。

鬼燈檠 喂，小子們。

水仙和毛茛 不怕的！

土撥鼠 那春休息着的宮殿是聽說冬已經用了魔術咒禁起來，倘不知道魔術的句子，是誰也開不得的了。

大衆 畜生。

福壽草 不知道這四近可有知道那句子的？

土撥鼠 我的祖母雖然像知道……

破雪草 雖然很勞駕，可以去問一問麼？

福壽草 就是爲了一切花的緣故，拜託拜託。

一切花 千萬拜託。

土撥鼠 知道了，然而說不定可能够。

水仙 再推一回試試罷。

毛茛 我這回可要儘力的推哩。

鬼燈檠 喂，小子們。

毛茛 (低聲) 畜生。

蘿蔔 推罷。

破雪草 喂，在那里唱歌的列位，可以也過來幫一點忙罷。

菜花 我是去的。

紫地丁 我也去的。

含羞草 我雖然也想去，但惹着我是不行的呵。

水仙 誰也不來惹你的。

勿忘草 我怕呢。

雛菊 如果自然母親醒來了，不知道要怎樣的給罵呢。

釣鐘草 其實倒是不要性急的好。

鈴蘭 本來是馴良一些也可以的。

牡丹 我是敬謝不敏了。

福壽草 不願意去的那一夥，默着罷。

蘿蔔 屏頭！

破雪草 低能兒！

牡丹 你們在說誰呢？

破雪草 那畜生擺什麼架子。

蘿蔔 懼憚你的可是一個也沒有呢，胡塗小子。

一切花 畜生！

牡丹 怎麼說！

土撥鼠 喂，再不聽話些，就要喫掉你的根了。

牡丹 （低聲，）我可是什麼也沒有說……

一切花 （在裏面說，）孱頭，畜生！

百合 對於羣衆真是沒法呵。

玉蟬花 下等呀！

雛菊 阿阿，靜靜的罷，豈不害怕麼。

福壽草 來，推哩推哩，一二三、（推門，）再一回。

土撥鼠 喂，蝦蟆們，你們也不起來幫一幫麼？

金線蛙 （起來，）幫去的。

黑蛇 （也起來，）我們也幫去。

癩蝦蟆 幫忙本來也可以，但是蛇小子要胡鬧，可就難。

土撥鼠 不妨事，誰也不胡鬧的。（向了蛇，）如果胡鬧，是不答應的啊。

黑蛇 請放心罷。

（蜜蜂、胡蜂、蠅、和別的昆蟲們許多都起來。）

蜜蜂 我們本也可以去相幫的，只是蝦蟆可怕呢。

金線蛙 不要緊，饒你們這一天罷。

蜥蜴 （起來，）我們也來幫一幫罷。

（大家都走近門邊去。）

福壽草 好，再推一回試試罷。（推門。）

含羞草 惹着我不行的呵。

毛茛 誰也不來惹你的。

(風進了上面的世界，大聲的唱歌。)

外面寒冷呵，淒涼呵，

這麼想着睡着覺的呵，馴良的，

到春天爲止。

(風諷喻的笑。)

福壽草 什麼外面寒冷呵之類，是說誑的，風的誑話罷了。(推門。)

風 喂，誰呢，說些不安本分的話的是？

福壽草 是我們。

風 草花麼？

大衆 對了。

風 畜生，馴良的睡覺罷。要給喫一頓大苦哩。

破雪草 哼，有什麼要緊呢。（奮勇的推門，門略動。）

風 喂，你們的意思是不依冬姊姊的命令麼？

大衆 自然不依。

破雪草 那樣東西的命令，也會有來依的胡塗蟲麼？（推門，門略動。）

大衆 唉，動了，動了。

破雪草 再一回。（大家一齊推門。）

風 倘不便歇手，就要叫冬姊姊了。

大衆 叫去，有什麼要緊。

破雪草 好，再一回。

大衆 自由的世界萬歲！

（聽到風的可怕的口笛，大家歇了手，都害怕。）

紫地丁 我怕呢。

菜花 總之還是早些回去罷。

（有的花便趕忙的跑回了原處。

冬的王女在上面的世界裏出現，是一個高大壯健的、強有力的美少年似的女人，腳上穿着溜冰鞋，披白氅，頭上閃着冰的冠。）

冬 喧嚷的是誰呀？

風 是草花們想到外面去，正在毀門呢。

冬 畜生，想到外面去的是誰，福壽草，還是七草這些小子呢？春天的引線兒！

風 彷彿還不止這些呢。蟲和蝦蟆和蛙，也都在喧嚷似的。

（蛙和蛇和昆蟲都想逃回自己的地方去。）

黑蛇 誑呵，我們都睡着。

蛙 我們也是的。（狼狽的尋覓着自己的位置。）

冬 可惡的東西，可要給喫一頓大苦了呵。可是母親怎麼了？

風 自然母親是正在安息哩。

冬 是罷，將宇宙交給這樣上了年紀的老婆子，那有這樣的胡塗東西的呢。

（冬將鑰匙放進通到下面世界的鎖裏，想要開門。花卉們都逃走。）

福壽草 我是不逃的。

水仙 我也不。

蘿蔔 我也不要緊的。（躲在牆陰下站着。）

雨蛙 （迷了路，不知道往那里走纔好，彷徨着，）怕呵。這怎麼好呢。

土撥鼠 不要緊的，到這里來罷。（用自己的身子護住了雨蛙。）

第九節

（冬進了下面的世界。都裝着睡覺模樣。）

冬 不成不成。我是不受你們的騙的。春的線索兒。（抖動氅衣，雪落在花上。這其間，水仙

和福壽草等偷偷的跑出門外，梅也開起花來。）

花 阿阿，冷呵冷呵。

冬 還要給你們冷下去哩。(舞動氅衣，雪大下。)
花 母親!

冬 (見了蟲和蛙，)也不受你們的騙的呵。(抖動氅衣，雪落在蟲和蛙上。)
蟲和蛙 母親，母親!

冬 (看見土撥鼠，)你在這裏做什麼?

土撥鼠 我也想到自由的世界去。

冬 想到自由的世界去?畜生!凍死你。(抖動氅衣。)

雨蛙 母親!

土撥鼠 咬你。我和花不一樣的。

冬 不要說不自量的話，要咬，咬罷。(提起腳來要踢去。)

土撥鼠 (跳上前，一面大叫，)咬你!

冬 (喫驚，退後，)這畜生，記着罷!

大衆 母親!

土撥鼠 (跳到自然母的膝上，) 母親，母親，快起來罷，趕快，趕快！

自然母 (醒來，) 怎麼了？地球又遭了洪水呢，還是富士山淺間山又鬧什麼玩意兒了？

阿阿，冷呵。不知道可是地球又回到冰河時代了不是……

大衆 母親，冷呵，冷呵。

母 (擦着眼睛，仔細的看，見了冬，) 阿呀，那還了得，冬兒，你怎麼到這地方來？這不是你來的地方呵。快點出去，快點快點。

冬 母親，你太不行了，什麼時候總睡覺。這一夥以為這是機會了，不正在毀那到外面去的門麼？

母 阿阿，頑皮的孩子們呀。

冬 這些東西，我已經犯厭了。都給凍死了罷。(舞動氅衣。)

大衆 母親，母親。

母 唉，不行。豈不可憐呢，你！

冬 那里，這有什麼可憐呢，畜生。(抖動氅衣，雪大下。)

大衆 母親。

母 (用自己的氅衣遮了花,)住手罷,不知道同情的鴉頭。

冬 還有什麼能比同情和愛更其獸氣的呢,這都是怯弱的沒用的東西的夢話,低能兒的昏話罷咧。因為母親始終只說着這樣的夢話,這些東西便得意起來,紛紛的隨意鬧。去年,他們在二月裏已經跑出去了。母親呢,不單是笑着不管麼。可是今年,我卻不答應的,給他們都凍死。

(冬將氅衣奮然的抖擻,雪下在昆蟲上,自然母護住了昆蟲。)

母 阿阿。你,莫非發了瘋麼?趕快的出去罷,我說趕快的。(要逐出冬去。)

蟲 母親。

冬 不不,今年一定給都凍死。(將雪灑在花上。)

母 唉唉,好一個殘酷的鴉頭。春兒,給我快來罷。

冬 (笑着說,)春那兒會來呢。

母 春,春,快點起來罷。

冬 不中用的，不起來的。（抖着氅衣，將雪注在花卉和昆蟲上。）

大衆 母親，母親！

母 住手罷，冬兒，春怎麼了呢？

土撥鼠 母親，春姊姊那里，是遭了魔術了。倘不知道魔術的句子，那便出不來，也進不去的。

冬 住口，要給你喫一個大苦呢。

母 阿呀，你做了這樣的事麼？

冬 （笑着，）今年是，可要給全都凍死了。（抖着氅衣，雪大下。）

大衆 母親，母親！

母 立刻出去！

土撥鼠 母親，我試去調查了魔術的句子，迎接春姊姊去罷。

冬 住口，要給你喫一個大苦呢。（將雪來灑土撥鼠。）

土撥鼠 不怕的呵，要迎接春去了，我知道魔術的句子呢。

冬 畜生。(要灑去許多雪。)

母 (拿起魔術的杖來，靜靜的揮動着，)走，去罷。

冬 (向了土撥鼠，)記着罷，我是決不忘掉的。

土撥鼠 不怕的，我要迎接春去了。

冬 (受了自然母的抑制，快快的出門，看見門外的福壽草和水仙，)畜生，已經跑出來了，給你們，可真要給喫一個大苦哩。(將氅衣狂縱的抖擻着。)

大眾 母親，母親!

母 歇了罷，豈不可憐呵。

冬 這有什麼可憐呢!

(自然母關了門。)

冬 (看見上面的世界的梅花，)連這些小子們都已經開起來了，畜生。

(雪大下。冬風又來。)

冬 不給這些東西都凍死，是不答應的。

風 凍死他們。(風大作。)

福壽草水仙等 母親，母親。(聲音漸漸微弱下去。)

母 唉唉，好不可憐呵。

花和蟲 (走近自然母去。)母親，冷呵，冷呵。

母 是罷是罷，就給你們暖和哩。(將自己的氅衣蓋住他們，又用手撫摩着。)已經好了？

大衆 還很冷。

(自然母坐下。蛇蟲都進了伊的懷袖中，蝦蟆跳到膝上。)

大衆 冷呵冷呵。

母 (撫摩着他們。)好罷好罷，就給你們暖和哩。

(冬在上面的世界裏唱歌。)

花們 冷呵冷呵。

母 靜靜的罷，就給你們暖和起來……

(冬的歌還不完。)

不安本分的草花們，討人厭的蟲豸們，
惡作劇的樹木這些畜生們，都睡覺的呵。

不要醒，不要醒，

醒得太早的畜生是，
要給喫一頓大苦的。

都睡覺，不要醒，

單將做夢滿足着罷。

（敲着春子的家的門，冬還是唱。）

不安分的人類的兒也睡覺的呵，馴良的，
醒過來時是危險的，

醒得太早的小子是，

就要喫一個大苦的。

睡得熟，不要醒，

單將做夢滿足着罷。

喂，睡覺罷，都睡覺，

連那不安本分的草花們，討人厭的蟲豸們，

惡作劇的樹木這些畜生們。

（冬唱着歌，去了。）

花 好冷好冷。

母 我不是早對你們說過，教不要頑皮的麼？不聽母親的話，是無論什麼時候都要喫苦的。做母親的本以為一切規則都定得很正當的了，到了現在，卻不知道爲什麼一切都
不如意。我那說出來的話，本來也就想打算你們的利益的……

土撥鼠（靠在母親的膝上，）母親，強者生存，弱者滅亡。強者住在美的，太陽照着的世界，弱者不能不永遠在泥土裏受苦。這母親的第一的法則，難道也爲了我們的利益麼？這法則，在我已經够受了……

花和蜂 我們是不贊成這樣的規則的。

雨蛙 我們總是被蛇和鶴吞喫的事，是不願意的。

蛙的羣 不願之至的。

黑蛇 住口。蝦蟆被蛇吞喫這一條規則，是很好的。至于我們被別的東西欺侮這一條，那自然要怎樣的請刪去了纔是……

蛇的羣 對了，請刪去罷，請刪去罷。

花蛇 不知道可能請另定一條規則，將人和豬都給我們喫麼？

蛇的羣 這好極了，真真好極了。

黑蛇 母親，趕緊定下這樣的規則來罷，大家都在拜託你。

一切蛇 拜託呵，拜託呵。

蛙的羣 不行，不行。

蠅 被蝦蟆吞喫，我們也不願意的。

蟲們 自然不願意，自然不願意。

金線蛙 不要胡說！這是當然的事，無論怎麼說，總歸不行的。

蛙的羣 不行，不行。

蟲們 我們可是不甘心呵，母親。

母 阿阿，靜靜的罷，靜靜的罷。（用手撫摩着他們。）強者生存弱者滅亡這法則，的確是

我的第一的法則。然而所謂強者，是怎樣的呢？有着強有力的手腳的，有鋒利的爪牙的，

有可怕的毒的，這樣的東西，就是強者麼？

大衆 那自然是強的啊，自然是。

母 不然，這樣的東西並不是強者。對於一切有同情，對於一切都愛，以及大家互相幫

助，于這些事情最優越的，這纔是第一等的強者呢。同情，愛，互助，全都優越的，這纔永遠

生存下去。倘使不知道同情和愛和互助的事，那便無論有着怎樣強有力的手腳和巨

大的身體，有着怎樣鋒利的爪牙，有着怎樣可怕的毒，也一定，毫不含糊，要滅亡下去的。
黑蛇 這一層我們是不贊成。

蛇的羣 自然不贊成。

大衆 靜靜的。

母 還有一層，你們似乎專在將自己的生命和子孫的生命都竭力延長起來的事，作爲目的，以爲靠着這事，便可以得到幸福了。殊不知這是大錯的。無論是十年的生命，一萬年的生命，一億年的生命，對於永久，都不過一瞬息。這是時的問題。而並非心的問題了。只有以彌滿着美的愛的生活，作爲目的的，纔能夠得到幸福。倘能在自己的生活，表現出自己的心的最好，最美，而且最正的事來，即使那生命不過接續了一分時，這比那接續了幾億年，而表不出一些心的好的，美的，正的事情的白費的生命，卻尤其崇高，尤其重要。爲什麼呢？因爲有那又美又正的愛彌滿着的生命，是這宇宙即使滅亡，也永遠的永遠的被我使用，作爲永久的模範的。我想要將這永久的使用的。不要忘卻，牢牢記着罷。只在以美的正的愛彌滿着的生活作爲目的者，纔有幸福。

（自然母說話之間，黑蛇悄悄的從伊懷裏伸出頭來，想捉雨蛙。）

一切蛙 阿阿，危險危險，蛇……

雨蛙 母親，母親。（蛙們都跳下膝髀去。）

青蛇 怎樣？到手了？

黑蛇 唉，脫空。

花蛇 廢料！

黑蛇 對我，可是誰也不給同情呵。所以都要滅亡的罷。

土撥鼠 （跳到自然母的膝上，）喫了我也可以的，如果是這樣的肚餓……

（都喫驚，比較的看着蛇和土撥鼠。）

黑蛇 不知道味道可好？

花蛇 唔，可好呢，沒有喫過呵。

黑蛇 總之，今天姑且絕食罷。（縮進懷裏。）

大衆 蛇萬歲！

或者 土撥鼠萬歲！

母（摩着土撥鼠，）懂得我的話了。阿，都睡罷。冬又來哩。

（風在上面的世界出現，且唱歌。）

喂，睡覺罷，都睡覺，

單將做夢滿足着罷。

連那不安本分的草花們，討人厭的蟲豸們，

惡作劇的樹木這些畜生們。

（都睡了覺。）

自然母（獨自說，）我本以為一切規則都定得很正當的了，到了現在，卻不知道爲什麼一切都不如意……

（於是自然母也睡了覺。上面的世界裏，下着大雪。）

第二幕

第一節

（場面同前。梅花盛開，樹下的雪地裏，開着水仙和福壽草之類。下面的世界是暗淡的，花和蟲仍然睡着。

（秋子走出外面，一面劈柴，一面唱歌。）

淒涼的心，不要痛，不要痛罷，

苦惱的胸脯呵，不要洶洶的煩擾罷，

隱藏了痛苦的重傷，不要給人看罷，

將那給你重傷的人，不要忘掉罷，
不要忘掉，而又去親近罷。

(夏子擔着水，從對面走來。)

夏子 春姑娘怎麼樣？

秋子 總是這樣子。

夏子 熱可退了一點麼？

秋子 退什麼呢，只有加添上去罷了。

夏子 也還是說昏話？

秋子 哦哦，總一樣。

夏子 怎樣的？

秋子 這個，說是地下世界的黑的土撥鼠，就要來迎接了……

夏子 唉唉，好不怕人。春姑娘就要死罷。

秋子 說不定呢。

夏子 這真真可憐呵。伯母已經打電報給金兒了？

秋子 沒有……

夏子 爲什麼不打去？

秋子 那是，即使打了去，也是空的罷……

夏子 爲什麼打去，便回來的罷？

秋子 那里會回來呢。什麼時候，春姑娘不曾經說過的麼，說是金兒有了朋友了。

夏子 哦，還說和那朋友，願意到死在一處……

秋子 哦哦……

夏子 只是那朋友究竟是誰呢？

秋子 那朋友麼，聽說是富翁的女兒。

夏子 阿阿……然而這是謠言罷……

秋子 那里，怎麼會是謠言呢，金兒現將這事寫了信，寄來了。

夏子 唉唉。

秋子 伯母因為看得春姑娘可憐，到現在還沒有說。然而春姑娘卻彷彿已經知道了似的。

夏子 但是金兒會和那女兒結婚麼？

秋子 這會罷。便是金兒，也一定喜歡有錢的。

夏子 這固然就許如此罷。因為已經窮够了的。只是伯母卻真可憐。便是伯母，一直到現在不知道為金兒費了多少心力呢。單是每月寄學費，也就不是容易的事了。

秋子 這自然。但是金兒一到那邊去，就會來還錢，聽說那女兒是非常之有錢的。

夏子 即使這樣，想起春姑娘的事來，也還教人氣苦。我以為金兒是有些可惡的，春姑娘

這樣的愛他，伯母這樣的重他……

秋子 現在的世上，金錢第一呵。沒有錢……（聲音中斷，）沒有錢……沒有錢的是不行的。沒有錢，現在是什麼事都不能做。便是想求學也不行，想做自由的人也不行。永是這麼着，永是這麼着……只是，有錢的東西可真討厭。（氣急敗壞模樣，）我是最不願

意在人面前低頭的！

夏子 金兒正也這樣的罷。你是，本來總和金兒合式的呵。

秋子 你說什麼！（氣急敗壞的，眼裏洩出淚來。）

夏子 秋姑娘怎麼了，也還是可惜金兒去做富翁的女婿罷？

秋子 金兒到那里去，和我有什麼相干呢。

夏子 金兒還常常說：和大家一同和睦的勞動着，也如不在富翁面前低頭一樣，要努力的並不在那男爵面前低頭哩。

秋子 再不要提起這些事來了，拜託你。

夏子 這回卻反而自己想做富翁了，好不教人酸心。（抱着秋子啼哭。）

秋子 金兒的事，不要再提起了。

夏子 然而倘使做得到，秋姑娘也要和富家結婚的罷？

秋子 不，我已經打算不結婚了。

夏子 爲什麼？

秋子 無論爲什麼……

（秋子放了夏子，吐一口氣，眼裏淌下淚來。）

秋子 我是，想做一個自由的女人呢。

夏子 做一個自由的女人，那麼？

秋子 那麼……

夏子 那麼？

秋子 （擲了劈柴的斧，）那麼成了社會主義者，去運動去

夏子 阿阿，秋姑娘！

秋子 哦，到裏面去罷。（檢集了木片，走進自己的家裏。）

夏子 （擔着水桶，）秋姑娘，也攜帶我罷，秋姑娘。

（兩人去。）

和風都唱歌。）

被魔術的力睡下了的

春是不再起來了，

永是這麼着，永是這麼着。

（下場。雪靜靜的下。）

第二節

（場面同前。上面的世界仍然明亮。）

蘿蔔 好冷呵。

七草 真是的。

福壽草 我以爲就要沒有性命的了，這回可是不要緊了。

水仙 我也不要緊了。

蘿蔔 梅姊，這樣的冷，要拖到什麼時候呢？

梅 到什麼時候呢，本來是春就該到來的……

蘿蔔 說是春被囚在自己的宮殿裏，不知道可是真的？

櫻 那宮殿上着了魔術，是真的呵，我不願意開花呵。

福壽草 好不孱頭的姊姊。

水仙 （用了低聲，）我最討厭這樣的姊姊，單知道時髦……

七草 噓！

蘿蔔 雖說是倘不知道魔術的句子，要到那宮殿裏去進出都不行……

梅 這是詭罷。

桃 怎麼會是詭呢，冬是始終憎惡着春的妹子的，所以這回用了魔術教春喫些苦，也不

是意外的事。

紫藤 那麼，我們怎麼辦纔好呢？

躑躅 我們已經冷不過了。

七草 我們也是。

桃 這也用不着啼哭的，再忍耐些時罷。弟兄們總會替我們想什麼法子的罷。

櫻 那些不安分的東西，那里靠得住。

桃 這雖然如此……

櫻 都沒用，又膽怯……

蘿蔔 並不然的，可靠的也有呢，雖然女的那些卻這樣。

水仙 自己正膽怯，還說人。

櫻 說女的怎樣？

蘿蔔 女的膽怯呵。

水仙 對了。

櫻 可惡的小子們。

桃 阿阿，不要開口了罷。

梅 真的，靜下來罷。

櫻 可是實在太胡鬧……

梅 靜靜的，似乎冬姊姊來了。

（冬和風上。）

風 暫時之間，還看不見春的令妹罷？

冬 豈但暫時之間呢？如果我不願意，怕未必能來罷。

風 在春的令妹休息着的宮殿上，聽說姊姊用了魔術，不知道這可是真的？

冬 這算什麼呢，比這事還有緊要得多的事情哩。雖然不知道在那里，卻聽說有一朵桃色的雲。是真是假，你去查一查罷。

風 桃色的雲——這雲的事，從春風那里倒曾經聽到過的。那一夥（指着櫻等）也常常談着這等事。聽說桃色的雲是始終跟着春天的，所以一定在那春的宮殿裏。一切花 我們是什麼也沒有說，並不是這樣的呵。

櫻 默着罷。

風 說謊麼？不饒的呢。

冬 如果說謊，要給喫一頓大苦的呵。

櫻 的 確 在 春 的 宮 殿 裏。

一 切 花 姊 姊！

蘿 蔔 奸 細！

櫻 默 着 罷。

冬 這 當 真 倘 說 誑， 不 饒 的 呵。

櫻 何 嘗 說 什 麼 誑 呢， 桃 色 的 雲 是 確 在 春 的 宮 殿 裏……

大 衆 姊 姊， 奸 細！

冬 （ 向 了 風， ） 總 之 託 你 去 將 那 雲 仔 細 的 查 一 回 罷。 因 爲 我 想 要 將 那 雲 作 爲 自 己 的 朋 友 呢。

風 是 是。

（ 冬 和 風 俱 去。 下 面 的 世 界 略 略 明 亮。 ）

一 切 花 奸 細。

桃 姊 姊， 洩 露 了 春 的 祕 密， 不 羞 麼？

梅 這真是怎麼一回事呵。

一切花 奸細!

櫻 (笑) 不要說獸話罷, 春雨從那里下來的, 可知道桃色的雲不出外面, 春雨是不下的呵, 懂麼?

大衆 靜靜的。

(下面的世界逐漸明亮。聽得風的歌。)

紫地丁 我一聽到那聲音, 就只害怕, 只害怕, 怕得擋不住了。

雛菊 我也是的。

勿忘草 我也是。

破雪草 這有什麼可怕呢。

櫻草 雖沒有什麼可怕。卻教人不高興呵。

紫雲英 我也不高興。

蒲公英 因為是女流呀。

毛茛 我是不怕的，只是水仙不在，卻覺得很冷靜。

紫地丁 （向了蒲公英，）即使是女流，要像你那樣，從冬這里逃走出來，可是並不爲難的。

蒲公英 說我逃走了？再說一遍罷！

菜花 阿阿，靜着罷，給聽到可就糟了。

毛茛 不要緊，誰也沒有來聽呢。

鬼燈檠 小子！

百合 像這模樣，永遠是戰戰兢兢的生活着，實在厭了。

一切花 自然是厭了的。

牡丹 春究竟想要睡到什麼時候呢？

玉蟬花 真是的，本來到差不多的時候也就可以起來了。

車前草 然而說是春的宮殿上着了魔術，不是真的麼？

蕨 真倒也彷彿像真的，但是那一夥說些什麼，是莫名其妙的。

玉蟬花 未必有這樣的事罷。

牡丹 自然是沒有的，那一夥東西總喜歡將世界看得黑暗。

破雪草 不要胡說。只有你們，卻總是帶了桃紅的眼鏡看着世界的。

蒲公英 因為是一班低能兒呵。

毛茛 因為是胡塗蟲呵。

鬼燈檠 喂，小子。

牡丹 說胡塗蟲的，是誰呢？

破雪草 都說的。

玉蟬花 唉，下等的東西真討厭。

菜花 靜靜的。

雛菊 如果自然母親醒來了，不知道要怎樣的給罵呢。

勿忘草 真是的。

釣鐘草 的確，是的。

毛甚 不妨事，不起來的。

鬼燈檠 小子，還不靜靜的麼？

月下香 月亮真教人相思呀。

晝顏 月亮瘋子哩。

向日葵 有着很體面的太陽，卻竟會有記掛月亮的獸子。

朝顏 真是的。

晝顏 月亮瘋之流罷了。

燕子花 阿阿，靜靜的……

金線蛙 春還早麼？肚子餓了呵。

（於是唱歌。）

和好朋友在田圃裏，
看着青天游泳是，

好不難忘呵。

噢一個很大的蟲兒是，

好不開心呵。

胡蜂 唉唉，好不討厭的歌。

蜜蜂 說是池塘的第一流詩人的歌哩。

（昆蟲們都笑。）

雨蛙 （冷清清的，）土撥鼠那里去了呢？

金線蛙 不要去愁土撥鼠罷。到這邊來，我憐惜你。

雨蛙 唉唉，不行。

金線蛙 怎麼，這有什麼不行呢？

一切蛙 靜靜的。

青蛙 蛇要來了。

黑蛇 蛇來了呵。

綠的蜥蜴 靜着罷。

別的蜥蜴 真的，靜靜的罷。

金線蛙 本來還是靜靜的好。

胡蜂 自己一夥整天的鬧着，卻來說人。

蜜蜂 討厭的東西呵。

蚊 將這些東西，我就想使勁的叮一叮。

金線蛙 誰呢，說要來叮我的是？

蚊 不是我呵，只知道飛虻可說什麼。

虻 說誑。

蜜蜂 孱頭。

胡蜂 說誑的東西。

蠅 阿，靜靜的。

金色的蝶 我，就想跳舞一回呀。

銀色的蝶 爲什麼？

金色的蝶 雖然不知道爲什麼。

春蟬 春還沒有來，卻道想要跳舞了。

金色的蝶 可是，不知道春要什麼時候纔來呢。

金線蛙 好，跳罷，我在這里看。

癩蝦蟆 有味的罷。

金線蛙 胡蝶的跳舞麼？

癩蝦蟆 坤角呵。

金色的蝶 唉，討厭的話。

春蟬 靜靜的豈不好呢。

螢 真的，沒有伴奏就說要跳舞，真是外行的話了。

銀色的蝶 外行？你以爲自己是內行？

螢 倘沒有月光和細流的聲音，我可是不跳舞的。
蝶的羣 唉，奇怪。

銀色的蝶 那一夥是不能和我們做談天的對手的。

夏蟬 究竟那蝶兒，不知道爲什麼只擺闊。

金色的蝶 因爲美好的聲音呵。

夏蟬 畜生。

春蟬 靜靜的豈不好呢。

螢 真是畜生的忘八羔子了。

春蟬 要給母親叱罵的呵。

螢 可是太教人生氣了。

寒蟬 然而知了的聲音，我卻不敢領教。

蜻蜓 那些胡蝶的舞蹈，我便是一生不看見，也儘够了。

夏蟬 發了那討厭的聲音的是誰呢，金鈴子麼？

金鈴子 連我的聲音和寒蟬的聲音也分不清，一定是那耳朵非常古怪的東西了。

蟋蟀 對了，那樣的東西，說是沒有耳朵的，也不算錯。

寒蟬 喂喂，老兄，你從什麼時候起，也批評起聲音來了？

蟋蟀 胡說。

聒聒兒 好不嚷嚷。什麼也不懂，卻來作音樂的批評，豈不是對於藝術的罪惡麼？

蝻斯 喂喂，聒兒，不提罷，就是不提音樂的話罷，唉，已經都認錯了。

聒聒兒 真教人生氣，音樂也不懂，卻來批評。

蝻斯 靜靜的罷，不是已經都在認錯麼。

蕨 諸君只是這麼吵鬧，不知道遭了魔術的春姊姊怎麼會得救？

破雪草 豈不是對不起春姊姊和梅姊姊們麼？

一切花 是呵。

櫻草 梅姊姊不知道正怎麼冷呢。

一切花 是罷。

紫雲英 然而儘熬下去，怕未必做得到的。

一切花 自然。

毛茛 水仙和七草兄們，也不知道怎樣的等着春的到來呢。

一切花 是呵。

雛菊 但是，須得怎麼辦，春姊姊纔會來到呢？

勿忘草 真是的，怎麼辦纔好呢？

蒲公英 總得想點法纔好。

車前草 倘使春竟不來了，大家打算怎麼辦？

一切花 真是的呵。

月下香 便是春不來，也並非值得吵嚷的事。

夏花們 自然。

向日葵 這在春黨也許是必要罷，但在我們，卻即使春天永不來，也並非擔心的事呢。只要有夏來，就好了。

夏花們 自然。

月下香 只要有夏來，就儘够了。

燕子花 阿，這也不能這麼說的呵。

玉蟬花 春便是來，倒也不妨事的。

牡丹鈴蘭百合 這自然。

聒聒兒 無論是春，無論是夏，便是永不來，都並非值得擔心的問題呵。我們等候的只是秋。

（略略作歌。）

相思的秋呀，快來罷，

大家等候着。

秋蟲們 自然自然。

蝨斯 默着罷。

蠅 土撥鼠這小子說定過，去問開門的魔術的句子的，那究竟怎麼了呢？

金線蛙 將土撥鼠這小子當作正經的，只是胡塗蟲罷了。

虻 這小子，我早該使勁的叮他一下的。

雨蛙 默着罷。

金線蛙 哼，有什麼默着的必要呢。

大衆 阿阿，靜靜的。

雨蛙 我試來叫他罷。列位，請都靜靜的罷。

（都平靜。雨蛙唱歌。）

相思的我的朋友呀，

等候着什麼而不來的呢？

你不知道我的胸中的淒清麼？

你不見我的心的悲涼麼？

早早的來罷，我等候着。

我的人呀，我的相思的人呀。

金線蛙 聽了這樣的歌還會不來，那就奇怪了。

蛇的羣 真有味兒。

花蛇 連肚底裏都震動了。

蜥蜴 默着罷。

春蟬 其實也並非了不得的聲音呢。

金色的蝶 雖然比春蟬好一點……

春蟬 畜生！

螢 真是畜生呵。

金鈴子 從外行的聽來，這聲音卻也許是好的呵。

鑫斯 住口，低能兒。

（土撥鼠進來，和大衆招呼。）

土撥鼠 諸君，來遲了，對不起。

大衆 呵，土撥鼠來了，土撥鼠來了。

（雨蛙唱一句歌。）

我的人呀，相思的人呀。

土撥鼠 （和雨蛙格外招呼，）來遲了，實在對不起。

雨蛙 那里那里。

（又唱一句歌。）

你不知道我的胸中的淒清麼？

大衆 魔術的句子怎麼了，魔術的句子？

菜花 靜靜的。

土撥鼠 開門的魔術的句子已經知道了。

大衆 土撥鼠萬歲！！

菜花 靜靜的罷，如果母親起來，就糟了。

毛茸 不要緊，不起來的，睡得很熟呢。

鬼燈檠 喂，小子。

雨蛙 我那土撥鼠萬歲！

金線蛙 多嘴。

菜花 替大家查了煩難的事來，多謝多謝。

大衆 都感謝的，感謝的。

（土撥鼠對大衆應酬。）

雨蛙 我也很感謝呢。

（土撥鼠和雨蛙格外應酬。）

金線蛙 發蠢。

土撥鼠 爲大家還想做尤其煩難的事哩。但是去罷，先去試開那門罷。

雛菊 只是如果母親起來了，不知道要怎樣的給罵呢。

金線蛙 用言語來開門，沒有把握的。

雨蛙 有什麼沒有把握呢？

金線蛙 多嘴。

蠅 姑且去看看罷。

蜜蜂 有趣呵。

蟲們 自然有趣。

雛菊 有趣固然有趣，可不知道被母親怎樣叱罵呢。

破雪草 不去也可以的。

雛菊 然而也想去呢。

勿忘草 都去看看罷。

含羞草 我也去，但是惹着我是不行的呵。

毛茛 誰也不來惹你的。

黑蛇 那門裏面，也許有許多好喫的蝦蟆呢。

別的蛇 去瞧瞧罷。

金線蛙 這東西是危險的呵。

癩蝦蟆 不要緊，去罷，那邊有許多蟲哩。

（大衆靜靜的走。）

寒蟬 我雖然沒有見過春的樣子，就去看一眼罷。

金鈴子 都去罷。黃鶯和杜鵑和雲雀這些，在春姊姊那里，該是都跟着的罷。

秋蟲們 去罷，去罷。

菊 我不去的。

珂斯摩 我也不動彈。

秋 的 七 草 我 們 也 不 去。

白 葦 太 煩 擾 了。

芒 茅 那 是 春 黨 的 舉 動 呵。

達 理 亞 我 隨 後 去 望 一 望 情 形 來 罷， 替 你 們。

胡 枝 子 費 神。

秋 花 們 真 是 的。

菜 花 一 面 唱 着 使 母 親 睡 得 安 穩 的 歌， 一 面 過 去 罷。

大 衆 是 呵。

（ 都 唱 着 歌， 向 掛 着 紫 幕 的 門 進 行。 ）

睡 覺 罷， 睡 覺 罷， 我 的 母 親 呀，
做 着 過 去 的 夢 和 未 來 的 夢，

靜靜的睡覺罷。

(都在門前停住。)

土撥鼠 (對了門，) 爲愛而開。

大衆 (跟着說，) 爲愛而開。

(門不動。)

大衆 不開呵。

金線蛙 那里會開呢。

雨蛙 一定會開的。

(都反覆着說，門依然不動。)

蛇 這小子在騙我們哩。

金線蛙 豈非笑話呢，說是用言語可以開門……

牡丹 不知道那一夥是否在那里騙我們？

玉蟬花 因爲是下等東西，所以也未必可靠的。

破雪草 默着罷，低能兒！

黑蛇 假如喫了那小子，不知道味道可好？

蜥蜴 默着罷。

虻 倘使終于開不開門，可要使勁的叮了。

蚊 我也叮。

蜜蜂 我也叮。

胡蜂 俺也叮。

蕨 行使魔術的時候，不是這樣胡亂吵鬧的。

車前草 精神統一最要緊呵。

大衆 靜靜的。

雨蛙 一定要開給你們看呢。

土撥鼠 爲愛而開。爲愛而開。爲愛而開。

大衆 爲愛而開。爲愛而開。爲愛而開。

(門靜靜的開。)

大衆 開了，開了。

雨蛙 看罷，我不說過會開的麼？

金線蛙 多嘴。

大衆 靜靜的。

(都向門裏面窺探。)

第三節

(裏面看見栗樹和楓樹。正是秋的黄昏。紅葉墜在各處。中央有收穫的稻屯，秋姊姊靜靜的睡在這上面。在那當頭的樹上，依稀的閃着紫色的燈籠。秋是頭戴葡萄的冠，插着柿和橘子的首飾，腰間繫着用梨子和蘋果之類所穿成的帶，右手拿斧，左手持鋏。衣服是質樸的。在遙遠的一角裏，看見灰色的雲。他睡着。秋風在一角裏冷清

清的吹笛。

大衆暫時都凝視着這風景。）

菜花 那不是春姊姊呀。

達理亞 （在後面說，）的確是秋姊姊呢。（向了秋花們，）列位，趕快來罷。秋了，秋了。

（珂斯摩和秋的七草都跳着進去。）

金線蛙 說是秋了呢，糟透了。

癩蝦蟆 又得睡覺麼？我實在厭了。

一切蛙 自然厭了。

黑蛇 不要開玩笑罷，我是肚子已經餓得說不出怎麼樣了

別的蛇 都是這樣呢。

金線蛙 我如果不喫了那蠅，怕要餓死了。

蠅 唉，不行。

大衆 靜靜的。

（聽得秋花的歌。）

冷的風呀，秋
的風，
不要吹了罷。

寒蟬

（高興的走進裏面去，）已經到了秋天哩。

（別的昆蟲們也
跟在那後面。

寒蟬跳舞着，而且唱歌。）

夏，夏，夏呀，等一等罷，
有話呢，好的話。

（金鈴子也唱歌。）

有歌呢，美的歌呵。

聒聒兒 一會兒就可以，等一等罷，拜託你。

蜻蜓 有跳舞呢，好的跳舞。

金色的蝶 說是有跳舞哩，真笑話。

寒蟬 說是有歌哩，一定是無聊的歌罷了。

春蟲和夏蟲 是罷。

蠅 即使秋來了，也並不是值得這麼嚷嚷的事呵。

大衆 真是的。

蚊 倒應該悲傷。

黑蛇 豈但悲傷，簡直是生命的問題了。

花蛇 什麼也不喫，卻又去睡覺，有這樣離奇事的麼？

蜥蜴 這話真對。

雨蛙 阿，靜靜的。

土撥鼠 這不像春的宮殿哪。

紫地丁 然而也頗有趣呢。

別的花 真是的。

雛菊 有趣固然有趣，可要給母親叱罵的呵。

勿忘草 那自然。

釣鐘草 是呀。

菜花 靜靜的。

（蜻蜓跳舞着，而且唱歌。）

來，早早的，早早的，早早的，

寒蟬呀，金鈴子呀，出去罷，

太陽下去夜來了。出去罷。

送着太陽游玩罷。

迎着夜晚跳舞罷。

（寒蟬、金鈴子加入跳舞。別的蟲也跳舞。）

向日葵 說是太陽下去了，真笑話。太陽還沒有上來就下去，有這樣離奇事的麼？
晝顏 真是的，這是怎的呢。

月下香 即使什麼太陽之類並不上來，倒也毫不擔心的。

夕顏 那自然。

月下香 既然夜晚到了，也許月亮就要出來的呢。到那邊去罷。

（于是加入秋花裏。）

蠅 我們也去跳舞也好。

金色的蝶 不邀我們去跳舞，好不懂規矩呵。

銀色的蝶 因為是秋的一夥呀。

（蜻蜓跳舞着，而且唱歌。）

來，早早的，早早的，早早的，

螽斯呀，聒聒兒呀，

早早的，到這里來罷。

（螽斯和聒聒兒都加入，于是跳舞着，一同唱歌。）

來，早早的，早早的，早早的，

夏的蟲，秋的蟲，

早早的，到這里來罷。

夏過了，秋來了，

早出來，早早出來罷。

告別了夏遊玩罷。

迎接着秋天跳舞罷。

（蝶、蠅、蟬等都加入。）

雛菊 說是秋來了，好怕呵。

毛茛 我不怕。

勿忘草 如果母親起來了，不知道要怎樣的給罵呢。

大衆 真是的。

土撥鼠 秋姊姊動彈了。

一切花 唉唉，這可糟了。

牡丹 秋的雲動着呢。

玉蟬花 唉唉，好怕。灰色的雲動着呵。

破雪草 靜靜的。

（秋花們唱歌。）

灰色的雲呀，秋
的雲，
不要動彈罷，爲了
花。

蛇
肯聽你呢。

綠蜥蜴 對咧，全
不像肯聽似的。

跳舞的蟲們 （擾攘
着，）唉唉，可怕，
糟了。

（將下細雨模樣。

昆蟲們唱歌。）

冷的雨呀，秋
的雨，
不要下來罷，爲了
蟲。

花們
爲了花。

蜻蜓 爲蜻蜓。

金線蛙 真笑話。

癩蝦蟆 好不胡塗，說是爲了蟲哩。

春蟬 一夥不要臉的東西呵，說是爲蜻蜓呢。

土撥鼠 秋姊姊又動彈了。

（秋略略起來，夢話似的說。）

我的雲呀，灰色的雲，到那里去了？
我的風呀，淒涼的風呀，吹笛子罷。

（風大發。雲次第擴張。細雨靜靜的下。）

蟲們 唉，冷呵冷呵。（紛亂的逃走。）

花們 唉，唉，怕呵怕呵。（逃走。）

菜花 阿，靜靜的。

勿忘草 如果母親醒來了，不知道要怎樣的給罵呢。

含羞草 惹着我是不行的呵。

（都逃入前邊的場面裏。）

土撥鼠 不妨事，這里是不來的。

金線蛙 那倒是……

黑蛇 未必就不來呢。

大衆 是呵。（發着抖。）

雨蛙 不來的，一定不來的。

金線蛙 多嘴。

夏蟬 唉，好冷，好冷。

大衆 真的是。

土撥鼠 已沒有再遲疑的時候哩。這回試去開這一重門罷。

櫻草 唱一點歌，給母親不要醒來罷。

大衆 唱罷：

忘了罷，忘了罷，自然母親呀，

忘了現在罷。

看着戀戀的往昔和相思的未來，

忘了罷，

單將今日忘了罷。

（都向掛着綠幕的門進行。）

含羞草 來惹着我不行的呵。

毛茛 誰也不來惹你的。

鬼燈檠 小子們，靜靜的。

土撥鼠 (向了門) 爲愛而開。

大衆 爲愛而開。

(門不動。)

黑蛇 不成不成。

金線蛙 這回可是開不開了。

雨蛙 一定會開的。

蕨 靜些，行使魔術的時候，不是這樣胡亂吵鬧的。

車前草 精神統一最要緊呵。

土撥鼠 爲愛而開。爲愛而開。

大衆 爲愛而開。爲愛而開。

(門靜靜的開。)

蜥蜴 這回是兩遍便開了。

雨蛙 我不說過會開的麼？

金線蛙 多嘴。

大衆 靜靜的……

第 四 節

（秋的局面仍然開着，昏暗，依稀的看得見。

在這回開了的門裏面的場面上，現出盛夏的白晝的景色來。石被日光所炙，發着光閃。美的碧綠的果樹園的蘋果樹間，繫着繩牀，其中靜靜的躺着第三王女的夏。伊身穿遊水衣，右手拿扇，左腕抱着浮囊。頭髮用手帕包着，那旁邊放一頂遊水帽。近旁有美麗的大理石的噴泉，泉水發出清涼的聲音向下墜。水裏是金魚一口一口的吹起泡來。開着的荷花旁，有鶴拳了一足站着，將頭插在翅子下面睡覺。在後面，夏雲縮作漆黑的一團，蹲在龍背上，也睡覺。夏王女的身邊站着風。風也睡着，但時時彷彿記起了似的，用扇子來扇夏王女。不知道從那里，聽得渴睡似的牧童的角笛。在果園裏，和果子一同掛着金銀的鈴子，每逢風動，便發出幽靜調和的聲音。

站在門外面的花卉和昆蟲們，都暫時凝視着這景色。）

黑蛇 不是夏麼？

別的蛇 彷彿是的。

黑蛇 快去罷。（進內，躺在石上，）好溫暖。

（蜥蜴的羣大高興，跑着唱歌。）

相思的我的夏呀，永是這麼着，
不要過去，留在這里罷。

黑蛇 好不渴睡呵。

夏蟬 唉唉，幸而也醒來了。原來都是夢。唉唉，真是討厭的夢。秋夢呢還是冬夢呢？唉唉，好

不無聊的夢呵。（飛到蘋果樹上去。）

夏蟲們 夏來了，夏來了。遊玩罷。（進內，跳舞。）

蛇 不知道有沒有可叮的東西……

黑蛇 唉唉，真會嚷。

花蛇 本可以馴良的睡着……

別的蛇 是呀。

夏花們 阿阿，高興呵高興呵。（也進內。）

向日葵 雖然像做夢，但確乎有太陽呢，那邊。（於是將自己的臉向了太陽，走着，但那臉

卻總和太陽正相對。）

晝顏 確乎有的，阿阿，高興呵。

月下香 倘到了夜，也許可以高興，但現在卻只是想要睡覺罷了。

夕顏 我也這樣呢。

金線蛙 唉唉，好熱，好熱。當不住了。

癩蝦蟆 那邊去罷，有水呢。（向泉水奔去。）

金線蛙 一，二，三！（都跳進泉水裏。）

癩蝦蟆 涼水的愉快，知道的有幾個呵。（沒到水裏面。）

（夏花們唱歌。）

相思的風，夏的風，

便是微微的，也吹一下罷。

（風略搖扇子。鈴子作聲。聽到渴睡似的牧童的角笛。）

雨蛙 我雖然熱得受不了了，卻也不想到那邊去呢，如果單是我。（向着土撥鼠看。）

破雪草 我似乎要枯了。

菜花 我也是的。

櫻草 哦哦，都這樣。

紫雲英 唉唉，好不難受呵。

勿忘草 還是早點回去罷。不知道要被母親怎樣的叱罵呢。

雛菊 真是的。

釣鐘草 這自然。

牡丹 我雖然不像要枯，卻是不舒服。

玉蟬花 我也是。

土撥鼠 我的頭異樣了，在我是什麼都看不見。

雨蛙 這是怎的呢，定一定神罷。靠在我這里就是，定了神。

黑蛇（渴睡的，）應該像蛇似的聰明，纔好。

土撥鼠 我不行了，就要跌倒了。

雨蛙 定一定神罷，定着神。

春花們 這究竟怎麼的？

蚊 略叮一下子試試罷？

春蟬 不要胡說。

春花們 這究竟怎麼的？

春蟬 夏姊姊動彈哩，唉，這不得了了。

（夏王女略略起來，夢話似的說。）

風呀風，睡着覺是不行的。

雲呀雲，躲起來是不行的。

（風大發。鈴子作聲。雲浮動。龍也醒了。電閃。雷聲。蟬、蛙、蛇等都嚷着逃走。晚間的

暴雨下來了。大眾逃出門外。）

大眾 唉，不得了，不得了。

含羞草 惹着我是不行的呵。

毛茛 有什麼要緊呢。

（可怕的雷聲，電光。）

黑蛇 （向着土撥鼠，）喂，趕快關門罷。喂，喂。

金線蛙 還迂什麼呢。

雨蛙 說是不舒服呢，說是頭痛呢。

癩蝦蟆 說是不舒服？不要嬌氣罷。

黑蛇 快關門罷，快關門，喂。

虻 使勁的叮一下，也許會見效的。

蜜蜂 我也叮一口試試看。

胡蜂 俺也可。

（雷的大聲。大眾都狼狽。）

蛇和蛙 （向着土撥鼠，）喂，關上門，喂，快點。

雨蛙 靜靜的。

土撥鼠 我不知道關門的句子。

金線蛙 好一個不自量的小子呵，開了門，卻還說不知道關起來的方法哩。

大眾 真是的呵。

黑蛇 所以說，應該像蛇似的聰明纔好。

雨蛙 便是聰明到你似的，卻反而是損呵。

黑蛇 吞掉你。

（冬跳舞着，進了上面的世界。聽到冬的歌。）

阿阿，高興呵，高興呵，

不安本分的草花們，討人厭的蟲豸們，

惡作劇的樹木這些畜生們，都睡覺的呵。

被魔術的力睡下了的

春是不再起來了。

永是這麼着，永是這麼着……

（冬于是跳舞，北風，西北風也跳舞着進來。風吹雪也出現。極大的雪下起來了。）

夏的場面上還有雷聲。花卉們擠作一團，發着抖。
大衆 唉唉，怕呵，怕呵。

勿忘草 去叫起母親來，不知道怎樣？

雛菊 也許要挨罵的，然而還是那麼好罷。

土撥鼠 如果那麼辦，一切可就全壞了。

（冬和風唱歌。）

不安本分的草花呀，

睡覺的呵，永是這麼着。

單將做夢滿足着罷，永是這麼着。

被魔術的力睡下了的

春是不再起來了。

永是這麼着，永是這麼着。

破雪草 胡說，誰睡呢。

蠅 鬧了這樣的大亂子，還說什麼『睡覺的呵』這些話，太沒道理了。

菜花 靜靜的，給聽到可就糟了。

雛菊 冬姊姊倘到這里來，就糟了。

大衆 唉，好怕。

毛茛 雖然並不怕，然而也還是不來的好。

土撥鼠 已經沒有再遲疑的時候了。來，試開這最後的門罷。

大衆 唉，可怕，可怕。

雨蛙 不要緊的。

土撥鼠 要留神！

（冬和風在上面唱歌。）

人類的兒也睡覺的呵。

醒得太早的東西是
就要喫一個大苦的，
單將做夢滿足着罷。

（大衆走近掛着桃色的幕的門。）

土撥鼠 爲愛而開。

大衆 爲愛而開。

（門靜靜的開了大半，然而沒有全開。）

蜥蜴 這回是一遍便開開了。

第 五 節

（現在所開的門裏面，是春的場面。）

春的場面上，月光像瀑布一般靜靜的流下。在裏面見有一個美麗的池。那池旁邊，有薔薇，風信子，和別的外國的花卉；樹木的茂密，滃鬱的圍繞着池的周圍。許多小流發出美的調和的聲音，經過林中，向池這一面流去。池中央浮着一個心形的花的島，島上的花中間站着第四王女的春。伊還是年青的少女，花的冠戴在頭上。

春的衣服是將虹的七色樣樣的混合起來做就的。做枕衾的也是花卉。枕邊有雲雀和燕子站着睡覺。春的身旁立着桃色的雲。那是一個強有力似的美少年；那衣服，無論什麼地方，總使人聯想到醫學校的學生去。

離客座較遠的岸上，立着春風，躲在薔薇的影子裏。他時時用了大團扇，使浮泛的鳥像搖籃一般動搖。那旁邊立着豎琴；風常使這靜靜的發響。池中有許多白鵝的羣。那鵝羣派一隻在岸上做斥候，別的或則在池水中照着自己的姿態化粧，或則想捉那映在水中的月影而沒入水裏去。不知從那里，傳來了水車的聲音。

秋的場面上，秋風正在吹笛，細雨不住的灑在黯淡中。也時時落下通紅的楓葉。又在夏的場面上，則晚間的暴雨已經過去了，又看見先前一樣的明亮的白晝。

的景色。渴睡似的牧童的角笛聲，和清涼的泉水聲以及流水的低語，伴奏起來了。

立在門外的花卉們，都暫時靜靜的凝視着春的場面。）

鵓甲 不行不行，很不容易捉。

鵓乙 這回我來試試罷。

鵓丙 也不行罷。

鵓甲 一齊來試試看。

大的鵓 靜靜的，聽那黃鶯的歌罷。

紫地丁 阿阿，真美。

牡丹 可懷。

玉蟬花 可念。

菜花 靜靜的游玩罷。（進內，成了列跳舞着。）

夏花 我到那邊去罷，晚雨似乎已經下過了。

別的夏花們 我們也去。

（都回到夏的場面去。只有月下香卻加入春花中間遊戲。）

秋花們 秋真教人相思呵。

珂斯摩 去看看來罷。

白葦 靜靜的。

（都回到秋的場面去。雨止，紫色的燈籠在黃昏中微微發亮。秋花隨意的散開。）

秋蟲之一 我也去呢。

寒蟬 我看這裡。

別的秋蟲 我也進去了。

土撥鼠 靜靜的。

（黃鶯唱歌。）

我的胸呵，滿了愛而淒涼了。

我的心呵，爲情熱所燒而苦痛了。

這情熱以及這愛，
是爲誰而燃燒的？
唉，美的愛之歌，
是爲誰而顫動的？

黑蛇 不知道可是爲我？

蜥蜴 不要妄談罷。

黑蛇 然而像我這樣喜歡音樂的，可是再也沒有的呢。

花蛇 便是我，也以爲鶯的音樂者卻很好。

蜥蜴 阿，靜靜的……

（黃鶯唱歌。）

這胸呵，爲了星而燃燒的麼？

美的愛之歌，爲了桃色的雲而響亮的麼？

並不然！

春，春呵，年少的春，

我的胸是爲你而燃燒的，

我的歌是爲你而響亮的。

只是爲你而響亮的，

唉，我的春。

桃色的雲 爲了春，是沒有唱什麼這樣的歌的必要的。

風 靜着罷，倒也還可以不至于發怒呢。因爲那不過是詩人唱着歌，給自己散散悶的。

桃色的雲 是詩人固然不妨事，……卻又在看着上面數星兒……

寒蟬 唔，不壞。然而要算作世界的音樂家，卻覺得似乎還有點不足的處所……

金鈴子 這自然。但因爲是春的詩人呵，無論怎樣有名，總未必能够比得上秋的詩人的。

土撥鼠 靜靜的……

鴿甲 我藏到那樹裏去，你們尋一尋看。（沒入映在水中的樹影裏。）

鴿乙 這是極容易的事，（也沒入和甲同時昂頭，）不行，不行。

老鴿 靜靜的。

（聽得風的豎琴的聲音。與這相和，白鴿們唱歌。）

雄鴿 沒有夢而過活的兒，

這世上是沒有的。

雌鴿 活在沒有愛的世上，

那是苦痛的呀。

雄鴿 沒有夢的夜，是冷的，是淒涼的。

雌鴿 沒有朋友的夜，也苦痛，而且悲涼的呀。

雄鴿 夢要消了……就在這夜裏，

我的魂也消了罷。

雌鵠 朋友的心變了的那一日，

我的魂呀，離開了世間罷。

（白鵠的羣靜靜的唱着歌，遊泳着。）

寒蟬 雖然是新的形式……

聒聒兒 是印象派呵。

金鈴子 說是未來派，也可以的。

蟋蟀 我總以為還是古典的音樂好。

別的蟲們 這自然。

黑蛇 那一夥，我們吞不下罷。

青蛇 那里那里。無論如何……

花蛇 倘若單是腦袋，卻也許吞得的。

蜥蜴 又是喫的話麼？

蛙 有味，有味。

蟬 也還好。

土撥鼠 趕快去叫起春姊姊來罷。

雨蛙 桃色的雲和春風都睡着呢，怎麼……

黑蛇 不忙也好，也許又要下雨的。

蜥蜴 說不定也要動雷的。

（聽得牧童的角笛，渴睡似的。）

金線蛙 我們也玩玩罷。

大衆 阿阿，高興呵，高興呵。

（蛙的羣開始跳馬的遊戲。）

金線蛙 我們也唱歌罷。

黑蛇 省事些罷。聽了你們的歌，只使人肚子餓。

別的蛇 是的呵。

蜥蜴 歌還是任憑他唱，那是春的第一流詩人呢。

（金線蛙獨唱。）

星兒燿燿呀，那夜裏，
和要好的朋友一同玩，
真是高興哪。

（合奏。）

休息了，尤其高興呵。

（獨唱。）

嗅着肥料的氣味，那時候，
被要好的朋友抱着而唱歌，
好不難捨哪。

（合奏。）

不唱歌，尤其難捨呵。

（獨唱。）

太陽晃耀的一日，白天裏。

住在涼快的泥中，

被朋友抱着而談心，

詩的呵。

（合奏。）

不開口，尤其詩的哩。

蛇的羣 唉唉，不堪，不堪。（亂追蛙的羣。）

蛙的羣 救命，救命！（逃入池塘裏。）

（斥候的白鵠遞一個暗號。雄鵠飛上岸來，向了蛇，武士似的挺直的站着。）

蛇 唉唉唉。(靜靜回到原地方。)

黑蛇 蛇似的聰明罷!

雨蛙 而且鴿子似的溫順……

黑蛇 再多說，便喫掉你。

土撥鼠 靜靜的。

(雄鴿仍然回到池裏。)

鴿甲 並沒有什麼危險的事。

(鴿的羣又靜靜的游泳。)

蛙的羣又跳上池邊，聚作一堆。)

蛙甲 這回賞月罷。

寒蟬 雖說是春的第一流詩人，也不見得很可佩服呵。

金鈴子 這自然，下等的。

蟋蟀 和秋的诗人不能比。

聒聒兒 那歌的催促蛇的食慾，也並不是沒來由的。

蛇的羣 自然不是沒來由的。

夏蟬 如果春的詩人們的歌要催促食慾，那麼，秋的詩人們的歌便最合于睡覺了。

聒聒兒 只有你的歌，是催人嘔吐的呢。

夏蟬 無禮的小子們！

秋蟲們 這在說誰？

土撥鼠 靜靜的。

（風撥動了豎琴。螢的羣飛到中間，排成輪形跳舞着。聽到螢的歌。）

相思的朋友們呵，

等候着什麼而不來的呢？

太陽下去，月亮出來了，

等候着什麼而不來的呢？

沒有看見戀之光麼，
沒有懂得胸的淒涼麼？
快來罷，等候着，
朋友們呵，相思的朋友們呵。

（暫時跳舞之後，又唱歌。）

我的人呵，我的相思的人呵，
何以不來，等着什麼呢？
幽靜的夜，什麼歌不能唱；
眷戀的夜，什麼話不能說；
在這夜裏，什麼夢不能做呢？
相思的這夜，正在等候你；

草花用了金剛石的淚珠，
都在哭送你。

何以不來，等着什麼呢？

沒有看見戀之光麼，

沒有懂得戀的淒涼麼？

快來罷，等候着，

我的人呵，相思的我的人呵。

蛙和蟲（大叫，）傑作呀。傑作呀！（于是喝采。）

土撥鼠 靜靜的。

雨蛙 桃色的雲動彈了。

蛇的羣 又要下雨哩。

蜥蜴 說不定也要動雷的。

蟲們 唉唉，好冷。

花們 唉唉，可怕。

（蟲和花都凝視着桃色的雲，準備逃走。）

金線蛙 誠然，豈不是爲歌所動的麼？

大衆 靜靜的。

桃色的雲 （唱歌，而且說，）以爲倘是雲，沒有風便不動，那是大錯的。願爲愛和戀所動，

走遍了全世界。

黑蛇 說要走遍全世界哩，好一個頑鈍的東西。這等事，全世界不知道要以爲怎麼麻煩呢。

蛇的羣 那自然。

蜥蜴的羣 從那樣的東西的手裏，很不容易逃得脫。

雨蛙 靜靜的，風動彈了。

金線蛙 唔，誠然，那也像爲歌所動似的。

（風彈着豎琴，而且唱歌。）

春風是容易變的，

春風是容易動的，

所以不知道愛，也不知道戀：

我被人這樣說，好不淒涼呵。

因為要愛，所以易變的，

因為慕朋友，所以易動的，

唉……

黑蛇 那一夥兒似乎在那里對誰認錯呢。

蜥蜴 可不是想騙誰罷？

雨蛙 便是美的雲，我也不相信。

蟲們 那是誰也不信的。

紫地丁 春風即使怎樣的講好話，我們都不信。

花們 自然不信。

金線蛙 哼，這是疑問了。

女的花們 什麼是疑問？

土撥鼠 靜靜的，靜靜的。

黑蛇 總之，倘不像蛇似的聰明，是不行的。

雌鵝甲 在池裏面看起我們的形相來，似乎很不少呢。

同乙 有多少呢？

甲 我數一數罷。

（白鵝們游泳着點數。）

甲 不行。

丙 大家都在動，數不清的。

土撥鼠（看着雲和風說，）總而言之，這些小子們如果不睡下，我們無論如何，總未必能够叫起春來的罷。

蛙的羣 不起來也好，還是來賞月罷。

蛇的羣 春如果起來，一定要下雨。

蜥蜴的羣 說不定也要動雷的。

勿忘草 而且不知道要被母親怎樣叱罵呢。

土撥鼠 說這些話，都不中用的。上面的世界怎樣的受着冬的窘，你們難道忘卻了麼？

起春來，並非爲自己，是爲了凍着的上面的世界。

花們 這固然如此……

蠅 下雨可是討厭呵。

蟲們 對了。

蜥蜴 雷也很可怕。

雨蛙 默着罷。

金線蛙 說是並非爲自己哩。

菜花 那麼，唱點歌，教桃色的雲和春風睡去罷：

睡覺睡覺罷，桃色的雲，

靜靜的睡覺罷。

做着桃色的夢，春的夢，睡覺罷。

靜靜的睡覺罷。

金線蛙 很不像要睡覺呢。

雨蛙 唉，不要性急罷。那並不是你似的渴睡漢。

別的蟲 可惜！

金線蛙 胡說。

（菜花們又唱歌。）

睡覺睡覺罷，春的風，

靜靜的睡覺罷。

做着溫柔的夢，豎琴的夢，睡覺罷，

靜靜的睡覺罷。

白 鵝 休息罷。

（都藏在池畔的楊柳的影子裏，只留下一隻做斥候，後來連這也睡去了。渴睡似的牧童的角笛，秋風的笛，鈴子和流水聲，都和泉聲成了伴奏。）

土撥鼠 似乎已經睡着了。

（大眾靜靜的走近池畔。花卉們低聲作歌。）

春呀春呀，美麗的，

起來罷，爲了花。

（都暫時等候着。）

金線蛙 那里會爲了你們這些東西起來呢。

蟲們 讓我們來叫罷：

春呀春呀，相思的，
起來罷，爲了蟲。

花們 不要鬧笑話罷，爲了你們這些東西是不見得起來的。

蟬 爲了蟬！

大衆 不行。

蛇 爲了蛇！

大衆 不行的。

蛙 爲蝦蟆!

大衆 也不行。

蠅 爲蒼蠅!

大衆 更不行了!

蜥蜴 爲蜥蜴!

大衆 唉唉，不要胡纏下去了罷。

雨蛙 究竟要怎麼着，春纔起來呢?

大衆 真的呵，要怎麼着纔起來呢?

勿忘草 春姊姊遭魔術的力睡了覺，已經不再起來的事，你們竟都忘記了。然而只有勿

忘草是不忘掉的。

大衆 的確是的。

雛菊 這怎麼好呢，好不煩膩呵。

大衆 真是的。

土撥鼠 我再來叫一回罷。

金線蛙 算了罷，已經儘够了，不起來的。

雨蛙 起來的。一定起來的。叫去罷。

金線蛙 多嘴。

（土撥鼠唱歌。）

春呀春，眷戀的春呀，

起來罷，爲了桃色的雲！

（春微微開眼，于是頭略動，于是夢話似的唱歌。）

我的雲呀，所愛的雲呀，

不要離開我，不要忘掉我，

永是這麼着，永是這麼着。

（春又睡去。春起來時，通到上面的門略開。上面世界的櫻樹將積雪從枝上擺落，開起花來。同時，在上面和下面的世界，都聽得『高興呵，高興呵，春起來了，春起來了』這一種聲音。

花卉和昆蟲們都向門跑去。

白鵲的斥候遞一暗號，白鵲們都飛出。睡在枕邊的雲雀和燕子之類，也起來飛去了。

在上面的世界裏，春的七草唱歌。）

喂，快快的，喂，快快的，朋友們，起來呀。

春是起來了，

蟲兒呵，小鳥兒呵，起來呀。

春是起來了，
說是外面冷，誑罷了，風的誑罷了。
春是起來了，
快快出去迎春罷，朋友們呵。

大衆 去哩，去哩。（都跑去。）

含羞草 惹着我不行的呵，不行的呵，

第六節

自然母 （極慌張的跳起身，）孩子們，孩子們，這怎的？靜下來，不要鬧罷。（於是揮動魔術的杖，大衆混雜着停住。）

含羞草 惹着我不行的呵，不行的呵。

破雪草 但是，母親，春已經來了。

母 唉，這糟了，誰開了門呢？

（聽得上面的世界裏的歌。）

說是外面的世界冷，誰罷了，
風的誰罷了。

母 （揮着杖，）住口，住口。

（上面世界的歌忽而停止了。）

母 都靜靜的，還太早呢。誰開了門，誰叫春起來的？

蛇的羣 卻並不是我們……

蛙的羣 也不是我們。

母 （見了土撥鼠，）這是你的淘氣罷。

土撥鼠 母親，這不是淘氣。這並非爲自己，是爲那受了冬的凌虐而凍着的上面的世界，

叫起春來的。

破雪草 上面的諸位哥哥正不知道多少冷哩。

雨蛙 這並不是土撥鼠的淘氣，我們也都託付他的。

金線蛙 你還是不去辯護好罷。

雨蛙 你默着罷，乏小子。

金線蛙 什麼？再說一遍看！

母 靜靜的。

土撥鼠 母親，冬是已經儘够了。又冷又暗的冬是已經儘够了，母親。

大衆 已經儘够了，真是已經儘够了。

土撥鼠 要太陽，要溫暖光明的太陽，母親！

大衆 母親，要太陽，要溫暖光明的太陽。

母 靜靜的罷。（對着土撥鼠，）你自己不知道你是不能活在太陽所照的世界上的麼，還是明知道，卻偏要到那里去呢？

土撥鼠 母親，即使不能活，死總該能的罷。

雨蛙 母親！

母 靜靜的，統統，再睡一會罷。

（自然母向池這一面去，大眾都跟着。自然母歇在池邊，大眾都進了懷中或跳到膝上。白鵝的羣也只留下一個斥候，別的都聚在自然母的身邊。）

母 （獨自說，）我本以為一切規則都定得很正當的了，不知道為什麼，一切都不如意。

（春的王女睡着的鳥漂到岸邊。自然母唱歌。）

睡覺罷，睡覺罷，我的春呀，

我的寶貝，我的心，靜靜的睡覺罷。

花呀，不要談罷，將那美的話；

蟲呀，不要私語罷，將朋友的夢想；

鳥呀，不要唱罷，戀的歌；

春是睡着做梦呢——桃色的雲的夢。

（一面看着雲，

雲呀雲，春的雲，

桃色的雲，不要離開了我的春罷。

大衆 不要離開了我的春罷。

母 友呀友，春的友。

桃色的友，永是這麼着，

無論怎麼着，不要離開了我的春罷。

大衆 永是這麼着，無論怎麼着，不要離開了我的春罷。

（牧童的角笛，秋風，合了調和的鈴聲，細流的幽靜的私語，全都睡着了。說不定從那里，聽得水車的聲音。

冬非常急遽的進了上面的世界。風跟在那後面。

冬 說是春起來了，不會有這等事的。

風 可是春的花卉們都這麼說。

冬 不安分的東西，畜生。（看了櫻）這是怎的，早說過教睡着。要給喫一通大苦哩。（抖動氅衣，下雪。）

櫻 冬姊姊，原諒我罷。

冬 不要胡說。

春的七草 母親，母親！

冬 放心，母親不會到這里來的，住口。（開了門，走進下面的世界去，喫驚，）花們都怎麼了呢！（叫喊着四顧，）門都開了，有誰知道了魔術的句子了。（看見自然母，）原來，一切都是土撥鼠的淘氣做的。這樣的東西，給喫一通大苦罷。（靜靜的走近春的處所，）哈哈，桃色的雲在這里，我正在這樣搜尋着的那桃色的雲。現在倘不將這帶了去，怕未必再有這樣好機會了。（靜靜的走到島上，停在雲的面前，）是美的人兒呵。（在那額

上接吻。)

桃色的雲 (睜開眼,) 春兒!

冬 我呢。

雲 冬姊麼?

冬 是的, 跟了我去罷。

雲 (比較的看着冬和春,) 去罷。

冬 那麼, 去罷。(起身走去。雲看着春, 還躊躇,) 不必擔心的。走罷, 要愛憐你呢。

雲 真的, 不騙我麼?

(冬笑着走。雲跟在那後面。)

二人出門走去。春雨如絲的下。這瞬間, 春忽然醒來。)

春 我的雲, 我的桃色的雲, 我的要緊的雲怎麼了? (于是跳起。)

第七節

（春的門大開。春的昆蟲和花卉們都向門跑去。從上面的世界裏，聽得『朋友們，起來呀，春是起來了』的歌聲。）

大衆 阿阿，高興呵，高興呵，春是起來了，春是起來了。

春 （發狂似的奔走，）母親，我的雲，我的桃色的雲！

自然母 （睜開眼，）怎麼了，又是孩子們的淘氣？

春 母親，我的桃色的雲不見了。誰偷了我的雲去了。不知道可是夏姊姊。（跑向夏這里，）姊姊，姊姊，將我的雲怎麼了？

夏 （驚起，）唉唉，嚇了一跳。你的雲，我不知道呢。若是我的雲，那倒是在這里的罷。

（夏的雲微動，雷電俱作。夏的昆蟲和花卉們都向門跑去。）

大衆 阿阿，高興呵，高興呵，夏是起來了，夏是起來了。

春 不知道可是秋姊姊帶去的？

夏 不知道呵，快問去罷。

（都向秋這里跑去。）

自然母什麼都不知道，出驚的，看着花卉和昆蟲們的擾攘。雷鳴。）
春 姊姊，姊姊，還我罷。

秋 （喫驚，跳起身，）什麼呀，還你什麼？

春 還了我那桃色的雲……

秋 （錯愕，）還了桃色的雲？

夏 春兒的桃色的雲不見了。有誰拐去了似的。姊姊可看見？

秋 沒有呢。我這里，只有灰色的雲在手頭罷了。

（秋的昆蟲花卉們都和秋同時起來，向着門走去。）

大衆 阿阿，高興呵，高興呵，秋是起來了，秋是起來了。

夏 究竟桃色的雲怎麼了呢？

秋 不知道，可是冬姊姊帶去了不是？

春 是罷，是罷，一定是冬姊姊了。

夏 那一位姊姊總是惡作劇，好不苦惱人。

自然母 (向了秋這面走,而且說)你,你怎麼了?(看着昆蟲和花卉們)那里去,到那里去?
蟲和花 春起來了,夏起來了,秋起來了!

母 阿呀,都發狂了。我的杖呢,誰拿去了?(向着秋和夏)你們怎麼了呢?都睡罷!不是還沒有到你們起來的時候麼?快快的,趕快睡。(向着花和蟲)站住,不要跑!

(自然母的話,誰也不理,仍然大鬧。)

春 母親,我的雲,我的桃色的雲。(哭。)

秋和夏 冬姊姊偷了春兒的雲哩。

母 阿呀,不得了,睡下,睡下!我的杖,我的杖呢?(向了蟲)停一停,停一停,說是不不要跑呵!

(誰也不理。雷鳴。秋的雲也動彈起來,擾亂逐漸擴大。)

蟲和花 春起來了,夏起來了,秋起來了!

(都向門擁擠着。在上面的世界裏,聽得歌聲。)

母 唉唉,頭裏很異樣了。(向了門)爲了愛,門關上罷。

(秋和夏的場面之前的幕同時垂下。花和蟲都停住。)

燕子花 怎的！

向日葵 夏怎麼了？

夏蟬 正以為夏是來了的呢。

秋蟲們 的確見過秋天了的。

夏花們 不知道可是夢。

大眾 是怎樣一個奇怪的夢呵。

達理亞 那一夥春的畜生儘鬧，所以鬧成這樣的罷。

春蟲們 （也停在門前，）我們也還早呢。

蠅 雖然並沒有什麼早，然而下着雨哩。

（蛇和蜥蜴也渾身溼淋淋的從上面的世界回來。）

蛇 唉唉，好冷好冷。

蜥蜴 真喫了老大的苦了。

蟲們 等一會罷。

黑蛇 不像蛇似的聰明，是不行的。

蜥蜴 然而不像蛇似的淋得稀溼，也不壞呵。

蛇 不要緊，就會乾的。

玉蟬花 我們也彷彿還早呢。

牡丹 那自然。

鈴蘭百合 我們也等一會的。

第 八 節

（上面的世界裏，春的花卉們成排的跳舞着，蛙和土撥鼠也在那里奔走，而且唱歌。）

春雨呀，春雨呀，相思的春雨呀。

（花的合唱。）

被春雨催起了，誰的根不歡喜，
誰的花不快樂呢？
春的根是相思的；
春的花是美的。

（蛙的合唱。）

被春雨催起了，誰的胸不低昂，
誰將歌不歌唱呢？

愛之波，相思的愛之波；

戀的歌，美的戀的歌——聽着春的雨。

（大眾的合唱。）

被春雨催起了，誰沒有朋友呢？
朋友的顏，又有誰不看呢？
春的友，相思的春的友，

友的顏，美的友的顏——春雨下來的時候。

櫻 靜靜的，靜靜的，冬來哩。

（冬進來，于是轉北，向了男爵的府邸這面走。）

冬 唉唉，好大的雨，好大的雨呵。

桃色的雲 （跟在那後面，）那卻是我的雨呢，實在對不起。

冬 快點，快點。（跑去。）

（花卉們唱歌。）

雲呀雲，春的雲，

桃色的雲，不要離開了我的春罷。

（雲略停，躊躇着。）

冬 畜生，住口！這已經不是春的雲了，是我的雲了，是我的雲了。好，走罷。

（雲躊躇着。冬堅決的走去。）

冬 隨意罷，不去也可以的。

雲 去的去的。

（冬和雲俱去。春子只穿一件寢衣，然而赤着脚，從屋裏迸跳出來，頭髮蓬鬆的散亂着，逕奔二人走去的方向。春子的母親，夏子，秋子，都喫驚的在後面趕。）

春子 還我，還我。冬姊，還我罷。

母 （趕上春子，從背後拖住，）春兒，孩子呵，怎麼了？到那里去呢？

春子 （想逃出母親的手中，掙扎着，）放手罷，母親，放手。那男爵的女兒冬兒，將我那桃色的雲擎走了。放手罷。

母 春兒，孩子呵，這是昏話罷，那里有什麼桃色的雲呢。

（夏子和秋子也趕到，幫着春子的母親，不使春子掙出。）

秋子 並沒有什麼桃色的雲的呵。

夏子 這都是發熱的昏話罷了。

春子 不的，不的。的確，那男爵的女兒偷了我那要緊的雲去了。

夏子 唉唉，好不嚇人的昏話。

秋子 （低聲，）伯母，那事情春姑娘什麼都知道？

母 （也用了低聲，）本該還沒有知道的。

秋子 總之，還是去請醫生來罷？

母 哦哦，就這麼罷。

秋子 這就請去。（跑去。）

夏子 給，金兒打一個電報，不行？

母 唔，那麼，就這麼罷。

夏子 這就打去。（跑去。）

（母親像抱小孩似的抱了春子，走進家裏去。）

春子 我的雲，我的桃色的雲！（哭。）

第三幕

第一節

（場面同前。櫻桃，和此外各樣的花都開着。下面的世界裏，晚春的花和秋花，夏花，都睡在原地方。夏和秋的昆蟲們也睡在花下。在先前一場的時候見得昏暗的門，這回却分明了。那門顯出古城的情形。上面的世界正照着太陽，青空上有美麗的虹，遠遠的離了，客座出現。池裏有白鵝游泳。花間則春蟲們恣意的跳舞着。說不定從那裏，傳來了水車的聲音。也有小鳥的鳴聲聽到。蛙和蜥蜴在角落裏分成兩排，作跳過的遊戲，鬧着。只有雨蛙却惘然的立着，遠眺着虹的橋。

（聽得花的歌。）

誰的根不歡喜呢，對那溫暖的春日。

誰的花不快樂呢，對那美的青空。

誰的胸中不相思呢，對那七色的虹的橋。

（蛙們且跳且唱歌。）

太陽晃耀的一日，春の日，

和要好的朋友一同跳，是高興的。

（合唱。）

不同跳，尤其高興哩。

（昆蟲們唱歌。）

虹的橋是美麗的；

虹的橋是相思的。

虹的橋上是想要上去的；

虹的橋上是想要過去的。

金線蛙 唉唉，很美的橋。

大衆 這真美呀。

蜥蜴 到那地方爲止，跳一跳罷，看那一隊先跳到。

大衆 跳罷，跳罷。

癩蝦蟆 那樣的地方，跳得到的麼？

蜥蜴 並不很遠呢。

綠蜥蜴 就在那邊。

大衆來，跳罷。

蛙的羣 要跳也可以的。一，二，三！（都跳。）

雨蛙 那邊，那邊，那橋的那邊，就有幸福呢。

（昆蟲和花卉們一齊唱歌。）

那橋的那邊有美的國，

相思的虹的國。

蠅 我本也想要飛到那邊去……

春蟬 大家一同飛一飛罷。

蜜蜂 飛一飛原也好，但是做蜜忙呵。

胡蜂 我也因為蜜的事務，正忙着。

蠅 我雖然幸而不是勞動者，但要自己飛到那邊，却也不高興呢，如果有馬，那自然騎了

去也可以……

金色的蝶 我們雖然也不是勞動者，可是須得練習跳舞哩。

銀色的蝶 因為是藝術家呵。

春蟬 這真不錯，像我們似的藝術家，是全沒有到虹的國裏去的閒工夫的。

蛇 倘是看的工夫，那倒還有。

蠅 所謂藝術這件事，並不是誰也能會的呀。

大衆 那自然。

金線蛙 （離了列去追蟲，）藝術家的小子們，單議論虹的國的工夫，似乎倒不少。

蟲們 唉唉，危險，危險。（逃去。）

蜥蜴 我們勝了，勝了。

蛙 說謊。

金線蛙 休息了之後，再玩一遍罷。

大衆 好，再玩罷，再玩罷。

（蜥蜴的羣都舒服的坐下。昆蟲們又漸次出現，唱歌。）

和了你，那橋上是想要過去的，
和了你，那國裏是想去居住的。

雨蛙 誰肯攜帶我到那國裏去呢？

金線蛙 只有這一件，我是敬謝不敏的。

癩蝦蟆 我也不敢當。

雨蛙 也並不要你們攜帶呵。

金線蛙 唉唉，多謝。

雨蛙 能够帶我到那地方去的，只有土撥鼠。

癩蝦蟆 噢噢，那麼全憑那小子去。

雲 的 色 桃
青蛙 唉唉，乏了，乏了。

（金線蛙一面嗅，一面唱歌。）

和要好的朋友談天雖高興，

（合唱。）

不談天，尤其高興呵。

（雨蛙也唱歌。）

我的人呵，相思的我的人呵。

等候着什麼而不來的？

沒有懂得戀的淒涼麼，

沒有知道胸的苦痛麼？

快來罷，等候着，

我的人呵，相思的。

土撥鼠 （出來，）來了，來了。（但忽被日光瞎了眼，竦立着。）

雨蛙 快點，快點，到這里來。真不知道怎樣的等候你呢。

（土撥鼠摸索着，略略近前。）

雨蛙 快到這里來，看這青空罷。

（于是唱歌。）

虹的橋是美的；

虹的國是相思的。

土撥鼠 我什麼也看不見。

（雨蛙唱歌。）

那橋上是想要上去的；
那橋上是想要過去的。

雨蛙 （向土撥鼠，）和你一同去的呵。

土撥鼠 然而我什麼也看不見。

（合唱。）

那橋的那邊有美的國，
相思的虹的國。

雨蛙 我就想住在那樣的國裏去，和你。

土撥鼠 （失望，）可是我什麼也看不見，什麼都不……

雨蛙 （噢驚，）什麼都不？

土撥鼠 什麼都不！

雨蛙 連那青空？

土撥鼠 什麼都不。

雨蛙 連那虹的橋？

土撥鼠 什麼都不。我在這世界上，是瞎眼的。

雨蛙 說謊，說謊，這樣明亮的白天，還說什麼都看不見，有這樣的怪事的麼？你在那里說

笑話罷。來，睜開眼來看罷。

土撥鼠 不行的，什麼也看不見。

（合唱。）

和了你，那橋上是要過去的，

和了你，那國裏是想去居住的。

雨蛙 那麼，你不肯帶我到虹的國裏去麼？

土撥鼠 並非不肯帶你去，那是我所做不到的。我很願意帶你到無論什麼地方去，然而這事我現在做不到。我現在什麼也看不見。我雖然相信倘在這明亮的世界，接連的往過多少年，我的眼睛該可以和這光相習慣，但現在却不行！

（合唱。）

虹的橋是美的；

虹的國是相思的。

雨蛙 唉，唉，可憐，我錯了。我以為只有你是強者，能够很容易的帶我到虹的國裏去，在長的一冬之間，只夢着這一件事，只望着這一件事而活着的呵。

（合唱。）

那橋上是想要上去的，
那橋上是想要上去的。

雨蛙 然而全都不行了。我竟想不到你是瞎眼。既然是瞎眼，爲什麼到這世界來的？快回到黑暗的世界去罷。明亮的世界，並不是瞎眼所住的世界呵。

（合唱。）

那橋的那邊有美的國……

土撥鼠 略等一等罷，略略的。

（蛇的羣進來。）

青蛇 有願意上那虹的橋的，都到這邊來。有願意到那虹的國裏去的，都到這邊來。
蛙的羣 蛇，蛇，危險。（想要逃走。）

青蛇 放心罷，並不是平常蛇。全是學者。全是毫無私慾的蛇。因爲都是不喫鳥雀和蝦蟆，

是素食主義的，只喫草。

蛙的羣 說不定……

金線蛙 相信不得的呵。

癩蝦蟆 科學家裏面也有靠不住的呵。

紫地丁 說是只喫草的蛇的學者哩，這可糟了。

一切花 是呵，真的。

蒲公英 有牛馬，已經够受了。

菜花 況且素食主義又只管擴張到人類裏去……

車前草 這似乎連蛇的學者也傳染了。

一切花 這真窘哩，這真窘哩。

青蛇 蛇的學者們因為哀憐那些仰慕着虹的國的大衆，所以定下決心，來作往那國土裏去的引導。

金線蛙 不知是否不至于將那些仰慕着虹的國的東西，當作食料的？

雨蛙 可是，不是說，統統是不食蛙主義麼？

金線蛙 學者的話，靠得住的麼？

雨蛙 我是去的。帶我去罷。

別的蛙 我也去，我也去。

金線蛙 我客氣一點罷。

土撥鼠 雨蛙呵，也帶我一同去罷。

兩蛙 這意思是要我攙了你去麼？

土撥鼠 （低頭，）哦哦。

雨蛙 說是永遠這麼着，一直到死，攙着你走麼？

（土撥鼠默然。）

雨蛙 你以為這是我做得到的麼？以為我便是一直到死，便是住在虹的國裏，也能做瞎

眼的攙扶者的麼？

土撥鼠 只要如果相愛。

雨蛙 還說只要如果相愛哩，除了也是瞎眼的土撥鼠之外，怕未必有相愛的罷，即使到了虹的國。（笑着走去。）

青蛇 快快的，快快的，到虹的國裏去的都請過來，已沒有再遲疑的時候了。
（蛙們忽忽的聚集。那蛙羣被蛇圍繞着，繞場的走。場上聽到歌聲。）

虹的橋是美的，

虹的橋是相思的。

虹的橋上是想要上去的，

虹的橋上是想要過去的。

（那歌漸漸遠去，隱約的消失。）

金線蛙 我遠遠的跟去瞧瞧罷。

土撥鼠 母親，母親，自然的母親呀，給我眼睛，爲了居住在明亮的世界上的緣故，給我眼

睛罷！（倒在地上。）

一切花 好不可憐呵。

菜花 給遮一點陰，不要曬着太陽罷。

一切花 就這麼辦罷。（用葉遮了土撥鼠。）

（花卉們唱歌。）

誰的胸中不企慕呢，對那美的青空；

誰的心不相思呢，對那七色的虹的橋。

蟲們 靜靜的，靜靜的，人類來了。

（都很快的躲去。）

第 二 節

（金兒和春子進來，挽着臂膊，暫時凝視着虹的橋。）

春子 我想，那橋的那邊，是有着美的國土的。

金兒 不要講孩子氣的話，那不過是光的現象罷了。

春子 那該是的罷，然而我和你這樣的走着，便彷彿覺得漸漸的接近了那國土。而且，又覺得被你帶領着，過了那虹的橋，到那虹的國，是毫不費力的事似的。然而你不在，我便無論如何，總不能到那國土去。

金兒 爲什麼不能去呢？

春子 一個人到那邊去，沒有這麼多的元氣呵。（淚下。）

金兒 歇了罷，又是哭。真窮人，什麼時候總是哭的，自己說了獸話，却又哭起來，你是怎樣的一個沒志氣的女人呵。

春子 對不起，再不哭了。但是，金兒，我似乎覺得倘使你不在了，便只能到那土撥鼠所住的黑暗的世界去。

金兒 又說獸話。

春子 你不在旁，我總是想着異樣的事的。我是，時時很分明的看見那黑暗的土撥鼠所住的世界。而且，在那世界裏，也分明的看見像關在牢獄裏一樣，住着昆蟲，花卉，以及別的柔弱的東西。而且呵，金兒倘不在旁，我除了到那土撥鼠所住的黑暗的世界去之外，更沒有別的路。這一節，也分明的覺着了。

金兒 你因爲荏弱，所以這樣想的。不強些起來，是不行的。這世間，並不是弱者的世界。在這世界上，弱者是沒有生存的權利的。這世間，是強的壯健者的世界。像你剛纔看見的一樣，被蛇盤着的蝦蟆，全都被蛇吞喫了。我們也就是被蛇盤着的蝦蟆呵；我們倘不比蛇更其強，倘不到能夠喫蛇這麼強，便只有被蛇去吞喫罷了。強者勝，弱者敗，強者生存，弱者滅亡，強者得食，弱者被食。春兒，你須得成一個強的壯健的女人纔好。

春子 像那男爵的女兒似的？

金兒 對了，像那冬兒似的。

春子 可以的，一定可以的。我從今以後，每天練體操，浮水，賽跑，騎馬，打鎗，一定練成一個強壯的女人給你看。只是金兒倘不是始終在我的身邊，是不行的。金兒。

金兒 又說獸話。我是男人呢。我不是看護婦，也不是保姆。從今以後，我也還得成一個更強的男人。

春子 這雖然是如此，但和強者在一處，我也就會強起來的。

金兒 你以為我是強者，這可非常之錯了。我也弱。我也正在尋強者。

春子 現在，尋到了罷。

（金兒默然，眼看着地面。）

春子 金兒，已經尋到了罷，那強者？

金兒 （在花叢中發見了土撥鼠，）土撥鼠，土撥鼠，好看的土撥鼠。

春子 這是我的土撥鼠，是我的東西。（敏捷的取了土撥鼠抱在胸前，）來迎接我了麼？

我以為還早呢。

金兒 說什麼夢話。交給我。

春子 不行，這是我的。這是來迎接我的。

金兒 胡說，說是交給我。（想要強搶。）

春子 不給的，不給的，不給的。你想拿去剝製罷。不給的。（拒絕。）

金兒 春兒，好好的聽着我的話罷，你不是愛我的麼？

春子 哦哦。

金兒 而我也愛你。

春子 真的？

金兒 自然真的。我曾經允許過一個朋友，一定給做一個土撥鼠的標本的。我的朋友，我的最愛的朋友，現正等候着呢。不是爲我，却爲了愛我的，最愛我的朋友，拿出這土撥鼠來罷。

春子 但是治死他，豈不可憐呢。

金兒 春兒，說這種傷感派的話，不覺得羞麼？不成一個更堅實，更強的女人，是不行的。土撥鼠可憐等等，是心強的女人所說的話麼？

春子 然而要交出來，却是不願意呢。

金兒 我不是愛你的麼？爲了這愛，好罷。

春子 這我不知道。

金兒 我給你接一回吻，就將這交給我罷，你是好人兒呵。（於是接吻。）

（金兒再接再吻。春子交出土撥鼠來，金兒接了往家裏走。春子跟在後面。）

春子 那最愛的朋友是誰告訴我眞話罷。

金兒 爲什麼？

春子 還說爲什麼，那朋友是女的？

金兒 女的又怎樣呢？

春子 那名字是？

金兒 爲什麼要問？

春子 那名字，告訴我那女的名字罷。（激昂着。）

金兒 胡鬧。（走進家裏。）

春子 這女的是冬兒，是那男爵的女兒冬兒罷。將眞話告訴我，將眞話告訴我。（哭着，跑進家裏去。）

（聽得花的歌。）

誰的根不歡喜呢，對那溫暖的春日。

誰的花不快樂呢，對那美的青空。

誰的胸中不相思呢，對那七色的虹的橋。

（昆蟲們跳舞。）

花們 土撥鼠好不可憐呵。

蜜蜂 那些不安分的池塘詩人們都給蛇吞喫了的話，真的麼？

胡蜂 真的呀。

蟲們 阿阿，高興呵，高興呵。

金色的蝶 會有這樣的好事情，難于相信的。

蠅 雖然很想趕快去謝謝蛇……

虻 沒有蝦蟆，我們真不知道要平安多少哩。
大衆 阿阿，高興呵。

（都跳舞着唱歌。）

蝦蟆和癩團，受了蛇學者的騙，吞掉了，
高興呀，高興呀。

聽到這消息，誰的心不歡喜呢，

誰的脚不舞蹈呢，

誰的翅子不振動呢？

蝦蟆和癩團，受了蛇學者的騙，吞掉了，
快意呀，快意呀。

金線蛙 （跳出，）可惡的東西呀。並沒有全給蛇吞去呢，剩下的還有我呢。可惡的東西，

這可要給喫一個大苦哩。（拚命的追趕昆蟲們。）
花們 靜靜的，人類來了。

（昆蟲們都躲去。）

第 三 節

（春子的母親走到院子裏。）

母 到這裏來，有話呢。

（金兒出來。兩人都坐在草上。）

金兒 伯母，無論怎麼說，已經都不中用了。這問題早完了。

母 金兒，我的好孩子，你要給男爵的女兒做女婿去，也不是無理的。你想娶那標致的體面的姑娘來做新婦，也是當然的事。你已經厭了貧窮，耐不住窮人的學生生活了罷。你想要趕快的度那自由舒適的生活，這事在我比什麼都分明懂得。但是金兒，我的寶貝的孩子，再一遍，只要再一遍，去想一想罷。

金兒 伯母，你還教我想一遍，我曾經幾日幾夜沒有睡的想過，伯母怕未必知道罷。伯母深信，我是天才，是聰明人，以爲我一在學校畢了業，立刻便是一個像樣的醫生，能過適意的生活的。殊不知我並非天才。我也並沒有別的才緒。我是一個最普通的平常人，不過比平常人尤其厭了貧窮罷了。伯母以爲我是聰明人，雖然很感激，然而我其實並非聰明人。我是一個最普通的人。伯母，我是年青的獸子呵。我也如別人一樣，願意住體面的房屋，喫美味的東西，上等的葡萄酒也想喝，漂亮的衣服也想穿，自動車也想坐，也願意和朋友們舒暢的玩笑着到戲園和音樂會去的。伯母，便是我，也年青的。我直到現在，除了度那學生生活，熬些生活的苦痛之外，全沒有嘗過什麼味。畢業之後，仍得做一日事，纔能夠敷衍食用的生活，我已經不高興了。我不希望這事。我願意嘗一嘗舒暢的一切的快樂。這是我最後的希望，而這也就是結末了。這事在窮人是做不到的；倘不是有錢，這樣的事，是做不到的。

母 住口，說出這樣的話來，不羞麼？爲了闊綽的生活，到男爵家做女婿去，不覺得羞麼？這模樣，你還自以爲是人麼？你是不長進的東西了，畜生了。

金兒 伯母，並非爲了闊綽，所以到男爵家去的。冬姑娘不但是是一個體面的女兒，像伊一樣的聰明女人也就少。伊似的深通學問的，便在男人中間也不多見呢。我尊敬伊；我從心底裏愛着伊；即使和伊一同遭了不幸，也毫不介意的。

母 好，好，懂了，已經不要春子了罷。

金兒 伯母，並非不要春子。然而春姑娘還是孩子呢。況且，伯母，春姑娘不是肺結核麼？

母 金兒，再聽幾句話罷。春子是比较性命還愛你的。你一出去，春子的病怕要沈重起來，不遠就會死罷。一定要死的。然而如果你仍舊住在家裏，幫幫春子，那病也就好了。醫生這樣說過的。我也這樣想。

金兒 伯母，我也是醫生呢。那樣的柔弱的孩子，是醫不好的呵。春姑娘似的人，即使病好了，也無論到什麼時候，總不能成一個壯健的強的女人的。還有，伯母，冬兒的事，春姑娘是已經知道的了。

母 你已經告訴了？

金兒 便不告訴，也已經知道的了。

母 唉唉，那可完了。

金兒 伯母，我願意過健康的生活；我願意要精神上肉體上，全都健康的強壯的友人。而且倘有了孩子，也想將那孩子養成強的壯健的孩子。這是我做男人的對於社會的首先的義務。

母 金兒，很懂了。無論什麼時候，出去就是。

金兒 伯母寬恕我罷。便是我，也是年青的男人呢，並不是調理病人的看護手。調理病人這些事，在我是做不到的。（哭。）

母 哦哦，明白了。好罷好罷，不要哭，好孩子。（摩他的頭。）

金兒 伯母，寬恕我罷。

母 哦哦，什麼都寬恕你好，不要哭了罷，好孩子。

金兒 伯母的恩，我是永遠永遠不忘記的。而且出去之後，還要盡了我的力量，使伯母和春姑娘能夠安樂的過日子。使伯母能夠帶了春姑娘到什麼地方去轉地療養的事，我也一定設法的。單是看護病人這一節，卻懇你免了我。伯母，我還年青呢，而且我直到現

在，還沒有嘗過人生的歡樂哩。

母 哦哦，很明白了。照着自己以為不錯的做去罷。

金兒 伯母，寬恕我罷。在法律上，我已經是男爵家的人了。

母 哦，這很好。可是不要哭了，不要哭了罷好孩子。（抱着金兒，走進家裏去。）

（昆蟲們出現，於是唱歌。）

虹的橋是美的；

虹的國是相思的。

虹的橋上是想要上去的；

虹的橋上是想要過去的。

第 四 節

（下面的世界明亮起來。）

女郎花 誰在哭着哩。

桔梗 不知道可是人？

胡枝子 畜生罷了。

白葦 雖然不像牛……

芒茅 不知道可是狗？

珂斯摩 不一樣的。

菊 也還是人類呵。

女郎花 爲什麼哭着的呢？

芒茅 不知道可是遭了洪水了。人類是很怕洪水的呵。

珂斯摩 不知道可是給飛虻叮了，聽說那是很痛的。

菊 不知道可是毛蟲爬進懷裏去了，聽說那是害怕的。

白葦 靜靜的。

（在上面的世界裏，聽得花的歌。）

胡枝子 春的小子們嚷嚷的鬧，我最討厭。
大衆 對了。

桔梗 本來馴良些也可以。

白葦 那一夥是最會吵鬧的。

胡枝子 而且最不安分。

珂斯摩 什麼也沒有知道，就想跳出世間去，嚷嚷的鬧着，那是花的恥辱呵。

胡枝子 也沒有什麼一貫的思想。

達理亞 也沒有經驗。

菊 道德心又薄。

向日葵 連真的光在那里這一件事都不知道。

女郎花 真是可憐的東西呵。

胡枝子 不過是不安分的東西罷了。

月下香 凡是首先要跑到世上去的，大抵是趨時髦的東西呵。

珂斯摩 不是趨時髦，便是不安分。

菊 而且道德也薄。

玉蟬花 真的，就如櫻姊姊似的。

達理亞 櫻姊姊真沒法，那麼時髦，我便是一想到，也就臉紅了。

牡丹 哼，有這樣羞麼？

珂斯摩 桃哥哥也是男人裏面的恥辱。

牡丹 哼，這樣的麼？

白葦 藤姊姊也沒法想。

月下香 便是躑躅姊姊，也一樣的。

牡丹 哼，這樣的麼？

達理亞 而且那一夥，又都是很大的架子呢。

菊 因為是下等社會的東西呵。

達理亞 在那樣的社會裏，彷彿無所謂羞恥似的。

鈴蘭 靜靜的罷，姊姊們倘聽到，要罵的。

別的花 對了。

胡枝子 不要緊的，不安分的和時髦的東西，會有羞恥麼？全沒有什麼思想。

珂斯摩 也不懂什麼道理。

達理亞 也沒有經驗。

菊 道德又薄。

女郎花 真是可歎的東西呵。

胡枝子 不過是不安分的東西罷了。

珂斯摩 無論是不安分，是時髦，總之頭裏和心裏，都是精空的。

大衆 是呵。

月下香 凡是時髦的一定是下流。

達理亞 上等的是不肯時髦的。

珂斯摩 上等的對於時髦的事和趨時的東西，都輕蔑的。

大衆 是呵。

牡丹 對於說些不安本分的話的東西，也輕蔑的呢。

珂斯摩 那是誰呀？

牡丹 我呵。

燕子花 阿阿，靜靜的罷。

達理亞 招人爭吵，是全不知道禮數的下流東西所做的事罷了，我想。

珂斯摩 小心着罷！

燕子花 招人爭吵，只有那些下等的全沒有什麼教育的東西罷了。

胡枝子 這是只有春初的小子們，或是夏初的小子們的。

達理亞 那便是經驗不夠的明證呵。

菊 那便是道德不很發達的證據了。

向日葵 那正是不知道光在那里的第一明驗。

大衆 靜靜的。

（土撥鼠祖父和祖母進來。）

祖父 春要什麼時候纔去呢？

祖母 春是不見得要去，也不聽得要去呵。

祖父 春再長住下去，孩子們都要古怪了。

祖母 總得想點什麼法纔好。

祖父 那小子那里去了？

祖母 想起來，也許是跑到外面去了罷。

（蜥蜴從上面的世界裏跑來。）

蜥蜴 不得了，不得了，那黑土撥鼠呵，那年青的，曾經給我們叫起春來的那土撥鼠，給人
類捉去了。

祖母 阿呀，也竟是跑到外面去了呵。

祖父 真麼？

蜥蜴 千真萬真。還聽說要剝製了，送給男爵的女兒做禮物呢。

祖父 唉唉，這全是春的小子們的造孽。因為花和蟲始終讚美着太陽的世界，所以到了這田地了。

祖母 對咧，孩子聽到了，便總是想出去，想出去，沒有法子辦。

祖父 是的，已沒有再遲疑的工夫了。倘不喫盡了那些春的小子們的根，土撥鼠的孩子們不知道要成什麼樣子哩。

祖母 是呵。

祖父 來，趕快。（開始去喫花卉的根。）

花們 （在上面的世界裏叫喊，）母親，春姊姊！

（春的王女穿着美的，而且質樸的衣服出現。頭戴花的冠，帶上掛着桃色的燈籠，右手是小盃，左手是自然母拿過的杖。春的王女揮着杖。紫藤和躑躅開起花來。）

春 鬧什麼？

花們 土撥鼠，土撥鼠在啃我們的根哩。

春 討厭的東西呵。（開了門，到下面的世界裏。開了燈籠，在那里看見永久不滅的光。爲

那光所照耀，下面的世界顯得很奇妙。看見土撥鼠，（這淘氣是什麼事呢？趕快歇了罷！）

祖父 但是，那些小子們整天的讚美着太陽。土撥鼠的孩子們的脾氣都古怪了。

祖母 因此我的孫兒也跑出外面去了。而且被人類捉去了。還聽說要剝製他，送給男爵的女兒做禮物呢。

春 不的。你們的孫兒是做了冬姊姊的俘虜了。但是我去給你們討回他來，靜着罷。（走近秋這方面，叩門，）為愛而開，為愛而開，為愛而開。

（土撥鼠去。門靜靜的開，秋的場面出現。秋風淒涼的吹笛。紅葉靜靜的下墜。）

春 姊姊，我已經來了。準備好了沒有？

秋 （帶上掛着紫的燈籠，出來，）哦哦，就去的。

（秋的花卉和昆蟲們，喊着『秋來了，』在秋的場面上出現。

蜻蜓跳舞着唱歌。）

喂，早早的，來呵早早的。

寒蟬呀，金鈴子呀，
出去罷，游玩罷。

秋 不安靜些，是不行的。又要給母親叱罵的呵。

（昆蟲們靜靜的跳舞。）

秋 （走向夏這方面，叩門，）爲愛，爲愛。

（門開。夏的場面再現。清冷的泉聲。）

春 夏姊，準備好了？

夏 （掛着綠的燈籠，出來，）已經好了。

（夏的花卉和昆蟲們在夏的場面上走，而且唱歌。）

風呀風，夏的風，

便是微微的，也吹一下罷，吹一下罷。

夏
不再馴良些，可不行，那是又要給母親叱罵的呢。
（夏風揮扇。起了調和的鈴聲。聽到渴睡似的牧童的角笛。）

（都向左手的門這方面走。）

被三個燈籠照着的下面的世界，顯得很玄妙。）

夏
好不黑暗呀。

秋
不要緊的，就到了。

春
（抖着，）唉唉，好怕。

秋
不要緊的，有姊姊們在這裡呢，振作些罷。

（都近了門。）

秋
爲憎而開罷。

（門靜靜的開。）

第五節

（在昏暗中，看見戴雪的松樹和杉樹。冰雪在昏暗中奇異的發光。三人都進內。被三個燈籠照耀着，那場面見得莊嚴。春夏秋的場面和下面世界的三個場面，一時都在客座上看見。）

夏 唉唉，冷呵。

春 我要死了。

秋 不要緊的。

（秋用自己的氅衣遮蓋二人。二人擁抱秋。）

秋 再抱緊一點罷。

（三人都藏匿了自己的燈籠。）

夏 什麼也看不見呵。

秋 靜靜的。

（極光晃耀起來，當初見得很遠，很小，很弱，漸次的擴大，不多時，一切場面便全浴了極光的奇妙的光，一切東西都絢爛如寶石。）

夏（用手掩眼，）眼睛痛呵。

春 看見了什麼沒有？

秋 哦哦，靜靜的。

（看見冬的王女在雪中，坐在冰的寶座上。那身上是海狸的衣，兩足踏在白雲上。前面生着少許火。）

夏 冬姊姊在和誰說話哩。

秋 哦哦，靜靜的。

（冬背向着看客，沒有覺到三人的到來。）

冬 你在先前，曾經想要咬過我呢。你還記得向我撲來的事麼？阿阿，忘了？然而那樣無禮的事，我是不忘記的。

（冬用手毆打着什麼模樣。聽到聲音。）

聲音 唉唉，不要虐待了罷，趕快殺了我……

冬 不必忙的。

聲音 唉唉，冷呵，冷的手。

夏 唉，可憐見的……

春 唉唉，那是土撥鼠，是叫起我來的土撥鼠呵。

秋 靜靜的。

冬 還有，查出了魔術的句子的是誰呢？你不知道罷？然而這邊是分明知道的。

聲音 唉唉冷呵，我已經凍結了。

冬 到凍結，還早哩。我還要給你溫暖起來呢。

（冬將土撥鼠烘在火旁，這纔爲看客所見。）

冬 使你凍結，是沒有這麼急急的必要的。慢慢的辦也就行。唔，暖和了罷？現在到這里來，我要愛撫你。

土撥鼠 趕快殺了我罷，拜託。

冬 在這里肯聽你的請託的，可是一個也沒有呢，不將這一節明白，是不行的。
夏 唉唉，可憐呵。

冬 （趕忙用氅衣遮了土撥鼠，轉向門口，）在這里的是誰？
秋 是我們。

冬 誰？唉唉，妹子們麼？好不煩厭呵，來做什麼的？

春 姊姊，我今年起得太早，對不起了，請你寬恕罷。

冬 年年總一樣，還說對不起對不起哩，青青年紀，卻帶了一夥什麼也不懂得的胡塗東

西們發狂似的跑到門外去，嚷嚷的吵鬧，這是怎麼一回不雅觀的事呢。

春 對不起了，寬恕我罷。

夏 姊姊，懇你饒了妹子罷。

秋 我也懇你。自然母親也懇你。

冬 真煩，真煩，你們究竟來幹甚麼的？

春和夏 （發着抖，）唉唉，冷呵，冷呵。

冬 這里冷，是當然的。倘冷，可以不到這里來，誰也沒有叫你們呢。究竟來幹甚麼？

秋 姊姊，請你不要生氣罷。

春 姊姊，請你還了桃色的雲罷。

冬 (笑) 還了桃色的雲？不行，不行，不還的。

春 姊姊，還了罷。

冬 說過不行的了，真不懂事。

秋 姊姊，大家都懇你。自然母親也懇你。

冬 真煩膩。但是，要還桃色的雲也可以，可是你有什麼和我兌換呢？

春 什麼都給。將那薰風奉上罷。

冬 什麼薰風等輩，是不要的。

夏 送了七草也可以罷。

秋 還有梅花。

春 雖然可憐，送了也可以的。

冬 還說可憐。胡塗呵。這邊卻還不至于這麼胡塗，會肯要那樣的無聊東西呢。梅花和七草，都儘够了。

夏 還是冬姊姊想要什麼，再送什麼罷。

秋 這雖然是爲難的事……

春 哦，就送姊姊想要的東西罷。

冬 是了。在你這里，聽說有美的虹的橋呢。

春 哦哦。

冬 說是過了那橋，便能到幸福的國的。

春 哦哦，能到虹的國的。

冬 我是，想要過了虹的橋，到那虹的國裏去了。倘將那橋送給我，我雖然不情願，也還可以還了桃色的雲。

秋和夏 阿呀，虹的橋那里可以送給呢。

春 這是不可以的，沒有這橋，便是我，也就什麼地方都不能去了。

冬 這全在你，隨便罷，如果不情願。我並沒有說硬要索取呢。然而桃色的雲是不還的。
春 姊姊！

冬 我以為你是只要有了桃色的雲，便什麼地方都不必去了的……隨你的便罷！
春 姊姊！

冬 快回去罷。好麻煩！

夏和秋 姊姊！

冬 事情已經完了罷。回去，麻煩。

三人 姊姊！

冬 不回去麼？來，風，釀雪雲。

（風和釀雪雲出現。下雪，發風。）

三人 唉，冷呵，冷呵。

秋 雖然可憐，給了怎樣？

夏 雖然實在可憐，必要的時候，借了我那虹的橋去也可以的。

冬 還在胡纏麼？來，風吹雪。

（風吹雪的聲音。）

夏和秋 姊姊，等一等罷。

冬 （向了風吹雪，）等一等。什麼？

夏 （向了春，）給了罷，雖然可憐。

秋 桃色的雲和虹的橋那一樣好，趕快決定罷。

春 可是，兩樣都是必要的呵。

冬 喂，風吹雪。

（風吹雪近來。）

夏 等一等罷，姊姊。

冬 我沒有和你們胡纏的工夫呢。

（風吹雪進來。）

三人 姊姊，等一等罷。

冬 煩膩的人呵！（向了風吹雪，）等一會。

春 姊姊，答應了。

冬 你們也都聽到了罷，說過是虹的橋從此交給我，倘此後還向母親去說費話，是不答應的呵。懂了？

三人 哦哦。

冬 是了，桃色的雲，這里來。春妹來迎接你了。

（雲進來。

然而，這已經並非桃色，卻是近于灰色的雲了。但一見，還可以確然知道是先前的美少年，而且也和先前一樣，總有什麼地方給人以醫學生的感得。只是那臉幾乎成了灰色，眼眶則顯出青色的圓圈，而且頭頂也似乎禿起來了。在他一切動作上，臉的表情上，都能看出非常墮落的情形；在臉上，又現出已經染了喝酒和狎妓的嗜好模樣。在他肩上，見有可怕的龍。

三人都喫驚，倒退。）

春 (幾乎跌倒) 交出了我那桃色的雲來, 交出了我那先前的桃色的雲來罷。

冬 (笑) 胡塗呵, 你真是胡塗蟲了。你以為桃色的雲, 是能夠永遠是桃色的雲的? 真胡塗呵。(向了雲) 春妹已經不認識你了。說是成了灰色, 頭也有些禿, 已經不是天真爛漫的美少年了。

(桃色的雲淒涼的低了頭看着下面)

冬 而且你那最要緊的朋友, 彷彿也並不中春的意呢。因為是孩子呵。你雖然還年青, 諒比大人尤其懂得人生罷。

春 姊姊, 雲已經不要了。將土撥鼠還我罷, 那可憐的土撥鼠。

冬 這回說是還你土撥鼠? 不要胡說。你以為我能夠涵容你的任性, 可是錯了。

(自然母親進來)

自然母 冬兒, 還了土撥鼠。妹子是不當欺侮的。

夏和秋 姊姊, 還了罷, 還了罷。(都近冬去)

冬 不要胡說。還的麼? 喂, 風吹雪。

(風吹雪暴烈起來。)

夏
喂，雲。

(背在龍脊上的夏雲出現。動雷。)

秋
來，秋風。

(秋風出現。都逼冬。)

夏和秋
姊姊，還了罷，還了罷。

冬
(防衛着自己。)還的麼？

(北風，西北風，落葉風，一一進來。場面上發生了非常的大混亂，有可怕的雷聲，

電閃。在先前的夏的場面——綠幕內——的夏蟲和花，秋的場面——紫幕內——

的秋蟲和花，都喫了大驚，向門口跑去。)

蟲和花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然而在上方的場面裏，卻太陽靜靜的照耀。青空上看不見一片雲。美的虹的

橋仍然掛在空際。春的昆蟲們在那里跳舞，唱歌。)

虹的橋的那邊，有着美的國……

（在下面的世界裏，自然母親揮着杖。）

母 歇了罷，歇了罷，宇宙不知道要怎麼樣了。

冬 管什麼宇宙。宇宙如果沒有了，那頂好。

春 取到了，取到了。

（春取了土撥鼠逃走。夏和秋跟着逃走。）

冬 到過一回我的手裏的東西，便是取了去，也早是不中用的了。（譏諷的笑。）

（可怕的雷聲。暴風雨聲。）

母 （揮着杖。）爲愛，爲愛。

（門一時俱合。）

花們 唉，唉，可怕極了。

胡枝子 究竟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芒茅 不知道可是洪水？

珂斯摩 確乎動了雷的。

桔梗 秋風也發過了。

女郎花 不說罷，又給聽到，便糟了。

蜻蜓 不去看一看外面的樣子來麼？那地方彷彿也不見得這麼可怕似的。

蟲和花 看去罷，看去罷。（都向外走近門。）

（土撥鼠出現。）

祖父 孫子不知道怎麼了。

祖母 似乎得了救哩。

祖父 到門口去望一望罷。

祖母 去也好，可是險呵，人類也走着，貓頭鷹也飛着。

祖父 不要緊，只在門口。

(二人和花卉們一同站在門口向外看。)

第 六 節

(上面的世界裏，春子、夏子、秋子從家裏跑出，金兒在伊們的後面追着出現。)

春子 取到了，取到了。

金兒 還我罷，還我。

夏子 還的麼？奸細。

秋子 男爵的狗。

春子 (將土撥鼠交給夏子，) 趕快的拿到穩當地去罷。

夏子 (接過土撥鼠來，) 出了社會主義者的醜，不覺得羞麼？

秋子 做了富家的狗，恭喜恭喜。

夏子 畜生！

秋子 富家的狗子。

(兩人疊連的說着,走去)

金兒 (趕上春子,想要打,)說了還我還我,昏人。

春子 早已去了。什麼也沒有了。

金兒 畜生! (批春子的頰。)

春子 再打也好。我實在錯了。將那麼可憐的動物交給你去殺掉,是怎樣的殘酷的事呢。

爲了冬兒,那男爵的女兒,爲了剝製,交付了那麼可憐的動物,我實在錯了。

金兒 昏人。你怨恨冬兒,所以這樣說的罷。

春子 不不,怨恨之類是一點也沒有。

金兒 說謊。冬兒比你美,比你健壯,而且比你聰明,所以你只豔羨只豔羨,至于沒法可想了。

春子 不不,沒有這樣的事。便是美,便是壯健,都毫無有什麼的。

金兒 因爲我愛着冬兒,你因此憎惡着那人罷了。我是仔細的看着你的心的。

春子 憎惡倒也並不……

金兒 我只得和你絕交了。我從此走出這家裏，不再回來了。忘了我就是，因為我也要立刻忘掉你。保重罷。（向了男爵的邸宅靜靜走去。）

春子 金兒，金兒……

（金兒略略回顧。）

春子 保重罷，冬姑娘面前給我問問好。

（金兒走去。）

花和蟲唱歌。）

雲呀雲，春的雲，桃色的雲，
不要離開了我的春罷。

春子 金兒，金兒。（向前追去。）

（金兒站住，又回顧。）

春子 (也立刻站住,) 保重罷, 冬姑娘那里問問好。

(金兒走去。)

花和蟲唱歌。)

友呀友, 春的友, 桃色的友,
永是這麼着, 無論怎麼着,
不要離開了我的春罷。

春子 (又追去,) 金兒, 金兒, 金兒。

春子 (金兒進了對面的邸宅裏, 看不見了。春子坐在櫻樹下的草上。)

金兒, 金兒, 金兒。(劇烈的咳嗽, 于是吐血。)

(櫻花的瓣落在伊身上。聽得杜鵑的啼聲; 水車的幽靜的聲響。與風的豎琴合奏着, 聽到白鵝們的歌聲。)

夢要消了……就在這夜裏，

我的魂也消了罷。

朋友的心變了的那一日，

我的魂呀，離開了世間罷。

（春子的母親進來。）

母 春兒，春兒，我的心愛的孩子呵。（將春子坐在膝上，抱向自己的胸前。又將自己的頰

偎着春子的頰，哭泣起來。）春兒，春兒，我的心愛的孩子呵。

春子 母親，我終於，被冬兒，那男爵的女兒，取了桃色的雲去了。（于是咳嗽，又吐血。）

母 春兒，我的可憐的孩子。

（秋子和夏子拿着土撥鼠進來。）

夏子 想放他走，卻已經是死了的。

母 因為在太陽光下曬得太久了呵。

春子 拿到這里來罷。

夏子 要這做什麼呢？（交去。）

春子 （抱了土撥鼠，）這是，那下面世界的使者呵。來迎接我的。（于是吐血。）

（花的歌。）

人類的兒，不要哭，不要悲傷罷，

美的夢，相思的夢。

是不離清白的心的，永是這麼着。

春子 夏姑娘，秋姑娘，我終於，被冬兒，被那男爵的女兒，取了桃色的雲去了。敗在那男爵的女兒的手裏了。（吐血。）

（秋子、夏子都哭。）

夏子 不要再睬這些罷。

秋子 早早的忘了那奸細罷。

(蟲的歌。)

人類的兒，不要哭，不要悲傷罷，
爲了好人兒，美麗的花是不枯的，
永是這麼着，永是這麼着。

春子 那虹的橋已經消下去了。(誦俳句)

和消散的虹一齊的，連着我的虹。

夏子 爲了那富家的狗，是用不着傷心的。

秋子 將那富家的狗子立刻忘了罷。

(花和蟲一齊唱歌。)

人類的兒，不要哭，不要悲傷罷，

好人兒的心裏，眷戀的春是不逝的，

永是這麼着，永是這麼着。

春子 母親，就只是使那虹不要消去罷。夏姑娘，秋姑娘，單是那虹，不要給消去。那虹的橋一消掉，我便什麼地方都不能去了。除了那黑暗的下面的世界之外，什麼地方都不能去了。母親，就只是使那虹不要消去罷。（吐血。）

夏子 伯母，這是謔語罷？

（母以點頭回答。）

秋子 去請醫生來罷？

母 醫生是已經不要了。

秋子和夏子 只是，伯母？

蟲和花（祈禱，懇切的神呵！

花們 花的神。

蟲們 蟲的神。

土撥鼠 土撥鼠的神呀。

大衆 以幸福與歡喜，給人類的兒罷。

春子 夏姑娘，秋姑娘，哭是不行的。我已經決意了。我決意，拚到那下面的黑暗的世界去了。然而我不死。我是不會死的。誰也不能夠致死我。我是不死者。我是春呵。

夏子 唉，唉，異樣的謔語。

秋子 伯母，請醫生來罷？

母 醫生是已經不要了。

春子 我現在雖然去，可是還要來的。我每年不得不到這世上來。每年，我不得不和那冷的心已經凍結了的冬姊姊戰鬥。爲了花，爲了蟲，爲桃色的雲，爲虹的橋，爲土撥鼠，我每年不得不爲一切弱的美的東西戰鬥。假使我一年不來，這世界便要冰冷，人心便要凍

結，而且美的東西，桃色的東西，所有一切，都要變成灰色的罷。我是春。我並不死。我是不死的。

（從男爵的邸宅裏，傳出豎琴的聲音來。）

春子（起來，）金兒，金兒，金兒，保重，冬姑娘那里問問好。上面的世界，光明的世界，告別了。然而又來的呢。我並不死。我是春。我是不死的。（跌倒。）

夏子和秋子 伯母，伯母。（彎身，將臉靠近春子。）

（櫻花零落。杜鵑的啼聲。虹的橋漸漸消去。從男爵的邸宅裏，不住的響着豎琴的聲音。）

虹的橋是美的，

虹的橋是相思的。

虹的橋上是想要上去的，

虹的橋上是想要過去的。

桃 色 的 雲

（和花卉昆蟲們的歌聲一同，幕靜靜的下。）

記劇中人物的譯名

我因爲十分不得已，對於植物的名字，只好採取了不一律的用法。那大旨是：

一、用見于書上的中國名的。如蒲公英 (*Taraxacum officinale*) 紫地丁 (*Viola patrinii* var. *chinensis*)，鬼燈檠 (*Rodgersia podophylla*) 胡枝子 (*Lespedeza sieboldii*) 燕子花 (*Iris laevigata*)，玉蟬花 (*Iris sibirica* var. *orientalis*) 等。此外尙多。

二、用未見于書上的中國名的。如月下香 (*Oenothera biennis* var. *Jamaikiana*)，日本稱爲月見草，我們的許多譯籍都沿用了，但現在卻照着北京的名稱。

三、中國雖有名稱而仍用日本名的。這因爲美醜太相懸殊，一翻便損了作品的美。如

女郎花 (*Patrinia scabiosaeifolia*) 就是敗醬，鈴蘭 (*Convallaria majalis*) 就是鹿蹄草，都不翻。還有朝顏 (*Pharbitis hederacea*) 是早上開花的，晝顏 (*Calystegia sepium*) 日裏開，夕顏 (*Lagenaria vulgaris*) 晚開，若改作牽牛花，旋花，匏，便索然無味了，也不翻。至于福壽草 (*Adonis opennina* var. *dahurica*) 之爲側金盞花或元日草，櫻草 (*Primula cortusoides*) 之爲蓮馨花，本來也還可譯，但因爲太累墜及一樣的偏僻，所以竟也不翻了。

四、中國無名而襲用日本名的。如釣鐘草 (*Clematis heracleifolia* var. *stans*) 雛菊 (*Bellis perennis*) 是。但其一卻譯了意，即破雪草本來是雪割草 (*Primula Fauriae*)。生造了一個，即白葦就是日本之所謂刈萱 (*Themeda Forskali* var. *japonica*)。

五、譯西洋名稱的意的。如勿忘草 (*Myosotis palustris*) 是。

六、譯西洋名稱的音的。如風信子 (*Hyacinthus orientalis*) 珂斯摩 (*Cosmos bipinnatus*) 是，達理亞 (*Dahlia variabilis*) 在中國南方也稱爲大理菊，現在因爲怕人誤認爲雲南省大理縣出產的菊花，所以也譯了音。

動物的名稱較爲沒有什麼問題，但也用了一個日本名：就是雨蛙 (*Hyla arborea*)。雨蛙者，很小的身子，碧綠色或灰色，也會變成灰褐色，趾尖有黑泡，能用以上樹，將雨時必鳴。中國書上稱爲雨蛤或樹蛤，但太不普通了，倒不如雨蛙容易懂。

土撥鼠 (*Talpa europaea*) 我不知道是否即中國古書上所謂『飲河不過滿腹』的鼯鼠，或謂就是北京尊爲『倉神』的田鼠，那可是不對的。總之，這是鼠屬，身子扁而且肥，有淡紅色的尖嘴和淡紅色的腳，腳前小後大，撥着土前進，住在近于田圃的土中，喫蚯蚓，也害草木的根，一遇到太陽光，便看不見東西，不能動彈了。作者在天明前之歌的序文上，自說在桃色的雲的人物中最愛的是土撥鼠，足見這在本書中是一個重要腳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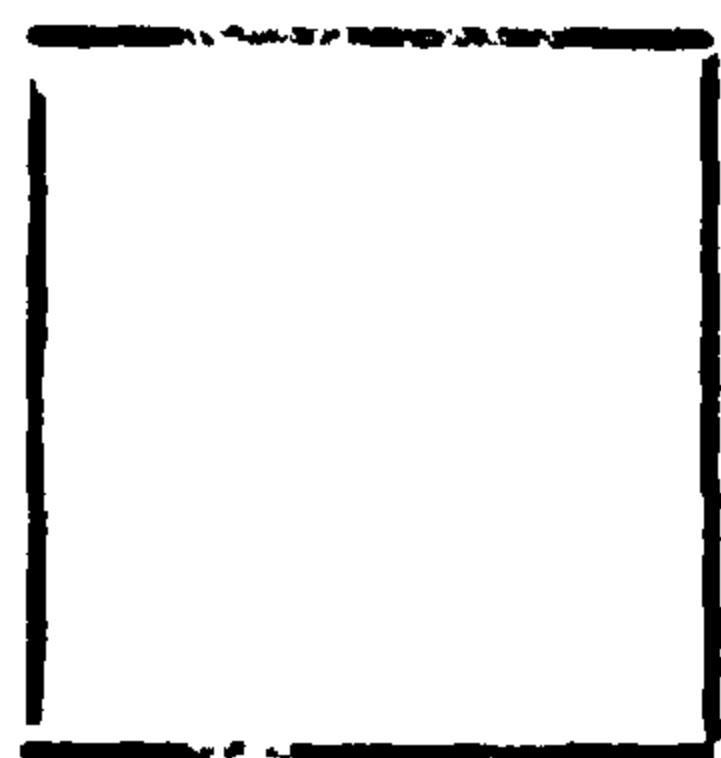
七草在日本有兩樣，是春天的和秋天的。春的七草爲芹、薺、鼠麴草、繁縷、雞腸草、菘、蘿蔔，都可食。秋の七草本于萬葉集的歌辭，是胡枝子、芒茅、葛、瞿麥、女郎花、蘭草、朝顏，近來或換以桔梗，則全都是賞觀的植物了。他們舊時用春的七草來煮粥，以爲喝了可避病，惟這時有幾個用別名：鼠麴草稱爲御行，雞腸草稱爲佛座，蘿蔔稱爲清白。但在本書卻不過用作春天的植物的一羣，和故事沒有關係了。秋の七草也一樣。

所謂遞送夫者，專做分送報章、信件、電報、牛乳之類的人，大抵年青，其中出產不良少年很不少，中國還沒有這一類人。

一九二二年五月四日記，七月一日改定。

魯迅全集

第二十卷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月初版
編纂者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 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三版

總經售兼印刷者：**作家書屋**

上海中正中路六一〇號

封底